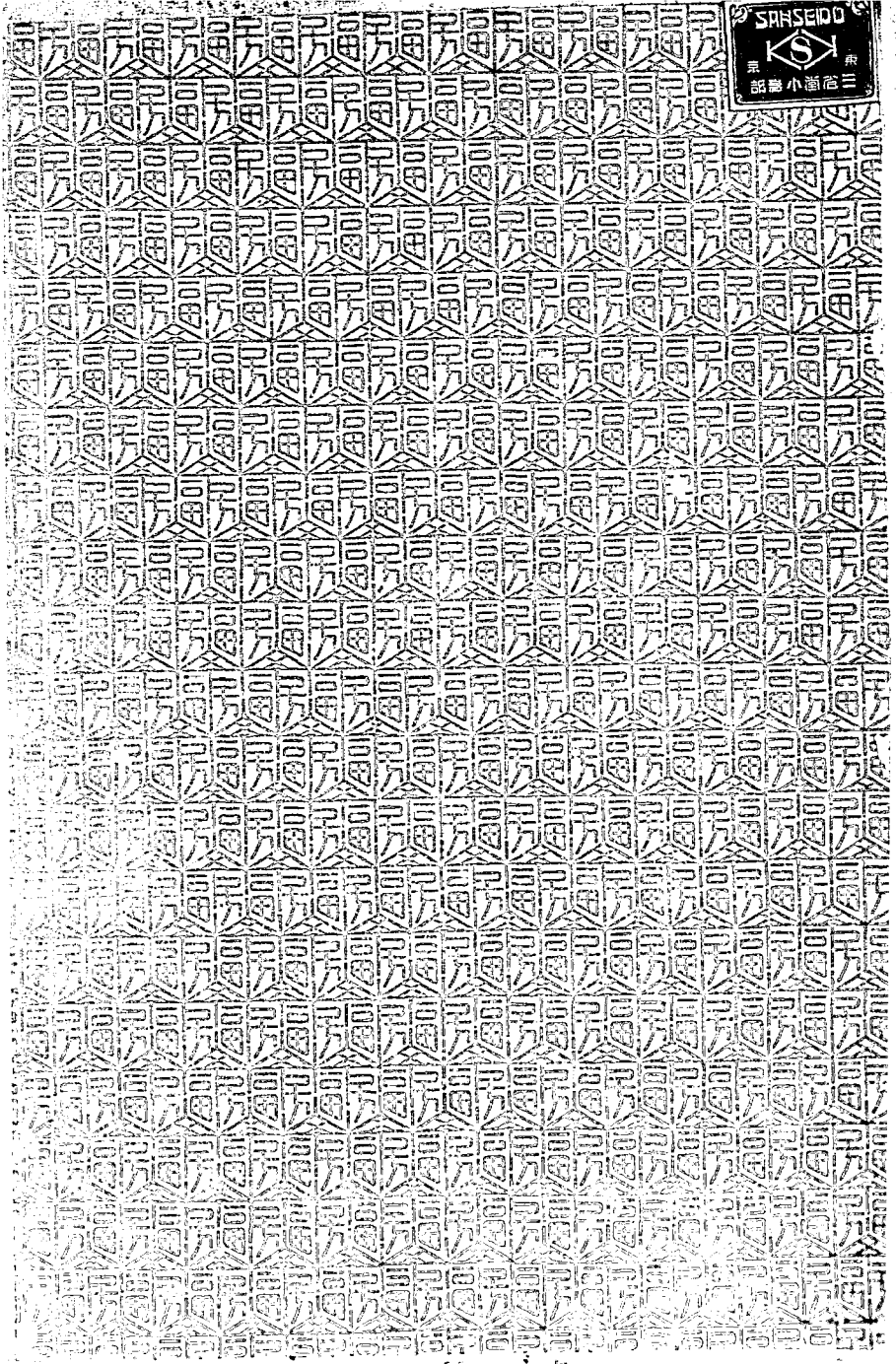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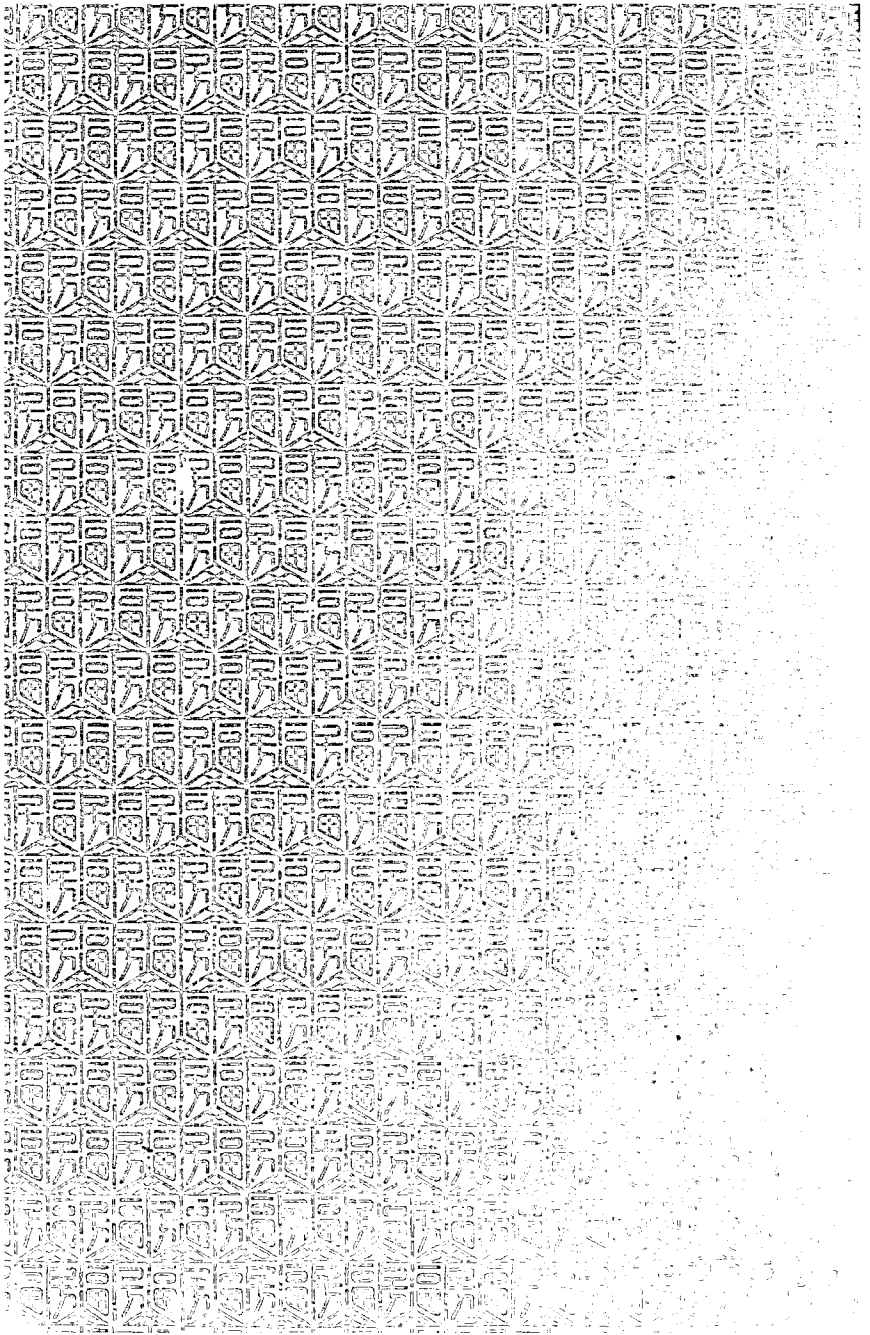


麻城屏山百景圖

SANSEIDO
東 叢書 小漸卷三





漢文大集

文章軌範

古詩賞析

文章軌範解題

文章軌範ハ宋ノ謝枋得ガ世ノ科擧ニ應ズル者ノ爲メニ撰セシ所トス。宋以前ノ詩文ノ選本ハ、文選ヲ始トシテ古文苑文苑英華宋文鑑文章正宗ノ如キ、歷代其書ニ乏シカラズ。然レドモ之ヲ簡ニ失ハザレバ之ヲ繁ニ失シ、能ク其要ヲ得タル者鮮キニ、獨リ此ノ書ハ專ラ文章ヲ選ビ繁簡詳略俱ニ其宜シキニ適ヒ、又取捨嚴正ニシテ其當ヲ得、洵ニ學者ニ在リテハ絶好ノ津筏タルノミナラズ、文章ニ圈點批註ヲ下シタルハ、宋ノ呂祖謙ノ古文關鍵、樓昉ノ崇古文詠ト此ノ書トヲ以テ嚆矢トナス。故ヲ以テ彼ノ士ニ在リテモ、既ニ元明時代ヨリ早ク其流行ヲ見、明ノ李廷機ハ之ニ評訓ヲ下シ、王陽明ハ序文ヲ草スルニ至ル、以テ其盛ヲ見ルベシ。我邦ニ於テモ、徳川氏ノ初世ヨリ流行シ、苟モ文章ヲ學バントスル者ハ、必ズ先ヅ此ノ書ヨリ入リテ、然ル後他ノ集類ニ博涉スルヲ順序トシ、戸ゴトニ藏シ家ゴトニ收メザルナク、現今ニ在リテモ、文部省ハ國語漢文科ノ中等教員檢定受験者ノ必讀書中ニ此ノ書ヲ加ヘタリ、要スルニ支那文學ノ知識ヲ養ハント欲スル者ハ、必ズ此ノ書ヲ以テ圭臬ト爲サザ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此ノ書七卷アリテ之ヲ放膽小心ノニ分チ、唐ノ韓愈、柳宗元、杜牧、元結、宋ノ歐陽修、蘇洵、蘇軾、范仲淹、王安石、辛棄疾、李觀、李格、非ノ文ヲ採リ、配スルニ蜀漢ノ諸葛亮、晉ノ陶潛ノ二人ヲ以テシ、上ハ漢晉ヨリ下唐宋ニ至ルマデ凡テ六十九篇アリ。選集ノ主旨ハ科擧ニ應ズル者ノ爲メニスルニ在ルヲ以テ、編纂ノ體裁、配列ノ順序等、一ニ此ノ意ヲ本トシ、首卷ノ劈頭第一ニ韓愈ノ與于襄陽書ヲ載セ、第七卷ノ末ニ韓愈ノ送李愿歸盤谷序ト、陶潛ノ歸去來辭トヲ以テ終結トス。蓋シ仕進ノ途ヲ開クヲ急務トシ、功既ニ成リ名既ニ遂グレバ、是ニ於テ宜シク高踏勇退スベキノ意ヲ寓セシナリ。故ニ舊本ニハ、七卷ニ分標スルニ侯王將相有種乎ノ七字ヲ以テシ、學者苟モ奮勵努力セバ、侯王ノ顯位ヲ取ルニ於テ何ノ難キコトカ之レ有ランヤノ用意ヲ示セリ。近刻ノ書ニハ九重春色、醉仙桃ノ七字ヲ以テ之ニ易ヘタルモノアルモ、枋得ノ原題ニ非ザルナリ。全篇批註若シクハ圈點ヲ施セルモ、獨リ出師表、歸去來辭ハ批註圈點ヲ併セテ之レナシ。蓋シ枋得自己ノ身境ニ比シ、三たび意ヲ致セシ所ナリト云フ。文章軌範ノ板本ハ、朝鮮板覆刻本ヲ以テ最モ謝氏ノ舊ヲ存スト爲ス。坊間ニ行ハルル者ハ俗本ニシテ據ルニ足ラズ。朝鮮板覆刻本ニハ、第五卷目錄ノ讀李翺文ノ後ニ謝枋得ノ門人王淵濟ノ識語アリ、云フ、此篇除點抹係先生親筆外、全篇却無一字批註

ト第六卷目錄ノ岳陽樓記ノ後ニモ亦タ云フ、此一篇先生親筆、祇有圈點而無批注、如前出師表、則併圈點亦無之、不敢妄以己意增益、姑仍其舊、淵濟謹識ト。第七卷目錄ノ歸去來辭ノ後ニ識語アリ、云フ、右此集惟送孟東野序前赤壁賦、係先生親筆批點、其他篇僅有圈點而無批注、若夫歸去來辭、則與種字集出師表、一同併圈點亦無之、蓋漢丞相晉處士之大義清節、乃先生之所深致意者也、今不敢妄自增益、姑闕之以俟來者、門人王淵濟謹識ト。先人ガ校補セシ所ノ海保漁村先生著文章軌範補注ハ、此ノ本ヲ以テ底本トナセリ。

此ノ書ノ我邦ニ於テ注解セラレタル者ハ、伊東龜年ノ文章軌範評林等數種アリ。海保漁村先生平生此ノ書ヲ愛讀シ、字句ノ解釋スベキ者ニ遇ヘバ之ヲ摘錄シテ注解ヲ下ス、名ケテ文章軌範補注ト曰フ。後チ更ニ其要ヲ拔萃シテ抄本ヲ作ル。往年先人ガ抄本ヲ校補シテ上梓スルニ及ビ、補注ト軌範トハ本ト別卷ナリシヲ、元槩覆刻朝鮮板覆刻ノ二本ヲ參酌シテ之ヲ本文トナシ、補注ヲ各篇ノ龍頭ニ掲ゲ、人ヲシテ省覽シ易カラシメタリ。又タ別ニ完本ヲ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ニ收藏ス。先生ノ義子元起（竹延ト號シ）ガ淨寫シテ先生ノ點定ヲ經タルモノナリ。今漢文大系ニ文章軌範ヲ收載スルニ當リ、本文ハ通行本ニ從ヒ、注文ハ大學圖書館本補注ヲ用キシ所以ハ、伊

東龜年以下ノ注釋ハ冗濫膚淺ニシテ、未ダ信ヲ置クニ足ラザル者アリ、獨リ先生ハ精深博大ノ學ヲ以テ此ノ書ニ就キ、誤謬ヲ正シ、出典ヲ證シ、事理ヲ極盡シテ而ル後ニ止ム、其學術ノ淵懿ニシテ、識見ノ超邁ナル之ヲ彼ノ士ノ學者ニ求ムルニ、王伯厚願甯人ノ下ニアラズ、洵ニ文章軌範注釋書ノ白眉ナルノミナラズ、文章軌範ヲ離レテ孤行スルモ、猶ホ一部ノ隨筆トシテ、困學紀聞、日知錄ノ諸書ニ比シテ遜色アルナシ。故ニ特ニ之ヲ選定シテ、漢文大系中ニ收載スルノミ、豈ニ我家學ニ私スト謂ハンヤ

謝枋得ハ字ヲ君直ト曰ヒ、疊山ト號ス、宋ノ信州弋陽ノ人ナリ。人ト爲リ豪爽、書ヲ觀ル毎ニ五行俱ニ下リ、一見スレバ終身忘レズ。性直言ヲ好ミ、一タビ人ト古今ノ治亂國家ノ事ヲ論ズレバ、必ズ髯ヲ掀シ跳躍シテ自ラ奮ヒ、忠義ヲ以テ自ラ任ゼリ。寶祐中進士ニ擧ゲラレ、丞相ノ無狀ヲ極論シ、司戶參軍ニ除セラレシガ棄テテ去リ、明年復タ試ミラレテ教授建寧府ニ除セラレタリ。

其後元ノ呂師夔ガ江東ヲ徇セシトキ、枋得ハ知信州ヲ以テ之ヲ迎ヘ、戰ヒ敗績シテ建寧府ニ奔リ、逆旅ニ寓シテ日ニ東郷シテ哭ス。人之ヲ識ラズ、以テ病ヲ被ルト爲セリ。宋既ニ亡ビテヨリ閩中ニ居ル。元ノ至元二十三年集賢殿學士程文海、宋ノ臣二十

二人ヲ薦メ、枋得ヲ以テ首ト爲ス。辭シテ起タズ。又タ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旨ヲ奉ジテ之ヲ召ス。亦タ詔ニ赴カズ。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旨ヲ奉ジテ江南ニ如キ。人材ヲ求ム。尙書留夢炎ハ枋得ヲ以テ之ヲ薦ム。枋得一書ヲ遺リテ之ヲ謝ス。是レ世ニ謂フ所ノ却聘書ニシテ、夷齊採薇ノ歌ト共ニ不朽ノ稱アリ。遂ニ執ヘラレテ京師ニ至リ。疾ヲ獲テ、憫忠寺ニ遷サル。壁間ニ曹娥ノ碑アルヲ見テ、泣キテ曰ク、小女子スラ猶ホ然リ、吾豈ニ汝ニ若カザランヤト。終ニ食ハズシテ死セリ。實ニ二十六年四月ナリ。年六十四。秋四月、其子定之、柩ヲ奉ジテ歸葬ス。門人之ニ題シテ文節先生、謝公墓ト曰ヘリ。

補注ノ著者海保漁村先生ハ、名ハ元備、字ハ純卿ト曰ヒ、漁村ハ其號ナリ。南總武射郡北清邑ノ人生レテ俊異ナリ。年二十四、江戸ニ來リ、貧ヲ太田錦城ニ執ル。錦城一見シテ嗟異シ、許スニ遠到ヲ以テス。安政四年、擢デラレテ醫學直舍ノ儒學教授ト爲ル。布衣ニシテ教授ヲ命ゼラレシハ、實ニ先生ヲ以テ嚆矢ト爲ス。慶應二年八月歿ス。年六十九。

其學ハ一ニ攷據ヲ以テ宗ト爲ス。嘗テ詔ヘラク、漢經ノ師說ハ異同アリト雖モ、要スルニ之ヲ七十子ノ遺傳ニ得タリ。則チ今日經ヲ治ムルモ唯、當ニ之ヲ注疏ニ原ヅキ、

諸ヲ各經ニ徴シ之ヲ史子集ノ言ニ參シ其異同ヲ辨訂シ其是非ヲ研覈シ以テ古聖賢立言ノ指ニ合スルヲ求ムベシ是ノ如キノミ凡ソ宋以後ノ好ンデ自ラ心得ヲ抒アル者ハ一切之ヲ置キテ取ラザルナリト以テ其本領ノ在ル所ヲ知ルベシ著書ノ主ナル者ハ周易古占法漁村文語文章軌範補注等既ニ刊行シテ世ニ行ハル其未刊ノ書ニハ易書詩及ビ論語ノ漢注攷中庸大學ノ鄭氏義孝經孟子左傳國語ノ補證及ビ文集隨筆アリ漢文大系中ニ收ムル所ノ文章軌範補注ノ如キモ亦未刊ノ書ノ一ナリ。

本書ノ頭注ニ就キテハ齋藤坦藏君ヲ煩ハシタルモノ多シ茲ニ其勞ヲ記シテ謝意ヲ表ス。

大正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校訂者 島 田 鈞 一 識

漢文大系
第十八卷

文章軌範補注目次

序

卷首

第一卷

放膽文

與于襄陽書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上張僕射書

與陳給事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二 八 二 五 三 六 三 五

答陳商書

送石洪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楊少尹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原毀

第二卷

放膽文

爭臣論

諱辯

桐葉封弟辯

與韓愈論史論

三 元 望 吾 五 六

一 九 三 五

晉文公問守原議

朋黨論

縱囚論

春秋論

第三卷

小心文

管仲論

高祖論

春秋論

范增論

鼂錯論

留侯論

始皇論

三三三三

一六〇七三三

王者不治夷狄論

荀卿論

第四卷

小心文

原道

與孟尙書書

上高宗封事

潮州韓文公廟碑

上田樞密書

上范司諫書

第五卷

小心文

完 吳

一 二 六 七 完 墨

師說
 獲麟解
 雜說上
 雜說下
 送薛存義序
 送董邵南序
 送王含秀才序
 答李秀才書
 送許郢州序
 贈崔復州序
 讀李翱文
 讀孟嘗君傳

第六卷

一 五 七 八 〇 一 二 三 四 六 〇 三 三

小心文

前出師表

送浮屠文暢師序

柳子厚墓誌銘

大唐中興頌序

書箕子廟碑陰

嚴先生祠堂記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袁州學記

書洛陽名園記後

岳陽樓記

第七卷

小心文

一 六 九 六 八 三 三 四 七 元

祭田橫墓文
 上梅直講書
 三槐堂銘
 表忠觀碑
 送孟東野序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阿房宮賦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歸去來辭

一 三 六 九 二 三 元 三 六 四

文章軌範補注目次終

文章軌範補注序

嘗聞葉水東之言曰。宋儒批撰文章。前有呂東萊。次則樓迂齋。周應龍。又其次則謝疊山也。蓋是編之爲世所貴重也尙矣。乃在今日。應龍之書久已無聞。呂氏關鍵僅止二卷。而樓氏崇古文訣。積至於三十餘卷。多寡不倫。均有所不便。獨是書繁簡得中。其所採出入漢晉唐宋之間。不必斤斤主於一家。其抉擇精審。極有不可磨之見焉。宜其流傳之歷久而不已也。竊謂文章至於後漢而衰。至於晉氏而復衰。其間唯有武侯之表。靖節之辭。稱爲中流一柱。存之以見古文正派之所在。不隨世而變。要有一賢人出乎其間。足以維挽之矣。蓋其人之與言。足爲世模則錄之。其拳拳有取乎范希文。辛稼軒。胡澹菴等。皆所以維持人倫世道。最見其奇託匪淺也。他則唐唯韓愈之文獨多。宋則取歐陽蘇氏居多。蓋推唐宋古文之極盛。必歸重於此。其

餘諸子或有起而開其先者。或有感而興焉者。凡皆所以見古文之一脈焉。要之人各存一家矩度。篇各有一家優長處。後之學者。知各家矩度之所在。就各家優長處而求之。涵濡而融會之。取諸此而有餘。此蓋疊山所以著是書之微意也。歟。抑又嘗攷之。宋儒往往倭程氏。則動不滿於東坡。喜朱子。則併過尊於南豐。是集於坡公。探入不寡。於南豐則不登一字。蓋其胸中別自有卓不可磨之見。亦于此見之矣。余年來愛讀是書。凡遇字句當注明者。時疏記之。以便誦習。雖未必能知古人矩度所在。亦庶幾乎足以見文家錯辭有本。使事有典矣。茲課及門之彥。日校錄數葉。而二三子密勿從事。故僅未一歲。便能成編。得都合七卷。但檢尋有未徧耳。目有未及。深愧數典而忘祖。挂一而漏百。在所不免。要竢益我者。更補改之。

安政丁巳臘月十有二夜燈下書

漁村老人源元備

宋史謝枋得傳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傅二禮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旣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

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宗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

不祥。不_レ敢_レ赴_レ詔。丞相義之不_レ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尙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遣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白。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旣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幣。卽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卽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

其友趙孟遡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奸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亦死。

宋史列女傳

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

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願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遭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庶齋老學叢談

天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遯。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略無愁歎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鉛山葉有大說。

輟耕錄

謝君直先生。枋得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甲子。江東漕闡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赦得還。天兵南下。郡城潰。棄家入閩。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等。交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魏天祐復被詔旨。集守令戍將。迫盛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難。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年六十有四。秋八月。子定之奉柩歸葬。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嗟乎。伯夷叔齊在周。雖爲頑民。而在商則爲義士。孰謂數千載後。有商義士之風者。復見先生焉。

王原吉逢梧溪集

三卷

題謝疊山先生所撰高士薛君墓誌銘後。有序。君名伯英。字俊夫。號秋潭。貴溪儒家子也。學老子於龍虎山。理宗朝。以術排潮。復驅旱魃。

咸有徵。召見復古殿。甚異之。事父母孝。義於兄弟。上清宮有古琴。善琴者以爲東南奇寶。流落塵人家四十年。君常曰。此山中舊物。人所共珍。何忍使同俗物乎。謀厥弟。空囊中得錢千緡贖歸。與其徒共之。有弟爲游士累。貪吏因羅織之。勢窮矣。君盡力以救。不足則率兄弟爲士農者。頽常產以脫急難。謝先生曰。以君志誼持爲天下用。豈肯聽祖宗神州赤縣。淪沒百三十年。而不歸乎。豈肯視生靈怨愁。國步顛危。而不一策拯救乎。韓退之見當世無偉才。朝廷無忠臣義士。遂疑忠信材德之民。迷溺於佛老之教。而不一得。廖道士驚喜如見異人。吾嘗恨不見廖道士者矣。惜吾生同郡。而不及與之言也。其推重如此。君咸淳六年卒。族曾孫毅夫以詩靖敬題四韻。野服辭天子。山居味道真。力能歸舊物。義不外彝倫。雨協雲霓望。潮回白馬神。仙風高百世。讜論感孤臣。

王文恪公集

餘諸子或有起而開其先者。或有感而興焉者。凡皆所以見古文之一脈焉。要之人各存一家矩度。篇各有一家優長處。後之學者。知各家矩度之所在。就各家優長處而求之。涵濡而融會之。取諸此而有餘。此蓋疊山所以著是書之微意也。歟。抑又嘗攷之。宋儒往往。佞程氏。則動不滿於東坡。喜朱子。則併過尊於南豐。是集於坡公。採入不寡。於南豐。則不登一字。蓋其胸中。別自有卓不可磨之見。亦于此見之矣。余年來愛讀是書。凡遇字句。當注明者。時疏記之。以便誦習。雖未必能知古人矩度所在。亦庶幾乎足。以見文家錯辭有本。使事有典矣。茲課及門之彥。日校錄數葉。而二三子密勿從事。故僅未一歲。便能成編。得都合七卷。但檢尋有未徧。耳目有未及。深愧數典而忘祖。挂一而漏百。在所不免。要俟益我者。更補改之。

安政丁巳臘月十有二夜燈下書

漁村老人源元備

宋史謝枋得傳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禮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旣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

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宗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

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强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尙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旣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幣卽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卽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

其友趙孟迥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節奸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亦死。

宋史列女傳

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

屠而塘。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淒然而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遭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庶齋老學叢談

天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遯。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略無愁歎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鉛山葉有大說。

輟耕錄

謝君直先生。枋得。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甲子。江東漕闈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赦得還。天兵南下。郡城潰。棄家入閩。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等。交薦累召。不起。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魏天祐復被詔旨。集守令戍將。迫蹙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難。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年六十有四。秋八月。子定之奉柩歸葬。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嗟乎。伯夷叔齊在周。雖爲頑民。而在商則爲義士。孰謂數千載後。有商義士之風者。復見先生焉。

王原吉逢梧溪集

三卷

題謝疊山先生所撰高士薛君墓誌銘後。有序。君名伯英。字俊夫。號秋潭。貴溪儒家子也。學老子於龍虎山。理宗朝。以術排潮。復驅旱魃。

咸有徵。召見復古殿。甚異之。事父母孝。義於兄弟。上清宮有古琴。善琴者以爲東南奇寶。流落塵人家四十年。君常曰。此山中舊物。人所共珍。何忍使同俗物乎。謀厥弟。空囊中得錢千緡贖歸。與其徒共之。有弟爲游士累。貪吏因羅織之。勢窮矣。君盡力以救。不足則率兄弟爲士農者。傾常產以脫急難。謝先生曰。以君志誼持爲天下用。豈肯聽祖宗神州赤縣。淪沒百三十年。而不歸乎。豈肯視生靈怨愁。國步顛危。而不一策拯救乎。韓退之見當世無偉才。朝廷無忠臣義士。遂疑忠信材德之民。迷溺於佛老之教。而不出。一得廖道士。驚喜如見異人。吾嘗恨不見廖道士者矣。惜吾生同郡。而不及與之言也。其推重如此。君咸淳六年卒。族曾孫毅夫以詩塋。敬題四韻。野服辭天子。山居味道真。方能歸舊物。義不外彝倫。雨協雲霓望。潮回白馬神。仙風高百世。讜論感孤臣。

王文恪公集

謝疊山先生像贊

噫古帝王自立中國。元爲長蛇。吞噬罔極。四海奔潰。左袵離結。時維信國。洎我疊山。奮不顧身。障彼狂瀾。公身可殺。公義莫效。至今耿耿。光耀日月。視彼奸佞。覩顏穹廬。與公所得。孰少孰多。袍笏履絢。神物呵守。公應不亡。公其有後。

疊山夫人李氏像贊

公信大義。昭揭天地。有婉淑姬。節與之齊。茹辛履險。左挈右提。噫公實宋忠臣。夫人也無愧於爲忠臣妻者乎。

堅瓠集

謝疊山被難北行。劉洞齋華父。送以寒衣。不受。曰。羅羅納阱。何損麒麟。反君事仇。忍爲狗彘。凡勸吾入燕。吐胸中不平。而後死者。皆非忠於謀人者也。寧作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爲乎。平生學問。到此時要見分明。辱惠寒衣。義不當受。大顛果聰明識道理。

胸中無滯碍。何必受昌黎先生衣服爲別耶。小詩寫心。謾發一笑。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明。范叔綈袍雖見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要著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只願諸賢扶世教。餓夫含笑死猶生。

因樹屋書影

人但知謝疊山之死。宋不知其妻李初匿貴溪山中。元兵入山。令曰。苟不得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累人。遂出就俘。自縊死獄中。疊山女。通判周銓妻。早嫠無子。聞父死于燕。母死于獄。乃自投橋下死。鄉人名其橋曰孝烈。弟君烈。君澤。三姪女。皆死于獄。兄君禹在九江。不屈。斬于市。其一門視死如歸。

紀文達公遺集

建陽城外。謝疊山賣卜處。

疊山信州兵敗。竄跡賣卜於建陽。據邑志。今建溪驛前。是其故處。

而徧檢藝文。無一詩。豈此邦之人。喜以理學相矜詡。尊性命而薄事功。流弊所至。乃並忠孝薄之耶。過其地爲補一詩。亦紫陽表晉徵士之意云爾。

一聲白雁江南秋。六橋煙冷芙蓉愁。霹靂夜繞鎮南塔。杜鵑飛上冬青頭。王孫芳草飄泊盡。江海猶有孤臣留。疊山心事比信國。竄身避地來閩甌。垂簾聊作成都隱。采薇亦是西山儔。飢魂何處覓舊主。殘碑終古鄰山郵。韓陵片石堪共語。詩人宜向奚囊收。手披邑乘六七過。竟無一語當何由。陶潛大書晉徵士。綱目實繼麟經修。紫陽家法今尙在。後儒胡不承箕裘。我行過此三嘆息。徘徊俯視漳灘流。河聲亦似氣鬱怒。寒濤澎湃風颼颼。

按謝疊山及其一家義烈之迹。散見小說雜記。足補本史之遺者有之。足與本史相參證者有之。茲據寓目所及。姑摘錄其一二。以附傳文之後。

四庫全書總目

文章軌範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謝枋得編。枋得有疊山集已著錄。是集所

錄。漢晉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而韓愈之文居三十一。柳宗元。歐陽

修之文各五。蘇洵之文四。蘇軾之文十二。其餘諸葛亮。陶潛。杜牧。范

仲淹。王安石。李觀。李格。非。辛棄疾。人各一篇而已。前二卷題曰放膽

文。後五卷題曰小心文。各有批注圈點。其六卷岳陽樓記一篇。七卷

祭田橫文。上梅直講書。三槐堂銘。表忠觀碑。後赤壁賦。阿房宮賦。送

李愿歸盤谷序七篇。皆有圈點。而無批注。蓋偶無獨見。卽不填綴以

塞白。猶古人淳實之意。其前出師表。歸去來辭。乃併圈點。亦無之。則

似有所寓意。其門人王淵濟跋謂。漢丞相晉處士之大義清節。乃枋

得所深致意。非附會也。前有王守仁序。稱爲當時舉業而作。然凡所

標舉。動中款會。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矣。舊本以王侯將相有種

乎七字。分標七卷。近刻以九重春色醉仙桃七字。易之。觀第三卷。批

有先熟侯王兩集之語。則此本爲枋得原題。近刻乃以意改竄之。雖無關大義。亦足見坊刻之好改古書。不可據爲典要也。

按世所行文章軌範凡二通。一爲小字本。前有目錄及王淵濟識語。蓋係從其原本而刻之。一爲大字本。係韓人傳刻。前無目錄及識語。殆缺脫也。若提要所載稱前有王守仁序。則明是係明時覆刻。知彼土旣佚其舊帙也。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一 (侯字集)

海保元備著

換字集一文章軌範ハ之ヲ七卷ニ分テ各卷ニ配スルニ彼ノ微ハ侯王將相寧有種平ノ語ノ八字中寧ノ字ヲ省略シ其殘餘ヲ以テシタルモノニシテ墨山編述ノ主旨ハ科擧ニ應ズル者ノ爲ニモシガ故ニ初學者者シ此書ヲ熟讀シ以テ科擧ニ取ルモノ何ノ難キコト之レ有ランヤトノ意ヲ寓セシモノトス此故ニ配列ノ順序モ開卷第一ニ與子養陽書ヲ掲ゲ仕官ノ語ヲ開ケベキノ意ヲ寓シ終卷ニ至リテハ歸去來辭ヲ載セ道行ハシテ然ル後休止スルノ意ヲ寓セシモノトス放膽文一豪放勇邁ナル文章ナイレ六凡リ文章ヲ學ブニハ初學ノ時ハ飽クマテ書キ大キク分テ書キ流サントガ肝要テアル而シテ漸次之ニ熟シ最後ニ至リ

放膽文

關註唐書隱逸孫思邈傳思邈告盧照鄰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越越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放膽小心蓋本諸此淮南子主術篇曰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此亦真人所本也困學紀聞梁簡文帝賦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通秀梁簡文集五卷陳氏曰簡文帝網也按簡文帝集今不傳此條見藝文類聚二十三卷所引王洙談錄云歐公曰文字既馳騁亦要簡重是編立放膽小心二目蓋亦文家相傳遺矩云

大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此集皆麤枝大葉

安國做漢文麤枝大葉今書序細賦只似六朝時文字又云漢人文字却是麤枝大葉書序細弱只是魏晉人文字

關註朱子語類卷七十八義剛錄云書序恐不是孔

於世事合於人情初學熟之開廣其胸襟

關註劉伶北芒客詩聞此消胸襟何承天

テハ規則正シクシテ整頓セル者ヲ作ランコトヲ要ス、其思想モ初メハアラキ所ヨリ入り、然ル後緻密ナル所ニ達ス、卑俗ヨリ風雅ニ入り、繁雜ヨリ簡單ニ入り、豪放ニシテ密茂ニ超ニル者(豪邁)ヨリ純粹ニシテ雜ラザル者ニ入り、是ニ於テ文章ノ能事畢ルモノトス、此集ハ舊枝大葉(アラキ枝ニ大キナル葉)閉キタル如ク、文章ノ構造法ニ拘泥セズ、極メテオホマカナルコトニ嗜ヘタルナリ)ノ文章ナレドモ、然レドモ禮義ヲ離レズ、且ツ世事ヲ老練ニシテ洵ニ能ク人情ニ適合セリ、是ノ故ニ初學者之ヲ熟セバ、胸中モ自然ニ廣ク、心モ氣概モ舒ビテ、文章ハ賊ニ平易ナル者ニシテ決シテ困難ノ者ナラザルヲ愛スルニ至テ、是ニ於テ筆ヲ執リテ文章ヲ作ラバ、必ズ縱橫自在ニ其ノ思ヲ所チ述ベテ、筆端ハヒキシメラルル(着束)感ジモナラナルニ至ルベシ。

詩。冰炭結六府。愛虞纏胸襟。

放言高論。

不窘束矣。

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

論語微子篇隱居放言。史記張釋之傳。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

筆端

文選陸機文賦。揮萬物于筆端。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舊唐書于頔傳。于頔字允元。德宗紀。貞元十四年九月丙辰。以陝隴觀察使于頔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孫汝聽曰。于頔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嚴有翼曰。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貞元十九年。公爲四門博士。文心雕龍曰。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纔朝贈士會。以策(見左氏文十三年傳。正義引服虔云。纔朝以策書贈士會。是也)子家與趙宣以書(左氏文十七年傳。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巫臣之遺子反。左氏成七年傳。子重子反。怨申公巫臣。殺其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產之諫。范宣。左氏襄二十四年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于滕君。檀弓。滕成公之喪。使子服敬叔弔。進書。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文則亦曰。左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詰子產書。昭六年。此皆書之權輿。

七月三日。將仕郎。唐書百官志曰。從九品下曰將仕郎。通鑑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洪邁容齋續筆。十一。文官郎大夫。武官將軍。校尉。自秦漢以來有之。至於階秩品著。則由晉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階二十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爲大夫者十一。爲郎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爲將軍者十二。爲校尉者十六。此外懷化歸德。大將軍。訖于守。官品高下。爲權行守試。侍郎尚書。始必除司戈執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長臣僕。

七月三十一唐ノ德宗ノ
貞元十八年七月三日從
九品下(殿侍郎)ニシテ
職ノ位階ヨリ高キ(守)
國子四門博士(貴族ノ)
子弟ヲ教育スル學校ヲ
四門館トイヒ、其ノ教
授ヲ掌ル官、韓愈讀
ンテ一書ヲ尙書(百官
ヲ總領スルコトヲ掌ル
宰相ノ職)閣下(尙書
ニ上ル、凡ソ人)大ナ
ル名譽ヲ擧ゲテ、當代
ニ顯ルル者ハ、先輩ノ
人ニシテ天下ノ人望ヲ
負フ者アリテ之ヲ推獎
セザルナリ、之レト同
時ニ能ク休光(大ナル
ホマレ)ヲ後世ニ流ス
モノモ、亦後輩ノ人ニ
シテ天下ノ人望ヲ負フ
者アリテ之ヲ推尊セザ
ルナシ。

權即真後始除試守行予考之漢試守即權也年紀令吏二百石以上滿秩如真如淳曰諸
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爲真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韓延壽守馮翊尹翁歸守扶風按事並
見漢書本傳皆滿歲爲真是守試即權未得爲真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權知國子博士三
歲爲真今與以權與守試分真假全無意義容齋五筆卷六曰胡建守軍正丞注建未得真
官兼守之袁枚隨園隨筆曰行守試三者因官階與職任之高下而分長編元豐四年詔自
今除授職事官並以畜祿官品高下爲法高一品者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二品以下爲試品
同者不用行守試字樣柳公權符璽碑其題云輔國大將軍行左神策軍將軍輪國大將軍
階正二品左神策將軍階從三品此高一品爲行之證也其署銜云朝議大夫守尙書工部
侍郎朝議大夫階正五品侍郎官職正四品此下一品爲守之證也按舊唐書
職官志曰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咸亨二年始一切爲守

門博士

之爲生者若庶人子爲俊士生者唐書百官志同又曰四門博士三人正七品上注後魏書
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四門之名出此隋始隸國子國子書所
謂胄子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漢有博士祭酒國子學大學
四門館是爲三館漢書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
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稍增員十二人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舊儀云博士秦官
博者通于古今辨于然否嚴有翼云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

愈謹奉書尙書

有六尙書一曰吏部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
曰工部又曰工部尙書一人正三品掌山澤屯田工匠諸司公卿紙筆墨之事朱子語類卷
百十二尙書是掌羣臣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達其初亦
甚微只如尙衣尙食尙葷尙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又曰尙書尙衣尙食尙乃
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原注按秦時少府遺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尙書尙猶主也

國子四

閣下。

閣閣坊本作閣非趙璘因語錄曰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故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上下無別影乘墨客揮犀同謝肇淵五雜俎曰閣與閤世人多混用

之閣夾室也。以板爲之亦樓觀之通名也。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蓋古人制此以度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也。而後乃廣其制。爲天祿凌烟等名。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爲登眺遊覽之所。此樓閣之閣也。閣者門旁小戶也。漢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蓋避當庭門而東向開一小門引賓客。以別於官屬。即今官署脚門旁有延賓館是也。韓延壽爲大守。閣閣思過。即如今閣脚門不聽官屬入耳。唐正衙口喚仗入閣。則百官亦隨以入。謂之入閣。蓋中門不啓而開脚門也。然則夾室

謂之閣。傍門爲之閣。義自昭然。士之能享大名。

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莊子刻意語大。功立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

進注云。進一作達。論語先進後進。孔安國注曰。先達後進。謂仕先後輩也。孟子達則兼善天下。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

隱然許于公。爾中。山靖王開樂對曰。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士之能垂休光。

照後世者。重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

焉。自許。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

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

莫爲之——先輩ノ人前ニ在リテ推獎セザレバ後輩ノ人、才能學藝能ク人ニ超越スルモノト雖モ、世ニ彰ルコト難ク、後輩ノ人後ニ在リテ之ヲ稱譽セザレバ先輩ノ人其ノ功業盛ナリト雖モ、名聲ハ後ニニ傳ラズ、是ヲ以テ是ノ二人ノ者ハ必ず相待テ助ケ合ハサルベカラズ。

然而千百載以上ノ如ク先達ト後進トハ密接ノ關係アリナガラ、千百年ノ長キ歲月ニ僅ニ一度位相遇フノミ、コ

未だ嘗テ顯官ニ向ツテ
之ヲ吐露セザリシガ、
チラト承ハルニ閣下ハ
不世出ノ才(容易ニ世
不出テザルノ才)ニ由
キ、自ラ信ズル所ニ由
リテ特立獨行シ、履ム
所ノ道ハ方正ニ、行フ
所ハ著實ニ、進ムベキ
時ハ進ミ、退クベキ時
ハ退キ、毫モ時勢ニ左
右セラレズ、文人武人
ヲ論セズ心ノ儘ニ登用
スルコトヲ得ラレル人
ナリト、愈々平素ヨリ
玄想トセル人ハ、實ニ
閣下ノ如キ人ナルガ。
松本閣下——然ルニ今日
ニ至ルマテ未ダ後輩ノ
ハニシテ閣下ニ知遇ヲ
受ケ優禮ヲ加ヘラレタ
ル者アルチ聞カズ、是
レ蓋シ優禮スベキ人ヲ
求メテ未ダ得ザルニヨ
ルガ、或ハ閣下ノ志ハ
己ノ功名ヲ立テント欲
シ、主君ニ報セント欲
スル志ノ專一ナル爲メ
賢士アリト雖モ密遇ヲ
加フルニ暇アラザルニ
ヨルカ、然ラザレバ何
ガ故ニ其事アルチ聞カ
ズハ不才ナラドモ自ラ

側聞屈原兮。閣下抱不世之才。關註淮南秦族篇夫欲治之王不世出漢書
伍被傳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王吉傳欲治

之主不世出本集無出字揚雄法言吾子篇朱賡不世後漢書陳寔傳建伊呂之業弘不
世之功注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袁紹傳損先公不世之業注不世猶言非常也

特立而獨行。關註禮記儒行其特立有如此者。道方。關註春秋繁露深察
者又云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名號篇道正直而方。

而事實卷舒。關註論語衛靈公篇君子哉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淮南子原道
篇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注卷舒猶屈伸也本經篇屈縮卷

舒注卷屈也潘安仁西征賦邁與國而舒卷宋書
謝靈運撰征賦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矢。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

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豈愈所謂其人哉。關註文婉曲有味。關註禮記會
子問疏議者疑而量度之。關註史記

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關註賈誼傳聞
其秀才召置。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

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文婉曲有味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
雖不才。關註莊子人間世見樛樹曰是不材之木也。其自處不敢後於

常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關註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莊子天下墨子與天下
之好也將求。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關註史記燕昭王卑身厚幣

之不得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以招賢者謂郭隗曰

之不得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以招賢者謂郭隗曰

之不得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以招賢者謂郭隗曰

ルナリ。愈今者愈。自今朝夕
愈今者愈。自今朝夕
愈今者愈。自今朝夕

愈今者愈。自今朝夕
愈今者愈。自今朝夕
愈今者愈。自今朝夕

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
爲八十二首漢書制通傳同。

如賜覽觀。結得愈恐懼再拜。

羽獵賦覽觀乎羣臣之有無史
記六國表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亦

足^ニ以知其志之所^レ存^ニ。
按劉向新序孫叔敖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
王褒聖主得賢臣。願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後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款
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
疑。韓公此文蓋本于此。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韓文公曰。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其後以博
學宏辭。三試於吏部。無成。故十一年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時宰相趙憬。實
耽虛。適皆庸人。故不能用。公是年五月。途東歸。二十九日。元板本集並同。本或二
十作廿。又或作念。楊用修丹鉛錄曰。廿字韻書皆晉入。惟市井商賈。皆念。而學士
大夫亦從其誤也。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載唐開業寺碑。蘇文舉正書。碑陰多宋人
題名。有曰濟南李致。至道王充。退之沿微。過此同宿。承天佛舍。元祐辛未。陽月念
五日。題以廿爲念。始見於此。據此。以廿爲念。始見宋人。按蘭亭考。褚跋曰。魏寧八
年十一月。曝背大河之濱。因書乃念七日也。此亦一證。但丘光遠兼明書曰。魏武
之父諱嶽。故北人呼嶽爲蔓菁。而江南不爲之諱也。亦猶吳主之女王名二十。而江
南人呼二十爲念。而北人不爲之避也。觀此。則又知廿之稱念。不始宋以後矣。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唐書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
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由州縣者。曰鄉貢。一
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遂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

漢書一 讀ミテ 著作
ノ文章十八 篇ヲ 獻上
ス、若シ一覽ヲ 賜ハ
シ、志ノ 少所チ 知ラ
ルコトヲ 得ベシ、愈
恐懼再拜上
上輔相一 此ノ時ノ 輔
相ノ 趙儼、賈耽、盧邁
三月十一 唐ノ 德宗ノ
貞元十一年三月十日
前 賢進士 (州縣ヨリ 選
舉セラルテ 進士ニ 及第
セラルモノ) ナル 韓愈、
ミテ再拜シテ相公 (丞
相) 閣下ニ 白ス。

愈聞周 愈ガ 承ルニ
ハ周公ノ 名ハ 且、文王ノ
子、武王ノ 弟ニシテ 成
王ノ 叔父ナリ、ノ 成王
ニ 輔相トナルヤ、賢人
ヲ 見ルニ 熱心ナル 餘リ
一 回ノ 食事ニ 方リテ 三
タビモ 其ノ 口中ニ 在ル
所ノ 食ヲ 吐キ出シ、一
回ノ 頭ヲ 洗フニ 方リテ
三タビモ 其ノ 髮ヲ 握リ
テ 急遽出アテ 天下ノ 賢
士ニ 面接セリト。

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又曰。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繇館學。謂之鄉貢。大抵衆科之目。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爲盛焉。又云。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言。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唐國史補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爲聞。故爭名常切。而爲俗亦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程大昌演繁露曰。唐世呼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大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一歲。試誦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世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者。云亦放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通典五十三。吳枋宜齋野乘曰。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日知錄曰。唐制有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

韓愈謹再拜言相公

相公魏已然矣。王仲宣從軍詩曰。實勤王亦謂曹操也。日知錄曰。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魏王粲從軍。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爲尚書省長官。

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周室輔。易泰大象。后以輔相天地之宜。國語。楚語下。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其急於見賢也。賢之爲務。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史記魯世家。文王之弟。武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王楙野客叢書曰。今言吐哺握髮。以歸周

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又曰。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繇館學。謂之鄉貢。大抵衆科之目。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爲盛焉。又云。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言。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唐國史補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爲聞。故爭名常切。而爲俗亦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程大昌演繁露曰。唐世呼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大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一歲。試誦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世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者。云亦放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通典五十三。吳枋宜齋野乘曰。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日知錄曰。唐制有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

當是時——是ノ時ニ當
リテヤ天下ノ賢才ハ一
切皆擧ケ用ケラレ、姦
(ヨコシマ)邪(ヤケル)ノ
讒(ネケコト)依(ヨサ
カ)アリテ心情ノ正シカ
ラザルモノ、欺負(アザ
ムキソム)ノ徒(サハ
ハ)皆既ニ除去セラル、四
海皆既ニ心配ナク、九
夷八蠻ノ荒服(九州ノ
外ニ于五百里)以外ニ
在ル者モテ皆既ニ德ニ
懼キテ衣服(服從)シ。

天災時——洪水旱魃、
疫癘(天災)時變、昆蟲
ノ害(爲ス)モノ、草木
ノ時ナラズシテ花ヲ開
クモノ、皆已ニ銷ス息
ミタリ。

禮樂刑——禮儀、音樂、
刑罰、政治、教育感化
等ノ政治上重要ノモノ、
ハ、皆配ク整齊シタリ。

公不知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事見淮南子。姜宸英湛園札記云。呂子昔者禹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起三以禮有道之士周公吐握之記見於荀子。人罕稱禹也。

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

九字

姦邪讒佞

澤傳設刀劍

以禁姦邪循吏傳。吏無姦邪。後漢書傅燮傳。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遂行讒佞放廢之誅。淮南子。術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

欺負之徒

日錄今俗

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刻責欺負字本此。思施厚。皆已除去。

十二字

四海

爾雅

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曰。海之言晦也。晦闇於禮義也。周禮。校人。凡將有事于四海山川。注。四海猶四方也。舜典。四海遇密八音。禹貢。東漸于海。辟教。訖于四海。皆以地言。孟子。禹以四海爲壑。以水言。

皆已無虞

虞。鄭云。虞度也。無復計度也。

九夷八蠻

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禮記。明堂位。九夷之國。八蠻之國。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漢書。蕭望之傳。書云。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無常。

之在荒服

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周語。戎翟荒服。馬融云。荒政。

十五字句

傳。鬼方賚服。天災。周禮。大祝。國有大故。傳。鬼方賚服。天災。疫癘水旱也。

時變昆蟲草木之妖

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郊特牲。昆蟲毋作。注。昆蟲者。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大戴夏小正。昆蟲也。漢書。杜欽傳。

皆已銷息

教化之具。皆已修理。

十七字句

漢書魏相丙吉傳。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後漢書光武紀。修理長安高廟。

風俗

風俗皆一風俗也皆已
ニ手アツクナリ。動物
物ハ言フニ及バズ。風
雨各、時ヲ獲、露露皆
宜シキヲ得、休徵(メテ
タキシルシ)嘉瑞(ヨキ
ズキシヤウ)ノ麒麟、
鳳凰、龜龍ノ類ニシテ
容易ニ世ニ出テザル者
モ皆見ハレテ至レリ。

而周公一周公ハ聖人
ノ實質ヲ以テシ、且ツ
成王ニ對シテ叔父ノ親
アリ、決シテ常人ノ離
疑トシテ政治ヲ處理ス
ルガ如キ困難ハアラ
ズ、殊ニ又其ノ政治ヲ
輔クル賢才、化育ヲ承
クル功績ハ、章章トシ
テ明カナルコト前ニ述
ブルガ如シ。
其所求一其ノ周公ニ
面講ヲ求ムル賢人ハ此
ノ如ク多數ナレドモ、
決シテ周公ノ如キ大聖
人ニ優レル者ハナク、
又周公ノ下ニ屬スル百
官ニモ優レル者ハナク
ルベク、且ツ其計ル所
謀スル所、周公ノ政治
教化ヲ輔佐スルニ足ル
者アリシヲナラシカ、是
レモ亦疑ハシ、然レニ

皆已敦厚

六字句。中庸。敦厚。以崇禮。經解。溫柔敦厚。

動植之物。

周禮大司樂。以作動。物注。動物羽蟲之屬。後漢。物注。動物羽蟲之屬。後漢。

書馬融傳注。動物謂禽獸也。周禮大司徒。其植物宜阜物。可農云。植物根生之屬。

風雨霜露

霜露所降。之所沾被。

者。仁霑而恩洽。又曰。普天所覆。莫不沾濡。說文。霑。雨霑也。皆已得宜。十七。休。

徵

班固靈臺詩。爰考休徵。嘉瑞。五靈。王者之嘉瑞也。麟鳳龜龍。記禮。禮。云。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之屬。皆已備至。十四。字句。此一段連下九節。皆已字。變化。龜龍。謂之四靈。之屬。皆已備至。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層。瀾。驚。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而周公以聖人之才。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論。語。泰。伯。如。有。憑。叔。父。之。親。漢。書。杜。欽。傳。普。周。公。有。其。所。輔。理。周。公。之。才。之。美。承。化。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漢。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宰。攝。統。理。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後。漢。循。吏。傳。注。章。章。明。也。互。見。晉。文。公。問。守。原。議。注。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後。漢。循。吏。傳。注。章。章。明。也。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盤庚下。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疏。云。百。執。事。謂。諸。有。職。事。之。官。金。縢。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豈。復。有。所。計。議。漢。書。

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盤庚下。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疏。云。百。執。事。謂。諸。有。職。事。之。官。金。縢。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豈。復。有。所。計。議。漢。書。

周公之政治ニ熱心ノ餘
 口ト是ノ如ク急ナリ
 キ、蓋シ周公ニ在リテ
 ハ若シ自己ノ耳目ニ聞
 見ノ足ラザルアリ、又
 思慮ノ及バザル所アリ
 テ、成王ノ周公ニ委任
 セラレシ意思ニ違反
 シ、天下ニ假ノ人心ト
 周公ノ心ト一致テ缺ク
 ガ如キコトアリテハト
 憂慮セシガ爲メナリ、
 設使其一若シ其ノ時
 政治ヲ輔佐シ王化ヲ達
 スクルノ功績未ダ上述
 ノ如ク明カナラズ、且
 ツ周公ハ聖人ノ資實モ
 ナリ、叔父ノ關係モナ
 カリモ、賢士ヲ見ナ
 コトノ急ナラヤ、食事
 スルコトモ髮洗フ暇モ
 ナカリシナルベシ、豈
 ニ一食ニ二三タビ嘔吐
 シキ、一沐ニ三タビ髮
 ナシキ、如キ微徳タル勤
 勞ニシテ止マンヤ、然
 勞ニ周公ハ是ノ如ク勤
 勞ニシガ故ニ、今日ニ
 至ラマデモ、其ノ徳ヲ
 稱賛シテ衰ヘザルナ
 リ

蕭望之傳周雖劉更生同心謀議。又韋 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 連下三箇
 賢傳賢以與談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 化三機句法讀 者但見其精明。 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
 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關國魏武短歌行周 如周公之心設使 關國戰國策今先生設爲不宦注設
 公吐哺天下歸心 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
 設者服也 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
 昔公勤勞王家 而止哉。 此一轉有筆力 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
 關國尙書金縢 巧在虛字幹旋 他人只是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必
 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無心添不衰二字句法便奇關國史記自彼傳
 夫天下稱誦周公張衡思立賦潛 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 雲韓集點
 服膺以永靖兮。 縣日月而不衰 勸云按漢書霍光傳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注屬耳近耳也公語本此顏注之近
 謂近日也趙憬賈耽盧邁俱於貞元九年五月入相距公上書時已涉三載似不得云近而
 公云然者蓋以三相在位歲月較周公之輔相七年猶爲近耳據亦近耳蓋 位 在
 與周公之於成王不甚相遠也唯其無聖人之才 叔父之親則不待言與周公之 稱
 文公下一近字 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其負之徒豈
 用意匪淺矣

今閣下 今閣下ノ輔
 相ノ職ニ在ルコト猶ホ

周公ノ成王ニ輔相タル
 ガゴトク其ノ職ヲ基
 閣下ノ職ニ就キタル
 來天下ノ賢才ハ盡ク
 義用セラレシカ、姦邪
 廢依等ノ徒ハ盡ク除去
 セラレシカ、四海燼ナ
 キカ、九夷八蠻等盡ク
 朝貢セシカ、天災時變
 等斂息セシカ、禮樂刑
 政等盡ク脩理セシカ、
 風、盡ク敦厚トナレル
 カ、動物植物及ヒ風雨霜
 露ノ沾ホス所ノ者盡ク
 宜シキヲ得タルカ、休
 戚驚恐等ノ物盡ク備リ
 至レルカ、蓋シ未ダ其
 ノ然ルヲ見ザルナリ
 其所求——今閣下ニ向
 クテ面請テ求ムル所ノ
 士等ハ、到底閣下ノ盛
 徳トハ比較スル能ハザ
 レドモ、之ヲ閣下ノ下
 ニ屬スル百官ニ比較セ
 バ、未ダ盡ク其下ニ出
 ヲトハ謂フベカラズ、
 且ツ其ノ就ク所モ左
 政治上ニ得登ナシトハ
 謂フベカラズ、サレド
 閣下ハ彼ノ周公ノ吐
 握髮モシ如クナル能ハ
 ズト雖モ、詳見テ求ム
 ルノ士ニ對シテハ、之

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
 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
 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
 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
 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已。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
 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
 豈盡無所補哉。本是九箇豈盡字。與前段相對。今雖不能如周公之
 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察
 其所以。大戴文王官人。以作爲。而進退之。計其數。以進退之。禮記燕
 義考其藝。不宜默默。莊子在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史而已也。愈
 而進退之。記賈誼傳于嗟嚶嚶。法嚶不自得意。而巳也。愈
 之待命。待進止之命。襄二十六年傳。敬以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
 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闈人。以啓閉者。禮記檀弓。闈人爲君在亦內也。

文章軌範卷一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ニ對面シテ其ノ行爲ヲ
 察シ、用フベキモノ
 之ヲ登用シ、退クベキ
 モノハ斥退スルヲ當
 トス、決シテ默シテ
 得モザル也トシテ其
 ノ德ニ已ムベキニア
 ザルベシ
 愈之待一愈ハ書ナ上
 リテヨリ以來、命アラ
 ンコトヲ待ツ四十餘日
 ナ過ケ、再度マテモ上
 書モシニ徵志ハ未ダ通
 ズルヲ得ズ、二度マテ
 モ拜趨モシニ皆聞人
 (同)ニ辭セラレ、拜
 講スルコトヲ得ズ、然
 ラバ最早ヤ閣下ニ向ツ
 テ請願スルノ念ヲ懸ス
 ベキニ、性本ト辱惡ニ
 シテ退キ避ケコトヲ知
 ラズ、是以復々周
 公吐哺握髮ノ勤ヲ學ゲ
 テ閣下ニ上聞ス、願ハ
 クハ閣下之手察セララ
 ンコトナシ

注、聞人
 守門者
 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關西史記樂毅傳遁逃奔趙 故復有周
 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
 載質。關西孟子滕文公下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然所
 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此句 於魯不可則
 去之齊。此句 於齊不可則去。關西禮記內則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之宋之鄭
 之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第二句變文得法。 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
 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節占地步文章絕妙關西論語微子柳下惠曰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萬章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關西孟子盡心第一轉尤高占地步 山林者士之所獨善。關西孟子盡心第一轉尤高占地步 自養而不憂天
 下者之所能安也。此一段尤高占地步 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
 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只一句結上 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
 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關西詩秦風黃鳥臨其穴惴惴其慄傳云惴惴懼也 惟不得出

必ズ賞錢ニ同シ、贊ハ臣ノ君ニ初對面ノ時贈ル物、テ車ニ載セテ他日進見スルノ準備ト爲セリ、然レドモ古人ハ澆リニ仕進ハセズシテ自重セシ者ニシテ、周ニ之キテ不可ナレバ魯ニ之キ、魯ニ之キテ不可ナレバ齊ニ之キ、齊ニ於テ不可ナレバ宋ニ之キ、鄭、秦楚ニ之キ、必ズ自己ノ満足スル主君子得テ然ル後已ムコトヲ得ベキモ、今日ハ天下ニ君四海ハ只、一國ニ限レルナレバ、若シ此ノ國ヲ舍ツレバ結局夷狄ニ赴カザルチ得ズシテ、父母ノ國ヲ去ルコトトハナルナリ。

故士之——是ノ故ニ荀クモ道ヲ行フ者ニシテ若シ朝廷ニ任用サレズバ、餘義ナクモ山林ニ入ラザルチ得ズ、然ルニ山林ナルモノハ、獨其身ヲ善クシテ自ら養フ所ニシテ、天下國々ノ治亂ヲ度外ニ置ケルモノ、安ンシテ居ル所トス、若シ一點天下ヲ憂フルノ慮廣アラバ、到底山林ナドニハ入ラン

大賢之門下是懼。

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便弱了。今不下恐字。安頓是懼二字在末句法奇健。閱二年左氏激之以軍旅不共

是亦惟少垂察焉。

漢書主父偃傳。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讀冒威尊。

寇榮傳。犯冒

王怒。觸突帝禁。文選羊叔子讓開府表。謹觸冒拜表。劉良注。觸聖情冒上之顏。也。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臣雖無識。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

已愈再拜。

惶懼無

按後漢書文苑高彪傳。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迺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聞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殺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蓋公此文所本云。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張籍傳。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爲古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祕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李浙東坊本載李巽按李巽本傳。無爲浙東觀察使事。閱若璩潛邸節記。稱不詳李浙東爲誰。得本翔全集。或可以考。四庫全書總目。載宋方崧卿韓集舉正十卷。稱其書第六卷代張籍書。下明注爲李迥。且引舊書本傳。迥以元和五年刺浙東。九年召還。此書作於六七年間。

月日前某官某。

顧炎武日知錄。經傳稱某有三義。書金。騰。惟爾。玄。孫。某。史文諱其君。不敢名也。史記。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今某之業

代ニアリテ十ヶ國連合
七ル所ノ長ナリ、唐代
ノ觀察使ノ職ニ相似タ
リ、故ニ借リテ用シ
職ニ居リ、一方ニ在リ
テ猶裁シテ事ヲ處スル
コトヲ得ル者ハ固ヨリ
多數アリトモ、惟ト獨
リ閣下ノミ胸中磊落ニ
シテ、普通一般ノ俗輩
ト類ヲ殊ニセリト、籍
此ノ事ヲ聞キ深ク之ヲ
記シテ忘レズ。
近者閣下頃閣下ノ
從事ノ官タル協律郎
(音、ナ掌ル官)ノ李翱
上京セリト聞ク、籍ハ
此ノ李ト既交アリ、見
ザルコト深ク、二七年テ
過ク、是ヲ以テ其ノ至
ルヲ聞クヤ、馳セ往キ
テ之ニ對面シ、無事ナ
ルヤ否ヤテ問フト同時
ニ、其ノ賢主人ヲ得タ
ルヲ賀セリ。

之分
明也。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
籍之心藏於胸中。
近

者閣下從事
從事爲從九品李協律翱到京師。
籍傳李翱字習

之幼勳於儒學。好古爲文。尙氣質。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性剛辭。論議無所避。執政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以不遷。新史曰。翱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世。孫汝聽曰。翱爲浙東觀察判官。元和六年。以事至京師。史記樂書。令侍郎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郎。漢書禮樂志。武帝立樂府。以李延年为協律郎。唐書百官志。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掌和律呂。

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

往省之。
籍說文。省視也。禮記曲禮。昏定而晨省。主省問其安否何如。問無恙外。
籍爾雅。恙憂也。注。今人云無恙。謂無憂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偃傳。何恙不已。索隱。恙憂也。漢書萬石君傳。萬石君尙無恙。李陵傳。霍與上官無恙乎。注。恙憂病。賈誼傳。皆亡恙。注。無恙言無憂病。周禮大行人注。問。問不恙也。疏。恙憂也。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六引。風俗通。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問。皆曰無恙。一切經音義三十二。未嘗有因緣。經上卷。玄應音。無恙以尙反。爾雅。孫炎曰。恙病之憂也。案。易傳云。上古草居露宿。恙噬蟲也。善食人心。凡相勞問無恙乎。復因以爲病也。孫奕示兒編曰。人皆知無恙爲無憂。而不知爲蟲名。按。史記外戚世家云。呂氏夷戚氏。謀趙王。而高祖後宮。獨無龍陳。遂者得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噬人蟲也。故人相恤云。無恙乎。王楙野客叢書。今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無他乎。音徒何反。徐鉉注云。今俗作蛇。食。遮反。如魯直詩。於彼字句。協。歲晚。喜無他之句是也。又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此意與無他同。東方朔神異經。謂北方大荒中有獸。名曰人。昨人則病。名曰。常近村落。落入人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得無憂病。謂之無恙。神異經。謂毒獸與前說不同。戴埴風塵瑣曰。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

文章軌範卷一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一七

李君曰 其時李君曰
 へラク、千ハ未ダ詳細
 二李公ノ人ト爲リテ知
 ラザルベシ、吾レ將ニ
 子ニ告ゲントスト、是
 ニ於テ數日間ニ籍ハ未
 ダ聞カザル所ヲ聞キ
 × 平素常ニ以爲ヘラ
 タ古人ノ如キ者ハ斯シ
 テ之ヲ當世ニ求ムベカ
 ラズト、然ルニ今古人
 ト類チ同ジラスル人チ
 得タリト、籍ノ喜ビ知
 ルベシ。

愷之與殷仲堪賤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書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以爲蟲神異經以爲獸蘇氏演義亦以無憂病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予看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恙字下云恙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是猶與恙爲二字合而一之誕矣吳曾能改齋漫錄曰高承事物紀原論無恙云蘇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云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咩人則病懼人則疾名曰恙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無恙此乃始也以上皆高承說予按顏師古破應仲遠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噓人蟲也善食人心人患苦之凡相問必云無恙爾雅云恙憂也楚辭九辯曰遠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漢元帝詔貢禹云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如被蟲食心耶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按以上顏師古說見匡謬正俗戰國策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說苑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鄧注曰拜其無恙

出一言 不善詩小雅都人士出言有章 且先賀其得賢主人 文選

王粲公讎詩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 巍古辭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組

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 史記陸賈傳尉佗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盡盡傳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揚雄法言淵籀篇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 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 墨子天志上篇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傲 戒莊子至樂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

下胸中雖有知識

家

既數日一既ニシテ數日、復々奮發シテ自請スラク、能能ノ人ハ盲ナルガ故ニ廢人ト爲リテ終ルベシ、能者ハ目ニ盲スト雖モ、心ニ盲セザルガ故ニ、當ニ俗人ニハ疎遠セラレベキモ、當ニ古人ノ遺チ行フ賢者ニハ廢セラ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浙水東一浙水以東ノ七州ハ公ノ管轄セラレル所ナリ、其ノ治内ノ戶數ハ蓋シ二三十萬ニ下ラザルベク、隨ソテ盲目ナル者モ、斯シテ無シトハ限ラザルベシ、公ノ人チ採用セラレヤ必ズ其ノ人ノ賢ト不賢トチ問ハルベク、目ノ盲スルト否トハ其ノ問フ所ニアラザルベシ。

當今盲一現今ノ人チ觀ルニ多クハ心ニ盲セリ、獨籍ハ心以爲ヘラク、目ハ首セリト雖モ、其ノ心ハ首セズ、能ク物ノ是非善惡チ分別シテ認ラズト、是ノ故ニ困下若シ籍チ盲シ之ニ坐チ隠レテ詭譎セラレル所アラバ、籍ハ困ヨ

無錢財。

莊子徐無鬼錢財不積則貪者憂史記張儀傳親昆弟同父母尚尙有爭錢財

寸步不能自致。

今去

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

莊子盜跖人上壽百歲中

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答李翱書開口論議其安能有所合乎

一吐其胸中之

奇乎。

漢書梅福傳吐忠言

因飲泣

少卿書沫血飲泣

不能語既數日復自

奮

史記灌夫傳灌夫不肯隨

曰

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

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

人率其君與之

者

此一

浙水東七州

二轉

浙東所管七

戶不下

數十萬不盲者何限

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

此一轉

其盲與不盲也

又巧

當今

左氏襄九年傳子囊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

盲於心者皆是

三轉

論語微子

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

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

而不能行

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所知見

問下能信而致之

苑能言

國之寶也

能ク之ニ答フル所ヲ
 ラントス。幸ニシテ未
 ダ死セズ。一タビ大賢
 ニ見エテ心中ニ知見ス
 ル所ヲ言ハント欲ス。
 閣下能ク籍ノ言ヲ信シ
 籍ヲ其ノ門下ニ招カレ
 ンカ。
 籍又善一籍ハ又古詩
 ナ賦ルニシテ衣食飢寒
 等ニ亂レザラシメ。閣
 下ノ聞取ナル時。一タ
 ビ籍ヲ其ノ旁ニ招テ寄
 セ。籍ヲシテ跪キテ得
 意ノ作ヲ陳述セシメ。
 閣下ハ凡(カ)シマツキ
 ニ怒リテ之ヲ聞カバ。
 必ズヤ彼ノ笛ヲ吹キ
 琴ヲ彈ジ。鐘ヲ鳴ラシ
 馨(石ニテ造リタル樂
 器)ヲ擊ツテ聽ケト其
 ノ面白味ニ於テ大差ナ
 カラント信ズルナリ。
 夫盲者一一體盲人ナ
 ル者ハ心奪一ナルガ故
 ニ其ノ藝ハ必ズ精ツキ
 モノナリ。是ヲ以テ古
 來樂工ハ皆盲人ニ限レ
 リ。籍モ或ハ此ノ輩ト
 肩テ比ブコトヲ得ベキ
 カ。
 使籍誠一籍ヲシテ誠
 ニ妻子機突等ノ憂ヲ以

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唐書本傳籍爲詩長于樂府多警句百樂天附籍詩云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句健

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老子第三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孫萬壽詩

閣下無事時。無事漢書杜欽傳職間無事

座側使跪進其所有。莊子在宥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器也史記蘇秦傳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說文敲橫槌也

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乙賤工也注樂人稱工儀禮注工

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俯以畜妻子

憂饑寒亂心。轉此

有錢以濟醫藥。勉致醫藥以自持

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妙

其恩輕重大小。氏宣三

テ心ヲ亂サズ、錢アリ
テ醫藥ノ資ニ供スルコ
トヲ得モシメバ、其首
ズ、或ハ復タ天地日月
ヲ見ルヲ得ン、然ラバ
則チ今日ヨリ死ニ至ル
ノ年迄ハ皆閑下ノ賜ト
謂ハザルヲ得ズ。
閑下濟一閑下籍ヲ濟
フニ再生ノ恩ヲ以テシ
籍ニ賜フニ再恩ノ重大
ナルコト籍如何カ之ニ
報ズベキ、願ハクハ閑
下之子裁庶モラレシコ
トナ、籍愍ノ至リニ
堪ヘズ。

年傳。楚子問鼎。籍宜如何報也。結得 閣下裁之。論語雍也。不知所
 傳。唯爾有神裁之。戰國策。秦以裁之。左氏襄十八年
 策。大王裁其罪。注。裁制也。度之。詩小雅巧言。他 籍慙覲。詩小雅
 賦。有覲魯都。再拜。何人斯。有覲

籍宜如何報也。結得。閣下裁之。論語雍也。不知所
 傳。唯爾有神裁之。戰國策。秦以裁之。左氏襄十八年
 策。大王裁其罪。注。裁制也。度之。詩小雅巧言。他
 籍慙覲。詩小雅何人斯。有覲
 賦。有覲魯都。再拜。
 籍宜如何報也。結得。閣下裁之。論語雍也。不知所
 傳。唯爾有神裁之。戰國策。秦以裁之。左氏襄十八年
 策。大王裁其罪。注。裁制也。度之。詩小雅巧言。他
 籍慙覲。詩小雅何人斯。有覲
 賦。有覲魯都。再拜。

上張僕射書

韓文公

張僕射。唐書。張建封傳。建封字本立。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
 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入過。至健黠。亦去
 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放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
 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僕射。漢書。百官公卿表。謂者
 掌資。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應劭曰。謂請也。僕主也。又
 曰。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屬
 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孟康曰。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爲號也。若軍
 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李涪刊誤。僕射者。射音夜。尤寡其義。在
 秦。有周青臣孔衍。注。云。僕射小官。扶左右者也。亦曰主射。乃守門之夫。在漢。爲武
 士。在宮門。僕射。在永巷。則曰永巷僕射。蓋言僕御執射之夫也。如今宮墜之首耳。

皆因權倖漸峻官名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是官號之不正也朱子語類一百十二卷或問僕射名義如何曰舊云秦時置僕射專主射恐不然而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大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襲輒失其真遂以爲宰相之號又曰唐之僕射即今之特進他只是恁地轉將去王勃野客叢書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爲宰相之號楊用修丹鉛錄引語錄云據此則射字音教不當作夜音也何焯義門讀書記漢書僕射條亦云僕射之義如此則已矣如夜音者尤謬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

建封辟爲節度推官牒即節度推官牒左氏昭十五年傳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法牒札也淮南齊

九月一日唐ノ徳宗ノ貞元十五年九月一日、節度推官ノ陳安書、即チ辭令書ヲ受ケシ明日、節度使ノ院中、役所ニ在リテ小吏アリテ院中ノ故事節目(役所ノ規則)悉ク十數條ヲ持シテ愈ニ示セリ。

俗訓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說文牒札也廣韻書版曰牒史記孟荀傳索隱牒者小木札也增韻牒官府移文也顏氏家訓省事篇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大吏競牒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張表臣珊瑚鈎詩話曰牒者用之於官府也鶴林玉露曰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驗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黃氏日抄卷六十一歐陽與陳員外書言狀牒之原古惟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達姓名寓書於簡止爲問好官府公事上而下者曰符曰檄下而上者曰狀位等相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以私自達其長候問請謝曰牒記書啓唐世稍增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因爲狀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車按公有潮州請鄉校牒陳少章曰蓋此牒即授趙德秀才受牒之明日亦受署署幕職文牒又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請攝軍事衙推有勿擇賢之牒此尤刺史署衙推即牒

之明日在使院

廣雅院垣也釋宮唐書令孤陶傳陶夜對禁軍燭盡以金蓮花炬歸院是官席曰院也朱子語錄卷百二十八唐制某鎮節度使某州某州刺史觀察使此藩鎮所稱使持節某州軍州節

此屬州軍所稱其屬官則云某州軍事判官某州軍事推官今尚如此若節鎮屬官則云節

其中不^レ一其ノ中ニ不可ナル者アリ、即チ九月ヨリ翌年二月マデハ早鴨出頭シ日没後ナラフハ歸ルチ得ズ、疾病事故アルニアラズ、退出スルコトヲ許サズト、其ノ時ハ初マテ任命チ交ケタルヲ以テ我レシテ何事モ言ハザリ

度推判官。以自異於屬州。使與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觀察判官。觀察推官。州院有知錄。判六曹官。爲六曹之長。凡兵事則屬使院。民事則屬州院。刑獄則屬司理院。三者分屬不相侵越。司法專檢法。司戶專掌倉庫。然司理既結獄。須推判官簽押。方爲圓備。不然則不敢結斷。本朝併省州院使院爲一。如署庫。但云知某州軍州事。軍州事則使院之職也。自併省。則州郡六曹之職。頗爲淆亂。司法司理。司戶。三者尚仍舊。知錄管州院事。專主教民。今乃管倉庫。獨爲不得其職。所以六曹官惟知錄。免二日衙。以其職專。故優異之。此等事。史書並不載。惟雜說中。班駁見一二。舊嘗疑州院卽是司理院。後閱范文正公集。有云。如使院州院。宜併省歸一。方知不然。因曉州院使院之別。使院今之簽院也。袁枚隨園隨筆。唐楊收曰。總率臣而聽曰省。分務而治曰寺。省者中書省。尚書省。門下省是也。臺者御史臺。司天臺之類。寺者太常寺。大僕寺之類。監者都水監。尙方監之類。衛者羽林衛。變儀衛之類。府者折衝府。都督府之類。院者樞密院。集賢院之類。皆今之衙門也。

中有小吏
篇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史記李斯傳。年少時爲郡小吏。汲黯傳。公孫弘張湯爲小吏。萬石君傳。時齋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張湯傳。湯爲小吏。持院

中故事
傳。立法度。循故事。賈禹傳。羣臣亦隨故事。蘇武傳。明習故事。節目

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
其易者。後其節目。論語顏淵請問其目。包咸注云。知其必有條目。漢書劉向傳。校中祕書。各有條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事也。周禮秋官小行人。凡此五物者。治其事。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

吉人有言曰。昔楚王孫
 山于ノ言ヘルニ、入ハ
 谷ニ能クスル所ト能ク
 モザル所トアリト、
 二出頭シテ夜ニ至リテ
 退出スルナド、愈ニ
 於テ到底能クセザル所
 ナリ、是ノ故ニ若シ其
 ノ能クセザル所ヲ抑ヘ
 テ強ヒテ之ヲ行ハス、
 愈ハ必ズ發狂スルニ至
 ルベシ。
 上無以。是ノ如クバ
 上ハ朝廷ニ對シテ已ノ
 職分ヲ盡シテ奉公スル
 コト難ク、爲ニ朝廷ノ
 恩徳ニ報イ奉ル所ヲ忘
 ルルニ至ルベク、下ハ
 自ら世ニ立ツコト能ハ
 ズシテ、平素忠義ヲ盡
 サント欲スル心ヲ失フ
 ニ至ルベシ、果シテ然
 ラバ則チ默シテ止ムベ
 キニアラザルナリ。
 凡執事。執事ノ意ヲ
 探ビ用キラルル所ハ、
 二入り夜歸ルガ如キ、
 簡チ以テニアラズシ
 テ、必ズ別ニ取ル所
 アリテナルベシ、果シ
 テ別ニ取ル所アルナラ
 バ、擬則通リニ晨ニ入
 リ夜歸ラズトモ、執事
 ノ目的ハ失ハレザルベ

人有言曰。左氏定五年 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

所能也。用事變化當如此 抑而行之必發狂疾。六年傳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

將所以報德者。孟子告子此 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

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

而任之。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 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

爲。禮記表記君子不以入之所不能者愧人 是故爲下者不獲罪

於天無所請也左氏

於天無所請也左氏

未だ利を好んで好んで其ノ君ヲ愛スル者ヲ問カズ、未だ義ヲ好んで其ノ君ヲ忘ルル者ヲ問カザルナリ。今日ノ王、公大人、其ノ數夥多アリト雖モ、惟ニ執事ノミ愈ノ此ノ直言ヲ聞カルベク、惟ニ愈ノミ執事ニ對シテ此ノ直言ヲ進ムベシ。

愈繁幸一愈ガ執事ニ幸引立テ榮ルコト蓋シ一朝一夕ニアラズトテ、其ノ由リ來ル所談ニ著シ、若シ特別ナリテ賞ヤカニ愈ニ恩典ヲ假シ、其ノ本性ヲ失ハザラシメ、厚ク愈ヲ待遇シテ名ヲ成スコトナ得セシメ、毎日晨午前後八時、ニ出頭シ、辰(午前八時)ニ退出シ、申(午前四時)ニ又出頭シ、酉(午後六時)ニ退出シ、以テ常例ト爲サシメバ、亦職事ヲ廢セザルベシ。

天下之一天下一般ノ人執事ノ愈ヲ遇セラルルコト此ノ如キヲ聞カバ、必ズ皆稱賛シテ云ハシ、執事入士ヲ好マ

也。注。言天不借使不失其性。左氏襄十四年傳。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莊子。恬憺莫不喪其性。 加待

之。論語。微子。以季孟之間待之。 使足以爲名。左氏襄十六年傳。齊侯圍郕。孟孫子速徵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二

十七年傳。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無西漢以後。稍散見於史傳。案左氏昭五年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注。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早。人定爲與。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昃爲寮。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顧氏日知錄曰。一日分爲十二。始見於此。史記曆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漢書五行志。日加辰巳。時加未。翼奉傳。日加申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棊于前。日時加某。吳越春秋今日甲子。時加子。巳。周髀經。亦有加卯。加酉之言。南齊書天文志。始有子時。丑時。亥時。北齊書南陽王綽傳。有景時。午時。申而

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書秦誓。其心如此。十五字。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論語。泰伯。放舊不遺。則民不偷。如此。九字。句。連下五個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書金縢。我先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其所依歸。生亦永有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其所依歸。生亦永有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其所依歸。生亦永有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其所依歸。生亦永有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其所依歸。生亦永有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其所依歸。生亦永有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其所依歸。生亦永有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其所依歸。生亦永有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其所依歸。生亦永有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其所依歸。生亦永有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其所依歸。生亦永有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其所依歸。生亦永有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ルルコト此クノ如ク深ク、執事ノ士ヲ過セラ
ルルニ禮ヲ以テスルコ
ト此ノ如ク厚ク、執事
ノ人ヲ使役セラルルル
其本性ヲ枉クズシテ其
ノ人ノ直言ヲ容ルルコ
ト此ノ如ク、執事ノ人
ニ功名ヲ差ケンメン
欲モラルルコト此ノ如
ク、執事ノ故舊ニ厚キ
コト此ノ如シト、又
一方ニハ將ニ云ハント
ス、韓愈ハ深ク依賴ス
ベキ人ヲ識リテ之ニ依
ルコト此ノ如ク、韓愈
ハ富貴ノ人ニ屈從セザ
ルコト此ノ如ク、韓愈
ハ其主シテ自己ヲ待
遇スルニ禮ヲ以テセン
メンコト此ノ如シト、
果シテ然ラバ愈ハ執事
ノ爲ニ死スト雖モ、毫
毛遺憾ナキナリ、若
若使隨^レ、若シ然ラズ
シテ出入ニ他ノ有東ト
一般ニ行列ヲ隊伍ニ統
リテ進退セザルベカラ
ザレバ、言フ所ハ誠チ
盡ス能ハザルニ至リ、
若何行ハント期待セシ
道モ我ニ屈スルコトト
ナルニ至ルベシ、此ノ
如クナレバ天下ノ人ハ

貴之人一曰佞言曰諸禮記玉藻鄭注謂謂傾身以自下也如此十三韓

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又連下三箇如則死

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沓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左氏

也隱三年傳寡人雖死亦無悔焉離騷雖九死其猶未悔注言不敢盡

其誠道有所屈於己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天下之人聞執事

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左氏傳四年

寡君寡君之願也襄二十七年傳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注收

取也昭十四年傳分貧振窮收介特杜注云收養不使流散而已耳韓愈之事

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話此一反只用苟如是雖日受千

金之賜論語憲問民到于今受其賜左氏文七年傳吾歲九遷其官

臣未爲遠達注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陵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

帝恨誅衛太子書訟之然日當爲月字之誤也韓文郾城聯句九遷彌嘗謂韓曰車千秋

自園寢郎論辰大子事一日超九級至大鴻臚漢書車千秋傳千秋爲高寢郎上急欲誅太

子寃立拜千左氏昭元年傳秋爲大鴻臚子木之信稱於諸侯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

日知己

史記管晏傳。越石父曰。吾聞君子謂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刺客傳。豫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新序節士篇同。太史公報任少卿書。

女為說己者容

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

所不足

有所不足。矜其愚。矜其不能。不錄其罪。

獄三歲見錄

漢書傳。每行縣錄囚徒。師古注。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也。陳湯傳。論大功者。不錄小過。何武傳。武為揚州刺史。行部錄囚。

而垂仁採納焉

此三句無緊要。愈恐懼再拜。

管將ニ執事ノ總愈ヲ任
用セラルルハ、固窮チ
其ノ人チ電ズルニア
ラズ、韓愈モ亦道ヲ以
テ事フルニニアラズシ
テ、單ニ利益ヲ目的ト
スルニ過ギズト云ハ
トス、果シテ此ノ如ク
ナレバ、日ニ千金ノ貨
賜テ榮ヅ、一年間ニ九
度ノ榮進チ蒙ルトモ、
御恩ニ感ズルコトハア
レドモ、知己ナリト曰
ハレンハ覺東ナシ。
伏惟長一伏シテ願ハ
クハ愈ノ愚チ矜ミテ罪
アル所チ皆メズ、其ノ
言フ所チ推察アリテ特
別ノ慈惠チ垂レ給ハン
コトナ。

陳給事一名ハ京、始
メ諫官ト爲リ、後給事
中ニ遷ル、帝方ニ以テ
相ト爲サントセシガ、
會ニ狂疾チ發シテ没セ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容齋續筆卷一云。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爲重。魏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之。杜子美從劍南節度嚴武辟。爲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爲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東縛剛知已。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徽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遺問。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書上張公云云。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

陳止齋作論。雙關文法。皆本於此。給事中。杜氏通典。諸給事中。日上朝。講。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唐書百官志。給事中四人。正五位。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館繕寫。雜校之誤。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殿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季終。奏駁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覆而頌之。三司詳決。失中。則裁其輕重。發驛遣使。則與侍郎審其事。宜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殿最行。藝非其人。則白侍中而更焉。與御史中書舍人。聽天下冤滯。

之徳之獲一愈が閣下ニ
 社説ヲ獲テヨリ既ニ數
 年ヲ経タリ、最初ノ閣
 下ヨリ一ニ言ノ釋賢ヲ
 得タルコトモ有リシ
 ガ、其ノ後貧困ノ爲ニ
 衣食ヲ得ルニ汲汲シテ
 東奔西走シ、爲ニ朝夕
 拜謁アルコトヲ得、
 爾來閣下ハ位益々尊
 貴、士ノ感宅ニ推參シ
 テ機嫌ヲ伺フ者日ニ益
 ミ多クナレリ、蓋シ位
 益々尊ケレバ威威ナル
 者ハ日ニ疎遠トナリ、
 伺候スル者日ニ益々多
 クナレバ勢モ閣下ノ愛
 情ハ多方面ニ溢リテ愈
 一トナラズ、然ルニ愈
 ヤ道ハ格別修養ノ功ヲ
 積マザレドモ、文章ニ
 於テハ其名益々高クナ
 レリ、一體道ニ於テ修
 養ヲ積マザレバ賢者ハ
 與クミニアラズミモズ
 文章ハ日ニ世ニ名ア
 レバ俱ニ尊宅ニ出ニセ
 シ者ドモ之ヲ嫌ムニ至
 ル、此ノ如ク次第子以
 テ愈ハ最初貧困ナルガ
 故ニ心ナラズモ日ニ疎
 遠トナリ、次ニ專ニテ
 ラザル所ノ愛情ニ望テ
 屬シ、閣下ハ又其心愈

而中理之語類百二十八法制條云給事中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若差除有
 不當用捨有不是要在裏面整頓了不欲其宣露於外今則不然或有除授小報
 纒出遠近皆知了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外也這般所在都沒
 混會困學記聞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日黃門省故云黃門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

賤也。衣食於奔走。頓挫。此倒句法。如左氏昭十九年傳謬所謂室於怒市
 於色者楚之謂矣。鶴林玉露云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擯

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曾南不得朝夕

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亦援左傳爲證。不得朝夕

傳朝夕。繼見。句法。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致爲臣而歸
 王就見孟子曰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揚子法言修身篇。在夷
 貊則引之。倚門牆則塵之。

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

也。道不加脩。爾雅。踐修厥猷。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脩則

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

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且王之地位有盡而
 且王之地位有盡而

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漢書杜欽傳
 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

ニ與ミテザルガ上ニ、愈チ思ム者ノ言ヲ聽ク、是ノ故ニ言フ門庭ニハ自然愈ノ足跡ハ疎遠トナルニ至レリ。去年春一去年ノ春モ亦一度拜謁チ得タリシハ、溫然タル其ノ容貌ハ從來ヨリ一層温ノ容増シタルガ如ク、屬平ノ言語ハ、深ク愈ノ窮境ヲ闡ムガ如クナリシカバ、愈ハ歡喜ノ餘リ引下ルト同時ニ各人ニ此ノ事ヲ告ゲタリキ。其後如ニ然ルニ其ノ後東京ニ赴キテ妻子チ引連レテ來リシガ爲ニ從前ノ如ク朝夕趨謁スルコトヲ得ズ、還ッテ後又一度拜謁シタルシガ、適乎（輕視スル貌）タル其ノ容貌ハ愈ノ愚蒙ヲ察セラザルガ如ク、怡乎（ハゲシキコト）タル其ノ言語ハ、愈ノ情ヲ推察セラザルガ如クナリシガハ、恐懼シテ退出セシキ。以來、再ヒ推參セザリ今則釋——今日ニ至リ

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論語季氏色

其容若加其新也。屬平說文屬連也廣雅釋訓洞洞屬屬敬也禮記禮而加親尙書大傳孔子曰自吾得回也門人

親屬乎。屬平器屬屬乎其忠也疏云屬屬盡其忠誠也專一之貌。其言若閱其

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

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屬平說文邈遠也詩大雅抑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傳藐藐然不入也楚辭九章邈不可慕也司馬相如封禪文軒轅之前邈哉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

屬平集韻悄急也文選潘安仁笙賦談厲情切張鏡曰談厲情切聲高貌義又與隋通廣雅釋詁陵隋急也史記鼂錯傳錯爲人峭直刻深集解瓚曰峭峻也。其言

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屬平莊子齊物論前面而不釋然。

悟翻然。屬平孟子萬章篇既而幡然改曰幡與翻同。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

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

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

一卷。卷有標軸。屬平標又作標卷前標飾也楊升庵外集標外加符界而打標其覆首日標標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片皂鸞鶴錦標標米元章

テハ釋條(檢テ貌)トシ
 テ梅イ體然(サラリト
 改マル貌)トシテ信リ
 テ曰ク、當初ノ體然タ
 シハ其ノ體キ來リザ
 ルヲ怒リテナリ、意平
 タリシハ、閣下ノ體志
 ナ示セシモノナリト、
 カク省僂スレバ自己ノ
 愚蒙ノ甚クシキ、其實
 ノ邊遊スル所モナキ次
 第ニ是ヲ以テ爾來閣下
 ノ堂ニ拜趨モザル也、
 釋由チ分疏シ、井ニ近
 時作リタル所、復志
 賦「已下十篇ノ文章チ
 一卷ト爲シテ之ヲ高覽
 ニ供ス、尤モ其ノ卷ニ
 ハ表裝飾チ施シ、且
 ツ軸チ附シタリシガ、
 唯々送孟郊序ノ一篇ノ
 ミハ生紙キガ、二書
 シテ別ニ裝飾チ加ヘ
 ズ、且ツ字チスリケジ
 (拙)シテ更ニ書ケル者
 アリ、又脫字シテ傍ニ
 書加ヘタル所モア
 出スニハ、敬禮チ失ヒ
 シ所爲ナレドモ、釋條
 シテ謝罪スルコトニ急
 ナル餘リ、淨寫スル能
 ハズ、願ハクハ閣下其

書史曰錦爲標是也南史陸澄傳澄謂王儉曰君見卷軸未必多僕
 又徐伯陽傳遊宴賦詩動成卷軸韓詩鄒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

首生紙 之以用生紙錄文爲不敏也生紙當是草土所用宋周輝清波別志卷中曰
 如來所言乃有喪服者所用毛頭紙既涉不祥其可寫錄文書又恐別有意義邵伯温聞見
 錄曰唐人有生紙有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
 孟郊序用生紙急于自解不暇釋耳今人少有知者齊民要術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按
 陳繼儒巖棲幽事曰翰林九生法二生紙新出篋筒潤滑易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
 難用此則紙之新 寫不加裝飾皆有措字注字處

者亦謂之生紙也 寫不加裝飾皆有措字注字處 廣雅釋詁措摩
 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措者韓公讀鸚冠子乙者三誠者三十有二注者
 十有二字孫奕示兒編今進士書試卷末云塗注乙共計若干字唐時已有此語容齋隨筆
 引貽子錄云燭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措改塗乙注如有卽言字數蓋唐宋已有
 之乙益悉切音一十幹名又雁與切音主與黠同史東方朔傳止輒乙其處謂有所終止黠
 而記之曰乙如七人讀書以朱志其止處也又文字有遺落勾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武
 士式塗幾字乙幾字是也今試式亦然而作註乃黠之訛耳乙乙黠切音軋說文玄鳥也

急於自解 廣雅釋詁解說也左氏傳二 而謝不能 矣更寫閣下
 十八年以曹爲解注以滅曹爲解

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

ノ意ノ在所チ取リテ
 禮儀ノ處ハ略サレコト
 後十九日 疎愈ガ宰相
 ニ上リシ書、前後俱ニ
 三篇アリ、其ノ第一
 書ハ正月二十七日、第
 二ノ書ハ二月十六日、第
 三ノ書ハ三月十六日、
 ニ呈出セシモノニシテ
 正月ノ分ハ文章錯乱モ
 ルガ爲ニ採録セズ、三
 月ノ分ハ即チ前ノ後ニ
 テ、二月ノ分ハ本篇即
 チ此レナリ、其前後即
 チ之ヲ錄セシ所以ハ、
 三月ノ分ハ稍ト臺灣ニ
 過ケルモ本篇ハ前ニ比
 シテ幾分力純粹ナルガ
 故ナリ、所謂盤山ノ由
 臺灣入純粹ノ本旨ニヨ
 リテ之ヲ歐列セシモノ
 トス。

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
 所爲。
 左氏宣十二年傳植子不知
 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
 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
 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
 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史記樂毅傳臨不測之罪漢書東方朔傳狹
 不測之罪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左氏莊十九年傳鬪季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
 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
 也基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
 者之求免於人也
 不惟其父兄弟
 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韓非說疑篇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弟之親也左氏襄八年
 之慈愛
 傅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孝經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
 然
 後呼而望之也
 將有介於其側者
 史記張耳陳餘傳獨介居
 河北瓚注文選思玄賦子不羣
 而介立舊注並云介特也蓋介之義爲特立故
 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
 公因用爲立之義介乎其側者立乎其側也
 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
 其死者
 論語顏淵
 則將大其聲
 中庸詩云
 疾呼
 淮南
 主術夫疾呼不過聞百步荀子勸
 而望其仁之也
 彼介於其側
 學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開者彰
 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
 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
 後漢書
 朱浮傳伯通

ト思フノミニテ今日ニ
至レリ、是ニ於テ復々
更ニ如何ナル語調遣
フモ難ハザル、尋情キ
以テ、自己ノ迷アベキ
ガタハ述ベント思、
一書ヲ認メテ閣下ノ左
右ニマデ奉呈シテ何分
ノ御沙汰ヲ待タント
ス。

愈聞之——愈之ヲ聞
ク、茲二人アリテ亦ニ
溺レ火ニ焚カルルノ難
ニ遭遇スル者アリテ助
テ人ニ求ムルニ方リテ
ハ、惟々其ノ父兄子弟
ノ慈愛アル者ノミニ向
シテ自己ノ側ニ立ラズ
アレバ、其人ヲ惜ムコ
トノ甚クシキ、寧ロ死
モンコトヲ欲スル者ニ
アラザル以上ハ、必ズ
大聲ニ疾ク呼ン、其
者ノ已ニ仁慈極ザン
コトヲ察シ、ザルハマ
ラズ、其傍ニ在ル者モ
其ノ聲ヲ聞キ其ノ遭難
ノ事ヲ見レバ、惟々然
兄子弟ノ慈愛アリテ然
ル後往キテ其ノ性命ヲ
全リスルノミナラズ、
平素ヨリ情思スル所ア
リテ荷モ其ノ者ノ死チ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獨中風 狂走 盡氣 濡手足 焦毛髮

女學軌範卷一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三三

欲スルニ至ラザル以上
ハ、必ズ狂氣ノ如ク奔
リ起キテ呼吸ヲハツ
セ、縱令ハ手足ヲ濡ホ
シ毛髮ヲ焦ス毛服ハズ
シテ之ヲ救フナ難ニ
ザルベシ、何トナレバ
其ノ事情誠ニ危急ニ
情狀悲シムベキナリ
愈之運一愈ノ學業ヲ
勵ミ品行ヲカムルコト
茲ニ年アリ、性來愚蒙
ニシテ道ノ難易ヲ思ハ
ズ、惟々勇往直進シテ
毫モ休止モザリシガ、
遂ニ窮困飢饉ニ陥リテ
殆ド水火ノ厄ニ比ス
ベキ困難ニ遭遇セリ、故
舊急眼前ニ迫リ、故
チ以テ往日閣下ニ向
テ其ノ聲ヲ大ニシテ疾
ク呼ベリ、閣下モ亦之
ヲ聞キ且ツ實際ヲモ目
撃セラレタリ、閣下ハ
此ノ危急ヲ觀テ行イテ
愈ノ生命ヲ助ケル意ア
ルガ、或ハ平然トシテ
之ヲ救ハザルガ、茲ニ
人アリテ閣下ニ向ツテ
今ホニ溺レ火ニ燒カレ
ル者ヲ觀タリ、救フベ
キノ道ハナキニアラザ
リシモ結局之ヲ救ハ

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
孟子公孫丑篇。如此則動心否乎。 或謂

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

言者。
論語堯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公孫丑篇。我知言。左氏。誠其材

能。
襄十四年傳。秦伯以爲知言。班固東京賦。祗吾子之不知言也。 誠其材

者固在上位。
禮記中庸篇。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 者之爲爾。非天之所爲也。

此即賈誼云。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
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
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

尚有自布衣。
乃上蔡布衣。漢書徐樂傳。布衣窮處之士。後漢梁鴻傳。孟光更爲樵

蒙。著布衣。操作而前。諸葛孔明。
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

觀察使及防禦營田。
唐書百官志。防禦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各一人。又防禦使。以無虞爲上。考清苦爲中。考改。成爲下。考。又

文獻通考。唐聖曆元年。以夏州鎮防禦使。防禦使之名自此始。
諸小使等。尙

得自舉判官。
判官。事物紀原卷六。秦漢以來。郡府之幕。有掾史從事。逮于梁齊。亦

唐景雲之後。有節察防團等使。亦各隨使置之。五代留府軍監皆置焉。監皆曰幕職。或呼幕

客。舊唐志云。皆天寶後置也。馮鑑乃云。開元後始有之。尙爲諸使官屬。五代多故。始領其事。

リシト謂ハバ、陛下ハ此ノ人ヲ目シテ仁者トナサカ、若シ果シテ仁者トモザレバ愈ノ如キモ亦君子ノ宜シク心ヲ動カシ救助セラルベキ所ナルベシ。
或謂意一或ハ愈ニ向クテ足下ノ言ヲ所ハ至極道理ニ合セリ、宰相ハ深ク足下ノ材能ヲ知レドモ、惟ト時節ノ好カラザルヲ如何セんとイヒタリシガ、愈ハ之ヲ聞キテ心物ニ其人ハ言ヲ知ラザル者ト思ヘリ、何トナレバ、愈ノ如キハ誠ニ其ノ材能、賢宰相タル閣下ノ推戴ニ適モザルガ爲ニシテ、所謂彼ノ時節ナルモノノ如キハ、上ニ在ル人ノ存分ニ左右セラルル所ニシテ、決シテ天ノ所爲ニアラザルナリ。
前五六一五年前、宰相ノ推戴上聞ニヨリ、衣思ヨリ拔擢テ蒙リシホア、豈ニ今ト時節ヲ異ニセシヤ、且ツ今ノ節度觀察使、又ハ防禦防寮使ノコトニシテ、大

以爲刑府職也。

無間於已仕未仕者。

法字

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

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

禮記雜記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百其所與遊

辟也可。

或舉於管庫。

禮記檀弓篇管子所學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鄧注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敬也舉之於君

以爲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也正義案月令注管籥搏鍵器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管夾取鍵今謂之鑰匙。

今布衣雖賤猶足

以方於此情隘辭蹙。

法句不知所裁。

論語公冶長篇不知所以裁之

亦惟少

垂憐焉。

漢書鄒陽傳獄中上梁王書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

愈再拜。

此書略格從孟子來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科目說文科程也廣雅釋言科條也漢書元帝紀詔丞相御史舉賢良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注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唐書懿宗紀以宋震胡德融考科目舉人日知錄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料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故謂之科目。
莊子逍遙遊南冥者天池也詩召南采芣南澗之濱傳濱厓也小雅北山率土之濱傳濱涯也。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

部要寄ノ地ニ在リテ軍
事ヲ掌ル官ノ當田(經理
ノ官)諸小使(小吏)等
スヲ向ホ判官(御殿使
ノ下ニ屬スル者)ニ尋
ダラレル者アリテ、已
ニ仕官シテ履歷アル者
ト否トチ問ハズ、況
ヤ宰相ハ天子ノ親臨
ル所タルニ、其ノ人ノ
推戴サルルニ誰カ之ヲ
不可ナリトイフ者アリ
ンヤ。

大江之瀆。

說文。瀆。水涯也。詩大雅。武備。敦淮。瀆。傳。瀆。淮。

曰。有怪物焉。

魯語。水之怪曰龍。同象。禮。記。祭。

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淮南。地。形。介。鱗。者。夏。食。而。冬。蟄。

之品彙匹儔也。

晉書。孝友傳。序。資。品。彙。以。順。名。王。褒。九。懷。步。余。馬。今。飛。柱。覽。可。與。今。匹。儔。曹。植。詩。中。有。狐。

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

尋常以盡其民周語。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莊子。庚。桑。楚。篇。夫。尋。常。之。溝。

常

尋常以盡其民周語。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莊子。庚桑楚篇。夫尋常之溝。

尋常以盡其民周語。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莊子。庚桑楚篇。夫尋常之溝。

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

晉何承天詩。流旌揚。飛霞。雄。戰。開。曠。塗。詩。小。雅。正。月。終。瞻。

絕險。曠塗。度。陷絕之險。

爲之問隔也。

譬喻。應宏詞科。

然其窮涸。

杜甫。江。陵。望。幸。云。恩。波。起。涸。鱗。不。

能自致乎水。爲獷獯。

揚雄。校。獵。賦。蹈。獯。獯。師。古。曰。獯。小。獯。也。

之笑者蓋十八九

矣。

漢書。宣。帝。記。畜。產。大。耗。什。八。九。師。古。曰。言。十。損。其。九。也。食。貨。志。愁。苦。死。者。什。六。七。因。學。記。聞。俗。語。有。所。本。十。八。九。出。漢。丙。吉。傳。原。注。至。今。十。八。九。矣。案。傳。所。云。十。八。九。者。計。年。齒。之。辭。同。語。異。義。

九者計年齒之辭。同語異義。

如有力者。

莊子。太。宗。師。夫。裁。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文。選。劉。孝。

標辯命論。見張桓之朱絨謂明經

拾青案。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

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

足

禮。祭。義。豈。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呂。覽。古。樂。投。足。以。歌。八。閔。注。投。足。猶。蹠。足。淮。南。覽。冥。投。足。調。均。張。華。鶴。鶴。賦。動。翼。而。逸。投。足。而。安。

之勞也。

歷科目。唐代士子取
入ノ制。秀才。明經。明
法。明字等五十餘科。二
分レタル者ノ中ニ載イ
テ試驗ヲ受ケシム。ハ
小ス。但テ是ハ。已ニ進

王及第七以上ニ於テ
 其ノ試ヲ受クルナリ
 天池ノ一池ニ大江(大川)
 ノホトリ、大江(大川)
 ノ水際ニ怪物アリテ棲
 息セリ、其ノ物タルヤ
 常麟(通常ノ魚類)凡介
 (普通ノ甲類)ノ品類
 (品類)匹儔(タケ)ニ
 アラス、此ノ物一タビ
 水ヲ得ルヤ、晴天ニ風
 雨ヲ起シ、天上ニ昇ル
 コトモ、サシテ困難ニ
 アラザルモ、現今ハ僅
 カ水ヲ溜ツル等(八尺)僅
 常(丈六尺)一尺一寸
 程短距離ニ在リテ、
 未ダ接近スルコトヲ得
 ズルナリ、其ノ居ル處
 下水中ノ間ハ別ニ高山
 ヤ大陸ヲ、曠途(廣ク遠
 カニ隔タリタル道路)
 ヤ絶險(ケル)シキガケ
 ナドノ間隔ヲナスニモ
 アラス、然レドモ淵レ
 カリキテ其水ノ在所
 ニ達スル能ハズ、猿類
 (カハチン)ノ笑フ所ト
 ナル者殆ド下中八九ニ
 居レリ、故ニ若シ並ニ
 有力者アリテ其ノ窮困
 ヲ哀ミ、之レガ爲ニ一
 タビ運轉シテ水ニ達セ
 シムレバ、其人ノ勞ハ

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

關 易需九二。于沙泥注。沙接水。

者 疏云。沙水滂之地。九三。需。子泥。莊子秋水。楚有神龜。寧其生而曳尾於泥中乎。史記莊周傳。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

吾寧樂之若俛首

帖耳搖尾。

關 賈誼過秦論。百粵之君。俛首係頸。漢司馬遷傳。猛虎處深山。首獸震恐。及其在奔檻之中。搖尾而求食。晉書陸機傳。犬搖尾作聲。

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

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

關 司馬遷報在少卿書。仰首伸眉。曹植樂府。仰首及朝霞。

鳴號焉。

關 詩魏風。碩鼠。誰之永號。傳。號呼也。

庸詎知

關 莊子齊物論。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

之勞。而轉之清波乎。

關 莊子外物。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其哀之命也。其

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類

於是。實類於是。收拾此文法最妙。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

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陳商書

韓文公

韓ニ一度手ヲ擧ゲ、一
 度足ヲ運ブニ過ギヌ程
 ノ輕微ナル運動ニシテ
 足ルナリ。
 然レモ物一然レドモ是
 ノ物タルヤ他ノ物ト異
 ナレルヲ待ミ、沙泥ノ
 中ニ爛死ストモ、ソハ
 天命トシテ吾ハ首口之
 ナキヤン、若シ善ヲ俛
 シ耳ヲ垂レ尾ヲ搖ガシ
 テ人ノ憐愍ヲ乞フナド
 ハ我ノ志ニアラザルナ
 リト自貢スルガ故ニ、
 有力者ハ縱令ヒ之ニ遇
 フテ之ヲ熟視スルモ、
 觀ザルガ如クニシテ之
 チ救ハズ、蓋シ其怪物
 タルヤ、人アリテ之ヲ
 救フモ、結局死スベキ
 命運ヲ有スルモノニ
 ヤ、或ハ救ハルンバ助
 カルベキ者ナルニヤ。
 今又存一今又有力者
 アリテ是ノ怪物ノ前ニ
 立テリ、是ノ時ニ力リ
 テ其ノ怪物ハ試ミニ首
 チ擧ゲテ之ニ向テ鳴
 キ號ビ、以テ己チ教ハ
 ンコトヲ求メリ、多分
 有力者ハ其ノ困窮ヲ哀
 ミ、一舉手一投足ノ勞
 チ忘リテ之ヲ清波ノ中
 ニ轉シテ下サルテアラ

愈白。

五百家注韓文集注曰。商元和九年進士會昌五年爲侍郎與
 貢舉。此書乃商未第前以文求益於公。而公爲國子先生時作也。
 玉篇白告語也。正字通下告上曰。稟白。同輩進事演義亦曰。白。漢書高帝記。

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

師芒然彷彿乎
 莊子太宗

塵垢之外。

增愧赧。

詩大雅抑。尙不愧于屋漏。說文。赧。面慚赤也。孟子
 滕文公下。觀其色赧赧然。趙岐注。面赤心不正之貌。

又不一

以其淺弊。

荀子脩身篇。少聞曰。淺非相篇知。

無過人。

孟子梁
 惠王下。古之

人所以大過人者。

智識且諱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

其不足補吾子。

儀禮士冠禮。願吾子之
 教之也。注。吾子。相親之辭。

之所須也。齊王好竽。

韓非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
 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說文。竽。三十六簧樂也。周禮春官。疏。竽。長四尺
 二寸。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
 說文。瑟。庖犧氏所作。弦樂也。徐曰。
 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黃帝悲。乃分

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

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

管噏學。孟子。漢書律歷志。陽律
 爲律。陰律爲呂。又曰。呂以旅陽宣氣。

其ノ人ノ之ヲ慕ム
 モ天命ニシテ、冥ソム
 レザルモ天命、天命ト
 知リテ感嘆スルモ亦天
 命ナリ、愈ノ今日ノ狀
 況ハ實ニ是ニ類セリ、
 是ヲ以テ己ノ疎愚ノ罪
 ナ忘レ以テ是ノ說ヲ進
 ム、閣下幸ニ之ヲ諒察
 セヨ。
 答陳商——陳商字ハ述
 聖、唐ノ元和九年ノ進
 士ナリ、後、侍郎ト爲リ
 專ラ賢學ヲ興レリ、
 愈自辱レ、書簡ヲ惠マ
 レシガ、書中ノ説ク所
 ノ語ハ高尚ニ過ギ、餘
 旨モ亦深遠ニシテ、三
 四回熟讀シタルモ尙ホ
 其ノ意味ヲ領解スルコ
 ト能ハズ、茫然トシテ
 慚愧ノ餘リ、思ハズ概
 顔スルノミ、愈ノ如キ
 淺學菲才ニシテ人ニ過
 キタル智識ナキ者テモ
 願ミズ、足下平素ノ主
 義ヲ以テ諒サレバ、
 眞ニ至幸ト謂フベシ、
 愈モ此ノ厚誼ニ對シテ
 ハ心中在ル所テ吐露セ
 ザルヲ得ズ、然レドモ
 足下ノ求ムル所ヲ満足
 スルニ足ラザルハ、萬
 萬之ヲ遺憾セリ。

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文婉曲 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
 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
 者比歎。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
 爲不也。文婉曲 故區區 廣雅釋訓。區區小也。襄十七年左氏。宋國區區。李陵
 傳皆如區 答蘇武書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史記司馬相如
 區之意也。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禮記中庸篇夫
 之子不肖。注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說文。肖骨肉相似也。从肉小聲。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
 漢書吳王濞傳。吳王不肖。注。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也。又刑法志。夫人肖天地之
 類。注。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者也。略不辭讓。禮記曲禮不
 言其狀。類無所象似也。 禮記曲禮不 遂盡言。
 產曰。僑將厭焉。敢不盡言。 惟吾子諒察。禮記曲禮不

送石洪處士序

韓文公
 石處士。唐書石洪傳。石洪者。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爲氏。有至行。
 舉明經。爲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重胤饒
 河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爲我來邪。乃具書幣。邀時
 洪。亦謂重胤知已。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召爲昭應尉。集賢校理。
 處士者。德盛者也。注。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史記殷本紀。伊尹處士。湯使

齊王好音齊ノ宣王
 六管アリノ好ミシテ三十
 宣王ニ仕官テ求ムル者
 アリテ悉ク(琴ノ屬ニシ
 テ二十五絃アリ)ヲ操
 リテ往イテ齊王ノ門ニ
 立チテ、王ニ己ノ瑟ヲ彈
 ブルヲ聞カレンコトヲ
 求メシガ、三年間迄ニ
 入ルコトヲ得ザリキ、
 其ノ人怒リテ曰ク、我
 レ一タビ瑟ヲ鼓セバ、
 鬼神ヲモ舞ヒ踊ラステ
 得ベク古ノ軒轅氏上
 古ノ帝王、音樂ノ調子
 ヲ定メタル人ナリ)ノ
 律(六律トテ陽ニ屬ス
 ル音律)爲(六呂トテ陰
 ニ屬スル音律)ニモ合
 スベキニト、人アリテ
 之ヲ罵リテ曰ヘルニ、
 齊王ハ學テ好ムニ、子
 ハ瑟ヲ鼓セバ、其ノ瑟
 ハ瑟ヲナリト雖モ、王
 ノ嗜好ニ投セザルヲ如
 何ンセント、是ノ欲極
 メテ味アル言ニシテ、
 彼ノ人ハ瑟ニハ工ミナ
 シドモ、齊王ニ仕官ト
 求ムルニハ拙ナル者ト
 謂フベシ。

今舉進一今進士ニ舉
 ゲテレテ利録ヲ求メ、

人聘迎之。循吏傳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以爲起處士橫議師古曰處士謂不官於朝而居家者也。處士又謂之居士。禮記玉藻居士錦帶。法居士道藝處士也。韓非外儲說左詎者齊之居士。屠者魏之居士。文選補亡詩彼居之子。注居謂未仕者是也。亦謂之處人。淮南主術處人以學爲法。處人隱居也。是也。按謂未仕之士曰處士。猶未嫁之女謂之處子。亦謂之處女也。孟子告子下而摟其處子。注處子處女也。莊子逍遙遊篇淖約若處子。音義處子在室女。韓非外儲說左上。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文選射雉賦來若處子。徐爰注處子處女也。是也。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

唐書百官志。大夫一人。正二品。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御史臺中書省門下省謂之三司。

六典。御史大夫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正朝列。御史之屬有三院。臺院。屬侍御史。掌糾百官。殿院。屬殿中侍御史。掌糾殿庭儀。察院。屬監察御史。掌糾諸州事。烏

公。史雖出軍。而密與賊通。時神策行宮吐突承瓌與從史軍相近。承瓌與重胤謀。縛從史於帳下。是日重胤戒嚴。潞軍無敢動者。憲宗賞其功。授潞府左司馬。遷懷州刺史。兼充河陽三城節度使。會討淮蔡。用重胤壓境。仍割汝州隸河陽。蔡將有李端者。過潞。河降重胤。其妻爲賊束縛於樹。齎食至死。將絕。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元和十三年。代鄭權爲橫海軍節度使。重胤出自行間。及爲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賓僚。禮分同至。當時名士咸願依之。身歿之日。軍士二千餘人。皆割股肉。以爲祭。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新唐書烏重胤傳。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瓌子也。待官屬有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韓醇云。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胤。爲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爲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

度之三月。求士

後漢貢禹傳。求士不得眞賢。

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

爲節

(御史大夫ハ法律ヲ以テ百官ノ罪惡ヲ糾正スル官ナル鳥公(名ハ重胤)ハ節度使トナリテヨリ三箇月ニシテ部下ノ賢才アル者ニ向テ何人方才能ノ優レタル者ハナキヤト問ハタリシニ、其ノ一人ハ石先生ヲ推薦セシ者アリタリ、其ノ時鳥公曰ヘルニハ先生ハ如何ナル人ゾト、其ノ人對ヘテ曰ヘルニ、先生ハ嵩山、邙山ノ間、瀕水、穀水附近ニ居住シ、冬ハ一椽ノ蔭(坊ハゴロモ夏ハ著ノ葛衣(ワズニテ織リタルモノ)ヲ著ルノミ、又食物ハ朝夕トモニ一盃(飯ヲ盛ル器)ノ飯ト一盤(皿ニ同シ)ノ野菜トニ過ギズ、儉約實業ヲ以テ生活ス、若シ人アリテ之ニ錢ヲ與ヘントスレバ常ニ辭退シテ之ヲ受ケズ、シカモ出デテ遊ブコトヲ勤ムレバ、未ダ一度モ事故ニ託シテ辭スル如キコトヲ爲サズ。

父 古善御者關孟子滕文公下。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荀子王霸王良造父者。蓋服馭者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國策秦策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鮑注。良趙簡子御。造父周穆王之御。不得與王良同時。列子周穆王篇。主車則造父爲御。湯問篇。造父之師曰秦豆氏。淮南齊俗篇。鴈以治病。造父以御馬。按。造父始見管子形勢篇。衛父生造父。始見秦紀。趙世家。漢書人表亦云。造父。衛父子梁玉繩曰。翟教授曰。韓子外儲說右。造父爲齊王駟。蓋凡後之善御者。亦襲造父名也。互見送溫處士。爲之先後也。一句長以三。若燭照。樹一義明珠六寸。不得辟此序注。句合爲一句。如設譬喻作句法。斯濁照。數計而龜卜也。一句短。○如此設譬喻作句法。文勢有頓挫。有起伏。更有波瀾。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士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吾無求於人也。

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關唐書憲宗紀。元和四年三月乙酉。稱留後。又曰。十月辛巳。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癸未。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吐突承曜爲左右神。陽浙西宣歙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以討之。五年正月乙巳。左神策軍大將軍鄺定進。及王承宗戰。死之。四月丁亥。河東節度使范希朝。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及王承宗戰于木刀溝。敗之。樊汝霖云。地理志。鎮州恒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

師環其疆。關孟孟公孫丑下。環而攻之。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

不絕。嚴安傳轉輸軍糧未見休時。

二閉居シ圖書ヲ左右ニ
置キ研究ニ餘念ナシ
又此ノ人ト道理ヲ語リ
古今ノ事柄ニ就イテ其
當否ヲ辨ジ、人物ノ高
下事業ノ後ニ至リテ常
ニ成功スベキヤ失敗ス
ベキヤヲ論ズレバ、其
明快ナル論斷ハ恰モ黃
河ノ下流ヲ切リ放シテ
東ノ海ニ流シ込ムガ如
ク、四頭ノ馬ヲ輕快ナ
ル馬車ニカケテ、能ク
知り抜キタル道路ヲバ
王真ヤ造父ナドノ古
代ノ馬ヲ御スルニ巧ミ
ナル者ガ、或ハ先ニ在
リ或ハ後ニ在リテ之ヲ
御スルガ如ク、又術ヲ
以テ物ヲ照ラシ、算盤
ヲ以テ計算シ、龜ノ甲
ヲ燒キ(古ノ一種ノ卜
筮法)テ物ノ吉凶ヲ卜
スルガ如シ。

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
此段文勢似緩慢若逐句檢點無一句懈
 之辭。
忘輒弱 隱三年左氏其將何辭以對
 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憲佐以至荆郡差激感服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與南甲
 乙集願雲縹緲羅隱湖南雜俎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儀其馬幣
 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執誼攝軍事
 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履行遣也
 具馬幣下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
看他姓撰大夫從事賓
 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
 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
吏理通
 左氏僖三十年傳襄八年傳皆作李昭十三年傳國語周語中並作理賈逵曰理吏也小行
 八也唐時謂官府導從之人亦曰行李舊唐書溫造傳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亦謂出行資裝
 爲行李見李齊翁資暇錄程大昌演繁
 載書册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
 露姚寬西溪叢語顧氏日知錄諸書
 往敍事句晨則畢至
隱元年左
 氏同執畢至
 張上東門外
張供帳也如今
 之類也
設席祖道也韓非外儲說下明日張朝而聽子之史高祖紀高祖復留止張飲
 三日張晏曰張帷帳曹相國世家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孫汝聽云上東門洛陽城
 門
 酒三行
史記叔孫通傳
 以尊卑次起觴九行
 且起有執爵而言曰大夫真
 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
孟子告子下所就
 三而去三吏屬賈傳贊

人ナラバ知ラズ、閣下ハ文武忠孝ヲ録備シ、士ヲ求ムルニモ國ノ爲メニシテ一家ニ私セザル人ナリ、殊ニ方今賊徒王承宗、恒州ニ於テ亂チ作シ、官軍ハ其周圍チ環守シ、此ノ附近ハ爲メニ擾亂ノ禍中ニ在リ、故チ以テ農夫ハ耕作スル能ハズ、收獲スル能ハズ、錢財穀粟均シク缺乏チ來シ、實ニ困苦ノ極ニ達セリ、而シテ昔ガ處ル所ノ此ノ河陽ノ地ハ恒州ニ向ツテ糧食錢財ヲ歸懸(歸ハカクル、懸ハ運給)スルノ要衝ニ當リ、政治ノ方法、征伐ノ謀計ヲ運スベキ重大ノ關係アリ、而シテ彼ノ石先生ノ人ト爲リ如何ト願ミルニ仁慈ニシテ且ツ勇者ナルガ故ニ、若シ今日ノ重大ナル關係ヲ託キ、大猷ヲ以テ請ヒ、無理ニモ此ノ重任ヲ委託セバ、此ノ尊先生ハ決シテ辭退モザルベシト、

於是撰_レ文書_テ作_リ、馬_ヲ招_テ聘_シ、(馬其ノ他ノ贈物)ヲ具

同死生。先生別_レ。若只下以道自任作一句人皆能。又酌而祝曰。襄十

輕去就。爲先生別_レ。之。今添決去就三字。句法便奇。又酌而祝曰。襄十

七年左氏。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莊子天地。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

人多男子。新序雜事篇。桓公與管仲鮑叔牙咸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

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宮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子無忘其飯牛於

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又云。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

邑人問之。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凡去就出處何常。

惟義之歸_レ。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遂以爲先生壽。管子小稱篇。云。閔不起爲寡人

壽。史李斯傳。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者皆前爲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

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下。囚叔正士。漢楚元

王傳。羣枉盛。則正士消。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論語

述而。巍巍乎。保天子之寵命。此一章句法長短不齊。文有頓挫好章法。又祝曰。使先生無

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

以求從祝規。左傳句法。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

相與以有成也。此一句結得絕妙。有萬鈞筆力。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シ、其日テトシテ之ヲ使者ニ交附シ、石先生隱居ノ慮ヲ叩キ以テ出仕セリトテ請ヘリ。先生不_レ先生乃_レ此ノ事ヲ妻子ニモ告グズ。朋友ニモ謀ラズ、衣冠束帶シテ其ノ使者ニ對面シ招聘ノ文書ト帶物トヲ受領シ、夜ニ洗_レテハ既ニ沐浴_{シテ}行李ヲ準備_{シテ}注意命_{シテ}携帶スベキ書物ヲ車ニ載セリ。河陽ニ至_{リテ}順路ヲ人ニ請問シ、出發ノ事由ヲ平常往來スル所ノ朋友知人ニ報ズ。其則筆_ニ翌早朝ニハ其朋友知人等一同_ニ皆洛陽ノ城門ナル上東門外ニ櫛櫛_ニ暮ノ如キモノ_ノヲ張_リ籬_ヲ設_ケテ送別ノ宴ヲ開ケリ、既ニシテ酒モ三巡_{シテ}愈_ニ先生ハ出發セラントスルヤ、一人アリ爾_ニテ執_リ起_リ上_リテ曰ク、大夫鳥公ハ眞ニ義ヲ以テ人材ヲ任用シ、先生ハ眞ニ道ヲ以テ自己ノ本分トナシ、以テ一身ノ出處進退ヲ決セラル、上下相逼_フ

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如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其作章侍講盤山二詩序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霽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斲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泥一變快於考功作一段入息之閒哉此段分明是金石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識便變化三樣句云作三段此公平生以怪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陳后山送參寥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苟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壺出物爲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此一段文亦新奇不蹈襲只是被人看破全是學韓文公送石洪處士序文。

容齋三筆曰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盤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霽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斲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鴈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隨絳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溫處士唐書溫大雅傳子造字簡與妻表瑰傑性嗜書舊史曰幼嗜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喜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舊史曰以漁釣遺道爲事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舊史曰從家從之建封雖咨謀而不敢廢以職事及節度徐州造謝歸下邳慨然有高世心建封恐

厚シト謂フベシ、謹ン
 ア送別ノ辭ト爲スト、又
 一人アリ酒ヲ酌ンテ祝
 シテ曰ク、凡ソ去就ニ
 ハ別ニ一定ノ道アルニ
 アラズ、惟々義ヲ標準
 トスルアルニ、謹ンテ
 無難ノ壽ヲ獻ズト、又
 一人アリ酒ヲ酌ミ祝
 テ曰ク、先生願ハクハ
 鳥公チシテ最初先生ヲ
 聘セシ時ノ願望ヲ終始
 一貫シ何年ニ至ルモ變
 更スルコトナク、又
 一家チ富マシテ其統率
 スル所ノ軍隊チ儼然ニ
 昭ラシムルコトナク、
 倭人(一)ヒ(ツラフ)者
 チ近ヅケテ正義ノ士チ
 外敬(表面ハ尊敬シテ
 實ハ之ヲ賤シムコト)
 スルコトナク、諷諭ノ
 言ヲ聽クコトナク、惟
 ヲ先生ニ聽キテ以テ成
 功セラレ、天子特別ノ
 寵命ニヨリ節度使ノ大
 任ニ拜セラレシ高恩ヲ
 失墜セシメザランコト
 テトク、又一人アリテ祝
 シテ曰ク、先生チテ鳥
 公ノ爲ニ利益ヲ圖リ、
 又ハ一身ノ便利ヲ圖
 リ、以テ此ノ重大ナル
 任務ヲ曠シケザラン

失遣、因妻以兄子。時李希烈反、攻陷城邑、天下兵鎮陰相、逐逐主帥、自立德宗、思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封、擇縱橫士往說濟、佐其心、建封、彌暑、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業、大臣盡忠、願奉先諸侯、效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驅入奏、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十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爲諫官、以語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爲重胤奏置幕府、○河陽軍、唐書德宗紀、建中二年六月癸巳、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爲懷南、漢北、兵馬招討使、以討梁崇義、八月、以李希烈爲諸軍都統、三年十月、李希烈反、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地理志、建中二年、以河南府之河陽、河清、濟源、溫、祖、賦、入、河陽三城使、注曰、有河陽軍、建中四年置。

伯樂

曰、子之年長矣、張湛注、伯樂善相馬者、淮南道應同、呂覽精通、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注、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分職篇注同、淮南、假真訓、造父不能爲伯樂者、注、造父善御馬、事周穆王、伯樂善相馬、事秦穆公、覽冥訓、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注、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騶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造父、贏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爲周穆王御、漢書人表、攷曰、趙簡子之御王良、亦曰伯樂、見晉語九、漢書王褒傳、張晏注、亦如后羿、扁鵲之比、

之野

左氏昭四年傳、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

馬也、無良馬也、詩、邠干旄、良馬四之、列子、說符、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韓非、外儲說、良馬固車、淮南原道、輕車良馬、伯樂

コトナト。先生起キ曰。人ノ祝辭ヲ拜シテ曰ク。祝辭ヲ賜ハリ感敬措ク所ヲ知ラス。今ヨリ晝夜。晝夜ハ朝早クナイフ。晝夜ハ宿ホリ夜トイフガ如シ。諸君ノ祝辭又ハ訓誡ニ違ハザランコトナク。是ニ於テ東都ノ人士皆ク夫ト先生ノ同心協力シテ必ズ能ク成スコトアルヲ知レリ。遂ニ各自六韻ノ詩一首ツテ賦シテ進キシガ。愈ハ之レガ序文ヲ作レリ。伯業一。伯業(周代秦ノ善ク馬ヲ相メシ人)タビ冀北ノ野(馬ノ産出地)ヲ經過スレバ。オシモ多數ノ馬群モ一空シテ皆無トナレリト。夫ノ冀北ニ産スル馬ハ天下ニ於テ最モ多數ニ産出スル地ナリト。伯業ハ如何ニモ鑑定スルニ持殊ノ技能アリト雖モ。安ソ其群ヲ空シクスルコトヲ得ナヤ。此ノコトヲ解釋スル者アリテ曰ヘルニ吾ガ所謂空シトハ一頭ノ馬マデテモ空シクス

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

語矣。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淮南精神衆人以爲虛言。東都。宗紀蹟慶二年十二月丁卯。以洛陽宮爲東都。肅宗紀寶應元年。以京兆府爲上都。河南府爲東都。鳳翔府爲西都。江陵府爲南都。太原府爲北都。則天紀長壽元年九月。以并州爲北都。

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賁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大戴曾子制言。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史。記老子傳。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

洛之北涯曰石生。申商刑名於魏。張核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作初學於張核生。所顏注云。皆謂先生也。儒林傳。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言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先生。賁禹傳。禹以老乞骸骨。元帝詔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顏注云。生謂先生也。梅福傳。上書曰。叔孫先非不忠也。顏注云。先謂先生也。

大夫烏公。以鉄鉞。弓矢然後征。賜鉄鉞然後殺。春秋繁露爵賞篇。公侯實者。爲方伯。鉞斧鉞。置虎。鎮河陽之三月。奇新。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

羅而致之幕下。元年傳。其五。居雜與云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羅而致之幕下。幕者。幕也。入莫府。索隱曰。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帶爲府署。故曰幕府。漢唐傳上。功莫府。索隱引。

文章軌範卷一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四七

ルト謂フニアラズ、
 馬ナシクスルヲ謂フ
 ナリ、
 知ルガ故ニ、
 ハ皆之ヲ取リテサシ
 モノ馬群モ其馬ハ皆
 トナルナリ、
 果シテ其馬ナシトス
 バ、
 シテ虚語ニアラザル
 東都固一東都タル洛
 陽ハ士大夫ノ温數ニシ
 テ、
 ケルガゴトシ、
 抱キナガラ深ク、
 クシテ没リニ之ヲ賣ル
 コトヲ求メザル者二人
 アリ、
 運ニアル者ヲ温生トイ
 フ、
 (俱ニ武豎ナリ、
 馬ノ權ヲ託スレモノト
 ス)
 軍ノ節度使トナリ、
 ニザルニ未ダ三月ナ
 ラザルニ、
 マテ才能アリト爲シ、
 諸種ノ禮即チ馬ハ等ノ
 物ヲ贈リ之テ一種ノ羅
 (アミト)爲シ、
 羅カケテ之ヲ軍門ニ招

浩同。○法言五百篇。叔孫通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史記留侯世家。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未數月也。以温生爲才。

於是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

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

石洪臺誌銘曰。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尚書廣聽錄曰。留守二字起于東漢。和帝南巡。張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而隋大業九年。代王留守西京。因之立留守之名。唐五代以及于宋。相沿不徹。又有所謂留後者。唐志。節度使跋扈。不肯交代。或子握兵柄。或士卒譁譟。自擇將吏。以邀命于朝。三者皆謂之留後。此其弊在唐元和後始有之。與留守絕不相同。

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

事有所可疑。

年傳。引詩釋之云。訪聞於善爲咨。魯語同。

與嬉遊。

小子後生。

於何考德而問業焉。

於紳帶之間。

也。禮記內則。揖筭。鄭注云。揖猶扱也。周官典瑞。王晉大圭。鄭衆注云。晉讀爲揖。紳之揖。謂重於紳帶之間。於雅疏證云。揖之言進也。進芻於紳帶之間。故曰揖紳。史記五帝紀。作薦紳爾。

謂年。

少。

也。

於紳帶之間。

也。

於紳帶之間。

也。

キ寄セ、且ノ後去女數月ナラザルニ、又退生チ以テ才能アリト認メ、擢ニ招致セル石生チ以テ媒介者トナル、諸種ノ厚禮チ以テ羅ト爲シ、同シク羅チカケテ之ヲ軍門ニ致セリ。東都路ニ東都ハ信ニ才能ノ士多シク墜モ、朝ニ一人チ抜キ取ラレ、幕ニ一人チ抜キ取ラレ、上ハ居守河南ノ尹(洛陽)ノ留守居役ニシテ河南ノ尹ヲ兼務セルモ、時ニ鄭餘慶此ノ官ニ居レリ)ヨリ、下ハ百官ノ執事ト吾輩如キ二縣(洛陽、南河)ノ官ニ、愈ハ時ニ南河ヲイフ、愈ハ時ニ南河ノ令タリ)ノ令今ニ至ルマテ今後改務ト諸種ノ事務トノ疑問ニ遭遇セバ、誰ニ向ツテ之ヲ諮詢スベキ、士大夫間信チ去リテ卷處(民間ニ居ルコト)スルモ、ハ誰ト與ニ遊アベキ、少年後輩ノ者ハ誰ニ向ツテ其ノ德ヲ修メ學業ヲ學アベキ、摺紳(摺ハ擗ムナリ、紳ハ大帶ナリ、官吏ハ平常笏チ手ニシ、事アルトキハ

雅曰薦進也。易曰晉進也。周官作晉。史記作薦。其義一也。荀子禮論。縉紳而無鈞帶矣。注。縉與摺同。史記封禪書。摺紳者不道。晉書與服志曰。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摺之於腰。帶所謂摺紳之士者。摺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

西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此一。四節四樣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容閣。禮會子問注。式小僂禮之。

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關內謂朝廷外謂郡國。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夫固自引而遠去。資一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關內謂朝廷外謂郡國。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夫固自引而遠去。資一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關內謂朝廷外謂郡國。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夫固自引而遠去。資一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

帶芥小餽也。後漢孔融傳注。介猶帶芥也。文選。西京賦注。引張揖。子虛賦注。薄芥刺餽也。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關唐書德宗紀。貞元十四年七月。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首爲四韻詩。

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楊少尹序

韓文公

文有氣力。有光儀。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闢楊少尹韓文集注。楊巨源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長慶中爲河中少尹。按。張籍有送楊少尹赴河中詩云。官爲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蓋河中也。舊唐書地理志。河中府。隋河東郡。乾元三年四月置。河中府。新唐書百官志。河中尹一人。從三品。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錄囚恤鰥寡。少尹二人。從四品下。掌貳府州之事。歲終則更次入計。

昔疏廣受一子。

闕。漢書疏廣傳。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好禮恭謹。敏而有辭。拜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

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東都門外。

闕。疏廣傳曰。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蘇林曰。長安東都門外。漢書成帝紀。三輔長無其張。絲役之勞。注。其張謂供具。張設文。選東都賦。供帳設。乎雲龍之庭。李善注。引漢書張作張。又引張晏曰。張。帷帳也。段成式諸事記。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詩韓奕。篇韓侯出祖。箋云。祖。將去而祀。韓也。儀禮聘禮。出祖。釋韓。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釋酒。脯之奠於轅。爲行始也。春秋傳。韓涉山川。然則。轅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轅。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

之ヲ帶ニ挿ム、故ニ高官ノ人ノ稱トス、ノ此ノ都ヲ通過シテ東西ニ行ク者、從來ハ多ク兩處士ノ草廬ヲ訪問セシガ、今ヨリハ其ノ廬ニ至リテ訪問ノ禮ヲ施ス能ハズ、是ノ如クナレバ稱シテ大夫爲公一タビ河陽軍ヲ鎮撫シテヨリ、洛陽處士ノ草廬ニ才能ノ士一空セリト曰フモ、決シテ不可ナキナリ。

夫南面一夫レ天子ノ南面(天子ハ南ニ面シテ事ヲ聽ク)シテ天下ノ政治ヲ聽クヤ、重任ヲ委託シテ其力ニ依リテ所ノ人ハ、内ニ在リテハ宰相ニシテ、外ニ在リテハ將軍ノミ、宰相ハ天子ノ爲ニ賢能ノ士ヲ朝廷ニ舉ゲ、將軍ハ天子ノ爲ニ文武官ヲ其軍門ニ登庸セバ、内ニシテ朝廷ニ外ニシテ諸州俱ニ治平ニ歸スルコト懸ナケン。

愈歴於一愈ハ此ノ處ニ際レテ未ダ歸職シテ引キ去ルコトヲ得ズ、石濤ニ生ニヨリタメ、ンテ老ノ至ルチ待ツン

ニ、今十二生ハ皆有力ナルノ爲メニ奪ヒ去ラル、愈ノ胸中豈ニ介然(心ニニケルハルコト)タルコトナカランヤ、温生夫レ河陽ニ至リ烏公チ軍門ニ拜スル時、請フ前ニ言ヒシ事(將ハ天子ノ爲ニテ取ル云云)ヲ以テ天下ノ爲ニ賀シ、後ニ言ヒシ所ノ事(有力者ノ爲ニ奪ヒ去ラル云云)ヲ以テ愈一箇人ノ怨ヲ述ベヨ、留守官鄭陰慶、最初ニ送別ノ詩四韻アルモノヲ作ラル、愈因ツテ其詩中ニ言ヒシ所ノ意ヲ廣ク此ノ序文ヲ作レリ。

送楊少一楊巨源字ハ景山、唐ノ貞元五年ノ進士ナリ、少尹ハ其官名ナリ。

昔疏廣一昔シ漢ノ疏廣及ビ其兄ノ子受ノ二人ハ、年老イタルヲ以テ一朝辭職シテ鄉里ニ歸ラントモシ時、時ノ諸公卿ハ爲ニ供饌(饗チ張リ送リテ宴チ閉クコト)ヲ設ケテ東門ノ外ニ祖道(道路ノ中ヲ記リテ道中ノ平安ヲ祈

者於是饑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轎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賈疏云案月令冬祀行鄭注行廟門外之西爲轎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轎上國外祀山行之神爲轎壤大小與之同鄭注夏官大駟云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轎之而去險無險難也禮記曾子問道而出鄭注云祖道也引聘禮爲證後漢吳祐傳將行郡中爲祖道注云祖道之禮封土爲轎壤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爲道路祈也

書景十三王臨江閔王榮傳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

數百兩。 篇百兩彭彭箋同藝文類聚七十一引風俗通曰車一兩爲兩兩相與爲轎也書牧誓序疏一車謂之一兩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亦稱爲兩

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

其賢。 見前漢書疏廣傳關關疏廣傳曰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

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 漢史既傳其事而後

赫赫。 關關詩大雅常武赫赫明明傳云赫赫然盛也

若前日事國子司業。 志國子監祭酒

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下丞一人從六品下每歲七學生業成國子監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與司業祭酒位試登第者上於禮部日知錄曰國子司業以爲生徒所執之業非也唐歸崇敬授國子司業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版謂之業按詩周頌有瞽設業設虞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鐘磬之虞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祭酒爲太師氏司業

一爲左師一爲右師詔下尙書集百僚議以聞議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

源方以能詩訓後進。 關關見論語先進篇

一旦。 關關莊子胠篋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語先進篇

ルコト)セシガ、送別
 人ノ馬車ハ實ニ數百兩
 ノ多キニ達シ、道旁ニ
 アリテ儀式ヲ觀ル者、
 皆感激シテ二人ノ賢チ
 稱賛シ、爲ニ泣下ル者
 アリ、又當時ノ歴史ナ
 ル漢書ニモ之ヲ記述シ
 テ後ニ傳ヘ、後世ニ至
 リテハ畫ニ入ナル者其
 ノ狀況ヲサヘ描寫スル
 ニ至レリ、是ヲ以テ今
 日ニ至ルマデ人ノ耳目
 ニ達リテ赫赫(ヒカリ
 カガヤク)トシテ猶ホ
 昨日ノゴトシ。

國子司——國子司業
 (省名、大學ノ教授ナリ)
 楊君巨源ハ詩ヲ作
 ルニ堪能ナルチ以テ諸
 生ヲ訓導セシガ、年七
 十二ニ達セシチ以テ時ノ
 宰相ニ白リシ辭職シテ
 其ノ鄉里ニ歸レリ、世
 人常ニ說ケルニ今ハ人
 古人ニ及バズト、今楊
 君ノ歸鄉ト二疏ノ歸鄉
 トヲ考フルニ、其ノ意
 殊ニ於テ豈ニ相違アラ
 ズヤ。

予忝在——予ハ公卿ノ
 末席ヲ汚シ、泰ナクモ
 正四品正部侍郎タリ、
 故ニ楊君ノ歸鄉ニ際シ

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

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

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

爲都鄉侯鄉侯都亭侯亭侯之差於是有侯而不爲國者矣按史記秦始皇紀倫侯建成侯

趙亥索隱曰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韓文於楊巨源殷備皆稱侯殆依

此例則侯之稱亦汎矣互見送殷員外序注

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

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文心雕龍指瑕篇曰周禮非賦舊有匹馬見小

司徒而應劭釋匹或量首數蹄斯豈辨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匹匹兩稱目以

並稱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駟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匹矣漢繁露

馬以匹爲數自古言匹馬皆一馬也文侯之命有馬四匹不知當時何損韓詩外傳謂馬夜

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或曰匹言價與匹帛等不知孰是因讀劉勰文心彫龍其說爲長曰

古名車以兩馬以匹蓋車有佐乘馬有駟服皆以對並等稱雙名既定則雖單亦復爲匹如

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此義甚通能改齋漫錄曰左氏傳襄公二年馬牛皆百匹或曰牛亦

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

疏踪跡否不落莫否

差錯徧玳瑁之文樞韓公晚秋鄜城夜會聯句吾相雨

闕落莫與照人耳目反映王褒甘泉宮頌徑落莫以

差錯徧玳瑁之文樞韓公晚秋鄜城夜會聯句吾相雨

闕落莫與照人耳目反映王褒甘泉宮頌徑落莫以

テハ、當然送別ノ筈ニ列スベキ筈ナラシムルハ、病ニ遇テテ外出スル能ハズ、是ヲ以テ楊侯、侯ト稱スルモ所謂任職ニアラズ、假ニ徵召セルノミナリ、去リテ時、送別ノ人ハ幾人アリシヤ、馬車幾兩アリシヤ、道旁ニテ觀シ者亦彼ノ二疏ノ時ノ如ク歎息シテ、其ノ聲タルヲ認メシヤ、又歴史ヲ記載スルヲ掌ル史官ナル者ハ、其ノ事ヲ奪大ニ書キタテ、傳ヲ作りテ二疏ノ跡ヲ繼グベキヤ、或ハ寂寞タラザリシヤ否ヤヲ知ラズ、現今畫ニ工ナル者ナシ、然レドモ之ヲ畫クト否トハ固ヨリ論ズル所ニアラズ、何トナレバ此ノ事タルヲ別ニ左程ノ關係ナ有セザレバナリ。

然吾聞、然レドモ吾ガ聞ク所ニ據レバ、楊侯歸國ノ時、宰相深ク之ヲ惜ミ、天子ニ白シテ其ノ郷ノ少尹ノ官ト爲シ、引續キ俸給ヲ與フルコトトシ、且又歌詩ヲ作りテ楊君ヲ勸メ、東都ノ詩ニ長セル

優游他人雙落莫宋書王徽傳與從弟僧緯書曰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莫至此又云徽報何偃書貴布所懷落漠不舉論語季氏聽思聰義疏云耳聽萬事不得落漠唯思聰

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

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

鄉歌鹿鳴

唐書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者艾敬長少焉東涯隨筆杜祐通典曰唐貢士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史會屬僚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著艾敬長少長而觀焉既饒而計偕據此則韓子所言乃唐故事韓公贈張籍詩列家學進士選試繆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輝煌相公朝服立王席歌鹿鳴禮終豈已闕相逢拜子選隨園隨筆云今鄉試放榜有鹿鳴宴不知何始昌黎送楊少尹序曰楊君始冠舉於鄉歌鹿鳴而來是唐時已有此制漢何武以童子歌鹿鳴入選則是替人歌耳

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

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

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

爾雅注韓文問古之所

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事何出余檢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以對又鄉先生見儀禮鄭注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儀禮釋官曰士冠禮遂以贊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注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尙書大傳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即此所云鄉先生也按鄉飲酒義疏云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即此所云鄉先生也按鄉飲酒義爲少師在於學中名爲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其在斯人歟其在斯

人歟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此序談詭放蕩學莊子文雖學莊子文無一句蹈襲爾高閑高僧傳曰高閑上人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避暑錄語曰唐僧能書三人智永懷素高閑也高閑書絕不多見惟錢彥遠家有其寫史書當慎其遺脫八字如掌大神采超越自爲一家蓋得韓退之序故名益重爾○上人釋氏要覽曰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僧一經云夫人處世有過能自改者名上人于誦律云有四種一藏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古師云內有智德外有勝行在上之名上人金剛鍊願生錄云經云涅槃經如世下人能作上人是名沙門今召沙門爲上人者無乃有憑乎

苟可以寓其巧智

莊子天道篇老子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

使機應於心

者其類二續一イテ之ニ和セリト、知ラズニ統ノ去リシ時、果シテ是ノ事アリシヤ、彼ノ今人ハ古人ニ及バズ、ノ言ハ未ダ容易ニ断定スルコトヲ得ザルナリ。中世士一唐ノ中世ニ至リテ士大夫ノ官職ニ居ル者ハ皆ノ以テ我輩ト心得、終身黽勵シテ引キ進ム者ナシ、爲ニ一旦罷免セラルレバ殆下往キ所モナキノ狀況ナリ、之ニ反シテ楊侯ハ始メテ冠シ(我邦ノ元服ノコト)年二十歳ニシテ之ヲ行フ)其郷里ヨリ推薦セラレ、試験ニ合格シテ後、將ニ上京セントスル時、郷飲酒ノ禮ナルモノヲ行ヒ、鹿鳴ノ詩經小雅ノ鹿鳴篇ヲイフ、燕饗ノ樂ナリ)ノ詩ヲ歌ヒ、行チ壯ニツテ來レリ、今ニシテ勇退シテ郷ニ歸レバ、幼時親シ所ノ故郷ノ風景ハ、依然トシテ舊ノ如ケン、乃チ故園ノ樹ヲ指シテ曰ク此ノ樹ハ吾ガ父ノ種ナル所ナリ、彼ノ川後ノ丘ハ吾ガ童子タル時

或ハ釣テ垂レ或ハ遊ビ
ソ所ナリトテ鄉人ニ物
語レバト、鄉人モ一層ノ
尊敬ヲ加ヘテ、各自ノ
子孫ヲ誡メテ楊侯ハ一
日故籍ヲ去リシモ、最
後ニハ引歸リテ老後ノ
餘生ヲ送りシ風ヲ以テ
模範トモザルナケ
ン、古ノ鄉先生(附禮ニ
テ釋ニ在ル大夫ノ稱ナ
リ)没モバ之ヲ慕フ、
ニ祖ルノ例アリ、乃チ
楊侯ノ如キハ蓋シ眞ニ
其ノ人ナルカ。
遠高閑一高閑ハ唐ノ
開元寺ノ僧、書ヲ能ク
スルヲ以テ名アリ。
苟可以一苟モ自リ、
巧妙ナル智能ヲ技藝ニ
寄セ、其ノ發動スル所
ノ一種微妙ナル作用ヲ
心ニ添ヘ、而シテ耳目
筋ルル所ノ外物ノ爲ニ
其氣ヲ挫折モザラシメ
バ、其精神ハ完全ニ、
執リ守ル所ハ堅固ニ、
如何ナル外物ノ誘惑ス
ルアリトモ、心ニ膠著
スルコトナキニ至ルベ
シ、唐魏、虞舜、夏禹
殷湯等諸王ノ天下ヲ治
ムル、養叔(周代ノ人ニ
シテ射ヲ善クシ、百間

關 莊子天道篇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不挫於氣。
關 周禮考工記輪人外不廉而內不撓注。挫折也。莊子天地篇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則神完而守固。
關 莊子天地篇執德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天運篇塗御守神以物爲量。刻意篇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方崧卿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解衣繫礪。郭注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見莊子田子方篇。

物至。
關 莊子有外物篇。不膠於其心。
關 法言先知篇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

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
關 養由基障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共王與之。雨矢使射。射呂鐙。以一矢復。

命。見左氏成十六年傳。射兕中石。矢乃飲羽。見呂覽精通篇。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見史記周本紀。養姓見淮南說山注。馬宗璣引鄒元水經注。養水在郟縣南。郟國志。潁川裏有養陰里。謂由基蓋以地爲氏。高說非是。

庖丁。
關 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動力甚微。謗然已解。

治牛。師曠。
關 師曠字子野。見左氏昭八年傳。晉主樂大師。見左氏襄十四年傳。晉語韋杜注。自稱曠臣。見逸周書太子晉解。晏子雜上。又稱盲臣。見苑建本篇。韓詩外傳卷八。

治音聲。扁鵲。
關 扁鵲治魏太子疾。知齊桓疾病。見史記本傳。韓非喻老韓詩外傳諸書。

僚之於丸。
關 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釋文。司馬云。宜僚也。居市南。因爲號也。李云。姓熊名僚。淮南主術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按左氏哀十六年傳。白公勝欲殺子西。謂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不言弄丸之事。高誘淮南注。莊子釋文。

秋之於奕。
關 孟子告子篇。奕引司馬。並載之曰。承之以劍。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

ノ距離ニ柳葉ヲ懸ケテ
 之ヲ射シ二百發百中セ
 リト云フノ射ニ於ケル
 ノ適丁ノ代ノ人ノ
 牛子屠リノ能アリノ
 ノ子屠リノ能アリノ
 代ノ人音樂ニ巧ナリ
 ノ音樂ニ於ケルノ屬
 ノ代ノ人醫術ヲ以テ
 名アリノ病ヲ治ムル
 條ノ代ノ人丸ヲツ
 カフニ巧ミナリノ丸
 ニ於ケル秋ノ代ノ
 人園菜ニ於ケル伯倫
 ノ園菜ニ於ケル伯倫
 管代ノ人酒ヲ好ミシ
 キノ酒ニ於ケル如
 キ各自皆之ヲ樂ンテ
 終身厭ハズソ其ノ
 他ノ外物ヲ慕フニ暇
 ランヤ物ヲ外物ヲ
 慕ヒテ其ノ業ヲ徒シ
 フレバ未ダ其ノ業ヲ
 シキニ達セズ之ヲ
 食ニ嗜フレバ未ダ
 食ニ嗜フレバ未ダ
 知テザルモノナリ
 往時張旭往年張旭
 唐代人草書ヲ善ク
 シ草聖ノ稱アリ草
 書ヲ善クシ他ノ伎術
 ニハ目モケレズ喜ア
 時モ怒ル時モ嘗窮

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伯倫之於酒。

晉書劉伶傳。劉伶字伯倫。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妻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致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警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唯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醜然復醉。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樂之終身不厭。論語述而為之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論衡案書籍禮記造於孔子之堂。不嗜其蔽。在人切。顧命。太保受同祭。嘑禮雜記。主人之酢也。嘑之。荀子。非相。君子鑿其美。食其蔽。說文。蔽。大蔽也。者也。往時張旭。文苑賀知章。傳。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素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張顛。唐國史補曰。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搗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薛。或有異論。至張善草書。不治他伎。斷斷無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反。無聊。秦策。上下相怨。民無所聊。楚辭。逢尤。心煩憤兮。意無聊。注云。聊。樂也。不平。南唐詩小雅節。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艸木之花實。日月列星。莊子。太宗師。傳說。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風雨水火。雷霆。

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妻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致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警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唯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醜然復醉。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樂之終身不厭。論語述而為之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論衡案書籍禮記造於孔子之堂。不嗜其蔽。在人切。顧命。太保受同祭。嘑禮雜記。主人之酢也。嘑之。荀子。非相。君子鑿其美。食其蔽。說文。蔽。大蔽也。者也。往時張旭。文苑賀知章。傳。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素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張顛。唐國史補曰。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搗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薛。或有異論。至張善草書。不治他伎。斷斷無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反。無聊。秦策。上下相怨。民無所聊。楚辭。逢尤。心煩憤兮。意無聊。注云。聊。樂也。不平。南唐詩小雅節。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艸木之花實。日月列星。莊子。太宗師。傳說。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風雨水火。雷霆。

(銀瓶ノコト)ノ時モ、
 憂ヒ悲シム時モ、愉快
 (愉快ニ樂シキコト)ノ
 時モ、怒マシキ時モ、
 慕ハシキ時モ、酒ニ酔
 ヒシ時モ、無聊(心ニ
 樂シマザルコト)ノ時
 モ、不平ノ時モ、一切
 ノ感情ノ發動スルアル
 時ハ、必ズ草書ヲ認メ
 テ其ノ情ヲ寄ス、天地
 ノ事物ヲ觀察シテ、山
 水ヤ崖谷ヤ、鳥獸蟲魚
 ヤ、神木ノ花ヤ實ヤ、
 日月星辰ヤ、風雨ヤ水
 火ヤ、雷霆ヤ霹靂ヤ(雷
 鳴ノコト)、吹舞ヤ戰
 闘ヤ、荷モ天地事物ノ
 變動ニシテ喜アベク情
 グベキモノヲ見テハ、
 一切ノ草書ニ喜キア
 ラハセリ、故ニ旭ノ書
 ノ變化アルハ猶ホ鬼神
 ノ端倪(端)ノ山ノ顛、
 倪ハ水ノ澗、端倪ニベ
 カラストハ、本末終始
 ナ知ルチ得ザルノ義ト
 ス)スベカザラズコト
 トシ、是ヲ以テ旭ハ其
 ノ身ヲ終ヘテ後ニ至
 ルマデ能書ヘテ以テ名
 列リキ。
 今閑ノ一今高閑ノ草
 書ヲ書クニハ、亦強旭

風雨雷霆之故。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

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水。以此終其身。

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

有道。

錙銖莊子達生篇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說文。錙六銖也。銖權十分黍之重也。一曰十黍為銖。十銖為錙。

進。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

祠又曰。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菜。下注云浮屠即佛。隨但聲轉耳。並謂佛也。楚王英傳。英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注云。袁宏漢紀。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桓帝紀論曰。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注云。浮圖今佛也。魏書釋老志曰。浮屠正號曰佛。隨佛隨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言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悟凡。是也。又寺塔亦曰浮圖。南史齊武帝紀。帝仕宋為僧。令累石為佛圖。舊唐書德宗肅王詳傳曰。建中三年十月。肅王詳薨。詔如西域法。議僧輒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岩上言曰。層輒起塔。始於天竺。名曰浮圖。行之中華。竊恐非禮。杜甫有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參有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詩。是浮圖即塔。梵語稱之。

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

情炎於中。利欲圖。

行雖芬。國如。

ノ如キ心ヲ以テ書スルヤ、旭ノ心ヲ得ズシテ
 單ニ其ノ跡ノミヲ逐ハ
 バ、到底旭ノ如キ能書
 家タル能ハザルナリ
 旭タルニハ道アリ、利
 害ヲ明ニシテ錯綜（種
 マテテ少輩ナル程量ノコ
 ト）ヲモ認ラズ、中心
 ニ利害暫進ノ情熱ヲ燃
 シ、得ルアルモ數フア
 ルモ、喜怒哀情ハ勃然
 トシテ釋クザルノ時ニ
 於テ、一切ノ感情ヲ書
 書ニ寄セ以テ之ヲ解決
 ス、然レ後旭タルコト
 ナリ得ベキナリ。

今閑師——今閑ハ浮屠
 （釋迦トイフ）ヲ師トセ
 リ、佛氏ノ教タルヤ、
 死ヲ惡マズ生ヲ善バズ
 外塵（外間ノ誘惑物）ヲ
 除キ去リ、一切其ノ心
 ナ動サザルヲ法トス、
 然ラバ則チ其心タルヤ
 必ズ泊然（シヅカトシ
 テ動ク所ナク、世ニ處
 スルヤ必ズ淡然（アツ
 サリ）トシテ別ニ嗜好
 スル所ナケン、泊ト淡
 ト合シテ一ト爲ラバ、
 積塵（アラカレ）トテ、
 塵（埃）ハザル也（ト）、
 其結果遺教（ツブレ）ナ

曰率塔婆、亦曰塔婆、因又稱一死生。
莊子太宗師、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天地爲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法言君子篇或

曰、人有齊如死。
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

然。
老子第二十章、我獨泊乎其未兆、又曰、澹兮其若海、漢書揚雄傳、時雄方草太

怕靜也、文選子虛賦、怕乎無爲、李善注云、怕與泊同、長楊賦、澹泊爲德、無所嗜、泊與

注云、澹泊與澹怕同、潘安仁金谷集詩注、澹與淡同、說文、淡、薄味也、無所嗜、泊與

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
因學紀聞、俗語皆有所

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
此轉然吾聞浮屠人善幻。
史記大宛傳、條枝在

安息、西數千里、國善眩、又曰、初漢使至安息、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案隱曰、韋昭

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漢書張騫傳、大宛諸國、發使

隨漢使來、以眩人獻於漢、注、應劭曰、眩、相詐惑也、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爲之、而

諫大夫陳禪以爲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尙書陳忠案漢舊書、迺知世宗時、聲軒獻見

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迺知古有此事、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多技能、
此轉閑如

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文公
舊唐書殷侗傳、殷侗陳郡人、父懼、侗爲兒童時、勵志力學、不問家人資產、及長、通經、以講習自娛、貞元末、以五經登第、精於歷代沿革禮元和中、累爲太常博士

アレハコトシ、心ニ
 一點ノ慾望モナク、
 收拾(ヒロヒアツケル)
 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ニ至
 ラン。然ラバ則チ閉ノ
 書ニ於ケル之ニ類似シ
 テ書法ヲ失フニ至ルナ
 キテ得ンヤ。
 然レドモ昔
 ガ開ク所ニヨレバ、佛
 徒ハ幻術ヲ善クシテ種
 種ノ技能アリト、爾者
 シ果シテ其ノ術ニ通セ
 バ則チ旭以上ノ技アル
 モ亦知ルベカラザルナ
 リ。
 送殿員——廢名ハ有。
 唐ノ陳郡ノ人ナリ、元
 和中、中書太常博士ニ至
 リ、尙書僕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ニ進ム、時唐
 ハ回紇ト和親シ、爲メ
 ニ五百萬緡ノ費用ヲ要
 セシガ、恰モ内亂ヲ平
 ゲテ財政頗ル困難ナリ
 シガ故ニ、回紇トノ訂
 約ノ期ヲ緩メント欲
 シ、宗正少卿ナル李季
 誠ヲ正使トシ、倍子以
 テ副使トシテ往カシメ
 タリ、是ノ文ハ其ノ送
 序ナリ。

士時廻紇請和親、朝廷計費五百萬緡、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百端、欲緩其期、乃
 命宗正少卿李季誠奉使宣諭、以侑爲副、侑謹重有節、契臨事俊辯、既至虜、遠可
 汗初待漢使、盛陳兵甲、欲臣漢使而不答拜、侑堅立不動、宣諭畢、可汗責其倨、宣
 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懼、侑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婿、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
 失禮、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憚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虜部員外郎、廻紇傳、元和八
 年四月、廻鶻請和親、使伊難珠還蕃、宴于三殿、十三年二月、宴歸國、廻鶻摩尼八
 人、令至中書見宰臣、先是、廻鶻請和親、憲宗使有司計之、禮費約五百萬貫、方內
 有誅討、未任其親、以摩尼爲廻鶻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乃詔宗臣少卿李季
 誠、使于廻鶻、太常博士殷侗、副之、諡其來請之意、長慶元年五月、廻鶻宰相都督
 爲可敦宜令中書舍人王起、赴鴻臚寺宣示、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胡鈺、檢校戶部
 尙書持節充送公主入廻鶻、及冊可汗使、光祿卿李憲、加兼御史中丞、充副使、太
 常博士殷侗、改殿中侍御史、充判官、吐蕃犯青塞堡、以廻紇和親故也。○回鶻舊
 唐書廻紇傳、廻紇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依託高車、巨馬突厥、
 近謂之特勒、特勒始有僕骨、同羅、廻紇、拔也、古覆羅步、號俟斤、後稱廻紇、馮在薛
 延、隨北境、居娑陵水側、去長安六千九百里、元和四年、謁德葛里祿、沒明施合密
 里、迴可汗遣使、改爲廻鶻、義取廻旋、輕捷如鶻也、日知錄曰、大抵外國之音皆無
 正字、唐之吐蕃、卽今之士魯番是也、唐之回紇、卽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
 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長卽回兀、卽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遼史天
 祚紀、有回回國王、元史太祖紀、以回鶻回回爲二國、恐非、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
 兒等部聲也、冊府元龜、按、國史、劄錄、種類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有契弊烏護、
 紇骨等部、契弊、卽契苾也、烏護、卽烏紇也、後爲回鶻、紇骨、卽骨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又
 斯、蓋夷音有緩急、卽傳譯語不同、大明會典、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又
 爲西域諸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與回回畏兀兒三種、襟居、則回回與畏兀兒、又

爲二種矣。錢氏大昕曰：謂今之回、回即古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兒、回鶻之轉聲則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撰趙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撰高昌僕氏家傳云：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今之和寧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徵乃併取高昌有之。高昌者今之哈刺和綽也。偉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回鶻即回紇。趙歐二公言之詳矣。官格例以河東西向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東西向漢人各一人。薛塔刺海傳從征回河。河西欽察畏吾兒諸國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刺灰。不相統屬。又云：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則回回與回鶻故區以別矣。惟阿合馬本回回人。而元史姦臣傳以爲回鶻。此或轉寫之譌。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

論語

堯曰篤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荀子富國篇事無大小少。公羊成二年何休注曰無高下禮記祭法篇。

咸臣順於朝時

節貢水土百物。

黃帝正名百物。

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

睿聖文武皇帝。

舊唐史憲宗元和三年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明退朝錄尊號起於唐中宗稱應天神龍皇帝後明皇稱開元

神武既嗣位悉治方內。

史記文帝紀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也。漢書文帝紀注師古曰此說非

也。直謂四方之內耳。嚴助傳方內無狗吠之聲。

就法度。

書盤庚篇以常舊服正法度。論語堯曰篤謹權量審法度。

十二年

唐受天——唐朝ガ天命ヲ受ケテ四海ニ君臨セシヨリ以來凡ソ四方萬國海ノ内外トナラズ其ノ國ノ小トナラズ大トナク悉ク朝廷ニ臣トシ順ヒ時節ゴトニ水陸ニ進スル種種ノ物ヲ貢獻シ大國ハ特ニ使節ヲ派シ小國ハ大國ニ附キテ來朝シ皆忱ヲ致サザルナシ。元和號——元和（憲宗ノ年號）ノ天子登聖文武皇帝（憲宗ノ尊號）ノ尊號ヲリ既ニ天位ヲ嗣ギテ

ヨリ、悉ク領土四方ノ内ヲ始メ、法規命令ノ下ニ就カシメタリ、即位ノ十二年、詔シテ曰ク、四方萬國ノ臣服セラル中ニ就キテ、惟テ同僞ノミハ、庶朝ニ於テ最モ親密ニシテ、自己ノ職分ヲ奉ズルコト最モ謹メルガ故ニ、汝丞相ハ宗室(天子ノ一族)ノ中ニ就イテ位四品ノ者一人ヲ選ビ節(天子ノ使者ノ執リテ以テ信ヲ示ス所ノ物)ヲ持シテ同僞ニ赴カシメ、物品ヲ賜フテ朕ノ意ノ在ル所ヲ知ラシメヨ、又經義ニ通ジ禮法ニ明カニシテ且ツ時弊ニモ通曉スル者一人ヲ選ビテ其ノ副使ト爲セト。

由是殷一是ニ由ツテ殿候(侯ハ尊稱ナリ、五等ノ爵中ノ侯ニアラズ)倍ハ太常博士(禮式ヲ掌ル官)ヨリ轉ジ

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舊唐書李懷仙傳寶應元年元帥雍王統廼紇諸兵收復東都

嚴有翼曰。肅宗之復西京籍奉職尤謹。得體。尊中國。丞相其選宗室四品

一人持節。周禮地官掌節注以王命往來必有節以爲信史記蕭相國世家

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與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張耳陳餘傳贊上使泄公持節問之。舊唐

書職官志。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佩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注云。周禮

之制。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又云。道路用旌節。節漢使所持者。是也。

隨園隨筆。漢之持節有三。曰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曰持節。得殺無位人。曰假節。惟行軍

得殺犯令者。皆刺史也。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亦加號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得體。尊中國。又選

學有經法。唐書選舉志諫議大夫殷侗言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

傳科。韓集三十八。有冬薦官殷侗狀曰。侗兼通三傳。務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以臣所

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樊汝霖曰。公此狀薦侗。元和十一年冬也。十二年。公送侗副宗正少

卿李孝誠使回鶻。序云。自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侗果因公薦而爲太常博士矣。通知時事。充國傳。通知

四夷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子產曰。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魯語。誰爲之貳。注。或副也。或副也。

由是殷侯侗。容齋隨筆曰。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爲間。唯太宰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國

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自太常博士。唐書職官志。太常寺卿

テ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尙書省ノ虞部員外郎ハ從六品ナリ、其ノ職京城ノ街巷山澤苑囿ヲ掌ル、侍御史ハ從六品ノ下ニシテ百官ヲ糺シ刑獄ヲ掌ル官)ニ選リ朱衣(大事アル時ハ侍御史朱衣ヲ纏フ)衆笏(衆笏ヲ)笏ヲ承ケシテ、皇帝ノ命ヲ承ケテ將ニ出發セントス。

朝之大一是ニ於テ朝廷ノ大夫皆出テテ饒別ノ宴ニ列席ス、酒半バナル時、右庶子(東宮ノ官、正四品ノ下ナリ)

一員、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博士四人、掌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禮、則與卿導贊其儀。凡公以下擬諡者、逆其功行為之褒貶。

遷尙書虞部員外郎

品。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有

虞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虞部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掌京城街巷

兼

職官志貞觀

種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頓田獵之事。凡採捕漁獵必以其時。令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為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永徽已來、欠一階者或為兼、或帶散官、或為守、參而用之。其兩職事者亦為兼。頗相錯亂。成享二年始

侍御史

四品下。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廷。中丞為之貳。侍御

史四員、從六品下。掌糾舉百寮、推鞠獄訟。凡有別付、推者、則按其實狀以奏。若尋常之獄、推訖斷于大理。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其事為狀。大夫中丞押。

朱衣

冠衣。朱衣。蓋裳。白紗中單。小事常服而已。

象笏

用笏。始于宇文囿學

紀聞。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集證曰。周書武紀。保定四年三月庚辰。初令百官執笏。昔書與服志。笏古者貴賤皆執。其有事則摺之於腰帶。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縵裹之。名曰笏。隋書禮儀志。近世惟八座尚書執笏。笏白筆也。以紫縵裹之。號曰笏。染其餘。公卿但執手板。非笏也。舊唐書與服志。五品以上執象笏。六品以下執竹木為笏。

朝之大夫莫不出饒。酒半右庶子

承命以行。庶子二人。正四品下。掌行令書令旨

及表啓

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

變愈甚ヲ執リテ言ツテ曰ク、近君今、人ノ破百里ノ近キニ旅行スル者アレバ、執シテ朝朝(志ヲ失フノ貌)トシテ離別ノ情ニ堪ヘザル(離ナキハナシ)ニ、被(嫁衣ナリ)チ持ツテ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尙書省)ニ宿直スルニ當リテモ、妻子ヲ顧ミテ刺刺(多言ナル貌)トシテ止ミ、問モナキノ狀態ナリ、然ルニ君ハ今將ニ萬里ノ遠キ外國ニ使モントスルニ際シテモ、妾モ幾微(猶ホ少許ト云フカゴトシ)ノ面色言語ニ見ハルルモノナシ、誠ニ君命ノ重ク一身ノ輕キチ知レル大夫夫ト謂フベキ也、丞相ノ君ヲ以テ詔ニ應ジタルモ、誰ニ人チ知ルノ明アリト謂フベキナリ、士タル者經綏ニ通達セザレバ、用フニ足ラズト聞ク、今ニ於テ其然ルチ知ルナリト、是ニ於テ一同相續イテ發チ歎スト云フ。

【圖】文選西征賦。惻輟駕而容與。注云。惻猶罔罔。失志之貌也。

色持被 也。長一身有半。【圖】說文。被寢衣。

直日三省 避之改曰省。中書省。中謂之禁中。謂宮中門閣有禁。至孝元皇后父名禁也。【圖】三輔黃圖。漢宮中謂之禁中。謂宮中門閣有禁。至孝元皇后父名禁也。

歸尙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集證曰。玉海百二十一。唐六典云。秦置尙書禁中。有令丞。掌通章表而已。事皆決丞相府。漢武宣後稍委任。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尙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又云。魏文帝黃初初。改祕書爲中書。令又置監。及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其權重矣。晉因之。又云。政歸尙書。漢事也。政歸中書。魏事也。元魏時。歸門下。世謂待中黃門爲小宰相。後世相承。並號爲三省。朝野類要。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尙書省也。中書擬定門下進畫。尙書奉行。紹興十五年。中書門下併而爲一。俱謂之制敕院。以

禁中爲省中。又見獨斷及漢書昭帝紀。【圖】困學紀聞。丁寧出詩采薇箋。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漢書

郎顛傳。丁寧再三留神於此。方樸山云。丁寧字義。本借用左傳宣公四年。著于丁寧語。

丁寧 郎顛傳。丁寧再三留神於此。方樸山云。丁寧字義。本借用左傳宣公四年。著于丁寧語。

顧婢子 內則父母有婢子。注。婢子所通賤人之子。左氏僖二十二年傳。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注。婢子婦人之卑稱也。史記酷吏郅都傳。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母語刺刺。切。七迹。【圖】管子心術篇。篤能去刺。刺爲毀。毀方崧。卿願妻子。母語刺刺。切。七迹。【圖】管子心術篇。篤能去刺。刺爲毀。毀方崧。卿

語刺刺 切。七迹。【圖】管子心術篇。篤能去刺。刺爲毀。毀方崧。卿

不能休 若如洪讀。則以戾爲義。顧婢子語何戾耶。潘岳閑道謠。和嶠刺促不

得休 語竟皆同。此當以七迹反爲正。案魏文帝典論。下筆不能自休。

今子使萬里 外。獨無幾微。【圖】易下繫辭傳。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宋景文筆記

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得休。此新語也。

原毀——原ハ本ナリ、
 毀ハ誅ナリ、人ヨリ毀
 テ受クル所ノ根源ヲ論
 セシナリ。
 古之君——古昔ノ君子
 ハ自己ヲ責ムルコトハ
 非常ニ嚴重ニ且少周密
 ナレドモ、人ニ向テ密
 ハ如何ニモ手柔カニシ
 テ簡單ナルモノナリ、
 己ヲ責ムルコト嚴重ニ
 周密ナルガ故ニ、一點
 ノ怠慢ナク、人ニ向テ
 テ手柔カニシテ簡單ナ
 ルガ故ニ、人ハ皆善事
 ナ爲スチ樂メリ。
 聞古之——古ノ人ニ舜
 トイフ者アリ、其ノ人
 トナリヤ非常ニ仁義ア
 ル人ナリト聞カバ、其
 ノ舜タル所ノ者ヲ研究
 シテ之ヲ自己ノ身ニ責
 メテ曰ク、彼ノ舜モ人
 ナリ、予レモ人ナリ、
 舜ハ是チ能クスレドモ
 我レハ是チ能クセザル
 ハ何故ゾヤト、朝早ク
 ヲリ夜分ニ至ルマテ其
 ノ舜ノ如クナル能ハザ
 ル行爲ヲ除キ去リテ、
 其ノ舜ノ如クナル所
 行爲ヲ爲セキ、古ノ人
 ニ周公ナル者アリ、材

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只記此一段。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原毀

韓文公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原毀黃氏日抄曰。原之爲義皆推明正理以祛世俗之蔽者乎。○然而今亦然。理然而事亦然。則亦何俟乎。公之原。互見原道篇注。○樊汝霖曰。此蓋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按此語見論語衛靈公篇。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

內自訟者也。包咸注云。訟猶責也。亦此意。○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

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詩采芣篇。夙夜在公。傳曰。夙早也。論語衛靈公篇。終夜不寢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材與。藝人也。予人也。

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也。○書金縢篇。周公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

○孟子滕文公篇。成覿謂齊景公曰。彼大夫也。我大夫也。彼人也。予人也。

○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

○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一、リ妻アルノ人ナリト
 聞カバ、其ノ周公タル
 所ノ者ヲ講求シテ之ヲ
 己ノ貞ニ責ムテ曰ク、
 彼レ周公モ人ナリ、予
 モ人ナリ、周公ハ是ノ
 事ヲ能クセドモ、我ハ
 之ヲ能クセザルハ何ソ
 ヤト、早朝ヨリ夜分ニ
 至ルマデモ、其ノ周公
 ノ如クナル能ハザル行
 爲ヲ除キ去リテ、其ノ
 周公ノ如クナル所ノ行
 爲ヲ爲シタリキ、夫レ
 舜ハ大聖人ナリ、後世
 之ニ及ブ者ナシ、周公
 ハ大聖人ナリ、亦後世
 之ニ及ブモノナシ、然
 ルニ古ノ人ハ曰ヘル
 ニ、我レハ舜ニ及バズ、
 我ハ周公ニ及バズ、是
 レ吾ガ病ナリト、是ヲ
 以テ之ヲ觀レバ古ノ人
 自己ヲ責ムルコト豈ニ
 嚴重ニ且ツ周密ナルモ
 ノニアラズヤ。
 其於人ニ然レドモ、其
 人ニ對シテハ曰ク、
 彼ハ是ク、如キ善事
 アリ、是レ則チ善真ノ
 士タルニ足ル、彼ハ能
 ク是ノ事ヲ善クセリ、
 是レ則チ善能アル人タ
 ルニ足ルト、單ニ其ノ

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
 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
 能徒不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
 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

也能有是是足爲良士矣
 瞿瞿錢良善也又良士一作良人秦風黃鳥彼

蒼者天殲我良人傳良善也大雅桑柔篇維此良人弗求弗迪錢良善
 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呂覽序意篇良人請問十二紀注良人君子也
 能善是是

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二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
 年傳舍其舊
 而新是謀
 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脩

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
 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

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
 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

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

一ノ長所ヲ取リテ其ノ他ノ事ヲ問ハズ、最近ノ善ノミヲ取リテ昔時ノ惡事ヲ究メズ、恐然(ヒクヒク)スルコトトシテ惟ミ其ノ人ノ善事ヲ爲スニ利アラザランコトヲ懼ル。

一善易、夫レ單ニ一善ノミ、之ヲ修ムルニ於テ何カアラン、單ニ一藝ノミ、之ヲ能グスルニ於テ何カアラン、然ルニ人ニ對シテハ能是ニテ十分ナリ、能是ノ事ヲ善クセリ、是ニテ十分ナリトイフ、是ニ由リテ之ヲ觀ルバ古ノ人ノ人ニ對スル豈ニ手柔カニシテ簡單ナルモノニアラズヤ。

今之君、今ノ君子ハ則チ然ラズ、人ヲ冀ムルキ詳密ニシテ、己トスルヤ廉(簡略)ノ義トスナリ、詳密ナルガ故ニ人ハ善事ヲ爲シ難ク、廉ナルガ故ニ己ハ得ル所ヲナシ、自己ハ未ダ善事アラザルニ、曰ク、我レ是ヲ善ク思フニ十分ナリ、自己ハ未ダ能クムル所アラ

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

是究是圖。置其然。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待其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有立志。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

爾雅詩小雅常棣篇
子萬章

アルニ、曰ク、我レ是チ能クス、是ニテ十分ナリト、外面ニハ人チ欺キ内面ニハ心チ欺キ、而シテ結局何ノ得ル所ナクシテ止ム、是レ自己チ處スルニ太甚ク廉潔ナル者ニアラズヤ、其於人一人ニ對シテハ曰ク、彼ハ是チ能クス下雖モ、其ノ人別ニ稱スルニ足ラズ、彼ハ是チ善クスト雖モ、其ノ用ヘタラキ、別ニ稱スルニ足ラズト、一ノ長所チ擧ゲテ他ノ十ノ短所チ數ヘズ、舊時ノ惡チ究メテ最近ノ善事チ考ヘズ、恐恐然トシテ惟々其ノ人ノ世ニ聞ユルチ懼ル、是レ人チ責ムル太甚ク詳密ナルモノニアラズヤ、是等チ稱シテ衆人（常人ノコト）チ以テ自己ノ身チ待タズシテ聖人チ以テ他人チ望ム者ト謂フナリ、是ノ如キ心チ以テスレバ、未ダ己チ尊グムル所チ見ザルナリ。

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徳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注師古曰：幾，庶幾可幾而理。下語蓋本此。或曰：詩楚茨下，爾百福如幾如式。傳曰：幾，期論語子路篇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此幾字所由本。參商。

此篇曲盡人情巧處妙處，在假託他人之言辭，摸寫世俗之情狀，熟于此必能作論。

韓醇曰：終篇之言曰：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意當時必有毀譽之不公者，公初求仕時，當有激而作，故曰：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徳之行難矣，則其言誠有旨云。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一終

ノ源アリ、本源トハ何ゾヤ、曰ク、念ト忌トノ謂ナリ、夫レ念ル者ハ到底進修スルコト難ク、忌ム者ハ又人ノ進修スルヲ怒ムモノナリ、予レ管テ之ヲ實際ニ試ミタリ、試ミニ衆人(多數ノコト)ニ語リテ某ハ其士ナリト曰フニ、其ノ之ニ應ジテ賛成セシ者ハ必ズ其ノ人ノ黨與ナリ、然ラザレバ平素ヨリ疎遠ニシテ其ノ人ト利害ノ關係ヲ有セザルモノナリ、然ラザレバ其ノ人ニアラズバ、予ガ其士ナリトイヒシニ反對シテ、威力アル者ハ怒テ言語ニ發シ、其ノナルハ口ニシテ其ノ人ノ黨與ナリ、然ラザレバ平素ヨリ疎遠ニシテ其ノ人ト利害ノ關係ヲ有セザルモノナリ、然ラザレバ其ノ人ト畏レ懼ルモノナリ、若シ此ノ三種ノ人ニアラズバ、予ガ其士ニアラズトイヒシニ賛成シテ、威力アル者ハ言語ニ發シテ之ヲ怒ビ、怯懦ナル者ハ顔色ニ見ハシテ之ヲ説ベリ。

是故事——是ノ故ニ事業成リテ誇リテ生ジ、道德高クシテ毀リ來ルナリ、嗚呼、人ニシテ此ノ世ニ處シ、名譽ヲ輝カシ道德ヲ行ハント望ムモ、實ニ困難ナルコトニ屬ス、上位ニ立ナテ一事ヲ成ザントスル者ハ、希ハクハ吾ガ言フ所ヲ以テ心ニ存セバ、國家ヲ治ムルニ於テ蓋シ日子期シテ待ツベキナリ。

辨難攻一人ノ行爲ヲ
 辨難(辨ハ是非ヲ辨別
 シ、難ハ論難スルコト)
 シ、又ハ攻擊スルノ文
 章ハ綜合ヒ其ノ音聲ヤ
 顔色ヲ厲マシ、鋒銜チ
 露ハスト雖モ、氣力ニ
 於テハ雄健ニ、光燄(ホ
 ノホノコト)ハ長ク遠
 タシテ、人之ヲ讀メバ
 精神チ爽快ナラシムベ
 シ、故ニ初學者若シ此
 ノ如キ文章ニ熟セバ必
 ズ文章ヲ作ル上ニ於テ
 衆人ニ雄タランコトヲ
 得ベシ、數千人ノ場屋
 (試驗場)中ニ於テ有用
 (試験官)モ其ノ文ヲ觀
 テ目ヲ刮(コスル)リ驚
 嘆セシ。
 爭臣論——爭臣トハ諫
 諍大夫ノ官チイフ、君
 側ニ侍シテ規諫諷諭ス
 ルコトヲ掌ル、時ニ陽
 城字ハ元宗、德宗皇帝
 ニ仕ヘ、右諫議大夫ニ
 拜セラシム、職ニ在
 ルコトハ八年、未ダ一回
 モ諫諍セザルヲ以テ、
 文公此ノ文字ヲ辨シテ諷
 刺シ、或問諫——或ル人予ニ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二 [王字集]

放膽文

辨難攻撃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銜。然氣力雄健。光燄長
 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初學熟此。必雄於文。千萬人場

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吳志呂蒙傳裴注引江表傳呂蒙謂魯肅曰
 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後漢書蔡茂傳會董宣
 舉劄湖陽公主上書曰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有天下拭目魏志陳思王植
 傳注揚修答曰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楊德祖答臨
 淄侯牋載見
 文選卷四十

爭臣論

韓文公

或問諫議大夫

諫議大夫起於後漢韋彪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
 是也舊唐書職官志諫議大夫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注云秦

陽城

唐書列傳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徙
 陝州夏縣世爲宦族資好學無所不通及進

漢曰諫大夫光武加議字隋
 於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員
 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陝之觀察使李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及爲相又言之德宗於
 是召拜右諫議大夫初城未起指神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

謙讓大夫ノ陽城ハ道徳
 アルノ人ト謂フベキカ
 學問廣クシテ種トノ事
 チ知レルガ、己ノ名ノ
 人ニ聞エルトトテ求メ
 ズ、古人ノ道ヲ行ヒ、
 晉ノ片田舎(申傑山ノ
 柳谷)ニ隱居セシガ、
 晉ノ田舎人ハ其徳ニ慕
 (梁マルコト)染感化セ
 ラレテ善長トナルモノ
 幾千人ノ多キニ達セ
 リ、時ノ大臣ハ之ヲ聞
 キ之ヲ天子ト薦メテ以
 テ謙讓大夫ト爲セリ、
 人以テ光榮ト爲セリ、
 モ、陽子其ノ喜チ顔色
 ニ見ハサズ、職ニ居ル
 コト五年ナリ、其ノ徳
 行ハ草野民間ニ在ルガ
 如ク終始一貫セリ、察
 スルニ彼レ陽城ハ富貴
 ナ以テ其ノ心チ移シ易
 ハザルノ大人物ナリト
 謂フベシトノ同アリ
 キ。

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諫臣論
 諷切之。城不屑意。方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醉仆。無得言。居位八
 年。人不能貌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允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
 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證。申直贄等累日
 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帝欲遂
 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遷國子司
 業。

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

者老子。有道者不處。韓非外儲
 說右上。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學廣者。多見也。聞多者。多聞也。

學廣而聞多。

乎哉二字連下。乃疑詞。論語。
 就有道而正焉。周禮。有道者有德。
 見闕殆。述而多聞。擇其善者。

行古

人之道。
 關 穀梁定十年。齊侯曰。夫
 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
 關 戰國策。趙良說商君
 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
 關 隱元年左
 傳。西部北鄙。注。

薰其德

關 說苑雜言
 篇。孔子曰。與善

鄙邊
 晉之鄙人。
 關 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
 關 而善良者。幾

千人。
 關 薰字從孟子炙字變化來。關 孟子梁惠
 王下篇。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關 大臣聞而薦之天子。

以爲諫議大夫。
 關 城爲諫議大夫。
 關 在德宗貞元四年。
 人皆以爲華。
 關 爾雅釋
 草。木謂之華。

之榮。
 草謂
 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
 此句便舍不諫意。榮字變爲華
 字。無喜色三字。變爲不色喜。視

愈應之——ソコテ愈ハ
 之ニ答ヘテ曰ヘルニハ
 是レハ易經中ニ在ル恒
 (三三) 變下(變)ノ卦ノ
 六五(恒)ノ卦ノ下位ヨ
 リ數ヘテ第五位)ノ爻
 辭ニ其ノ德ヲ恒ニ守ル
 ハ吉ナレドモ、女子ノ
 子)ハ不吉ナリ(婦人ハ
 貞操ヲ守ルチ以テ專一
 ト爲セドモ、男子ハ時
 ニ臨ンテ變化セザルベ
 カラズトノ意ナリ)ト
 アリ、陽城ハ官ニアル
 ト民間ニアルト節ヲ一
 ニシテ變セズ、蠱ゾ有
 道ノ士ト謂フチ得ン
 ヤ、又易ノ蠱(三三) 巽
 下(長上)ノ卦ノ上九
 (蠱)ノ卦ノ下位ヨリ數
 ヘテ第六位)ノ爻辭ニ
 王侯ニモ仕ヘズ、世チ
 孤レテ獨リ高尙ニ據テ
 居ルチ佳トストアリ、
 又巽(三三) 長下(坎上)
 ノ卦ノ六二(巽)ノ卦ノ
 下ヨリ數ヘテ第二)ノ
 爻辭ニ帝王ノ臣下ハ
 巽テトシテテナキミカ
 ルズシテ、寵モ、愛モ、テ厭ハ
 ズシテ、飽クマテ忠節チ
 擅ンテテ、一身ノ安樂
 チ圖ルベキニアラズト
 アリ。

其德如在草野。關註 孟子在野曰草莽之臣，韓非說難草野而偃仰。 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恒。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用前言。 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直。 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此一段六句是雙關文法。韓文公專喜用之可以爲法。 則冒進之患生。應無用匪躬一句。 曠官之刺興。應王臣不事一句。關註 卓陶謨無曠庶官傳曠空也。 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關註 應居晉之鄙元本無實一匹夫上。 九象曰：志可則也。蹇之六二象曰：終無尤也。今陽子實一匹夫。關註 應居晉之鄙元本無實一匹夫四字。呂云此句最有力以匹夫爲諫。 官天下所望如何。注云：一匹夫或在位。二字。 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六字。 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四字句。關註 應天子以爲諫諍大夫。 不爲不加矣。此三句上異下。 而未嘗一言及於政。關註 應視其德如在草野。 視政之得。

夫不以一以上ノ如リ
 益塞二卦ノ爻辭ノカク
 不同ナル所以ハ、前者
 ハ山林ニ棲隱スル時、
 後者ハ君ニ事ヘテ忠節
 ナシスベキ時ニシテ、
 蹈ミ行フベキ節同シカ
 ラザルヲ以テノ故ナ
 リ、若シ盡ノ上九ノ
 如ク隱居シテ世ニ用ナ
 キノ地位ニ居リテ飽マ
 デ忠節ヲ擅テ、或ハ盡
 ノ六二ノ如ク帝王ノ臣
 下ナル身分ニアリナガ
 ラ、獨リ王侯ニ事ヘザ
 ルノ心ヲ高尙ニセバ如
 何、前者ハ隱遁ノ身ヲ
 ガラ冒進（道ニヨラス
 シテ進ムコト）スルノ
 愚ヲ來シ、後者ハ官吏
 ノ身ヲガラ曠官（官職
 ナシノ曠シクスルコト）モ
 シノ、誤チ生ズルヤ當然
 ナリ、其ノ志ノ法則然
 爲スベカラザルヤ勿論
 ニシテ結局管ハ免ガレ
 ヌコトトナルベシ。
 今陽子一今陽子ハ位
 ニ在ルコト已ニ五年ニ
 過キ歲月久シカラズ
 七ズ、天下ノ政治ヲ聞
 キ知ルコトモ洗シテ熱
 七ズト爲サズ、天子ノ
 待遇モ御海厚キヲ加ヘ

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關註 齊物論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蘇武別李陵詩一別如秦胡文選李少卿與蘇武詩邈若胡與

秦注胡秦之義猶胡越也何焯云史記大宛列傳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當時塞外謂中國人爲秦人猶魏以後謂之漢人也胡與秦中外之辨非胡越比。忽焉

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二問其祿則曰下

大夫之秩也。五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三字此三句上同有道

之士固如是乎哉。貶得且吾聞之。第二段關註 應問有官守者

關註 孟子公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兩句是

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關註 一句疑怪詰得其言而不言

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關註 司馬相如傳子虛賦陽

子將爲祿仕乎。第三段問得婉關註 應問古之人有云。關註 孟子

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

卑。關註 孟子無而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此一段亦

他添字減字變換。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

前言便不陳腐。

ズトセズ、然ルニ何ノ不平アリテカ一言モ政治ノ得失ヲ視ルコト猶ホ南方ノ越人が西北方ノ秦人ノ厯二又ハ齊セタルヲ視ルコトクハ忽焉(念失)ノ貌、即チ「ウツトリシノ貌、即チト」トシテ其ノ心中ニ喜ビ又ハ戚(ウレフ)チ加ヘズ、其ノ官ヲ問ヘバ則チ曰ク諫勸大夫ナリ、其ノ祿ヲ問ヘバ則チ曰ク下大夫(六品以上四品以下)ヲ執リ、其ノ政治ヲ問ヘバ則チ曰ク我レ知ラザルナリト、道アルノ士豈ニ是ノ如キモノナラヤ、且吾聞一且ツ吾レ孟子ノ言ニ此ノ如キ言アルヲ聞ク、官ニ居テ職守アル者、其ノ職責ハ盡スコトヲ得ザル時ハ、則チ辭職シテ去ルベク、言論ノ責任アル者其ノ言論ヲ盡スコトヲ得ザル時ハ、則チ亦辭職シテ去ルベキナリト、今日陽子ハ言論ノ地位ニ居テ果シテ其ノ職責ヲ盡セリト思ヘルカ、言フベクシテ言ハ

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此一段亦孟子說石他添字說字變換前
 言便不陳腐。孟子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貶得婉。應問。其政則我不知也。或曰否。非若此也。第四段。
 夫陽子惡訕上者。論語陽貨篇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爲人臣招。音題。其君之過。以招人過章昭注。招舉也。而以爲名者。論語防記。引君陳。爾有嘉謀嘉猷。求問於人。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論語莊子田子方。子之用心。獨奈何。苟子勸學。用心一也。用心躁也。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論語莊子逍遙遊。翺翔蓬蒿之間。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論語應天子以爲諫議大夫。官以諫爲名。論語漢書蓋寬饒傳。諫大夫鄧昌上書曰。臣幸得從大夫之後。

ザルト、言フ能ハズン
 テ去ラザルトト二者
 一モ可ナレモノナキナ
 リ
 陽子將一然ラバ陽子
 或ハ俸祿ヲ獲ルチ目的
 二仕官モルカ、古人モ
 言ヘルコトアリ、仕官
 スルハ貧困ノ爲ニアラ
 ズレドモ、時アリテ貧
 困ノ爲ニスルコトアリ
 ト、是レ則チ俸祿ヲ得
 ルノ目的ヲ以テ仕フル
 ナ副フナリ、然レドモ
 果シテ俸祿ヲ得ルノ目
 的ナラバ、尊位ヲ辭シ
 テ卑位ニ居リ、富メル
 俸祿ヲ辭シテ貧シキ俸
 祿ヲ受ケルチ可トス、
 即チ彼ノ抱關(門衛)擊
 柝(金柝)ノ如キモ、
 至當トス、其ノ例ハ孔
 子嘗テ委吏(倉庫)チ主
 アル官)トナレルコトアリ
 リ、嘗テ乘田(苑圃)牧畜
 チ主ル官)トナレルコ
 トアリ、皆俸祿ヲ得ル
 ガ爲ニ過ラズ、然レド
 モ決シテ其職責ヲ贖シ
 クモズ、必ズ倉庫ノ倉
 計ハ過不足ナク、能ク
 當レリ、牛羊ハ蕃息セ
 リト曰ヘリ、然レニ陽
 子ノ秩祿ノ如キハ決シ

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世知不得而知。

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謂說文徐云古有骨鯁之臣遇事敢刺鯁不從俗也史記刺客專諸傳內空無骨鯁之臣漢鮑宣

傳亡有大天子有不僭賞。謂襄二十六年左氏善爲國者實不僭而刑不濫

從善如流。宜哉。之美庶巖穴之士。謂戰國策趙良說商君曰顯巖穴之士伯夷傳巖穴之士趙舍有時

聞而慕之。束帶謂論語公冶長束帶立於朝結髮謂鹽鐵論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矣願

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謂孟子萬章上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

君。熙鴻號於無窮也。謂司馬相如傳封禪賦前世之所以承保鴻名又曰將襲舊六爲七摠之無窮若

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複掇摺得醒學史記檀弓文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第五

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

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

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

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

テ卑ク且ツ貧シトハ謂
フヘカラザルコト章
明カナルニ今此クノ如
シ、其ノ果シテ可ナラ
ンヤ。
或曰否一或ル人反駁
シテ曰ヘルニ否、陽
子ハ決シテ職責ヲ贖シ
クセルニアラズ、蓋シ
陽子ハ上ヲ諍ル者ヲ惡
ミ、特ニ人臣トナリテ
主君ノ過失ヲ舉グテ以
テ己ノ名譽トスルヲ惡
ムナリ、故ニ諫爭シ論
議スト雖モ、總テ之ヲ
秘密ニ附シ外人チシテ
知ラシメザルナリ、書
經周書君陳ノ篇ニモ汝
若シ嘉謀(ヨキハカリ
ゴト)嘉猷(ヨキミチ)
アラバ、汝ハ室中ニ入
リテ汝ノ主君ニ告グ之
チ實行セシメ、而シテ
外部ニ於テ汝ハ其ノ
主君ノ實行セラルルチ
主君單獨ノ意思ニ出ヅル
ノ様見セカケテ、之ニ
類ヒ、斯ノ謀斯ノ猷ハ
皆我が君ノ徳ノ高キニ
ヨリテ然ルモノナリト
言フベシトアリ、陽子
ノ心ヲ用フルモ要スル
ニ亦然ルノミト。

身一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記。僂焉

日有莘莘。孟子雞鳴而起。
莘莘爲善者舜之徒也。
矻矻日矻矻。如淳曰。吃吃健作貌。死而後已。故

禹過家門不入。
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孔席不暇暖。而墨突

不得黔南脩務篇。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彼二聖一賢者有權

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
命。應閔時

之不平。悲人窮。應人之不達。論
語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

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

見。左昭九年。屠蒯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可聽也。又飲外嬖嬖叔。
曰。女爲君目。將可明也。儲云。從尙書汝聽汝明。句悟入。此說未然。聽其是

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

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
賢。自孟子小
賢。役大賢來。

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
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
論語公治長篇。子貢曰。我不欲
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而惡

愈進之！愈之ニ答ヘテ曰ヘルニ、陽子ノ心ヲ用フルコト、果シテ此ノ如クナラバ、實ニ惡ヘルノ甚シキモノナリ。何トナレバ、室中ニ入りテ主君ヲ諫メ、外ニ出テテハ人ヲシテ知ラシメザル者ハ、大臣宰相ノ爲スベキ事ニテ、陽子ノ如キ身、諫官ニ居ル者ノ宜シク爲スベキ所ニアラザルナリ。夫レ陽子ハ本ト布衣微賤ノ身ヲ以テ蓬蒿（ヨモギ）ノ類繁茂セル片田舎ニ隱居セシガ、主上ハ其ノ行誼（行ハ行狀、誼ハ行狀ノ善良ナルコト）ヲ嘉シシ、此ノ類位ニ拔擢シ、其職名モ現ニ諫ヲ以テ名トモシ程ナラズヤ、然ラバ陽子タル者、十分ニ其ノ職責ヲ盡シ、四方ノ國ハ言フニ及バズ、天下後世ニ至ルアモ、當時ノ朝廷ニハ直言ヲ憚（オソ）ラザル骨鯁（オソ）ハ魚骨ナリ、直言ノ受ケ難キコトハ骨ノ喉中ニ留ルガ如キヲ以テ正直剛毅ノ臣ヲ謂フ。臣アリ、天子ガ陽城

許以爲直者。

論語語陽貨篇。惡許以爲直者。

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

傷于德而費于辭乎。

前五段攻擊陽子。自是說他無逃避處。末一段。假或人之辭以攻之。其言甚峻。此文法最高。

好盡

言以招音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

論語左成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

吾子其亦聞乎。愈曰。人來攻擊者甚急。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上一句。說陽子。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下一句。我將以明道也。

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

國。是以見殺。傳曰。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

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韓文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能受盡言。必

不怒。不怨。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

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到底不肯以有道許陽子。畢竟陽子是箇好人。

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哉。正是學韓子。論莊子天下篇。前層層誚墨翟。末乃曰。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此篇結語。與東坡范增論。皆原于莊周。

ナ用ヒテ談議大才トナシタルモ其德能ク其在ニ副ヒ實テ僭ハ分ニ超ユルヲ謂フシテ過分ナルコトナク其ノ諫ニ從フコト猶ホ水ノ下キニ流ルルガ如キノ美キルコトヲ知ラシムベキナリ果シテ然ラバ庶クハ廢谷穴居ノ下ニ棲息スル隱者ナドモ此ノ事ヲ耳ニシテ東帶シテ正服ヲ纏ヒ頭髮ヲ結ビ縹ヒテ宮闈ノ下ニ進ミ自己ノ懷抱スル意見ヲ伸ベ吾ガ主君ヲ幾ヤ舜ヤ二匹敵スル聖君ニナシ天子ノ鴻覽大ナル名ヲ無窮ニ迄モ傳ヘンコト無窮ニ至ラントス書經ニ謂フ所ノ言ノ如キハ大臣宰相ノ事ニシテ天子ノ宜シク行フベキ所ニアラザルナリ且ツ陽子ノ心若シ人主ヲシテ自己ノ過ヲ聞クヲ厭ハシムルナラバ是レ主君ノ過テ一層大ナラシムルモノナリ或曰陽子或ル人又辯シテ曰ク陽子ハ己ノ名ノ聞ユルヲ求メズシテ他人ノ之ヲ聞キ用キ

諱辯

韓文公

愈與李賀書

舊唐書李賀傳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爲之作諱辯賀竟不就試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

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傲之無能勞弊者其樂府勸賀舉進士

詞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侍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

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愈後官高不復爲也

與賀爭名者謂賀死元和中使積爲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試者

之曰賀父名晉肅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同晉

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辯論之至切不能解衆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爲文章之統

繆者則一時橫議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肅入蜀詩蓋其人云杜少陵詩公安

送李晉肅入蜀王伯厚云蓋即李賀之父袁枚云避父名不舉進士者唐李賀而陳之王泰爲詹事已有此論

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

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陳氏曰自魏李悝漢

天聖中孫奭二名不偏諱一諱此曲禮文引以入律也鄭注云謂二名不在所宜諱而但偏舉其一則不復諱耳顧廣圻禮記攷異盧文弨鍾山札記張敦仁禮記鄭注考異有說恭詳段玉裁据毛居正云六經正誤及岳珂滄華例故偏爲循經韻樓集二名不偏

ヲルルチ求マズシテ人主之ヲ用キシニアラズヤ、故ニ己ムコトヲ得ズ出テ仕ヘシノミ、是ニヨリテ自己ノ守ルベキ道ヲ守リテ變セザルナリ、然レニ何ゾ子ハ之ヲ責ムシノ甚クダシキヤ。

愈曰自一愈之チ取シテ曰ヘルニ、古ヨリ聖人賢士ハ皆時ニ開エ世ニ用キラルルコトヲ求ムル者ニ非ザルナリ、其ノ時勢ノ平カナラズ、人ノ天下ヲ治ムル能ハザルチ憐ミ、道徳ヲ修養シ得タリトテ獨リ自己ノ身ヲ善クシテ足レリトモテ、象ホテ天下ヲ濟ハント思ヒ孜孜(勉勵スルコト)迄迄(骨ヲ折リ苦勞スルコト)トシテ一生ノ間勤勞モザルハナシ、故ニ大禹ハ洪水ヲ治メ、故ニ欲シ外ニ居ルコト八年間、其間三タビ家門ヲ過ケレドモ入ラズ、孔子ハ天下ヲ奔走シテ其道ヲ弘メント欲シ、其ノ坐席モ碌碌カナルニ違アラズ、聖人ハ(聖人)ハ同ク四方ヲ遊

諱說ノ義頗滯澁、今不從。按北齊書杜弼傳。法曹辛子炎諱事云。須取署子炎諱署爲樹。而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理或可恕。此正韓文所本云。
釋之者曰。 鄭禮注云。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 **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 左氏襄十年傳。正義云。漢未有汝南。應劭作舊名。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吳張昭矯應劭議。見吳志本傳。 **釋之者曰。**

謂若禹與雨。丘與蘆之類。 蘆也。段氏玉裁曰。唐律疏義云。禹與雨。謂聲嫌而字理殊。丘與區。意嫌而理不別。意乃音之誤。音嫌謂雙聲。周人丘說如欺。漢人丘說去鳩切。區讀如丘。則周漢所同。雙聲亦不計。理殊理不別也。唐人習於區。豈俱切。而不知古音。故言之誤耳。昌黎集作丘與蘆。亦由不知古音而改爲蘆。以同其音。唐人雖昌黎。不曉古音也。經韻樓集。二名不偏諱說。 **是也。今賀父名晉**

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 此二句設疑問之。不直說破不犯諱。妙甚。

此章。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 呂覽愛類篇。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人。史韓安國傳曰。匈奴自上古不屬爲人。晉灼曰。不內屬於漢。爲人。漢書樊噲傳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七修類稿。今人嘲不生子。曰不能爲人。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

歷モシガ爲ニ、其烟突ハ煤烟ニテ黒クナルニ
 吸アラザリキ、彼ノ二聖ナル大禹及ト孔子、一賢ナル墨子等ハ安
 依ニ一生ヲ送ルノ樂ミタルコトヲ知ラザラン
 ヤ、然ルニカク奔走活動スル所以何故ナルカ、誠ニ自己ハ天ヨリ命ヲ受ケシ者ニシテ、人間ノ窮厄ヲ見ルニ忍
 ビズ、如何ニシテ其困苦ヲ救濟セント欲シテカクノ如クナルノミ
 夫天授一夫レ天才人ニ聖タリ賢タリ、オアリ能アルモノヲ賦與セシ所以ハ、決シテ其人一人ニテ之ヲ用キテ餘
 リアラシムルモノニアラズ、誠ニ天ノ化育ノ足ラザル所ヲ補ハシメ
 ンガ爲メナリ、之ヲ賢フニ耳目ノ一身ニテ
 トルガ如ク、耳ハ聞クコトヲ司リ、目ハ視ルコトヲ司リ、耳ハ物ノ是非ヲ聽キ、目ハ物ノ安危ヲ視キ、然レ後、一身ハ安キコトヲ俟テ、聖人賢人ハ時人ノ耳ヲ用ニシテ、時人ハ聖人賢人ノ身體ノ如キモノナ

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

昭王、史周紀。世表漢書人表。此言孫者誤。

曾參之父名

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

杜度。曾參之父名。此言名哲亦誤。李濟翁資暇錄曰。世徵名與姓音同者必稱杜度愚或非之曰。杜不名度。其人則冷晒曰。韓文公諱辯亦引之子獨不然。妄也。愚見其信韓文公如周孔。故隱而舉字。猶通名徹字犯漢武諱。稱字通是也。韓文五百家注云。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後人見其姓杜字伯度。遂又削去伯字。呼爲杜度。明知度非名也。且篤論是杜恕所著。想亦曹魏時人也。與伯度實爲一家。豈可不信杜篤論之本真而從韓文公之未誤也。揚用脩焦竑並依此說。以韓文爲誤。不知晉書衛恒傳言。漢章帝時有齊相杜度。上章書是蓋昌黎所本。非誤也。又攷考異。引方崧卿云。李濟謂杜度魏人。諱稱公誤用。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本此參商。

其嫌乎。

此二句又設疑問。見獨斷漢書百官表。漢諱武帝名徹爲通。

不聞又諱車轍之轍。

顏氏家訓風操篇曰。桓侯謂如以徹侯爲通。侯謂徹爲通也。通侯名長。乘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修也。野客叢書曰。韓文云。今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

后名雉爲野鷄。

史記封禪書。野雞。夜雉。如淳曰。野雞。雉也。居后名雉。故曰野雞。

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諱勢秉饑也。

諱近太祖廟諱勢近

ハ、身體ノ安泰ヲ得ル
 ハ、二耳アリテ之ヲ聽
 キ、目アリテ之ヲ視テ
 指導スルガ故ナリ。夫
 ノ恩ヲ入ル若シ果シテ不
 賢人ナラバ當然賢人ニ
 使役セラレテ主君ニ忠
 節ヲ擲ンゾベク、若シ
 賢人ナラバ天ノ命ヲ
 受ケテ己ノ責任ヲ重
 シ、人間ノ困難ヲ
 闢ミテ努力スベキニア
 ラズヤ、安ソ自ラ閑暇
 ナリ安快スルヲ得ン
 或曰吾一人曰ヘル
 ニ、吾ガ聞ク所ニ據レ
 バ君子ハ己ノ欲セザル
 所ヲ以テ之ヲ人ニ加フ
 ルコトヲナサズ、人ノ
 秘密ヲ發キテ以テ正直
 ナラシムルガ如キ行爲ア
 ルベカラズト、足下ノ
 議論ノ如キ、直ハ則チ
 直ナレドモ、寧ロ足下
 ノ德ヲ傷ゾケ、且チ無
 用ノ言辭ヲ弄スル輩ナ
 ギカ、盡言(眞言)ヲ好
 ム人ノ過失ヲ擧グシ
 ハ國武子(周代齊國ノ
 大夫ナリ)、齊ノ靈公ノ
 母姜孟子ノ淫行ヲ諷メ
 タルガ原因トナリ、諷
 ニ殺サレタリ)ノ齊ニ

太宗廟諱秉近代宗廟諱饒近、玄宗廟諱睿、睿三筆十一。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中耳。克昌厥後、駭發爾私、咸王時所作詩、昌發不爲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爲虬蜴、胡然厲矣之句、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鄭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王。唯秦始皇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刺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爲一月。蓋已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諱。故戴胄、唐儉爲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爲戶部。世勣但爲勳、韓公諱辯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辭勢柔饒。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犯此數者、皆其先世嫌名也。近代宗諱豫、機、以爲觸犯。此一轉最高、罵得時。近、玄宗諱隆基、以爲觸犯。人諱嫌名者太毒。士君子立言行事、宜

何所法守也。 孟子離婁篇上無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

不繆、質諸鬼神而無疑。 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 又設 疑問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 今世之士、不務行曾

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

見其惑也。 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

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

殺レシ所以ナリ、是
下モ亦此ノ事ヲ聞知セ
ラレシカト。
愈曰君——是ニ於テ愈
更ニ之ヲ反駁シテ曰ハ
ルニ、君子ハ其官位ニ
居レバ其官職ニ死セム
コトヲ思ヒ、未ダ官位
ヲ得ザレバ言論ヲ修メ
テ自己ノ道ヲ明ニセン
コトヲ思フ者ナリ、我
レノ之ヲ論難セシ所以
ハ將ニ以テ吾ガ道ヲ明
ニセントスレバナリ、
決シテ正直ヲ扮シテ他
人ニ加ヘント欲スルニ
アラズ、且ツ彼ノ固武
子ノ如キハ、對テ善
不善ヲ辨別セズシテ一
概ニ亂論ニアリテ直言
セシガ故ニ、遂ニ殺戮
ノ厄ニ遭ヒシヨミ、傳
古茶傳ハリタル書籍
ノコトニシテ、此ノ言
ハ國語ノ周語ノ條ニア
リ、ニ曰ヘルニ惟ト善
人ニシテ能ク善言ヲ受
ケトアリ、即チ善人ハ
直言ヲ聞イテ能ク之ヲ
改ムルチ以テナリ、足
下我ニ告ゲテ陽子ハ道
アルノ士ト謂フベキカ
ト曰ヘリ、現今ハ到底
有道ノ士トハ稱スベカ

比ヒ於ニ宦官宮妾ニ、則是レ宦官宮妾之孝ナルコト於ニ其親賢ニ、於ニ周公孔子ニ會ヨリ參モ者カ邪カ。

一篇辨明、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伴爲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此辨文法從孟子來、
關梁玉繩曰、舊唐書、譚退之諱辯、紕繆、豈以李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耶、王
觀國、學林引唐人康駢、劇談錄曰、元微之以明經擢第、願結交李賀、執贄造門、賀覽刺
不答、微之慙憤而退、後登要路、因指賀祖名進、不合、應進士舉、遂致轆軻、乃知毀賀者
微之也、惟稱祖諱進、與言父晉肅異、然退之頗有誤處、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
裴氏集、解謂車通避漢武諱、則不諱微之說、恐非、杜上聲、度去聲、杜度二字不同音、杜
憲宗時、高廟已祧、不諱、而諱辯中似不宜見此字、管子父名黠、不名、哲、字文化、及逆黨
孟秉、隋書、煬帝紀、唐書、竇建德傳、並作孟景、以秉與晒同音而改之、李林甫上御定月
令表、瑋樞玉衡、以璣與基同音而改之、則不諱、辭勢乘機之語、殊未盡然、蓋唐俗重諱、
自天子迄士大夫家、雖二名嫌名亦避之、其弊至於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
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踐、退之此辯、
殆借以諷世歟、清白石集二十八書諱辯後、

桐葉封弟辯

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句句著意、無一字懈怠、亦子厚文之得意者、

古之傳者有言

此依說苑君道篇原注引史記誤

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

柳子厚

ラザレドモ、若シ我が言ヲ聞イテ之ヲ改メバ、結局ハ善人タルコトヲ得ベキナリト。講辯一、支那古來ノ習儀ニシテ、支那ノ名ヲ諱ミ、其ノ名ト相類スル者ハ避ケテ之ヲ用ヘザルヲ例トス、此ノ文ハ、字ハ長吉ヲ勸メテ進士ニ舉ゲシム、賀進士ニ舉ゲラレテ名アリシガ、之ヲ忌ム者賀ノ父ノ名ハ晉廢ニシテ、晉ト進トハ同音ナレバ、進士ニ舉ゲラレルヲ得ズト曰ヒシヲ以テ、賀此ヲ草シテ其ノ妾ヲ反駁セシモノトス。愈與一予ハ誓テ、字賀ニガテ與ヘテ進士ノ試ニ應ゼンコトヲ勸メシニ、賀試ヲ受ケテ、第シ其ガ姦名アリシガ、賀ト名ヲ爭フ者之ヲ攻撃シテ賀ノ父ハ晉廢ナレバ、賀ハ當然試ニ應ズベカラズ、又之ヲ勸メテ試ニ應ゼシモノモ、非違カルヲ免レズト言ヒ出セシヲ、聽ラズモノノ之察セズシテ附和雷同シ、其ノ論ヲ然

戲レ小弱弟レ。曰レ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レ戲也。周公曰レ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也。此是正理正論。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二節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三節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三節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四節此一轉尤妙。呂覽振亂篇遂桀紂之過也。注云。遂猶長也。吾意周公輔成王。五節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六節孟子告子篇遂君之惡。其罪大。而爲之辭。七節孟子公孫丑篇今之君子過趙注逢迎也。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八節束縛伏牛字。馳驟伏馬字。使若牛馬。然急則

漢書賈誼傳曰束縛之孫緜之。

リトシ、其ノ辭チ一ニ
皇、爭フテ攻撃セリ、
皇甫漢(字)ハ持正、官、
工部郎中ニ至ル、之ヲ
聞キ予ニ注意シテ曰ハ
ルニ足下、復ト均シク
罪ヲ受ケンモ知ルベカ
ラズト、予答ヘテ曰ク
然リ、律(法律)ナリ、此
ノ律ハ禮記曲禮ノ文チ
引キタルナリ、二言ハ
諱セズ(二字名ノ時ニ
其ノ二字チ俱ニ用フル
ハ諱ムベキモ、單ニ一
字ノミチ用フルハ差支
ナシト)、孔子意義チ解
釋スル者、孔子ノ母ノ
名ハ徵在下イヒソガ、
孔子ハ徵チ言ヒソ時ハ
在テ言ハズ、在テ言ヒ
ソ時ハ徵チ言ハザリシ
ノ類チイフト、又律ニ
嫌名チ諱マズ(其ノ諱
ト字音相似ル者)者
アリ、之チ解釋スル者
ハ禹ト雨ト丘ト陸トノ
類ノ如キチイフナリト
イヘリ、
今賀心一ニ是ニ由リテ
之チ觀レバ、賀ノ父ノ
名ハ晉簡ナルガ、賀ノ
進士ニ舉ゲラルルハ二
名チ諱ムノ法律ニ觸ル

敗矣。此一段是正理。南厲王傳。急則走越耳。且家人父子。左氏哀四年傳。蔡昭侯入於家人而卒。疏云。入

于凡人之家。史高祖紀。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呂后紀。孝惠以齊王兄。尚置上坐。如家人禮。漢書。惠帝紀。有兩謀。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

不能以此自克。六節。左氏昭十年傳。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

特小丈夫。管子。孟子。公孫丑篇。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史記。孟嘗君傳。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缺缺。孫汝

聽曰。老子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又張九齡選舉疏。每一官缺。以不次用之。文選。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坐

不典。蓋唐時俗字。今本文選。恐亦係後人改寫。者之事。七節。非周公所宜用。

不可信。或曰。此益見專以屬周公者不可信也。如封唐叔。史佚成之。此

結尤高。鄭會子問注。史佚成王時賢史也。周語。韋昭注。文武時太史晉語。文王訪于辛

尹。後漢書。翟酺傳。昔成王之政。史佚在右。是史佚歷事文武至成王時猶存也。史記。晉世家。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與韓愈論史書

辯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復辯。亦理勝也。

柳柳州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本築此上有正月二

ルト爲スカ、嫌名ノ法律ヲ犯スト爲スカ、父ノ名管肅ナルガ故ニ、子ハ進士ニ舉ガラズルヲ得ズトモバ、若シ父ノ名仁ナルバ其ノ子ハ人タルコトヲ得ザルカ。
 夫諱始一由來諱ナル者ハ何ノ時ニ始レルカ、法律制度ヲ制定シテ天下ニ教ヘ示セシ者ハ周公孔子ニアラズヤ、然ルニ其周公スラ詩ヲ作リテ克昌ニ厥後トイヒ、又駿發ニ厥後トイヒ、其父文王ノ名ノ昌、兄武王ノ名ノ發ヲ諱マズ、孔子モ母ノ名ノ徵在ナルモノヲ諱諱モズ、宋ノ足リ徵トイヒ、又其在斯トイフ、殊ニ春秋ハ孔子ノ細心ニ記述セシ所ナリ、然ルニ衛桓公名ハザルノ如キハ、嫌名ヲ諱マズルヲ諱ラズ、康王ノ名ハ劉、劉音昭ナルガ孫ニ昭王アリ、魯魯子ハ魯ノ字ヲ諱マズ、周ノ時ニ魏期ナルモノアリ、漢ノ時ニ杜度ナルモノアリテ姓ト名ト音

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

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

劉秀才

書載見外集蔣氏云。或云。劉名軻字希仁。集中不他見。唐六典。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經事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洪邁容齋三筆曰。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爲貢舉科目之最。唐書杜正倫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子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顧炎武曰。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弘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王鳴盛曰。唐時秀才。則爲尤異之科。不常舉。大約終唐之世。爲常選之最盛者。不過及今乃見書藁。史記屈原傳。懷王使屈原造爲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孔光傳。時有所言。輒削草藁。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索隱曰。草藁

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孔光傳。時有所言。輒削草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

以史筆榮一韓退之邪。韓書云。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加一職。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

地。拒王芬辭曰。朝乏權臣。議出密近。食奉養役使掌故。馬相如傳。封禪賦。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大夫官屬。主故事也。通鑑傳。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漢儒林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備員。

備員。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

備員。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

備員。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

備員。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

守リテ可ナルヤ、今
 之ヲ經書ニ考ヘ之ヲ法
 律ニ實シ、更ニ之ヲ國
 家ノ法典ニ就キ參考ス
 ルニ、李賀ノ進士ニ舉
 グラルルコト、果シテ
 可ナルベキヤ、果シテ
 不可ナルベキヤ、
 凡事父ノ凡ソ父母ニ
 事ヘテ妻妾ヲ盡クスコト
 得バ非難ナカレバシ、
 人物モ周公孔子ノ如ク
 ナルチ得バ以テ極點ナ
 ルベシ、然ルニ今代人
 人曾參周公孔子ノ行爲
 チ行ハズシテ、單ニ親
 ノ名ヲ諱ムコトノミハ
 此ノ三人ヨリ勝ランコ
 トヲ務ム、諱レルモノ
 ト謂フベキナリ。
 夫周公一夫レ周公孔
 子曾參ノ三人ハ常人ハ
 卒ニ之ヲ凌駕スル能ハ
 ザル所、然ルニ此等ノ
 三人ニモ勝リテ、反シテ
 之儀官宦女ニ同ジキ行
 爲ヲ敢テセバ、則チ宦
 官宦女ノ其親ニ考ナル
 周公孔子曾參ヨリモ
 勝レルコトトナルカ。
 古之傳レテ古ノ傳成ニ
 言ハルアリ、周ノ成王
 一日戲レニ桐葉ヲ以テ

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

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

秋爲孔子累。范曄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族誅見宋書傳恃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誅。范曄本集誅作赤文選解嘲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注亦謂誅滅也海錄碎事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爲流血丹

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司馬遷觸天子喜怒。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焦氏筆乘同。書李陵傳武帝開陵降怒其羣臣皆罪陵司馬遷盛言陵有國士之風雖古名將不過也上以遷誣罔爲陵游說下陵腐刑此謂遷觸天子怒也喜字帶說耳猶史記袁盎傳一旦有緩急游俠傳且緩急人

之所時有也。班固不檢下。班固後漢書班固傳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競大怒畏資憲不敢發心銜之。崔浩沽其直。詔高允與司徒資氏賓客皆逮考競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

徒崔浩成國記三十卷。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鄒標索諸事。浩乃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往來行者咸以爲言事。遂開發。有司按驗。浩伏受賊

哇(天子ノ諸侯ヲ封ズル時、與ヘテ以テ信ト爲ス玉)ト爲シ、レニ小爾弟(幼弟)ノ叔虞ニ與ヘ此ヲ以テ汝ヲ封ズト曰ヒシニ、周公入リテ賀セシカバ、王曰ヘラク戲言ノミト、周公對ヘテ天子ニハ戲言ヲシトテ、遂ニ叔虞ヲ唐ニ封セリト。

晉意不(予)思フニ此ノ傳説ハ信ズベカラズ、何トナレバ叔虞ノ當ニ封ズベカラバ、周公ハ時ヲ見テ之ヲ王ニ言上スベキヲ至當トス、王ノ戲言ヲ待シテ之ヲ賀シテ其ノ戲言ヲ實行セシムベキニアラズ、若シ又當ニ封ズベカラザルカ、周公ハ道理ニ中ラザルノ戲言ヲ捉ヘ土地ヲ王ノ弟ニ與ヘテ之レガ主トシメシナラバ、大聖周公ノ平生ノ所爲ト相反スルナキヲ得ンヤ。

且周公ハ天子ノ言語ハ決シテ有クモスベキニアラズトイフノ理由ヲ以テ、無理ニ之ニ從ヒテ叔虞ヲ封セシメバ、若シ不義

十一年六月、誅浩。事見魏史。崔浩及高允傳。焦氏筆乘曰。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人怒。遂族誅浩。夫浩脩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然何至亦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焘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袁枚曰。崔浩傳言。浩禍由作史。余常疑太武雖暴。何至將寵任之臣。因文字之失。而忽加誅滅。後閱宋書。柳元景傳。魏太武寇汝穎。崔浩密有異圖。元景從弟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內應。謀泄。浩誅。而光世南奔。據此傳。浩之誅非爲史禍也。何以魏書本傳既不載。而南北史亦無此條。老學菴筆記曰。晁以道讀魏書。以爲魏收獨無刑禍。旣以壽終。又贈司空。尙書左僕射。諡文貞。以此攻韓退之避脩史之說。然收冢被發。棄骨於外。得禍亦不輕矣。

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

疾盲。 附註 史記自彼傳與任安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 附註 韓書云。唐有天下二百年。

聖君賢相接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垂後者。不可勝數。又云。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鑿空構立事跡。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 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

ニシテ玉ハ殿レニ桐葉
 ナリテ宮中ニ在ル所ノ
 婦女宦官ニ與ヘバ、亦
 之ニ從ヒテ其ノ者ヲ諸
 侯トナスベキカ。
 凡王者、凡ソ帝王タ
 ル者ノ徳ハ實行如何ニ
 アリ、若シ之ヲ行フテ
 不當ナルアルカ、之ヲ
 變更スルコト十回ノ多
 キニ至ルモ、決シテ不
 可トナサズ、要スルニ
 至當ノ位也ニ達セバ其
 ノ上ハ之ヲ變更セザル
 ニ止ルノミ、然ルニ況
 ンヤ殿言テヤ、若シ殿
 言ナルモ尙ホ之ヲ斷行
 ストモ、即チ周公ハ
 王ニ過失ヲ遂行スルコ
 トヲ教フル者ニアラズ
 ヤ。
 吾意周、予ノ思フニ
 周公ノ成王ヲ輔佐スル
 所以ノ方法ハ、之ヲ道
 ビクニ正道ヲ以テシ、
 如何ニモユルヤカニ且
 シトヤカニ數ビ樂ミ
 テ大中至正ノ道ニ歸セ
 ズ、其過失ヲ迎ヘテ之
 理由アル如ク見セカク
 ラズ、又之ヲ束縛シ之
 ナラズ、又之ヲ束縛シ之
 ナラズ、又之ヲ束縛シ之

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
 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
 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
 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
馬遷傳、僕以口語遇遭此禍、 每每異
 辭、
關西 公羊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者、
關西 韓書云、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 未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
 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
關西 韓書曰、非必督責迫蹙、令
 就功、
 然後爲官守邪、又凡鬼神事、
關西 韓書云、若有鬼神、將不禍人、 渺茫荒
 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
 辭如退之、好言論、
關西 本集、言作議、謂好議論人物事、政、 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
 行行焉、
關西 論語、先進篇、子路、行行如也、鄭玄曰、行行、剛強之貌、 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
 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

馬ノ若クハカガラズ、若シ之ヲ急ニシテ過度ニ失セバ、結局失敗ニ終ハルベキナリ。且ツ一家ノ父母タリトモ束縛馳驟ハ加ヘラルベキモノアラズ、況ンキ君臣ノ間稱ナルニ於テヤ、然ラバ則チ此ノ事ハ小人ノ黠談(小智ナル貌)タル者ノ爲ス所ニシテ、周公ノ如キ聖人ノ爲ス所ニアラザルヤ明ケシ、故ニ到底信スベカラザルナリ。或曰封一説ニ曰ク唐叔虞ヲ封セシハ、史官ノ尹佚ナル者ノ所爲ナリト。

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編註 漢書賈誼傳 夫固自引而遠去 又何以云行且謀也。編註 韓書 曰賤不敢 逆盛指行。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編註 韓書云 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勸而寡之。 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晉文公問守原議

一字解意。此柳文最得意者。

柳柳州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原邑。乃周襄王所賜。左氏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温。原。欒。茅之田。晉侯圍原。原降。晉侯問。 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經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畀趙衰。賢。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編註 承天子。與翼。天子應承亦佐也。 左氏哀十八年傳注。呂覽貴信篇注。並云承佐也。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媿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

フ所ノ如クランバ、足下
 ハ一日モ居ルニ至當トス、
 カラザルヲ至當トス、
 アンヤ宰相ノ心中ヲ探
 リテ、彼ノ自己ノ編輯
 テ憫ンテ、彼ノ歴史ヲ
 ノ官職ヲ與ヘ、以テ此
 韓退之ニ榮耀セシムナ
 リト言ヒテ、然タルベ
 ケンヤ、若シ果シテ然
 ラバ、足下ハ宰相ガ自己
 ニ榮耀セシムナリトイ
 フニ安ンジテ史館ノ附
 近ニ居宅ヲ構ヘ、俸祿
 (奉養)ヲ食ミ、學故(大
 夫ノ官廂、故事ヲ掌ル
 ノ官)ヲ使役シ、館ノ
 紙ヲ私用シ、自己ノ願
 ノ文章ナドヲ作リ、或
 ハ取りテ子弟等ノ使用
 ニ供スル等ノコトヲ爲
 スベキニアラナンヤ、古
 聖賢ノ道ニ志ス者ハ決
 シテ此ノ如キ行爲アル
 シベカラザルナリ。
 且退之ハ且少足下ノ
 劉ニ與ヘシ書面中ニ歴
 史ヲ紀錄スル者ハ入驪
 アラズンバ必ズ天刑ア
 リ、故ニ避ケテ此ノ事
 ニ當ラズトイヘリ、此
 言尤モ不當ノ甚クシキ
 モノナリ、夫ノ歴史ナ
 ル者ハ名ノ上ニ於テ或

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
 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
爾 賊賢伏弘石殺望 由是滋

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
三 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

左氏僖二十七年傳。楚圍宋。宋告急。狐偃曰。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
 作三軍。狐偃佐上軍。先軫佐下軍。二十八年。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

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

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
四 然而齊桓任管

仲以興。進豎刁以敗。
爾 史齊世家。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臨朋高從。修齊國政。而桓公於是始霸焉。管仲病。桓公問羣臣誰可相

者。曰。易牙。開方。豎刁。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三子
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立。公子無詭爲君。五公子爭立。遂相攻。 則獲原啓疆。

左傳僖二十六年。王與之適其始政。
僖公二十五年。所以觀視諸侯也。而

乃背其好。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
文字 好處 然而能霸諸侯者。五

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册也。
晉文公受周襄王册命爲侯伯 誠畏之

矣。魯僖公二。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
六 景監 秦孝公 時宦官 得以相衛鞅

節。景監。秦孝公。時宦官。得以相衛鞅。

ハ之ヲ獲メ或ハ之ヲ敗
スルモノニ過ギズ、是
チスラ恐懼シテ敢テ爲
サズンバ、若シ足下チ
シテ御史中丞大夫（御
史大夫ト御史中丞トノ
二官ニシテ、中丞ハ御
史ノ屬官トス、御史ノ
職ハ國家ノ法律ヲ掌ト
リ、中丞ハ百官ヲ取締
リ、民刑事ヲ裁判ス）タ
ラシメバ如何、ソノ人
ヲ獲ルニ益ト顯著ナ
ルコト愈々益々顯著ナ
ラン、然ラバ其ノ恐懼
スル、尤モ大ナルベシ、
然ルニ元拘ハラズ、揚
揚得意ノ勢トシテ塞
府（御史臺ノ役所）ニ出
入シ、美味ヲ食シ安ラ
カニ坐シ呼唱ソキバ
ラヒ）チ朝廷ノ内ニ行
フテ満足スベキカ。
在御史——御史スラ猶
ホ此ノ如クンバ、若シ
足下チシテ宰相タラシ
メバ如何、天下ノ人チ
生カシ殺シ、又ハ地方
ハ監護シ或ハ朝廷ニ引
キ入レ、用フベキモノ
ハ之ヲ用キ、黜カベキ
者ハ黜クルハ宰相ノ職
ニアラズヤ、則チ其敵
トナルモノモ發令數ト

商鞅、國史商君傳。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語數日不厭、以鞅爲左庶長、封之於商、號爲商君。相秦十年。
弘石
弘泰石顯二人漢宣帝宦

官、
得以殺望之。
蕭望之、漢書蕭望之傳。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
誣辱。建白非頗誦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

恩厚、上乃可其奏。
望之竟飲鴆自殺。
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節。
得賢臣以守大邑。

此指、**則問雖失問。**
得賢也。舉非失舉也。
然猶羞

當時、**陷後代如此。**
此指秦漢。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
得賢舉亦不在於

薦賢、
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非。以附春秋許世子止

晉、**趙盾之義。**
許世子止見昭十九年。晉趙盾見宣二年。以秦漢之禍歸罪於
韓汝霖曰。唐自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
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原守於寺人尤甚。公此議雖曰論晉
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逮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公之先見。至是驗矣。

朋黨論
在諫院
時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
困學紀聞曰。歐陽子曰。始爲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致漢史蕭望之。尚堪劉更生同心。

然ルハ殆ルベカラズ、
 揚トシテ政事堂ニ上
 リ、美食安坐シ内ハ朝
 廷、外ハ道路ニ於テ呼
 唱スルノミニシテ以テ
 自己ノ職分ヲ盡スト爲
 スカ、果シテ然ラバ史
 館ニ在リナガラ修史ノ
 事ニモ當ラズ、單ニ編
 輯官ナル名號ヲ榮譽ト
 シテ其俸祿ヲ利スル者
 ト、何ノ相異アラハヤク
 又言不_レ_レ下_レ又刻ニ
 與フル書面中ニ言ヘル
 バ、人稱アラズンバ必
 ズ天利アリトテ、古代
 ニアリテ歴史ヲ編纂セ
 シ者子罪セラレシガ如
 キナルモ、是レモ亦甚
 大謬レルモノト謂ハザ
 ルヲ得ズ、凡ソ其ノ官
 職ニ居ル以上ハ飽クマ
 テモ其ノ道ヲ正シケレ
 コトヲ要シ、雖果シ
 テ直クバ死スト、雖果シ
 テ枉クベキニアラズ、
 若シ之ヲ枉ゲザルヲ得
 ザル時ハ宜シク至ニ其
 ノ職ヲ去ルベキナリ。
 孔子之_レ_レ孔子ノ魯衛
 陳蔡等ノ諸國ヲ歷遊
 シ、到ル處窮困ニ遭ヒ

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爲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陳霆雨山墨談云。王厚齋謂朋黨二字始見班史。余按逸周書載程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朋黨字當始於此。今按淮南子覽冥訓曰。夫聖人者。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史記蘇秦傳曰。臣聞明主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鄧陽傳。獄中上書曰。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諸如此之類。亦皆在漢史之前。深寧更未之考也。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此三句是一篇主意。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最妙。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初說小人無朋。又生僞朋二字。尤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關漢書嚴助傳。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鮑宣傳。父子夫婦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關漢書樓護傳。論議常依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

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最妙。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初說小人無朋。又生僞朋二字。尤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關漢書嚴助傳。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鮑宣傳。父子夫婦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關漢書樓護傳。論議常依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

シ所以ハ、時世暗クシ
 當時ノ諸侯之ヲ因リテ
 能ハザリシニ因リテ
 ナリ、其ノ不遇ニシテ
 死セシモ、亦春秋ヲ作
 リシヲ以テ故ニアラ
 ズ、此ノ時ニ當リテ春
 秋ヲ作ラズト雖モ、孔
 子ハ亦不遇ニシテ死
 セシナリ、周公及ヒ史
 佚ノ若キ、各々叙言シ
 敘事セリト雖モ、猶ホ
 時ニ遇ヒ且少世ニ顯
 タルニアラズヤ、是ニ
 由リテ之ヲ觀ンバ春秋
 ナ作リシヲ以テ孔子ハ
 其ノ氣ヲ受クナリト爲
 スチ得ザルナリ、
 范曄（字ハ 范曄） 南朝宋ノ人、後
 漢書百二十卷ヲ著ス、
 後、謀反メシテ以テ誅
 セラルル、ハ道ニ悖ル行
 爲アリ、縱令ヘ後漢書
 ナ作ラズト雖モ、其ノ
 一族ハ當然誅セラルベ
 シ、司馬遷（字ハ子長、 前漢ノ人、史記百三十
 卷ヲ著ス、李陵ノ事ヲ
 言ヒシヲ以テ、武帝ノ
 怒ニ觸レテ腐刑ニ受ケラ
 ル、ハ時ノ天子ノ慈悲
 不レ、字別ニ意深クハ孟
 二稱レ、班固等ハ孟

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

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

左氏文 十八年傳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顓臾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縞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族。注。謂驩兜共工之屬。十六人爲一朋。

一朋。若舒賡。鼓儻。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舜佐堯。退四凶。小

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

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

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

治。書曰。

見書泰誓篇。淮南兵略篇曰。故紂之 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紂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

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

興。後漢獻帝時。

後漢書黨錮 傳稱桓靈之間。 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

堅、後漢ノ人、前漢書百二十卷ヲ著ス、同ノ叔、洛陽ノ令種競ヲ辱罵セシカバ、就之ヲ街ミ、事ヲ以テ因テ捕ヘ、囚逐ニ獄中ニ死セリ、ハ下ノ者ヲ檢束セズ、崔浩字ハ伯淵、北魏ノ人、魏史三千卷ヲ著ス、其ノ作ル所ノ歴史ノ直筆博ヲザルヲ恃ミ、之ヲ石ニ刻シテ世ニ誇リシガ、衆怒リテ魏ノ武帝ニ語セシカバ、國家ノ惡事ヲ暴露スト爲シ、遂ニ族誅セラレ、ハ已ノ直筆ヲ誇リ、以テ暴虐ノ北魏ハ北狄ヨリ起リタル國ナルガ故ニ之ヲ誅トイヒシナリ、即チ魏ノ武帝ヲ指シ、ニ國(稱)シテス(ト)フ、以上ノ人ノ行爲ハ皆中庸ノ道ニアラズ、其ノ罪ヲ獲シト怪ムニ足ラズ。

黨人。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 及黃巾賊起。張角、閻闔、後漢

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此李德裕之黨多君子半僧 及

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

而唐遂亡矣。朱全忠時盡殺黨人于白馬驛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爲朋

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

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天子看到此三句豈不感傷 更相稱美推

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

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

以其能辯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

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

張角、閻闔、後漢書黨錮傳中平

前此李德裕之黨多君子半僧

天子看到此三句豈不感傷

ト雖モ、亦首セシニア
ラズヤ、故ニ是ノ如キ
コトヲ以テ歴史ヲ編纂
スル者ノ戒ト爲スベカ
ラズ、其ノ他ノ事モ大
概是ノ如キニ過ギザル
ベシ、足下今日ノ立揚
トシテハ中庸ノ道ヲ
守リ、飽クマテ直道ヲ
固守シ、他ノ事ノゴト
キハ決シテ恐懼モザラ
ン事ヲ要ス、足下ノ恐
懼スベキ所ハ惟々其ノ
直ナラザルト中庸ヲ得
ザルニ在リ、天ノ刑罰
ヤ人間ノ禍災ナドハ毫
モ恐ルベキ所ニアラザ
ルナリ。

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一句絕妙。○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察襄爲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不阿。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蓋先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愛之。既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漢元帝二年。弘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上初立不省。廷尉爲獄也。可其奏。後赦望之。欲倚爲相。恭顯等復誣望之。不悔。過懷怨望。非願屈之于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遂飲鴆自殺。○漢桓帝九年。宦官教張成弟子牢脩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移亂風俗。逮捕下黃門監北寺獄。所引二百餘人。禁錮終身。又儒學有行義者。宦官皆指爲朋黨。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後者言一世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崔超岑暉范滂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張邈劉儒胡毋班秦周審。王章王孝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儉爲之魁。○唐昭宗天祐二年。貶裴樞崔遠。獨孤損陸辰王溥趙崇至贊等。其餘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一空。○禹稷契皋陶垂支斯伯與益朱虎熊羆伯夷夔龍四岳十二牧。總二十二人。

文章軌範卷二 朋黨論

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

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又云。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

按漢書劉向條災異封事云。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

スル者モ、亦當ニ此ノ如キコトヲ言フベク、人人皆我レハ一人ノミ下言ヘバ、結局誰レカ能ク之ヲ紀シテ後世ニ傳フベキヤ。

如退之。一足下ノ位地ヨリ言ヘバ、惟ス其ノ聞知スル所ヲ夜夜勉勵シテ紀録シ、同職ノ者及ビ將來其ノ職ヲ承スル者モ、亦各々聞知スル所ヲ念ラズシテ紀録セバ、或ハ歴史ノ事實ヲ失墜セザルニ至ラン、然ラザレバ其事實タルヤ、徒ラ二人ノ口授ニ信ズルニ止リ、轉シテ其ノ辭ヲ異ニシ日以テ日ヲ加ヘバ、則チ足下ノ謂フ所ノ蓋霧トシテ壯大ニ殆ド天地ニモ達スベキ唐代聖王賢士ノ歴史ノ事實モ、或ハ沈ミ落チテ後世ニ傳ラザルニ至ルベク、其ノ上賢愚邪正ハ相混滑シテ別別シ難キニ至ルベシ、苟モ志アル者ノ平然トシテ擡擧スベキニアラザルナリ、故ニ若シ果シテ志アル者ナラバ、人ノ賢愚(優臣)迫感(ウナカス)ア

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歐公蓋以此數語之意、變化爲一篇議論也。

縱囚論

歐陽公

文有氣力、有光燄、熟讀之、可發人才氣、善於立論。後漢獨行傳、戴封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太宗事蓋倣此也。後漢書、虞延傳、建武初、任金吾府、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鐘離意傳、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悉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

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

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

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舊唐書太宗紀曰、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

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新唐書太宗紀、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刑法志曰、二百九十人、白樂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舊唐書太宗紀、武德五年八月癸酉、放掖庭宮女三千餘人、死囚四百

來歸獄、亦謂此也、漢書、雋不疑傳、錄囚徒、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

ルチ待ツテ、然ル後ニ其ノ職務ヲ盡スベキニアラザルナリ。
 又凡鬼一足下又世ニ架シテ鬼神ナル者アラバ、史中載スル所ノ人ノ鬼神ハ必ズヤ筆ヲ執ル者ニ福利ヲ與ヘザラント言ヒシガ、凡ノ鬼神ナル者ノ事ハ渺茫ノ廣クシテハテシシキコト。荒惑トトリトナシニシテ、哈下信準スベキナリ。故ニ事理ニ明カナル者ハ皆之チ口ニモザル所ナリ。足下ノ多智ニシテ猶ホ此ノ鬼神ヲ恐懼スルコト此クノ如シ。豈ニ怪ムベカラズヤ。今、學アル足下ノ如ク、能文(辭)ナル足下ノ如ク、辯論ヲ好ム足下ノ如ク、慷慨ニシテ自ら稱シテ正直且ツ不行(剛強ナル貌)トシテ飽クマデ所忌ヲ貫徹セズンバ已マズト爲ス足下ノ如クニシテ、猶ホ言フ所此ノ如クンバ、唐代ノ歴史ハ果シテ途ニ誰ニ託シテ編述セシムベキヤ、明天子上ニ在リ賢宰相下ニ在リテ、史才

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
關註 莊子逍遙遊大 有逕處不近人情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
關註 淮南子經 稱訓仁心之感 恩接而憐怛生 故其入人深。
 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
關註 此原 太宗意
 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
關註 此原 囚者意
 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仁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

アル是下ノ如キヲ得、シ方モ後史ノ事業ヲ果スコト能ハザルハ洵ニ痛恨ノ事ニアラズヤ。退之宜一足下宜シク再思スベシ。史ヲ修ムベクシテ速ニ修メテ之ヲ爲ス能ハザレバ、宜シク立下コロキ其職ヲ辭シテ去ルベキ也。何ガ故ニ行カ行クハ辭職スルノ考ナリト言ヒテ、賤縮スル處アラザヤ、爲スベクシテ爲サズ、又史館中ノ他人及ビ後進ヲ誦ヒ之ヲシテ其事ニ當ラシメント欲スルハ、惑ヘルノ甚シキモノト謂フベシ。自己スラ勉メズシテ他人ヲ勉メシメント欲スルハ、難イカナ。

晉文公一晉ノ文公、既ニ周ノ襄王ヨリ原野ヲ賜ハリ善良ノ守者ナキニ苦ミ、寺人宦官ノ勦殺ニ請間シ、其ノ與メニヨリ之ヲ趙衰ニ與ヘタリ。

余謂守一余以爲ラク原ノ地ヲ守リ治ムルコトハ政治上ニ大關係アル者トス、何トナレバ

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關註 收上文登 近於人情哉語

春秋論

歐陽公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左傳謂趙穿弑靈公。趙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入不討賊。故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左傳又曰。仲尼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旣旣加之。又旣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

關註 孟子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 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

左丘明公羊 高穀梁赤 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

關註 宣六年經。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羊曰。

其地ハ天子ヲ輔佐シ、
 是ニ由リテ霸者タル
 ノ事業ヲ建テ、以テ天
 子ノ命令ヲ恭請スレバ、
 達スベキ基礎タルレ、
 輕卒ニモ嫌近、邪ノ近
 近侍ノ者、宦官者ニ
 イフ、ナル近侍ノ者、
 相謀シテ以テ天子ノ體
 命ヲ辱シムベキ此ノア
 ズ、然ルニ文公ハ此ノ
 重大ナル任務ニ適スベ
 キ者ヲ擇ブニ、公然朝
 廷ニ於テ之ヲ謀ラズシ
 テ、私カニ宮中ニ於テ
 協議シ、又廣ク其ノ獨
 ヤ相ニ謀ラズシテ、獨
 リ宦官ノゴトキ者ニ謀
 ル、袁ノ賢ナル固ヨリ
 國政ヲ料理シテ失敗セ
 ズト雖モ、是ヨリ賢人
 ナシトスルノ道ヲ失ヒ、
 政治上ノ失敗ヲ招キ、
 禍緒ヲ啓クニ至ラント
 ス、況ニ當時謀議ス
 ベキノ臣ニ芝シカラザ
 ルニ於テテキ、即チ狂
 僞ハ謀臣ナリ、先軫ハ
 中軍ヲ將タリ、然ルニ
 文公ハ之ヲ疏シテ、一
 率テモ咨ラズ、之ヲ外
 (シケモノ)ニシテ意見
 ナシトス、而シテ特ニ
 宦官ニ諮問シテ之ヲ決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
 親弑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
 以明之無罪。是輒加之而
 輒赦之爾。
 法之輕易非聖意。
 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
 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
 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
 復見經文。
 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
 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
 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
 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
 所辯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
 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
 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
 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
 載孔子之言。而稱其

定ス。是ノ如キノ所爲
ハ到底後世ノ法則ト爲
スベカラザルナリ。
且晉君一且ツ文公ハ
時ニ齊ノ桓公ノ事業ハ
繼承シ、霸者トナリテ
以テ天子ヲ冀戴セント
ス。大志ナリト謂フベ
シ、然リ而シテ桓公ハ
管仲ノ如キ真臣ヲ獲テ
其ノ力ニヨリテ國ハ盛
大ニ赴キシガ、後、墜
刀(眞意)ヲ擧ゲ用キテ
國家大ニ亂レタリ、今
文公ハ原ノ地ヲ獲テ其
ノ疆域ヲ開キシハ、方
ニ霸業ヲ開クベキ始政
ニシテ、衆諸侯ニ其勢
威ヲ示スベキ所タリ、
然ルニ文公ハ桓公興隆
スル所以ヲ學バズシテ
敗亡スル所以ヲ履メ
テ、公ノ敗滅スベキハ
蓋シ當然ノ事ナリニ、
シカモ能ク諸侯ニ覇
ル所以ノ者ハ何ヤキ、
晉ノ土地ハ廣大ニシ
テ、力モ亦強ク、大義ニ
リイヘバ天子ノ冊命ヲ
リ、故ニ列國ハ皆之
ニ畏レタリ、心服
モシニアラザルナリ、
是ノ故ニ其ノ後、秦ノ季
公ノ宦官景監ノ推薦ニ

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執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

ヨリ衛執(商)轅(子)相トシ、漢ノ宣帝ハ宣官弘
 恭石顯ノ二人ノ讒ニヨ
 リテ寵望ノヒテ殺レリ
 小臣謀臣ノ讒ヲ啓キシ
 ハ實ニ晉ノ文公ノ伯ヲ
 作セシニヨル。
 嗚呼得レ一嗚呼文公ガ
 邑官ニ問ヒテ道衰ニ大
 邑ヲ守ラシム、諸問ス
 ルニ其ノ方法ヲ説レリ
 ト雖モ、實人ヲ登用ス
 シガ故ニ、其登用ハ誤
 ラサルモノト謂フベ
 シ、然レドモ猶ホ當時
 ノ賢實ヲ侮辱シ後代ニ
 弊害ヲ流セシコト此ノ
 如シ、況ンヤ諸問ト舉
 用ト二ツナガラ、其ノ
 方法ヲ誤レルニ於テテ
 ヤ、何ヲ以テ之ヲ救濟
 スルコトヲ得ンヤ、余
 テ彼ノ文公ノ罪ヲ著ハシ
 ニ於テ許ノ世子止及ヒ
 晉ノ趙盾ヲ筆誅セシ義
 ニ附加ス。
 許世子一許ノ悼公疾
 メルトキ、太子止之レ
 ニ藥ヲ進メシニ未ク幾
 カナラズシテ卒セリ、
 春秋ニ之ヲ書シテ許ノ
 世子止其ノ君買テ弒ス
 ト曰ヘリ。

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

關周禮大司寇以邦成弊之可農注弊之斷其獄訟也掌囚以待弊罪注弊

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

關春秋昭十九年經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

君買左傳曰夏許悼公癘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杜云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讓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

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

止垂教者。不過欲人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

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

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

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

晉趙盾——趙穿晉ノ靈
 公ヲ弑セシニ、春秋ニ
 之ヲ書シテ趙盾其ノ君
 喪ヲ弑セリト曰ヘリ
 所以ハ盾實際手ヲ下サ
 スト雖モ、當時晉ノ大
 夫タリ、則チ其ノ責任
 ハ盾實ニ之ニ當ラザル
 チ得ザルヲ以テ、罪チ
 盾ニ歸セリナリ。
 臣聞ク——臣聞ク朋黨
 ノ說ナル者ハ古ヨリ既
 ニ之レアリ、惟ト人君
 ナル者能ク君子ノ黨ヲ
 ルチ、小人ノ黨ナルチ
 ヲ辨別スルチ要スルノ
 ミ、大凡ソ君子ト君子
 トハ其ノ道ヲ同ジクス
 ルチ以テ朋黨チ爲シ、
 小人ト小人トハ利益チ
 同ジクスルチ以テ朋黨
 チ爲ス、此レ自然ノ理
 ナリ。
 然臣謂——然シ以上ノ
 如ク陳述ハセシモノ
 ノ、小人間ニハ朋黨ナ
 ク、惟ト君子ノミ之レ
 アルモノトス、其ノ理
 白ハ、小人ノ好ムル所
 ノ者ハ俸祿ナリ、食リ
 取ル所ノ者ハ財貨ナ
 リ、故ニ利益チ同ジク
 スル時ニ當リテ、暫時

刻也。難者曰：曷爲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左昭十九年經

悼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

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

吳敗許師。昭二十三年經吳敗頓。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

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定四年經公會

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

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是，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

可盡信。孟子盡心篇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

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

如此，是可盡信乎。

按史通惑經篇曰：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爲人，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爲齊鄭及楚，國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讖，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顯然，且官

ノ間朋黨スト雖モ、是ハ眞ノ朋黨ニアラズ、シテ僞朋ナリ、一旦利征チ見ルニ途ンデハ相互ニ先チ争ヒ、或ハ利益盡クシバ交情モ疎遠トナリ、其シキニ至リテハ反ツテ相賊害シ、其ノ兄弟親戚ト雖モ相保ツト不能ハザルニ至ル、故ニ臣以爲ヘテラ小人ニハ朋黨ナク、其ノ暫時朋黨ヲ爲ス者ハ僞ナリト。

君子則一君子ニ至リテハ然ラズ、固ク執リ守ル所ノ者ハ道徳及ビ義理ニシテ、行フ所ノ者ハ君ニ忠ニ友ニ信ナルノ道、情ム所ノ者ハ名義ト節操トナリ、故ニ貞チ修ムル時ハ、互ニ此ノ道ヲ以テ相益シ、固チ治ムル時ハ同心一體ニテ國事ヲ正シ救ヒ、終始唯モ商ルコトナシ、之ヲ君子ノ朋ト爲ス、是ノ故ニ人君タル者但、常ニ小人ノ僞朋ヲ退ケ去リ、君子ノ眞朋ヲ用フベシ、然ラバ則チ國家ハ治平ナラン。

堯之時一帝堯ノ時、

爲正卿。反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
 弑。躬爲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論一也。
 歐公此篇
 蓋本于此。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二終

其ノ罪ヲ免ルコトヲ得ベキナリト教フルガ如キハ、莫有ルベカラザルコトナリ、以テ三子ノ傳ノ謬レルヲ知ルベシ。

問者曰、問者曰ヘルニ、然ラバ夷卒(蓬公)名ハ何人ガ之子殺セシヤト、余曰ク孔子ノ書セル如ク趙盾之子弑セルモノトスト。

以上ハ趙盾ノ實際君ヲ弑セシモノナルコトヲ論斷シ、以下ハ許ノ世子止ノ事ヲ論ズルナリ。

今有一一今此處ニ一人アリテ交病ミシニ、躬ヲ藥ヲ進メタリト雖モ、之ヲ管ムルコトヲ爲サザリキ、(交病ムトキハ先ダ之ヲ管メテ毒ノ有無ヲ驗スベキモノナルコト禮記ニ見ユ)又一人アリテ交病ミシトキ、躬ヲ藥ヲ管メザリシガ爲メ、其ノ父モ亦死セリ、又一人アリテ、刃ヲ以テ其ノ父ヲ殺セリト假定セシニ、判官ヲシテ之ヲ裁斷セシメバ如何、是ハ三人皆同罪ナルキ、凡庸ノ判官ト雖モ、決シテ同罪トスベカラザルチ知ラン、夫レ躬ヲ藥ヲ進メザルモ之ヲ管メザル者ハ、父ヲ愛スルノ心ハアレドモ、禮節ニ習ハザル結果ニシテ、心惜響口咽ムベキモノアリテ存シ、無罪ノ人ノミ、躬ヲ藥ヲ進メザル者ハ洵ニ不孝ナリトハ墜モ、然レドモ未ダ父ヲ殺スルノ心ハアラザルナリ、判官ヲシテ之ヲ斷セシメバ、彼ノ刃ヲ以テ父ヲ殺セル者トハ當然罪科ヲ殊ニスベシ、況ンヤ躬ヲ藥ヲ進メシテ、刃ヲ以テ父ヲ殺セル不孝トテ同罪ニ處スルモノアラナキ、此ノ如キハ凡庸ノ判官ト雖モ決シテ爲サザル所ナリ。

然則許ノ然ラバ則チ許ノ世子止ハ、實際君父ヲ弑セシニ止テナキナリ、孔子ハ決シテ之ヲ春秋ニ書シテ其ノ君ヲ弑ストト曰ハズ、孔子既ニ書シテ君ヲ弑ストト曰ハバ、止ハ決シテ藥ヲ管メザルノミナラズ、實際君父ヲ弑セシニ止テナキナリ。

難者曰、論難スル者アリテ曰ヘルニ、聖人ハ止ヲ借リテ親ノ病ム時ニ方リテハ、子ハ當ニ藥ヲ管ムベキモノナルノ教ヲ垂レシニ過ギザルナリト、余對ヘテ曰ヘルニ然ラズ、客ノ言フ所ヲ以テセバ、聖人ノ止ヲ借リテ親ノ病ム時ニ方リテハ、單ニ子ハ當ニ藥ヲ管ムベキモノナルチ知ラシムルニ過ギズ、夫レ聖人ノ一言ハ明白ニ人ニ告ゲシ以上ハ、天下萬世ノ法ト爲ルベキモノナリ、何ガ故ニ孝子ニ此ノ惡名ヲ加フルコトヲ爲サンヤ、且ツ藥ヲ管ムルノ事春秋ニ見ユ、但、後世ノ人ヲシテ世子止其ノ君ヲ弑セリトイフコトノミチ知リ、藥ハ當ニ管ムベキモノタルチ知ラシメズ、明白ニ教ヲ垂レズシテ、既ニ人ヲ大罪ニ陷シイルハ、苛酷ニアラズト謂フモ可ナランヤ、聖人ノ教ヲ垂ルルヤ、決シテ是ノ如ク迂遠ナルモノニアラズ、若シ果シテ止ヲ罪ストト曰フモ、決シテ是ノ如ク刻薄ナルモノニアラザルナリ。

難者曰、然ラバ則チ何爲レシ此ノ後盾復々春秋ノ經文ニ見ハルルヤ、許ノ悼公(世子止ノ父ノ世)ハ何爲レシ葬レリト書セルヤ、(弑逆ノ大罪ヲ犯セシ者ハ再ビ經文ニ書セズ、又葬ヲ書スハ、其君ヲ弑セシ賊ノ既ニ討セラレタル後ニ於テストイフコト)ナルニヨリテナリ、余曰ク、君ヲ弑セシノ臣ハ再ビ經文ニ書セズトハ、彼ノ三子ノ說ニ過ギズ、豈ニ聖人ノ立テシ法ナランヤ、悼公ノ葬ヲ書セシモ、安ソ其ノ後、止ヲ討サテ、然レ後之ヲ書セシニアラザルチ知ランヤ、止ノ君ナリト許ノ事ハ春秋ノ書ニ於テ極メテ略セラレタリ、吳ハ許ノ軍ヲ敗リ、又十八年、即チ魯ノ定公ノ四年ノ條ニ許男ノ事始メテ經文ニ見ユテ其ノ名ハ別ニ記セラレズ、要スルニ許ノ事ハ春秋ノ書ニ於テ極メテ略セラレタリ、則チ止ノ事跡モ詳細ニ知ルコトヲ得ザルナリ。

難者曰、論難スル者又曰ク、三子ノ說、決シテ臆測シテ然ルニアラズ、傳聞スル所ヲ承ケシノミ、若シ子ノ言フ所ニ從ハバ、傳聞スル所盡ク信ズベカラザルカト、余對ヘテ曰ク、傳聞何ゾ盡ク信ズベケンヤ、公羊、穀梁ノ二傳ニハ尹氏ノ卒去テ以テ天子ノ正體ト爲シ、左氏ニハ伊氏ノ卒去テ以テ魯ノ隱公ノ母ト爲セリ、一方ハ男子トシ、一方ハ婦人トナス、傳聞ヨリ來ル所ノ誤謬此ノ如シ、夫レ豈ニ盡ク信ズベケンヤ。

議論精——此篇ニ收メタル文章ハ皆議論精緻明確ニシテ、如何ニモキマリヨク(新制)文勢ハ圓轉活麗ニシテ、シカモ婉曲(角タダヌコト)ニ抑ヘツケタル所アリ、揚リタル所アリ、語句ノ達カニ轉折シテ頓挫スルアリ、堅ク捉ヘテ放タザルアリ、十分縱テテ之ヲ舍セルアリ、試験場(場屋)ノ作文ニハ當ニ此ノ種ノ作法ヲ學ブベシ、シカシ先ゾ放膽文ノ侯字王宇兩集ヲ暗記シ、筆ヲ下シテ幸モ障礙(トドコホリ)スルコトナクバ、始メテ此ノ集ヲ讀ムベシ。

管仲相——管仲ハ齊ノ威公(即チ桓公)ノコト、宋代ニハ欽宗皇帝ノ諱ヲ避ケテ、之ヲ威公ト稱セリ。ニ相トナリ、其ノ力ヲ以テ桓公ヲ朝者トシ、戎狄ノ内地ニ侵入スルヲ防ギ、其ノ一生ヲ終ル迄、齊ハ國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三 (將字集)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

有頓挫。

詳見拙著文話

有擒縱。場屋程文論。

左氏成十有抑揚。宋熙寧四年始以經義取士。呂祖謙編文

鑑特錄。張才叔文一篇以爲程式。朱子文集卅四卷呂伯恭曰。大兒來自里中。嫻慢如故。今誦程文。僅能記三兩句耳。元王充耘作書義矜式。卽所業之經篇。竊數題各爲程文。以示標準。清人有程巽。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放膽兩集。下筆無滯礙。便

當讀此。

王洙談錄。歐公曰。文字既馳聘。亦要簡重。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

管子內言。威公用管仲。合諸侯。伐山戎。攘白狄之地。遂至西河。故中國諸侯莫不賓服。

蘇老泉 霸諸侯。攘戎

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

富兵強諸侯敢
飯セザリキシカ
管仲死シテ後小人
堅刁易牙開方等用
キテレ公ハ亂中ニ露
去セラレシガ五人ノ
公子ヲカト立ツテ
爭ヒ其ノ禍ハ蔓延シ
テ簡公(桓公ヨリ簡公
ニ至ルマデ十三世)ニ
至ルマデ齊國衰テカ
リキ
夫功之夫レ事業ノ
成立スルハ成立スルノ
日ニ成立スルニアラズ
シテ必ズ起因スル所
アリ又禍亂ノ發生ス
ルノモ發生スルノ日
ニ發生スルニアラズシ
テ必ズ前兆スル所ア
リ故ニ齊國ノ治マル
ヤ吾レ管仲ノ功ト曰
ハズンテ之ヲ推薦セ
シ鮑叔ノ功ト曰ヒ齊
國ノ亂ルルヤ吾レ曰
チ三人ノ爲ス所レ曰
ハズンテ何トヨリレ
此ノ三人ハ國ヨリハ
國ノ亂ルノ小人ナレド
モ之ヲ用シ人ナラド
公ナリ夫レ舜アリテ
四人ノ兇惡チ放逐スル
チ知リ孔子アリテ少

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

公子武孟

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爲孝公。故曰五公子。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

下語

蓋必有所以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以兆。

文有斷割

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

鮑叔薦管仲威公用之此說治之所由起。應功字是客鮑

叔薦管仲事見左莊九年傳。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

此說

亂之所由兆。應禍字是主。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

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

後知去少正卯。

見舜典及左文十八年傳

人也。

此言威公非有舜仲尼之知。不誅少正卯。又見史記魯世家及家語始誅篇。

管仲也。

用之者威公。使之者管仲。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

時也。吾意以。

呂本無意字。注云。時本有意字。

者以對。

沈本亦無意字。按語忙無之尤妙。

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

呂覽音律。且將也。

篇注云。且將也。

仲且舉天下之賢

正即チ誘スルコトナ
 ル、彼ノ桓公ハ如何ナ
 ル人ナリヤ、其ノ聖人
 ニアラザルヤ論ナシ、
 則チ公チシテ三人ヲ用
 キシメタル者ハ管仲ニ
 アラズヤ。
 仲之疾一 仲ノ病勢危
 篤ニ瀕スルヤ、桓公其
 ノ病狀ニ就キテ將來誰
 人カ仲ニ代ルベキ者
 アト問ヒシニ、余ノ考
 ニテハ、仲ハ天下ノ賢
 人ヲ舉ゲテ之ニ對フベ
 キニ、單ニ莖刀見采
 闕方ノ三人ハ人情ニ反
 セル者ナリ、將來決シ
 テ近ゾクベカラズト言
 ヒシニ過ギズ。
 嗚呼仲一 嗚呼管仲ハ
 果シテ三人ヲ用キズト
 以爲ヘルカ、夫レ仲ノ
 桓公ニ事ヘテ君臣タル
 蓋シ幾年ゾヤ、其ノ間
 久シカラズトセズ、公
 ノ人ト爲リハ必ズ之ヲ
 詳知セルナランニ、公
 ハ耳ニ管樂ヲ絶サズ、
 目ニ女色ヲ絶サズ、而
 シテ此ノ三人ニアラザ
 レバ欲望ヲ滿スコトナ
 シ、當初ヨリ此ノ三人
 ナ用キザル所以ノ者ハ
 特ニ管仲ヲ憚リテ然ル

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史齊世家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嗚呼。

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

就桓公爲人言。應威公何人也句。

仲與威公處幾年

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於目。而

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

焉耳。

果能不用。非其人。

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

荀子不

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韓詩外傳。同。新序節士篇。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漢王吉傳。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云。彈冠振衣。張銑曰。整衣冠將還也。

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

繫威公之手足耶。

仲以爲將死一言。可以制御威公終身。那此亦不智甚矣。

夫齊國不患有三

子。而患有仲。

應其初之不用者。以有仲焉句。

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

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

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

ノミ、若シ一日モ仲ナクンバ、三人ハ將ニ冠ノ座ヲ拂ヒ出仕ノ日ノ近ヅクヲ俛アベシ、仲ガ死ニ臨ムノ一言ハ果シテ能ク桓公ノ手足ヲ攀キテ三人ヲ用キザラシムルコトト思ヘルカ夫齊國ハ天子レ齊國ハ三子アルヲ患ヘズシテ管仲ナキヲ患フ、管仲アラバ三人ノ者ハ一匹夫ニ過ギズ、然ラズンバ天下ノ廣キ、此ノ如キノ類ハ將ニ枚擧スルニ退アラザラントス、若シ桓公幸ニ仲ノ臨終ノ言ヲ聽キ、此ノ三人ヲ誅スト雖モ、其ノ餘ノ小人ハ仲悉ク數ヘテ之ヲ去ルコトヲ得ンヤ、嗚呼仲ハ根本ヲ知ラザル者ト謂フベシ、當時若シ桓公ノ問アリ當時キ、天下ノ賢者ヲ推薦シテ己ニ代ラシメバ、縱令ヒ管仲ハ死スト雖モ、齊國ハ猶ホ管仲アルト同然ナリ、何ゾ三子アルヲ患ヘンヤ、何ゾ三子ノコトナク云ルモアラナヤ、五伯莫レ五伯(伯ハ霸ニ同ジ、齊ノ桓公、

問。擧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

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一段是代管仲爲謀。文章最高處。既攻擊管仲須是思量吾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爲管仲之事。

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孟子告子篇作是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五伯莫盛於威文。五霸桓公爲盛。文

公之才。不過威公。是抑。其臣又皆不及仲。狐偃趙衰先軫陽處父。靈

公之虐。文公孫。左傳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視其避丸也。宰夫廝熊膳不載殺之。不如孝公之

寬厚。威公。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是揚。晉襲文公之餘威。

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

人焉。詩蕩篇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史記高祖本紀今置將不善壹敗塗

地。案隱曰。言一朝破敗使肝腦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賢者所以

避亂是其患無仲也。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

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不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仲不得辭其責也。

仲之書有記其將死。管子內言篇管子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對曰。鮑叔之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強。資片無之爲人也。好

晉ノ文公、秦ノ穆公、宋ノ襄公、楚ノ莊王ナ
 イフ、ノ中ニ於テ最モ
 盛ナルモノハ桓公及ビ
 文公ニ過ギタルナシ
 而シテ文公ノ才ハ桓公
 ニ及バズ、其ノ文公モ亦
 管仲ニ及バズ、文公ノ
 孫盭公ノ暴虐ナルハ、
 桓公ノ子孝公ノ寛厚ニ
 比スベクモアラズ、然
 ラバ晉ハ文公ノ薨後、
 宜シク叛亂逸ニテキルベ
 キニ、之ニ反シテ諸侯
 敢テ叛カザルノミナラ
 ズ、餘威ヲ以テ猶ホ諸
 侯ノ盟主タルコト百餘
 年ノ久シキニ及ベリ、
 其ノ故何ゾヤ、夫者ハ
 不肖ナリト雖モ、尙ホ
 老成ノ賢臣、存在セシ
 ガ爲メナリ、然ルニ桓
 公ノ葬セシヤ、叛亂發
 發シ一敗ノ極、殆ド
 肝腦地ニ塗ルゴトキノ
 狀態下ナレルハ、何ガ故
 ゾヤ、怪ムナカレ、公
 ハ唯一一人ノ管仲ヲ
 ミ特ミシニ、其人死後
 セルヲ以テテノ、其ノ
 夫天下ニ夫ノ下ニ賢
 人ナカラズ、蓋シ天下
 アリテ賢君ナキ者ハア
 ランガ、桓公ノ如キ賢

善而不能以國誦仲僅論是數子若謂當時無賢者不足指數
 則既是一概之論此則使其書果足信仲固不得辭其責也
 論鮑叔賓胥無

之爲人且各疏其短
 此事見
 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

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
 管子
 其將死也觀管子稱仲桓公之間

將死喟然而嘆有身舌之言可見矣古文關鍵
 注以爲指隰朋疑此句上脫一二語矣之矣
 則其書誕謾
 傅子曰管仲之書

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葉適水心集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
 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王棠知新錄曰夷吾在西施與王之
 前將百年而管子一書引西施吳王好劍等事又記管子死後事此皆後人手筆牽連載之

云爾又云管子石壁菁茅之謀皆一時術數何是傳後此後入增入無疑管子天下才豈肯
 書不足信也吾觀史
 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
 大戴保傅篇曰衛靈公之時選伯玉賢而不用

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選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者
 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曰

吾失矣立召選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徒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靈公治史
 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妄矣賈誼新書胎教雜事篇劉向新

序雜事篇家語困誓
 以不能進選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
 諫蕭何且死
 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君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矣臣死
 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
 先得此二事
 爲證然後立

不恨矣
 固宜如此也

君アリテ、第二ノ管仲ハ絶對ニ之レ無キトハ、余ノ信ズル能ハザル所ナリ。
 仲之書一管仲ノ遺著ト稱スル管子ナル書ニ其ノ終ニ死セントセシ時、鮑叔及ビ賓賓無等ノ人物ヲ評論セルコトナ記シ、且ツ二人ノ缺點ヲ疏シゼリ、蓋シ其心ニ以爲ヘラク、是ノ教人ハ皆國政ヲ託スルニ足ラザルノ人ナリト而シテ又豫メ自己ノ死ヲ前知セルナドトハ、其ノ書頗ル怪ムベキナリ、余ハ尙ハ史軼ハ賢人、蘧伯玉ヲ其ノ君ニ進メテ、小人彌子瑕ヲ退ク能ハザリシヲ以テ、死後迄モ其ノ君ヲ諫メタリ、軼ノ死セントキ其ノ子ニ遺言シテ死ストモ、彌子瑕ヲナカレ、屍ヲ北堂ニ置ケ、生前君ヲ諫ム能ハザリシ不忠ノ臣ナレバ、決シテ禮ヲ成ヌベカラズト、墨公往イテ之ヲ弔シ、屍ノ北堂ニアラナク見テ怪ンデ之ヲ問ヒ其實ヲ得タリ、是ニ於テ蘧伯玉ヲ進メ彌子瑕ヲ退ケ

論 一國ハ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未詳
 賢者未足積大臣之責、則仲不宜有死。

高祖論

蘇老泉

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章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苦作文、非淺學所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好。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
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史記蘇秦傳、期年

足搖目。
曲禮、六十曰耆、指使。賈誼傳、頤指如意。漢書貢禹傳、

羽不如張良、微也。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

上之人。
史記張蒼傳、贊周昌木彊人也。正義曰、言其質直、握強如木石焉。周勃

木彊人也、師古曰、言其強質。而止耳。然天下已定。
史記樊噲傳、今

如木石、然乎齊木彊少文。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爲之規畫

死セシトセシ時、曹參ヲ推薦シテ已ニ代ハラシメタリト聞ク、荀モ一國ノ大臣タルモノ心ヲ用キル、此ノ二人ノ如クオラザルベカラズ、國ノ興亡ハ大臣ノ如何ニ在リ、是ヲ以テ賢者ハ其ノ身ノ死ヲ憂ヘズシテ國ノ衰フヲ憂フ、故ニ復タ賢者ヲ獲テ之ニ一切ヲ託シテ始メテ死スヲ得ルモノトス、彼ノ管仲ハ已ニ代ルベキ賢人ヲ獲ズ、夫レ何ヲ以テ死スコトヲ得ルヤ。

漢高祖一漢ノ高祖ノ人タルヤ、權謀術數ヲ運ラシテ、切リ揚其ノ揚ノ利害ヲ切リ揚ハスコトハ陳平ニ如カズ、天下ノ形勢ヲ推量シテ足ヲ舉ゲ目ヲ搖ガスノ間ニ於テ、巧ニ計略ヲ運ラシ、以テ項羽ヲ劫カセシコトハ張良ニ如カズ、當時若シ此ノ二人ヲカリセバ、天下ハ到底、漢ノ有タル能ハズシテ、高祖ハ特ニ朴直風強ノ人ニシテ終ラシノミ、然レドモ天下

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

之智。明於大子孫之計。而暗於小。應不如。至於此而後

見也。此一段如。帝嘗語呂后曰。陳平張良。至於此而後

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遜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

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

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爲太尉主兵柄。方是時劉

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

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問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衆人讀漢書。然

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蘇

老泉學識未易及也。知有呂氏禍。此帝之智明於大不知勃之遺憂。此帝之智暗于小

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

高帝。成王幼。而三監叛。將大臣。帝意百歲後。

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

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

ハ既ニ漢ノ有トナリテ、サテ後世子孫ハ計ヲ立ツルニ迫ラレテ、陳平張良ナドノ到底及ビモツカザル所モ、高祖ハ先ヅ規畫ハハカリ定ム。漢位シテ、後世爲スベキ所ノコトヲバ瞭然（アキカ）カ限前ニ目撃シテ處分スルガ如クナラシメタリ、蓋シ帝ノ智ハ遠大ナル點ニ明ニシテ、些細ナルコトニ暗カリシハ、此ヲ見テ知ルベキナリ。

帝嘗語一帝嘗テ其後呂氏ニ語リテ曰ク、周勃ノ手厚クシテ修飾ナキモノナルモ、シカモ劉氏ヲ安ズルハ必ズ勃ナラン、宜シク太尉ノ職ヲ授クベシト、是ノ時漢室ハ極メテ安泰ナリ、勃ヲ以テ太尉ト爲シテ果シテ誰ヲ安ルズベキヤ、余ノ考フル所ヲ以テセシム、帝ノ此ノ事ヲ爲セシハ、將來必ズ呂氏ノ禍アルチ知レバナリト。

雖然其ノ帝果シテ呂氏ノ禍ヲ前知セバ、何ガ故ニ呂氏ヲ去ラザルヤ、蓋シ事情ニ於テ不

氏佐帝定天下。呂后紀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爲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

帝之智明於大也能改齋漫錄云老蘇明允云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按唐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呂后亦近于此漢高娶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于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補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乾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乃知爲惠帝計也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鶴空惡處老蘇本此爲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原題

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此倒用雖使二字袁枚曰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

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爲後世子孫之計莫如削呂氏黨此帝之智明於大處嗚呼

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就噲之功而論尤不宜遂斬之功爲不少方亞父喉項莊時左傳宣三年公喉夫髮爲釋文微噲

譙羽樊噲傳是日微樊噲入營請讓項羽沛公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

事幾殆索隱謂責也亦或作譙蒼讀篇譙訶也

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可ナル所アレバナリ、昔、周ノ武王没シ成王幼ナリシガ、武王ノ弟三人殷ヲ遺民ヲ監督セルモノ、相俱ニ周ニ叛キシコトアリ、帝ノ意以テ爲ラク自己ノ死後、必ズ大特幸相文武ノ大臣、及ビ諸侯王等ニテ武庚祿文（殷紂王ノ子即テ三監ノ擁シテ周ニ叛キシモノ）ノ如キ者アラバ之ヲ制スルニ於テ困難ナルベシト、是ニ於テ熟考シテ以爲ラク、家ニ主母アラバ豪悍ナル奴婢アルモ決シテ弱子ト抗セザルノ道理ナリ、彼ノ呂氏ハ帝ヲ佐ケテ天下ヲ平定セシモノナレバ、諸將大臣モ素ヨリ畏服スル所ナリ、故ニ此呂后アレバ諸將ノ豪邪ノ心ヲ鎮壓シテ、嗣子（即チ惠帝ヲサス）ノ壯年トナルマデ無事ナルコトヲ行ベキナリト、是ヲ以テ養レバ呂后チ去ラザリシハ、全く惠帝ノ「二」計リタル者ト謂ハザルヲ得ザルナリ、呂后既ニ呂后ハ既ニ去ルベカラズ、故ニ帝

軍中斬之

史記樊噲傳盧縮反高帝使噲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 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

者誠僞未必也

就事實而論 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

就帝爲人而論亦必不遽斬之

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

彼其以下說欲斬噲

而無疑高帝逆知呂氏之禍而噲要於呂氏若一旦合謀事不可爲不知削其黨以損其權此所以欲斬噲而不疑要皆爲後世子孫之計也高帝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其智明於大子

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

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前面不說破

畢遂節出新意立奇論直到此方入事

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董也使其毒可以治病

應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

而不至於殺人而已

使惠帝得立

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

謂不知帝意而活噲

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

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

ハ呂氏ノ家ヲ削リ去リテ以テ其權ヲ損シ、雖令ヒ一大事變アリト雖モ、天下ナシテ動搖セザラシメントテ期セリ、是ヲ以テ樊噲ノ如キ大切ナル者モ、一旦人ノ讒言ヲ信ジテ遂ニ之ヲ誅戮セントセシナリ、嗚呼、高帝ハ獨リ樊噲ニ於テノミ不仁ナランヤ、且ツ嗚ハ帝ト信ニ起リ、城ヲ攻メ陣ヲ陷レシ功、決シテ殺少ナリトセズ、當初鴻門ノ會ニ於テ、亞父(范增)項莊ヲ使賅、劍舞ニ託シテ之ヲ殺サントセシ時、嗚ノ圍入シテ項羽ヲ誑責スルナクンバ、漢ノ漢タルコト未ダ知レベカラズ、然ルニ其ノ後、人ノ嗚ハ戚氏(高帝ノ妃)一家ヲ誅戮セント欲スルコトアルモノアリ、時ニ嗚出テテ燕ヲ伐チシニ、帝此ノ言ヲ聞キ、立チ下コロニ陳平、周勃ニ命シテ嗚ノ陣中ニ即キテ之ヲ斬ラシメントセシコトアリキ(陳平、嗚ハ呂后ノ親戚タルヲ以テ憚リテ之ヲ殺サズ、

不得入北軍矣。

也。太尉不得入北軍則高帝以太尉屬勃之意荒矣。

比諸將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

孤。韓信王楚黥布王淮南盧縮王燕。

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

誅。高帝十一年春正月信謀反長安夷三族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追斬於番陽

十二年陳豨降將言盧縮與豨通謀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之後亡入

匈奴見高祖紀及韓誰謂百歲之後惟埋屠狗之人。

王信黥布盧縮傳。埋爲姦徐廣曰惟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樊噲傳噲以屠

狗爲事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

而不欣然從之耶。臣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立一篇議論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爲

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爲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制呂

春秋論

蘇老泉

執ヘテ長安ニ詣リシニ、至レバ高帝已ニ崩セリ。呂后遂ニ贈述未ダ形ハレザルナリ、之ヲ議スル者ノ言異シテ、誠ナリヤ否ヤ未ダ確定セザルナリ。
 且高帝ハ且ツ高帝ハ一女子タル戚夫人ノ爲ニ天下ノ功臣ヲ斬ラザルコトハ明ナリ、然ラバ則チ何ガ故ニ功臣ニ對シテ誅戮ヲ加ヘントセシヤ、蓋シ哈ハ呂后ノ妹ヲ娶レリ、呂氏ノ一族中、呂産呂祿等ノ輩アルモ、皆凡庸ノオニシテ恣モ拙フルニ足ラザルモ、獨リ哈ハ家健ニシテ諸將皆之ヲ制スル能ハザル所ノ者タリ、期チ自己百歲ノ後、息ヲ養フスモ、實ニ哈ヨリ大ナルハナシ。
 夫高帝ハ帝ノ呂后ヲ寵ルヤ、獨ホ醫師ノ董(高頭トイフ)春卿ナリ、ナリ則チ合スルガゴトク、其ノ毒ヲシテ疾病ヲ治ムルダケニ加減シテ、人ヲ殺サズ迄ニ至ラシムルノミ、哈若シ死セバ、呂氏ノ毒ハ勝ニ人

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儀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論語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去族如鞏帥師伐宋隱十年。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襄二十七年。之類。絕國如黑肱以濫來奔公羊昭三十一年。之類。貶爵如齊侯伐山戎而書人莊三十年。之類。書名如衛侯燬滅邢僖二十五年。之類。書字如紀子帛盟于密隱二年。季子來歸齊仲孫來(國元年)之類是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

ナ殺スニ至ラザラント
 ス、帝以爲ヲク是レニカ
 テ自己ハ死シテ憂ナカ
 ルベシ、然ルニ平勃ハ
 帝ノ眞意ヲ知ラズ執
 ヘテ長安ニ還リシハ漢
 爲ニ憂ナ後世ニ遺セ
 者ナリ、暗ノ惠帝ノ六
 年ニ死セシハ、天命
 シテ、倫シ之ヲシテ尙
 ホ存在セシメバ、他日
 呂氏ノ亂ニ月竊ハ北軍
 ニ居リ、呂氏ハ南軍ニ
 居リ、太尉周勃モ竊
 産ヲ給ムキテ北軍ニ入
 リ其ノ實權ヲ掌握スル
 コトヲ得ザルベシ
 或謂暗ノ或人謂ヘラ
 ク、暗ノ高帝トハ最モ
 親シ、帝ノ崩後尙ホ存
 在ストモ、決シテ彼ノ
 祿産一派ト相合シテ謀
 叛ハモザルベシト、余
 以爲ラク然ラズ、ソレ
 轉信、黠布、盧彭等皆
 南面シテ王位ニ即キ孤
 (魏侯王ノ自稱)ト稱セ
 リ、而シテ三人ノ中盧
 給ノ帝ト同郷ノ諛アリ
 テ最モ親帝セラレシガ
 帝ノ未ダ崩セザルニ當
 リテ皆相繼イデ謀逆ヲ
 以テ誅セラレタリ、然
 ラバ則チ誰人カ帝ノ百

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
 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
 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
 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
 吏也。執塗之人。爾荀子儒效。鄉也。混然塗之人也。注。塗。與途。同。性惡篇。塗之人。可以爲禹。注云。塗。道路也。而告之。
 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
 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難。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難。言如所言。則夫子聖人。春秋聖曰。夫
 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子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
 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二。有善而賞之。
 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一篇主意正在此。說到此上兩句之難。刃迎而解。先
說出天子主意。下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
乃設問申明之。

歳ノ後、推理（人ヲ推
 察シテ之ヲ埋ムルコ
 ト）原物（物ヲ原状ニシ
 テ之ヲ復スルコト、略ノ後
 臨ナル時、賤業ヲ當ミ
 シナイフ）人ニシテ、
 現ニ臣氏ノ一族中、帝
 王トモ爲ルヲ見ルニ及
 ソンデハ、豈ニ欣然トシ
 テ之ニ從ハザル者アラ
 シヤ、余故ニ曰ク彼ノ
 平勃二人ノ禁暗ヲ殺サ
 ザリシハ、漢室ノ爲ニ
 憂テ後世ニ遺セシモノ
 ナリト。
 貧弱者。善ヲ賞シ惡
 チ罰スルハ天下ノ公義
 ナリ、善ヲ是トシ惡ヲ
 惡トスルハ一個人ノ私
 論ナリ、賞罰スベキ位
 地ニ在レバ、聖人ハ其
 ノ權能ヲ以テ天下ノ公
 義ヲ行ヒ、以テ賞シ以
 テ罰シテ天下ノ人惡ニ
 懲リ善ニ勸ム、道ヲ以
 テ立ツノ位地ニ在レバ、
 聖人ハ其ノ權能ヲ以テ
 一個人ノ私論ヲ行ヒ、
 是ヲ是トシ非ヲ非トシ
 テ天下ノ人之ヲ禁トシ
 之ヲ辱トス。
 周ノ衰。周ノ末世ニ
 方リテヤ、賞罰ヲ行フ
 ベキ位ハ孔子ニ在ザラ

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
 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
 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
 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三。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
 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
難 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
編 禮記明堂位篇。武王崩。成王
幼弱 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
 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
 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
 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
編 周本紀。犬戎逐殺幽王。於是諸侯乃共立
幽王太子宜臼 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
 遷于洛邑。辟戎寇。平王之
 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
 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
 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
 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
 子之權與之也。
三 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

ルモ、是非ハキ道ハ孔子ニ在ルナリ、故ニ其ノ權能ヲ以テ天下ノ事ヲ是非スルヲ可ナルモ、賞罰ヲ施スベカラザルハ論ナキナリ、而シテ春秋ノ書ヲ觀ルニ、人ノ功ヲ賞シ、人ノ罪ヲ罰シ、人ノ國數ヲ紀テ、人ノ爵位ヲ貶シ、或ハ諸侯ノ名ヲ書シテ之レヲ稱ラズ、或ハ大夫ノ字ヲ書シテ名イハズ、其ノ書法ヲ任意ニセシモノナラズ、此事ハ是ナリ、此ノ事ハ非ナリト曰ハズシテ、賞スベキモノハ之ヲ賞シ、罰スベキモノハ之ヲ罰セリ、然ラバ則チ孔子ハ人ヲ賞罰スル位地ニアラザルニ、人ヲ賞罰シテ始メザルモノト思惟セルカ。

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如桓公實欲伐蔡而責楚包茅不入僖四年。文公實欲求諸侯而出定襄王僖二十五年。是也。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又生一段議論。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真是論得痛快。

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左傳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杜預左傳序。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遠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而內而略外。公羊隱七年傳曰。春秋錄內而略外。成十五年。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

賞罰人。人ヲ賞罰スルハ天子諸侯ノ事ナリ孔子ハ天下ノ諸侯又大夫ノ身ニシテ、或ハ天子ヲ禮シ、或ハ諸侯ヲ禮セルヲ病ヒテ春秋ヲ作レリ、而ルニ自己ハ恣ニ人ヲ賞罰シテ輕ラズバ、何ヲ以テカカ

下ノ士ノ道ニ反セル者
 才實ムルコトヲ得ンヤ
 位公也一 位ハ天下ノ
 公ナリ、道ハ天下ノ私
 ナリ、私ハ公ニ勝ツコ
 トヲ得ザレバ、則チ道
 ハ位ニ勝ツコトヲ得
 ハ位ニ勝ツコトヲ得
 ハ以テ人ヲ賞罰スルコ
 トヲ得ベケレドモ、道
 ノ權能ハ人ナシ是非ス
 ニ過ギズ、道ハ我レニ
 在レドモ、位アル者ノ
 事ヲ爲スヲ得ザレバ、
 天下ノ人皆將ニ曰ハン
 トス、位ノ僭越スベカ
 ラザルハ此ノ如シト、
 苟モ然ラズシテ道アレ
 バ則チ位ナキモ賞罰ヲ
 加フベシトナラバ、天
 下ノ人誰レカ道ハ我レ
 ニ在リト曰ヒテ復リニ
 人ヲ賞罰セザランヤ、
 果シテ然ラバ此ノ道チ
 ルモノハ實ニ位チ奪フ
 モノナリ。
 曰夫子一之ニ答フル
 者アリテ曰、賞罰チ行
 子豈ニ誠ニ實則チ行
 ハンヤ、徒々紙上ニ於
 テ之ヲ賞罰セシニ過ギ
 ズ、何ノ不可力之レ有
 ランヤ。
 曰我罪一余之ヲ難シ

伐自諸侯出

論語季氏篇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而田恒弑其君則沐

浴而請討

論語憲問篇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然則天子之權夫

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

卒。左哀公十六年經。書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杜預云。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賢德殊而異之。夫子既告老矣。

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

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

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

宜爾也。結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

後漢書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晉書司馬彪作九州

春秋起於世祖。終孝獻。凡八十篇。孫盛著晉春秋。隋志三十二卷。習鑿齒著漢晉春秋。隋志

四十七卷。北史崔鴻爲十六國春秋。勣成百卷。老泉所斥。蓋此之類。晉法引呂氏春秋。與越

春秋固非矣。近人或引王通文中子。續書。不知文中子中說擬論語。續書擬尚書。始無春秋

之目。則引以充之。擬非其倫。老泉史論。以王通陸長源並稱。蓋一時未考之失。不足據矣。

吾惑焉。吳越春秋。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

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テ曰ク、我レハ人君ニアラズ、マダ官吏ニアラザルニ、路上ノ人ヲ執ヘテ之ニ告ゲテ、某ハ善ヲ爲セリ、某ハ惡ヲ爲セリト曰ハバ可ナレモ、若シ之ニ繼イデ某ハ善ヲ爲セシカバ我レ之ヲ賞セン、某ハ惡ヲ爲セシカバ我レ之ヲ罰セント曰ハバ、人誰カ我ヲ笑ハザルモノアラザヤ、孔子ノ賞罰ハ何ヲ以テ之ニ異ナラン、然ラバ則チ孔子ノ孔子タル所ハ安クニ在リヤ、春秋タル所ハ安クニ在リヤ。孔子ノ答フル者又曰ヘルニ、孔子ノ春秋ヲ作りタルヤ、則チ孔子ノ私書ナリトイフニアラズ、又孔子自莫モ自作セシモノト曰ヒシニモアラズ、賞罰ノ權ハ孔子ノ恣ニ自ラ之ヲ與ヘ得ベキモノニアラズ、孔子ノ意ニハ、此ノ書タルヤ、魯國ノ史ナリ、魯國之ヲ作りタルナリト、善アリテ之ヲ賞スレバ、曰ク魯國之ヲ賞セシナリ、惡アリテ之ヲ罰スレバ曰ク、魯國之ヲ罰スルナリト、此ノ如キノ趣意ヲ以テ春秋ハ作ラレタルモノニ過キズ、其ノ故ハ孔子周易ノ爻其下ニ繫クトイフ書名ハ、魯國ノ其ノ歴史ニ名ヅケテ筆經ト謂ヘリ、此ノ二書ハ孔子ノ自ラ名ヅケン所ナルガ故ニ、孔子ノ私著ト稱スルモ固言ニアラザルガ、則チ春秋トイフ名ヲ以テセシナレバ、賞罰ノ權能ノ魯ニ在ルハ論ヲ竣タザルベシ、則チ春秋ノ賞罰ハ魯ヨリ漸チ以テ天下ニ及ボセシモノニシテ、天子ノ權能ヲ行ヒシヤ疑ヲ容レズ、然レドモ魯ハ諸侯ノ國ナリ、其ノ賞罰ハ國境以外ニ及ボスベカラザルニ、天子ノ權能ヲ魯ニ與ヘタルハ何故ゾヤ。曰夫子レ之ヲ辯ジテ曰ク、天子ノ權能ハ周ニ在ルヤ論ナシ、孔子已ムチ得ズシテ魯ニ與ヘタルハ何故ゾヤ、昔武王崩ズルヤ、天子ノ位ハ當然其ノ子成王ニ在ルベシ、而ルニ成王幼ナリシヲ以テ、其ノ叔父周公ハ以テ爲ラシク、天下ハ一日モ賞罰ナカルベカラズ、魯ハ周公ノ封セラレタル國ナリ、自己ハ魯ノ地ニ居ル以上ハ、彼ノ周公ノ已ムチ得ズシテ天子ノ權能ヲ假リテモ亦以テ爲ラシク、天下ハ一日モ賞罰ナカルベカラズ、魯ハ周公ノ封セラレタル國ナリ、自己ハ魯ノ地ニ居ル以上ハ、彼ノ周公ノ已ムチ得ズシテ天子ノ權能ヲ假リテ以テ天下ヲ賞罰シ、周室ヲ尊ビシ如クセザルベカラズト、故ニ天子ノ賞權ヲ以テ魯國ニ與ヘシナリ。然レ假ニ難者又曰ヘルニ、天子ノ權能ハ周ニ在ルヤ論ナシ、孔子已ムチ得ズシテ魯ニ與ヘタルハ何故ゾヤ、魯國ノ如クナラバ可ナリ、難者又曰ク、魯國ト以テ彼ノ若桓管文ノ如キヲ希望シ、而シテ結局齊桓管文ニ天子ノ權ヲ與ヘザリシハ何故ゾ、曰ク齊桓管文ハ表面周室ヲ尊ブガ如ク飾リテ、實際ハ自國ヲ富盛ニセント期セシガ故ニ孔子ノ其ノ名義ノ尊王ノ事ニハ與ヘシモ、精神ニ至リテハ之ニ與ヘセザリキ、之ニ反シテ周公ノ精神ハ微服隄尾登王ニアリテ、繼ヒ其ノ子孫ニシテ祖先ノ遺志ヲ繼承シ能ハザル者アリト難モ、孔子ノ周公ヲ欲スル餘リ、其ノ子孫ヲ天子ノ權ヲ假リ以テ天下ニ賞罰スルヲ許セシナリ、故ニ孔子ノ意ニハ、周公ノ如キ心アリテ而シテ、以テ桓文ノ事ヲ行フベシト、此レ則チ孔子ノ齊管文ニ與ヘズシテ魯ニ與ヘシ所以ナリ。夫子亦レ天子ノ亦魯君ノ才ハ到底周公ノ事ヲ行フニ足ラザルヲ知ル、願フニ孔子ノ意ニ今ノ天下復タ周公ノ如キ人ナシ、是ヲ以テ哀傷スルコト此クノ如シト、是故ニ天子ノ權ヲ以テ其ノ子孫ニ與ヘシハ、正ニ周公ヲ思慕スル所以チ見ハセシモノナリ。吾親筆、余春秋ノ筆法ヲ觀ルニ、皆周公ノ定メシ遺法ニ外ナラズ、且ツ魯ノ國内ノ事ヲ記スルニ詳ニシテ、國外ノ之ヲ省略セリ、其ノ意魯國タル者先ヅ周公ノ遺法ニ依リ、先ヅ自ラ之ヲ治メ、然ル後他國ヲ治メンコトヲ欲セシヤ明ナリ、孔子ノ常ニ禮樂征伐ハ天子ヨリ出ヅベキ理ナルニ、裝禮ノ結、現今ハ諸侯ヨリ出ヅト嘆息セリ、然レ齊ノ臣田恒其ノ君簡公ヲ弑セシ時、齊戒沐浴シテ魯ノ哀公ニ告ケテ之ヲ討伐セシコトヲ請ヘリ、是ニ由リテ之ヲ親レバ天子ノ權ハ孔子之ヲ奪ニ與ヘシヤ明ナリ。

賈子之 孔子ノ弟子子貢等ハ孔子ノ真意ノ在所ヲ知ラズシテ、春秋ノ經文ヲ撰成シテ其ノ哀公ノ十六年ノ經ニ孔丘卒スト書セリ、是ノ時孔子ハ既ニ魯ノ大夫ノ職ヲ去レリ、春秋ノ例ニ據レバ、大夫老ナ告ケテ卒セバ、孔子ノミニハ之ヲ書セリ、孔子既ニ春秋ヲ作リテ天下ニ公ニセリ、然ルチ一ノ孔丘ニ私シテ可ナルベキヤ、嗚呼孔子ハ之ヲ魯國ノ書トナセシテ子貢ノ徒ハ之ヲ以テ孔子一家ノ書ト思ヘルカ、惑ヘルノ甚キモノナリ、遷國之 司馬遷ノ史記、班固ノ漢書、皆ノ善惡ヲ是非スルアレドモ、管邨ハ之ヲ行ハズ、修史ノ官タル者トシテハ、當ニ然レベキコトナリ、後之效 後世孔子ニ效シテ春秋ノ名ヲ冠セシ書ヲ作ル者アリ(呂氏春秋、吳越春秋ノ類、吾レ甚ダ惑ヘリ、春秋ニハ天子ノ權アリ、是ヲ以テ天下君アレバ春秋ハ決シテ作ルベカラズ、天下君ナケレバ、天子ノ權ハ吾レ之ヲ誰ニ與ヘテ可ナルヤナ知ラズ、天下後世ノ人ニシテ誰レカ周公ノ子孫ノ如ク之ヲ與ヘテ可ナル者アラシヤ、之ヲ與ヘテ適當ノ人ヲ得ズバ、紛亂ヲ醸スベク、人ニ與ヘズシテ自ら與ヘバ僭越トナルベク、人ニ與ヘズ自ら與ヘズシテ結局アル所ナクンバ、散漫シテ辱者スル所ナキニ至ルベシ、嗚呼後世ノ春秋ハ紛亂カ、僭越カ、將タ散漫カ、要スルニ此ノ三者ノ一ヲ厭スル能ハザルベシ、

范增論

蘇東坡

蘇東坡。閩若璩。潛邱翁記曰。楊用九自吳門歸。以余好收書於時。下刊本尤易致也。購以餽余。其籤題不曰老蘇全集。而曰蘇老泉先生。是父冒子號矣。蓋蘇氏先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不知何年。譌以稱老蘇。一辨於葉石林。再辨於焦弱侯。以蒙藏子瞻墨蹟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圖書證。尤妙。此尚不曉。何以刊爲。楊君謙見吳原博。遂新修姑蘇志。正盥面。譬其籤題。輒以水漚。其使者不開卷。擲而還之。殆亦未爲過矣。越明年庚辰。首春。戴唐器書來。憶東坡得鐘山泉公書。寄詩爲謝云。實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坡敢於僧泉公者。稱曰老泉乎。真解頤新語。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梁玉繩。庭立紀。聞曰。東坡嘗自號老泉。以蘇氏先塋有老人泉也。則後人以稱老蘇。誤矣。曰。葉石林焦弱侯。閩百詩皆辨其誤。東坡寄鐘山泉公詩。却有老泉來喚人。稱泉公爲老泉。而不諱其非。編禮公之號。明曰。又東坡行二。驚一字和仲。子仙。由二字同叔。今稱坡爲長公。亦非。黃山谷題李氏園詩。題詩未有。驚一句。會喚譎仙蘇二來。侯鑄斂魯直戲東坡云。二丈書可名換羊書。歐陽公蘇明允墓誌銘云。後生學者。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又云。生三子。曰景。早卒。坡翁又字子平。見文與可丹淵集。

漢用陳平計。漢陳平ノ謀計ヲ用キテ楚ノ君臣ヲ離間セシメ、項羽使者ヲ漢ニ遣ハセシトキ、漢王盛饗ヲ設リテ之ニ面會シ、伴々舊イテ曰ク、吾レハ范增ノ使ナリト思ヒタリトテ、其ノ饗ヲ持去ラシメ、更ニ惡具ヲ以テ楚ノ使者ニ進メタリ、使者歸リテ此事ヲ以テ項羽ニ語リ、羽果シテ増ヲ疑ヘリ。羽ハ増ト私アルヲ疑ヒ、漸漸其ノ權ヲ奪フ、増大ニ怒リテ曰ク、天下ノ事既ニ定レリ、君王宜シク自ラ之ヲ處理スベシ。巨願クハ骸骨(辭職)ヲイフ、人巨ハ一身ヲ捧グテ君王ニ盡スベキモノニテ、隨意ニ辭職ヲ得ベキモノニアラズ、故ニ殘骸ダケヲ請ヒ受ケタシト義ナリ。子騫ヒ卒伍(普通兵)ノ兵卒ノトニシテ、民籍ニ入ルヲイフ。蘇子曰ク、増ノ引キ還ルコト、誠ニ機宜ニ合ヘリ、若シ去ラズンバ、必ず増ヲ殺サン、獨リ其ノ早カラザルヲ恨ムノミ、然ラバ何事ノアリシ時ニ辭職シテ可ナレヤ、往時増ハ羽ニ鴻門ノ會ニ席上ニ於テ沛公(後ノ漢王、即チ高祖)ヲ殺スヲ勸メタリシガ、羽之ヲ聽カズシテ遂ニ天下ヲ失ヘリ、此ノ時ニ於テ去ルベキカ、余曰ク、増ノ沛公ヲ殺サントスルヤ、八目ノ分トシテ當ニ然ルベキ事ナリ、一方羽ニ於テハ沛公ヲ殺サザルハ人君タルノ度量アリ、増何爲レゾ、此ノ時ヲ以テ去ルベケンヤ、易ニ曰ク、時機ヲ知ル者ハ其ノ智殆ト稱下均シキ乎ト、詩經ニ曰ク、彼ノ雲ノ降ルヲ見ルニ、其ノ前兆トシテ必ズ後ノ降ルモノナリト、増ノ去ルハ當ニ羽ノ獅子冠軍(獅子ハ猶ホ公子トイフガトク、冠軍ハ將軍ノコトナリ、此ノ人名ハ宋義)ヲ殺セシ時ニ於テスベシ。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史記項羽紀。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食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於沛公。且日來見項王。至鴻門。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暴雪也。說文。霰雪也。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蘇子曰。蘇子曰ク、増ノ引キ還ルコト、誠ニ機宜ニ合ヘリ、若シ去ラズンバ、必ず増ヲ殺サン、獨リ其ノ早カラザルヲ恨ムノミ、然ラバ何事ノアリシ時ニ辭職シテ可ナレヤ、往時増ハ羽ニ鴻門ノ會ニ席上ニ於テ沛公(後ノ漢王、即チ高祖)ヲ殺スヲ勸メタリシガ、羽之ヲ聽カズシテ遂ニ天下ヲ失ヘリ、此ノ時ニ於テ去ルベキカ、余曰ク、増ノ沛公ヲ殺サントスルヤ、八目ノ分トシテ當ニ然ルベキ事ナリ、一方羽ニ於テハ沛公ヲ殺サザルハ人君タルノ度量アリ、増何爲レゾ、此ノ時ヲ以テ去ルベケンヤ、易ニ曰ク、時機ヲ知ル者ハ其ノ智殆ト稱下均シキ乎ト、詩經ニ曰ク、彼ノ雲ノ降ルヲ見ルニ、其ノ前兆トシテ必ズ後ノ降ルモノナリト、増ノ去ルハ當ニ羽ノ獅子冠軍(獅子ハ猶ホ公子トイフガトク、冠軍ハ將軍ノコトナリ、此ノ人名ハ宋義)ヲ殺セシ時ニ於テスベシ。

陳涉之——陳涉ノ興起スルヲ項燕、扶蘇、楚ノ將ニシテ、扶蘇ハ秦ノ太子ナリ、二人ハ既ニ死セシメテ、陳涉ハ亦リテ存存スル者ノ如クニシテ、二人ノ名ヲ借リテ兵ヲ起セリ）ヲ以テシ、項羽ノ興リシヤ、楚ノ懷王ノ孫心ハ楚國ニ於テ衆望アリキリシガ、秦ニ殺サレタルヲ以テ、楚人ノ之ヲ憐メリ、此故ニ項羽ヲ立テテ義帝ト爲セシメ、之ヲ立テテ民望ニ副ハシコトヲ欲セシナリ）ヲ立テテ義帝ト爲セシメテ以テニシテ、諸侯ノ之ニ叛キシハ此ノ義帝ヲ殺シテ以テナリ、且ツ義帝ヲ立ツルニ方リテヤ、増之レガ主唱者タリ、故ニ義帝ノ存否ハ豈ニ惟ニ楚ノ盛衰ニ關係スルノミナランヤ、増モマダ實ニ禍福ヲ同ジクスルナリ、未ダ義帝亡ンデ増ノ獨リ存スル理アラズヤ、羽ノ卿子冠軍ヲ殺スヤ、是レ義帝ヲ弑スルノ前兆ニシテ、義帝ヲ弑セシムハ、增ヲ殺スルノ前兆ト謂ハザルヲ得ズ、陳平ノ離間策ヲ特ツテ後、始メテ諸侯ヲ括ミシニアラズ、之ヲ變フルニ物ハ先ヅ腐敗シテ後、遺毒生スルコトク、人必ズ疑フテ後、讒言ノ行ハルモ、後、讒言ノ陳平如何ニ多智ナリト雖モ、豈ニ深く信ジテ疑ハザルノ主ヲ離間スルコトヲ得ンヤ。

本紀曰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又曰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時也。陳涉之斬義頭。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得民也。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實。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義帝命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爲項羽所殺。死矣。陳涉詐稱其尙在。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心者。立以爲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後陰使人弑之。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楊用修丹鉛錄曰。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欄。謂衣外別安欄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立楚王孫心爲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弑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

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

范增論——余嘗テ論ス
 ラク、義帝ハ賢主ナリ
 函谷關ヲ製ヒ秦ノ相威
 陽ニ入ラシムルニ方リ
 テ、項羽ヲ遣ラズシテ
 獨リ沛公ヲ遣レリ、又
 卿子冠軍ヲ稱人衆ハ
 ノ中ヨリ拔擢シテ授ク
 ルニ上將軍ノ官ヲ以テ
 セリ、不賢ニシテ能ク
 是ノ如クナランヤ、羽
 既ニ義帝ノ命ヲ矯メテ
 卿子冠軍ヲ稱セリ、義
 帝ノ心中當ニ堪フル能
 ハザルベシ、然ラバ則
 チ羽義帝ヲ殺スニアラ
 ズンバ、帝必ズ羽ヲ殺
 シンコト、智者ヲ待ツ
 テ知ルヲ要セザルナリ
 増始勸ニ増始メ項梁
 ニ勸メテ義帝ヲ立テシ
 メタリ、故チ以テ諸侯
 羽ニ服従スルニ至レリ
 然ルニ中道ニシテチ
 弑スルハ、増ノ本意ニ
 アラズ、獨リ其ノ本意
 ニアラザルノミナラズ
 必ズ力諍シテ殺カレザ
 リシナラン、其ノ言チ
 用キズシテ、且ツ其ノ
 立テテ所チ殺セシハカバ
 羽ノ増ヲ疑ヒシハ、必
 然是ノ時ヨリ始マリシ
 ナルベシ。

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
 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腐生蟲。魚枯生蠹。而後蟲生之。人必
 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
 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史高祖紀項羽怨秦破項梁
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
 曰。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今不可遣。獨沛
 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史記灌夫傳稠人廣
 人之中。衆漢書注師古曰稠多也。而擢以爲上將。史羽本紀懷王召宋
 以爲上將軍。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
 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増始勸項梁立義
 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増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
 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増。必自
 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應増之去當於増與羽比肩而事義
 帝。羽紀懷王召宋義置以爲上將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増計者。力
 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増爲末將。

方羽殺シ時ニ羽子死
軍ヲ殺セシ時ニ羽子死
ヤ。君臣ノ分ハ未ダ定
マラザリシナリ。増
爲ニ計ルニ力能ク羽ノ
誅スルコトヲ得バ、宜
シク之ヲ殺スベシ、若
シ殺ス能ハズンバ、宜
ク引キ去ルベシ、是ノ
如クンバ誠ニ殺然タル
大丈夫ト稱スルヲ得ベ
シ。當時増年既ニ七十
ナリ。意見合セバ則チ
留ルベク、合セザレバ
去ルベシ、然ルニ此ノ
時ニ於テ去ラズ就カズ
シテ、其ノ行動ヲ疑味
ニシ、羽ニ依リテ功名
ヲ成サントスルハ、卑
陋ナル處置ト謂ハザル
ナ得ズ。

雖然若シ然リト雖モ
皆ハ高帝（即チ高祖）
スラ之ヲ畏レ懼リシ人
タリ。増去ラズンバ羽
モ亦決シテ敗亡スルニ
至ラジ。嗚呼、増モ亦人
傑ナルカナ。

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

此一段最妙。乃無中

生有死。增年已七十。

羽紀居鄉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

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

此時明去就之分。

漢書揚惲傳。諫然

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

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

高紀。帝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

增不去。項

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結尾不貶盡范增又許之爲人傑。正如韓文公爭臣論。攻擊不遺餘力。結句乃曰。陽子將不得

爲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論。若斷人之過。攻人之惡。沒人之善。皆非老手。洪邁曰。世謂范

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殺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

關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徒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

義。增爲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猶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榮

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陳矣哉。東坡公論此事。偉甚。猶未盡也。容齋隨筆九

此東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減不得。句句有法。字字盡心。後生只熱讀暗記。此一

義理。融明。音律。諧和。下筆作論。必驚世絕俗。此論最好處。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與

羽比肩事義帝。一段。當與龜錯論並觀。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

官判。斷大公安。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手。須要思。豈我若生此人之時

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奕。蔡然。敗

某可勝。乃爲良工。東坡作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知。能知之者。必長於作論。

鼂錯論

蘇子瞻

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于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

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反。不削亦反。此如破題。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傳。不如早為之所。則

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狂於治平之安。而不吾

信。此如破題。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

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

削七天下治平。暗說景帝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七國吾發之。吾

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七國反。左桓十年。詹父有辭。又云。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事至

而循循焉。論語。子罕。夫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昔者鼂錯盡忠

也。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袁盎所以進斬鼂錯之說。昔者鼂錯盡忠

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竝起。以誅錯為名。史。鼂錯傳。錯數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就中。最可慮者。無事。似之。其面。二。包藏。斯。也。是。其。坐。置。其。不。觀。之。所。來。救。助。之。力。也。若。此。又。起。之。強。而。之。之。所。從。之。為。サ。ン。ト。セ。バ。天。下。ハ。太。平。ニ。独。レ。テ。吾。レ。ナ。信。セ。ザ。ル。ベシ。此。ノ。際。ニ。方。リ。テ。ヤ。惟。仁。人。君。子。豪。傑。ノ。士。ノ。ミ。能。ク。一。身。ヲ。擔。テ。天。下。ノ。為。ニ。大。難。ヲ。犯。シ。テ。大。功。ヲ。成。ス。チ。求。ム。ル。コト。ヲ。為。サ。ン。此。ノ。事。タル。ヤ。固。ヨリ。僅。微。非。月。一。ケ。月。ノ。内。外。ノ。勉。強。ヲ。以。テ。シ。テ。以。テ。名。譽。ヲ。博。セ。ン。ト。欲。ス。ル。者。ノ。能。ク。ス。ル。所。ニ。アル。ザ。ル。ナ。リ。天。下。治。平。之。時。ニ。方。リ。テ。故。ナ。ク。大。

錯數

懸ノ端緒ヲ發ス、吾レ
 之ヲ發セバ吾レ其ノ故
 結ヲ皆テ徐シテ後、
 天下ニ對シテ附(申諭)
 アルベシ、然ルニ他人
 ニ責任ヲ負ハシメント
 スル如キアラバ、天下
 ノ禍ハ必ズ一身ニ集ル
 ベシ。
 昔者蕭——昔者蕭錯忠
 節ヲ盡シ漢室ノ爲ニ山
 東ノ諸侯ノ勢力ヲ殺ガ
 ント欲セシニ、山東ノ
 諸侯一時ニ蜂起シ、錯
 ナ誅スルヲ以テ名義ト
 爲シ漢室ニ反抗セリ、
 天子ハ諸侯ノ眞意ノ在
 ル所、實ハ漢室ヲ顛覆
 セント欲スルニ在ルヲ
 悟ラズ、冀望ナル者ノ
 謀ヲ用キテ錯ヲ誅シテ
 錯侯ニ封セリ、天下錯
 ノ忠ヲ以テシテ反ツテ
 禍ヲ受ケシニ同情セシ
 ガ、實ハ錯自ラ之ヲ取
 リシヲ知ラザリナリ。
 古之立——古ノ大事チ
 立テシ者ハ獨リ一世ニ
 超越スルノ才アルニ
 テラズ、亦必ズ堅忍不
 拔ノ志アルモノナリ、
 昔、禹ノ洪水ヲ治メシ
 ヤ、龍ノ腹ヲ開シテ
 大河ノ壅塞ヲ疏通シ、

上書孝文時。言創諸侯事。孝文不聽。景帝即位。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龍幸傾九卿。遷爲御
 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
 令罷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謫者僕射鄧公曰。吳王
 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而天子不之察。以錯
 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
 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
 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見史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
 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
 爲之圖。是得以至於成功。用大禹治水事。乃是學夫以七國之強。
吳楚七國謂吳楚趙膠西齊南菑川膠東而驟削之。史記孝景紀贊見
史記蘇秦所說秦七國謂秦燕趙韓魏齊楚而驟削之。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
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
 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景帝之怒錯
 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錯之受禍果
是因此非假設之辭。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主意在此。謂漢書忠錯傳上與錯
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

以テ其ノ水ヲ海ニ遣リ
 タリ、其ノ功ノ未ダ盡
 シ亦潰冒衝突（隄防ノ
 破壞スルコト）ナドノ
 畏ルベキコトノ夥多アリ
 シナランガ、惟モ萬
 ハ大危險ハ當然アルベ
 キヲ豫知セシガ爲ニ、
 事敵ノ出来スルアル
 モ、恣モ之ヲ恐懼セズ
 シテ徐ニ是レガ計畫
 大立テ、以テ彼ノ如キ
 夫以七レ夫レ七國ノ
 強勢ナル者ニ向ツテ急
 ニ土地ヲ削リ勢力ヲ弱
 メント欲ス、其ノ事變
 チ惹起スルハ極シムニ
 足ラズ、然ルニ鎧ハ此
 ノ時ニ於テ一身ヲ擲チ
 テ天下ノ爲ニ大難ノ衝
 ニ當リ、吳楚七國等ノ
 命脈ヲ制スルコト爲
 サズシテ、只管自己ノ
 安全ヲ希圖シ、天子ヲ
 シテ自ら征討ノ將ダラ
 シメ、已レ帝都ニ居
 守セント欲ス、夫レ七
 國ノ難ヲ發セシモノハ
 誰ゾヤ、已レ名案ヲ求
 メント欲シテ爲モシモ
 ノナレバ、安ゾ其ノ患
 チ逃ルル所アランヤ、

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
 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此一段判斷懸錯之罪至公至平錯開之

亦必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
 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

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

漢書袁盎傳曰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德錯擅適

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
 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
 斬東市。

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
 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

韓非外儲說雖有十

田成氏其如君何難勢爲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可得而問哉。

此一段最妙乃無中生有死

則勢治也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勞亂也。

中求活方成議論。○凡作史評判斷古今之功罪須要思量使我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
 處此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長策如奕然雖敗局未嘗無勝勢雖勝局未嘗無敗勢
 善棊者。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

司馬相如傳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

自ラ將ト爲リテ、進撃スルノ至危ト、帝都ニ居守スルノ至安トナシテ、已レ此ノ大難ノ首唱タリナカテ、自ラ至安ノ地ヲ擇ビ取リ、天子ニ道ルニ至難至危ノ事ヲ以テス、此レ忠臣義士ノ憤激シテ不平ナル所以ナリ。

雷比之——此ノ時ニ當リテハ、縱令ヒ袁盎ノ錯ヲ誅スルヲ難ムルナキモ、錯ハ決ジテ其ノ禍ヲ免ルコト能ハザルベシ、何トナレバ已レハ留守シテ至安ノ地ニ居リテガラ、天子ヲシテ自ラ將タラシメテ之ヲ至危ノ地ニ置カントス、人情ヨリ之ヲ言ヘバ、天子ハ固ヨリ困難ヲ感ゼシナルベク、シカモ其ノ議論ニ適反シテコトヲ擧リシナルベシ、是ノ時ニ方リテ盎、錯ヲ誅スルノ論アリシ故、容易ニ實行サレタルモノニシテ、當時若シモ固反亂セシモ、錯一身ヲ以テ危難ノ衝ニ當リ、日夜淬礪（洋ハ刀ヲシラゲトト、礪ハ刀ヲシラゲトト、即チ兵器ヲト

未必無功。

此是高見遠識、深謀至論。

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結句最妙。

留侯論

蘇東坡

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惟年少氣剛、不能諳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鐵鎚擊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圯上、始命之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罵之、正所以折其不能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

孟子盡心篇、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淮南子、秦族篇、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

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

子梁惠

王篇、夫撫劔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

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孟子公孫丑篇、曾子謂子襄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卒然、馬相如

傳、卒然遇軼材之獸、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

論語里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公治長、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於圯上之老人也。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攫之、爲其

グロトシテ東向シテ諸侯ヲ引受ケ密モ其ノ主君ニ困難ヲ感ゼザラシメバ、天子ハ深ク錯ニ信頼シテ以テ恐ルル所ナシトセントス、果シテ然ラバ百ノ裏若アリト雖モ、豈ニ能ク之ヲ離間スルヲ得ンヤ。嗟、世ノ君子、非常ノ功ヲ建テント欲セバ、決シテ自全ノ計ヲ爲ス勿レ、錯ニシテ自ラ將トシテ吳楚ヲ討伐セシメバ、未ダ功ナシトモ斷言スルヲ得ズ、惟々自己ノ身ヲ安全ナラシメント欲セシガ故ニ、天子ハ悦バズ、奸臣ハ其ノ間隙ニ乗ズルコトヲ得タルナリ、要スルニ錯ノ自ラ其ノ身ヲ全ウセント欲セシハ、乃チ自ラ禍セシ所以ナリ。古ノ所謂豪傑ノ士ハルモノハ、必ず大人ニ過ギタルノ節アル者ナリ、普通ノ人情ヘシテ到底推テ忍ブ能ハザル所者多ク、數アリテ、即チ四方ガ人ヨリ恥辱ヲ受ケタル場合ニハ、必ず劍ヲ拔キ

老彊忍下取履父以足受曰孺子可教矣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且日觀其書乃大公兵法也注徐廣云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云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爲圯文顯云沂水上橋也應劭云圯水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士邴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爲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
 其事甚怪張良傳知此本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
 史記老子傳出

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
 留侯世家贊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子書亦可怪矣索隱曰物謂精怪及藥物也

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
 漢刑法志有鑿頭抽脅鑊亨之刑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鬻人也又稱中刑用刀鋸注刀割刑鋸別刑也
 待天下之士其

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資育
 資育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高注首衛人司馬相如傳勇期賁育正義賁古之勇士夏育亦古之猛士也法言淵懿篇雖有資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

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
 史記留侯世家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夫父父五世相韓故後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

留侯世家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夫父父五世相韓故後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

起テ、身ヲ推シテ、
 開テ若クハレドモ、此ノ
 如キハ決シテ勇トスル
 ニ足ラズ、天下ニ大勇
 ナル者アリテ、卒然(突然
 ニ同ジ)己レノ不意
 ニ出ヅルコトアルモ、
 志ヲ奮ガズ、闘ハレテ
 力俾等ヲ加フレドモ怒
 ラズ、其ノ故何ゾヤ、
 胸中ニ其持(サシハサ
 ミ持ツコト)疵(ヒツ)ヲ
 スルコト甚大ニシテ
 テ、目ニスル所甚々遠大
 ナル所ニ在レバナリ。
 夫子房一子房ノ書チ
 記上(橋上ナリ)ノ老人
 ニ交ケタリトイフコト
 ハ其ノ事柄誠ニ怪シク
 殆ド信ズベカラザルモ
 ノアリ、然レドモ亦察
 代ノ隠君子ナル者出テ
 來リテ子房ヲ試シシニ
 アラザルナキヲ得シヤ、
 老人ノ微シク其ノ意見
 チ見ハセシ所チ觀察ス
 ルニ、昔、古ノ聖賢等
 ノ相與ニ警戒セルノ道
 理ニ合セリ、而ルニ世
 間ノ人ハ之ヲ察セズシ
 テ此ノ老人チ鬼神祇怪
 ノ如ク思ヘタルノ過
 テルノ甚シキ者ト謂フ
 ハシ。

天下求賊甚急良乃
 更名姓亡匿下邳 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

亦危矣 此時事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士提鐵鎗三百斤以
 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 千金之

子不死於盜賊 史貨殖傳諺曰千金之
 子不死於盜此非空言也 何者其身可愛而盜

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
 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 兩刺客 荆軻刺秦始皇聶政

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 以僥倖於
 選僚不殄鄧箋曰鮮善也殄當作腆腆善也鮮腆蓋本
 此廣雅亦云腆厚也鮮腆謂自好自厚尊大之義耳 而深折之彼其能有

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此是老夫墮履橋下
 納履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於橋上子房後至怒罵一段 命子房取履又命之

事老父正以折子房少年剛強不忍之氣使之能容忍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

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
 宣公十 國語越語曰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使大

二年 句踐之困於會稽 夫種行成於吳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

前 而歸臣妾於吳者 易越畜臣妾書費誓臣妾

馬 通逃鄭注臣妾廝役之屬也 三年而不勸

且其意一且ッ老人ノ
 意タルヤ、特ニ書ヲ授
 クル如キ、却テ其意
 アラズシテ、別ニ深意
 アルナリ、彼ノ終ノ亡
 ビテ、秦ノ盛大トナルニ
 當リテヤ、刀鋸ニテ人
 ナリ割キ、罪(カチ
 ヘ)鏡(ナキ)ニテ人ヲ
 養殺シ、峻刑峻罰ヲ以
 テ天下ノ士ヲ待(待
 スルコト)テ、毫毛懼
 ル所ヲ知ラズ、是ヲ以
 テ平寇ナル時ニ方リテ
 モ、夷(罪ノ三族ニ
 及ブコト)ヲモテ、
 敬フルニ、朕ノベカラズ、
 縱令ヒ孟賁、夏育、二人
 トモ古ノ勇(名)ノ
 勇アリトモ、手ヲ下ス
 ベキ方法ナシ、夫レ法
 律ヲ持シテ太(急)ナル
 者ニハ、其ノ鏡鋒ニ當
 ル能ハズ、又其ノ鋒ニ
 附ケ込ム能ハザルモノ
 ナリ、然ルニ子房ハ故
 國傳ノ波(サレシ)鬢
 テ抑フ能ハズシテ、匹
 夫ノ力ヲ以テ一卒ノ下
 ニ秦皇ヲ博浪沙中ニ殺
 サントモリ、無謀モ亦
 極レリト謂フ、此
 ノ時ノ子房ノ命ハ一
 髮ノ毛髮ヲスラ容ル

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論語衛靈公篇小不忍則亂大謀 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 上相遇 而命以僕妾之役 暗說取 履裏 油然 孟子公孫丑篇油然與此俱而不自失注 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因子房能忍又教得高帝能忍 所以得天下此一段議論尤高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史記太史公曰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應劭云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

臨ハザル危殆ノ位地ニ在リタリ。家ニ千金ヲ藏メタルノ富豪ノ子ハ盜賊ノ爲メニハ死セズ、何トオレバ其ノ身ヲ重クメニ死スルニ足ラザレバナリ、子房ハ一世ヲ蓋フノ才ヲ持チテナガラ、彼ノ殿ノ邊王ヲ佐ケシ伊、周ノ武王ヲ佐ケシ太公望ノ如ク、天下ヲ治平セシ大事業ヲ爲サズシテ、特ニ刑制(秦ノ始皇ヲ刺サントセシ人) 蘇敬(魯ノ相侯墨子刺セシ人)ノゴトキ刺客ノ行爲ヲ取テシ、以テ其ノ死ヲナザルコトヲ第一ニ僥倖ス、是ノ如キハ世上ノ老人ノ淫ク無識ヲ惜シムシ所タリ、是ノ故ニ老人ハ僥倖(倣僥ナルコト) 鮮也(僥大ニ僥フルコト)ニシテ深ク子房ノ少年客氣ヲ折ギキタリ、彼レ果シテ堪忍スルコトヲ得テ然ル後大事ヲ成スベシ、故ニイフガゴトシ) 敬フベシ。楚ノ莊

曰蘇林云梧音悟蕭該云今讀爲吾非也小顔云言其可敬悟於人廣雅釋語愬大也史記孟嘗君傳始爲薛公爲愬然也

而其狀貌乃如

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始皇論

蘇東坡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史記蒙恬傳趙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秦王舉以爲中車府令高有大罪令蒙恬弟毅法治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五年始

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敢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五年始

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史記蒙恬傳曰天下初定遠方

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史記蒙恬傳曰天下初定遠方

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

禱山川未及還上崩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七年始皇出遊十一月上會稽祭大禹

而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李斯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遊會稽並海上北抵

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敗直諫上

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小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臣皆莫知也蒙恬傳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遊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

王鄭子侯チシニ、鄧伯
 内視(凱チヌグコト、
 刑罰ヲ受ケル時ノカタ
 テ)シテ羊チ奪キ(降
 伏ノ證ナリ)テ之ヲ迎
 フ、莊王ノ曰ク、其ノ
 君能ク人ニ下ルコト此
 ノ如シ、則チ其ノ民チ
 信ジテ用フルコト疑ナ
 シ、未ダ容易ニ侮ルテ
 カラズト、遂ニ降伏チ
 許諾セリ、越王句踐ノ
 吳ニ圍マレ令稽山ニ囚
 シンデ歸リシヨリ、吳
 ニ臣妾タルコト三年ノ
 久シキニ及ンデ他マザ
 リキ。

且夫有_レ志_レ傾_レ人_ニ對
 シテ報復_ノ志_チ懷_キナ
 ガラ_レ人_ニ下_ル能_ハザ
 ルハ、匹夫ノ剛_ニ過_キズ
 彼ノ老人ハ以_テ爲_ラク子
 房ハ才_ハ餘_リアレドモ
 憂_{フル}所_ハ度_量ノ足_ラモ
 ザルニ在_リト、故_ニ深
 ク少年_ノ剛_健ノ氣_ヲ折_シ
 キ、之_ヲシテテ_ハ氣_ヲ少_シ
 怒_チ忍_ビテ大計_ヲ降_チ成
 就_セシメント欲_セシシモ
 ノナルベシ、何_トナレ
 バ平生_{ヨリ}相識_{レル}ル悉
 地_{アル}ニアラバシテ、
 突然_{田野ノ}間_ニ相遇_ヒ
 而シテ命_{スル}ニ僕_妾ノ

至沙丘崩。是時丞相李斯小
 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
 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

史記李斯傳高乃謂丞相

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蒙恬蒙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殺扶蘇蒙以滅蒙氏曰蒙不忠而惑主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遂殺之。

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

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

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史記蒙恬傳秦已並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威振匈奴始皇親近蒙毅出則參乘入

則御前恬任外事爲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史記灌夫傳武

安曰蚡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睥睨兩宮問幸天下有變張晏曰占太

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埤蒼云睥睨邪視也信陵君傳公子引軍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

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正義曰俾倪不正視也釋名城上垣曰睥睨言其於孔中睥睨非常

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尙

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

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

爲スベキ處復チ以テス、是ノ場合ニ方リテ油然(自得ノ態)怪マズ甘シジテ其ノ命ニ服從セシハ、要スルニ老人ノ深意ノアル所チ會得シタル結果ニシテ、カクテコソ俊泰莫モ之チ懲カス能ハズ、項籍(羽)ミ之チ怒ラス能ハザルニ至リシ所以ナリ。 魏夫高、一夫ノ漢ノ高祖ノ終局ノ勝利チ得、項籍ノ最後ノ失敗チ招ギシ所以チ觀ルニ、惟トニアリ、項籍ハザル能ハズ、是ノ故ニ忍戰シテ百勝スレドモ、輕經ニ其鋒チ用キ、高祖ハ之ニ反シ、全勝チ發ヒテ敵ノ疲弊チ待チ、終ニ之チ滅セリ、其ノ方法ハ皆チ房ノ教ヘシ者ニ外ナラズ。 當淮陰、淮陰侯韓信ノ齊チ破リテ此ノ地ニ王タランコトチ欲セシ時ニ方リテ、高祖ハ之チ聞イテ其怒チ言語顯色ニ見ヘセリ、是ノ時子房高祖ノ耳ニ附キテ語リ暫ク其ノ罪ニ附キテ(シム)是ニ由リテ之チ

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特智以防亂。特其

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 南時則命奄尹。注。奄官也。周禮天官序官奄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漢書敘傳注。師古曰。謂宦人爲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曰。王奄閉門者尹正也。文選西都賦。閹尹閹寺。如

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 應。碎首也。猛獸。自有書契以來。

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東都賦。書契以來。未或之紀。 惟東漢呂強。 強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官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側固不敢當。因上疏曰。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爲列侯。節等宦官。讒諂媚主。侯邪傲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而陛下不悟。妄受莽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臣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壁。彫刻之飾。不可單言。時帝多營私欲。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尊行費。強上疏諫之。

後唐張承業。 代史張承業傳。承業。信州人。少爲僧。名爲尊行費。強上疏諫之。

二人號稱善良。 禮記學記。禮記學記。禮記學記。禮記學記。

豈可望一二於千萬。 詩衛風。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傳。而甘心焉。注。甘心。言欲快意。漢郊祀志。世主莫而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食嗜之心不能已也。

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 詩衛風。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傳。而甘心焉。注。甘心。言欲快意。漢郊祀志。世主莫而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食嗜之心不能已也。

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 詩衛風。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傳。而甘心焉。注。甘心。言欲快意。漢郊祀志。世主莫而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食嗜之心不能已也。

觀レハ高祖ハ殆ホ剛愎
 ニシテ忍耐スル能ハザ
 ラズ、ハ誰レカ之ヲ全
 ウセシヤ。
 太史公、太史公司馬
 遷、其ノ史記ノ論贊ニ
 子房ヲ疑ヒテ其ノ人ハ
 必ズ魁梧(壯大)奇偉
 (スグレテ立派)ナラン
 ト思ヒシガ、蓋像ヲ觀
 ルニ及ンデ狀貌婦女
 ノ如ク、志ノ大ニ氣ノ
 鋭キニ似ザリシトヘ
 リ、嗚呼、此ノ處コソ
 子房ノ子房タル所以ナ
 ルカ。
 秦始皇、秦ノ始皇ノ
 時、宦官趙高罪アリ將
 軍蒙恬ノ弟殺、法ニ照
 ラシ死罪ニ處セリ、然
 ルニ始皇之ヲ殺シテ任
 用セリ、太子扶蘇直言
 極諫チ好ム、始皇怒リ
 テ北方蒙恬ガ上都ニ駐
 屯セルヲ監行セシム、
 其ノ後、始皇東方會稽
 地方ニ遊ビ海岸ニ沿フ
 テ琅琊ニ至リ、趙高、次
 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
 從ヒセシガ、途中病チ
 發タリシカバ、蒙毅ナ
 シテ還リテ山川ノ神ニ
 請ラシメシニ、未ダ路

謂桓靈時宦官如侯覽曹節肅代時如李輔
 國程元振輩並見後漢書宦者傳唐書宦者傳 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

英主亦沈於趙高 李斯傳趙高入宮管事二十 恭顯之禍 恭顯之禍 恭顯之禍

傳宣帝時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樞射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廢

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

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漸望之周堪劉更生與顯忤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銅京房賈

捐之棄市張猛自殺於公車陳咸抵罪免爲城旦及鄭今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高

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元帝紀彼曰問尹之皆穢我明德如淳曰任弘恭右

顯使爲政以病其治也此則恭顯之禍在元帝時而坡公以爲宣帝時偶未之考耳 彼

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 刑晉灼曰薰從人得罪相坐之刑

也師古曰薰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景帝紀死罪欲腐者許 何能爲及其亡

之如淳曰腐宮刑也大夫制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 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

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 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 猶足以

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一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 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

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 陳勝傳勝乃詐稱公 猶足以

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一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

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

著セザルニ、尙御セラレタリ、是ニ於テ幸ス、趙高等天子ノ詔ヲ奪メ、胡亥ヲ立テ太子扶蘇、蒙毅、蒙恬ヲ殺シ、其ノ結果終ニ以テ秦ヲ亡ボセリ。

蘇子曰、蘇子曰ク始皇天下輕重ノ勢ヲ制シ、内ハ朝廷ト外ハ邊鄙ト相呼應シテ蓋テ禁ヲ亂逆ニ備ヘタリ、其ノ計密ナリト謂フベシ、何トナレバ外ニ在リテハ蒙恬二十萬人ニ將トナリ北方咸服シ、殊ニ太子扶蘇ハ其ノ軍ヲ監行シ、内ニ在リテハ蒙毅離離（軍陣中ノ幕ノコトナレドモ、此處ニテハ宮中ノ意ニ借り用フ）ニ參シテ謀臣トナレリ、縱令ヒ大奸賊アリト雖モ、到底其ノ間ニ諷説（諷日ニテニテムコト、即チ諷陳テ何フコト）スル能ハズ不辛ニシテ途中病ヲ變タルモ、山川ニ祈禱スル程ノコトハ他ニモ其人アルベシ、然ルニ特ニ發テ道リタリシ故ニ、崩御ニ際シテ趙高等ハ賦詩ヲ逞シクスル

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

以參夷爲常法。漢書刑法志。秦用商鞅逆相坐之法。送參夷之獄。誦古曰。參夷。夷三族。人臣狼顧脅息。

而息。宋玉高唐賦。服戰脅息。李善曰。脅息。猶翕息也。屏氣。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

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

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

形容商鞅之慘刻。秦法之酷烈。可謂盡矣。荆軻之變。史記刺客傳。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懼。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持兵者

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持兵者

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

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慙悍。說文。悍。勇也。倉顏篇。悍。衆也。而不可

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見史記魯世家。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文章軌範卷三 始真論

孔子曰。見論語 衛靈公篇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

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則鑄詔之計。

無所施於其間。下易達則狀。蘇豪恬亦不難於訴其情。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

無自發焉。而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

以此易彼。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

屋程文論。當以此爲法。凡議論好車。須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三段正說。文勢亦

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此謂平易之政。彼謂重法威令。史酷吏傳。由是觀之。在

チ得タルナリ。病見始一毅ハ始皇ノ病ミ太子未だ母レ左ナリ見ナガラ帝ノ左右ヲ去レリ。即チ之ヲ遣ハセシモノモ去リシモノモ俱ニ皆智アリト謂フベカラズ。然レドモ天ノ人ノ國ナシボスヤ其禍敗ハ到底人智ノ及ブ所ニアラズ。是ノ故ニ聖人ノ天下ヲ治ムルヤ其ノ智ヲ待ンデ亂チ防ガズ。唯、亂チ致スノ道チキキ特ムノミ、始皇ノ亂チ致セシ道ハ全ク一ノ趨高チ用キシニアルノミ。

夫レ國尹(官者チイフ)ノ禍ハ毒藥猛獸ノ如ク、之ニ觸レバ未だ肝膽チ破裂シ頭首チ粉碎セザル者アラズ、俄變(文字ノコト)アリテコリ以來、惟、東漢ノ呂強、後唐ノ張承業(二人ノミ善長ナル者)ト稱セラルルモ、豈ニ一ニ善長ナル者アルチ見テ千萬人ノ宦官ガ一謀ニ善長ナル者ト思庸シ、以テ必ズヒアベキ禍チ取ルベキアラザルヤ、然レニ歷世ノ君主ハ甘クシテ之ヲ用キ、其ノ禍ニ觸レテ悔イズ、彼ノ漢ノ桓帝、靈帝、唐ノ昭宗、代宗ノ如キハ、一ノ庸若ニ過キザレバ別ニ足ラザルモ、始皇及ビ漢ノ宣帝ハ皆一代ノ英明ナル君主ニシテ、猶ホ趙高及ビ弘恭石渠(二人皆宦官)ノ禍ニ沈ミ、此ニ復等皆自以爲ラク自己ハ聰明ナル人ナリ、彼ノ宦官ノ如キハ奴僕羶腐(火ニ蒸ゾテ陰莖チ腐蝕スルモノ)ニシテ、即チ宮刑ナリ)ノ餘ナリ、果シテ誰ク何事チ爲サンヤト、而シテ國チ亡ボシ朝廷チ亂ルニ及ンデハ、凡諸ノ人主トモ相異ナルナシ、故ニ余ハ、此ノ事チ表シテ、後世ノ人主ニシテ始皇皇帝ノ如キ者チ戒シム。或曰李(或人曰ク、李斯ハ始皇チ佐ケテ天下ヲ定メタリ、則チ其ノ人ノ不智ナラザルコト知ルベシ)又扶蘇(現ニ始皇ノ長子ニシテ秦人ノ之チ戴クヤ久シ、故ニ其ノ後陳勝ノ兵チ舉グルヤ、既ニ死セシ扶蘇ノ名チ借リテスラ、猶ホ天下ヲ亂ルニ足レリ)且ツ蒙恬ハ大軍ヲ擁テ遼郡ニ在リ、若シ二人チシテ謀チ交ケズシテ看免チ請フハシメバ、李斯等ハ反對ニ一族チ舉ゲテ誅殺セラルベシ、李斯ノ智チ以テシテ此ノ事チ慮ラザルハ何ガ故ゾヤ。蓋子曰ク、嗚呼、秦ノ道チ失ヒシハ由來ステル所アリ、豈ニ獨リ李斯獨高ノ罪ナランヤ、尚缺ノ法チ變ジテコリ以來、誅殺チ以テ賞典ト爲シ、三族チ滅スルチ以テ常法ト爲セリ、是ノ故ニ人臣ハ皆狼顧(狼ハ後方チアリムクモノナルガ故ニ、不安ノ念ニ臨ラルル義ニ用フ)脅息(恐懼ノ甚シキ、息チチヂメルコト)シ、死チ以テ幸願ト爲セシ程ナレバ、何ノ懼アリテカ、復タ二人ノ爲ニ看免チ請フベキヤ、商鞅ノ新法ノ行ハルルニ當リテヤ、求メテ護ザルナク、禁ジテ止マザルナシ、缺自リ以爲ラク強兵チ授ギ、湯武ニ望セリト、一旦罪チ獲テ逃亡スルニ方リテ、宿泊スベキ家ナキニ至リテ、法チ守ルニ獨リ執ノ之チ悔イタルノミナランヤ、秦モ亦之チ悔惜シタルナリ、即チ制朝ノ始皇刺サントセシ時ニ方リテ、殿中一切刀切チ所持スルチ得ザルノ法チリシカバ、兵士ハ殿上ニ於テ始皇ノ柱チ還リテ送グルチ自學シテカラ、敢テ之チ救フ者ナカリキ、何トナレバ法ノ重キチ以テナリ、李斯ノ胡亥チ立テテ扶蘇チ誅シテ殺シ、天子ノ威令行ハラテ、何人モ再度哀訴スル者ナキチ知レバナリ、二人モ亦敢テ哀訴セザル者ハ始皇チ鸚鵡(タケダケシキ)トニシテ、一旦口外セ

シコトハ到底回へスベキニアラザルナ知レバナリ、豈ニ其ノ僞詔ナルヤ否ナ勘考スルノ餘暇アラザンヤ。
周公曰「周公ノ曰ク、平易ナル政治ヲ爲シテ親ニ近ツケバ民必ズ歸服スト、孔子ノ曰ク、一言ニシテ終身行フベキモノアリ、其レ徳(徳)心カト、夫レ忠ト徳
トナシテ其ノ心ト爲シ、平易ナ以テ政治ヲ爲セバ、君ハ下ノ心ヲ知り易ク、下ノ心ハ上ニ達シ易ク、萬一實國ノ奸人アリト雖モ、其ノ僞詔ニ據ルコト能ハズ、
又奮卒ノ事變モ、發生スルコトナカルベシ、令スレズ行ハレ、禁ズレバ止ムノ實效ハ、或ハ商鞅ニ及バザルモ、聖人ハ結局、此ノ方法ヲ以テ彼ノ僞詔ニ對ヘザル
ナリ。」

鞅立信一商鞅ハ信ヲ
徒木ニ立テ、威ヲ棄灰
ニ揮カシ、其ノ親戚師
傳(太子ヲ犯シタリ
シカバ、其ノ傳ヲ刑セ
リ)ヲ刑シテ、竇モ側ム
容ナシ、威信ヲ積ミシ
極始皇ニ至レリ故ニ
秦人ノ始皇ヲ視ルコト
雷電鬼神ノ測リ知ルベ
カラザル如ク、畏レ懼
ラザル者ナキニ至レリ
古ハ公族ニ歸アラバ三
タビ宥シテ尙ま校メザ
レバ始メテ之ヲ刑
スルナ法ト爲スモノナ
ルニ、人ナシテ昭々姦
メテ太子ヲ殺サシメテ
憚ラズ、一方太子ニ於
テモ哀誅シテ宥免ヲ請
ハザルニ至リテ、豈
ニ威信ヲ弄スルモノ
過ギタルニアラズヤ。
夫以法一夫レ法律ヲ
以テ天下ニ雷轟ヲ沛ス
者ハ、其反應ニ必ズ自
己及ビ子孫ニ及ブモノ
ナリ、漢ノ武帝始皇ハ
皆人ヲ殺戮スルニ果斷

彼不
在此
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灰
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四
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
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李斯傳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按韓非內儲說篇曰股法刑弃
灰此則棄灰之刑先見於股時也呂覽慎小篇吳起欲論信於民置表於南門之外令
於邑中曰有人能債表者仕長大夫此與徒木之事亦極相似蓋鞅亦徵其故智也 刑
其親戚師傅無測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
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 文王世子
篇公族無官刑獄成讞於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
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 今至使人矯殺其太
子而不忘太子亦不敢請 繳上 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
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 皆是至 當之言 漢武始皇皆果於
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 自殺 李斯傳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
後死未嘗也扶蘇爲人仁謂蒙恬 自殺 蒙恬止扶蘇曰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
曰父而賜子死尙安復請即自殺 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 漢書

文章軌範卷三 始皇論
三五

ナル者ナリ、故ニ扶蘇ノ如キハ寧ロ死ストモ哀訴セズ、彼ノ戻太子(武帝ノ子)ノ悍(ダケシ)ナル者ノ如キハ、寧ロ叛ストモ哀訴セズ、之ヲ訴アルモ帝ハ必ず之ヲ察セザルヲ知レバナリ、戻太子ト雖モ豈ニ反テ欲スル者ナランヤ、百計盡キテ無聊ハ不安心ナルコト)ナル結果ニ出デタルニ過ギズ、故ニ二帝ノ子タル者、故ト叛トスノ途アリシノミ、李斯ノ智モ蓋シ扶蘇ノ必ズ叛セザルヲ知リシナラン、吾レ特ニ表シテ之ヲ世ニ發露シ後世人主ニシテ殺戮ニ果斷ナル者ヲ戒ム。

夷狄不_レ夷狄ナル者ハ中國ヲ治ムルノ法ヲ以テ治ムベカラザルナリ、之ヲ譬フアルニ禽獸ノ如ク然リ、其大ニ治ムルヲ求ムレバ必ず大ニ亂ルルニ至ル、古ノ先王禹湯文武等ノ如キハ深ク是ノ理ヲ知レルガ故ニ、治メザルノ方法ヲ以テ之ヲ治メタリ之ヲ治ムルニ治メザル

武五子傳、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戻太子、元狩五年立爲皇太子、武帝未、衛后罷、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遷暑甘泉宮、太子急、遂令曰、江充反、巫斬充。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因發兵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

也。戻天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答前段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恬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象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爲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爲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及其子孫、附入漢武殺戻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暗記始知其巧。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

句有氣力

ノ方法ヲ以テスルハ、正ニ深ク之ヲ治ムルノ理ナレバナリ。春秋書ニ春秋ノ書ニ魯ノ隱公或ニ隱ニ會合スト書セリ、何休(漢ノ人)之ヲ注シテ曰ク、王者ハ夷狄ヲ治メズ、或ノ來レルヲ録セルハ、彼レ來ルルハ之ヲ拒メズ去ル者ハ追ハザルノ主義ナリト、夫レ天下ノ中ニ在リテ至ツテ嚴重ニシテ且ツ法ヲ用キタル詳者ナルハ春秋ニ如クハナシ、春秋ニ公ト書シ侯ト書シ字ヲ書シ名ヲ書シ、其ノ君諸侯タルコトヲ得、其ノ臣大夫タルヲ得タル者ハ悉ク齊國若シクハ晉國ナリ、然ラズンバ齊晉ノ與國(相與ニ親善ナル國)ナリ、之ニ反シテ單ニ州名ヲ書シ、國名ヲ書シ、氏ヲ書シ、人ヲ書シ、其ノ君ニシテ諸侯タルヲ得ズ、其ノ臣ニシテ大夫タルヲ得ザル者ハ悉ク皆秦然ラズンバ秦楚ノ與國夫齊晉ノ夫レ齊晉ノ

所以濶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

何休曰。凡書會者。強其虛內務。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諱。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凡春秋之書。公書侯。天下至嚴。用法至詳之證。

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是冒頭。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

史記項羽紀。田假爲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爲與國。黨與也。高誘注戰國策云。與國同福之國也。

其書州書國。

公羊莊十年。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

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

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

君ニシテ國家ヲ治メ天子ヲ統護シ、百姓ヲ愛撫スル所以ノ者豈ニ盡ク古聖賢ノ法ニ則リテ然ランヤ、要スルニ許謀ヲ弄シ、之ニ離ニスルニ仁義ヲ以テセシメ避キズ、然ラバ則チ齊晉ノ君ト雖モ、未ダ純然タル中國ト稱スル能ハズ、秦楚モ亦食言(負誓ニシテ飽クナキコト)ニシテ廉恥ナク肆行(恣ニ行フ)シテ顧ミザルニアラス、時ニハ道ヲ履ミ義ヲ行フノ君アラン、然ラバ則チ秦楚ト雖モ、未ダ輕ニ夷狄ト稱スル能ハザルナリ、夫レ齊晉ノ君純然タル中國ナラザルニ、春秋常ニ之ヲ中國視シ、善アラバ汲汲(ツツムルコト)トシテ之ヲ書シ、惟ト其ノ國ノ後世ニ聞ニル能ハザルヲ恐レ、若シ過チアレバ百方之ヲ數シ、惟ト其ノ君ノ君子タルヲ得ザルヲ恐ル、秦楚ノ君ハ未ダ必ズシモ夷狄タラザルニ、春秋ハ常ニ之ヲ夷狄視シ、善アルモ深謀ヲ謀メテ之ヲ

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莊子駢拇篇多方乎仁義。又曰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原題。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我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潑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此所謂以不治治之。

遊メ、惡アレバ略シテ
録セズ、録セザルニア
ラズ、以爲ラク録スル
ニ足ラザルナリト、是
レ獨リ齊ニ與ミシテ
備ニ秦楚ヲ惡ムニアラ
ズ、中國ハ制度文物ノ
盛チ極メタルガ故ニ、
一日モ之ニ負クベカラ
ズ、夷狄ハ野蠻殘賊ノ
國タルガ故ニ一日モ之
ニ嚮フベカラザルヲ示
セルノミ。
其不納——其ノ純粹ナ
ル夷狄ニアラザルモ、
中國ノ如ク一ラ一獲貶チ
行フニ足ラズトセバ、
純然タル夷狄ハ知ルベ
キノミ、故ニ曰ク天下
ノ至嚴ニシテ治チ用フ
ルノ倥傯ナルハ春秋ニ
如クハナシト。
夫或者——夫レ紀徐
タル夷狄ナル者ハ、秦楚
ノ國國ノ法レテ夷狄ニ
入リシト同日ノ論ニア
ラズ、然ルニ春秋ニ書
シテ魯公或ニ游ニ會ス
ト曰ヒ、魯君チ殿セズ
シテ、夷狄モ亦會セズ
ベシト爲スルハ何故ゾヤ、
夫レ或ハ會見ノ禮ヲ以
テ魯公ニ會見スル能ハ
ザルハ明カナリ、此ノ

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
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況知有
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激嘉其意乎不然將激責
其禮應求其大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
仲尼潑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斷仲尼意是
將以不治潑治之也此是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
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此是結尾

荀卿論

蘇東坡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伏平
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曲禮言必然後知聖人憂天
下之潑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謂易行也中庸子曰道
遠人也不遠人遠人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潑也易知也其所言者匹夫

點ガ學者ノ隈ク疑フテ
留説ヲ求ムル所以ナリ
故ニ何休ハ王者ノ夷狄
ヲ治メズ、其ノ政ヲ錄
スル所以ハ、來ル者ハ
軍マズ、去ル者ハ追ハ
ザルノ主義ニ外ナラザ
ルナリト
夫以我——夫レ夷狄ノ
感化教誨露露柔靡スベ
カラザルハ論ナシ、則
チ夷狄ノ悍然(タケダ
ケシ)トシテ兵器ヲ執
リ、以テ中國ト邊境ニ
於テ干戈ニ從事セザル
ハ、亦幸ト謂フベシ、
況ンヤ謂ハニル會合ナ
ル者アルヲ知リテ之ヲ
實行セント欲スルハ、
深ク其ノ意ヲ嘉ニスル
ニ足ラズヤ、然ラズシ
テ會合ノ禮ニ違反スルヲ誅責セバ、彼ハ固ヨリ其ノ禮ニ堪ヘザラントス、而シテ彼レ若シ暴怒ヲ發セバ其ノ禍ヤ蓋シ測リ知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ラントス、孔子深
ク之ヲ憂フ、故ニ其ノ來ルニ因リテ之ヲ書スルニ會テ以テシテ曰ク、是ノ若クンバ足レリト、是レ則チ治メザルヲ以テ治ムルナリ。
由是觀——是ニ由リテ之ヲ視レバ、春秋ノ或狄ヲ疾クムハ純然タル或狄ヲ以テ疾クムニアラズシテ、夫ノ中國ヲ以テ流レテ或狄ニ入ル者ヲ疾クムナリ。
魯讀孔——魯テ史記ノ孔子世家ヲ讀ミテ其ノ言語文章ヲ觀ルニ、循循然(次序アル貌)トシテ規(アノマ)ハシ短(ク)キシガ法則アラザルナク、別ニ放言高言セザル
モ、言フ所ハ必聖王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ヲ引物トシ、是ニ於テ聖人ノ天下ヲ爲アル深キヲ知レリ、然然トシテ際遇チキガ如クナレドモ、實際ハ高遠ナルニア
ラズ、言フ所ハ必(ヒロビロ)トシテ、テシキガ如クナレドモ、深遠ナルニアラズ、其ノ言フ所ハ、四大匹婦モ皆知ル所ナルガ、而モ實行ノ一段ニ至リテハ聖人ト雖モ行
ヒ盡ス能ハザル所アリ、嗚呼、是レニテ足レリ、若シ後世ニ能ク吾ガ説チ行ヒ盡ス者アレバ聖人タラントスルモ難キコトナシ、萬一聖人タル能ハザルモ過失ノ少
キ人タルヲ得ルヤ疑ヒナシ。

匹婦之所共知。中庸夫婦之邊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育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
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
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
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說顏淵嘿然不見其
所能。論語爲政篇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
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

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說顏淵嘿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

昔者嘗一往昔、嘗テ李斯ハ荀卿ニ師シシ、後チ秦ニ事フルニ途ニテ天下ノ書籍ヲ燒燬シ、盡ク古ノ先王ノ法ヲ改メ、其ノ師ノ道ニ對シテ之ヲ惡ムコト寇讐ヨリモ甚シキヲ極メタリシガ、今荀卿ノ書ヲ觀テ始メテ李斯ノ秦ニ事ヘテ彼ノ如ク異說ヲ立テシモ、其ノ本ハ皆荀卿ヨリ出デシモノニテ別ニ怪ムニ足ラザルコトナ知レリ。

荀卿者一荀卿ハ喜ンデ異說ヲ立テテ遊ケズ、高論ヲ吐キテ顯ミザル者ナリ、言フ所ハ愚人ノ驚ク所ニシテ、小人ノ喜ブ所ナリ、彼ノ子思孟軻ハ所謂賢人君子ナリ、然ルニ獨荀卿ハ天下チ亂ス者ハ子思孟軻ナリト曰ヘリ、且ツ天下ノ人ハ此ノ如ク多ク仁人義士ハ此ノ如ク多キニ拘ラズ、獨リ荀卿ハ人ノ本性ハ皆惡ニシテ、彼ノ桀紂ノ如キハ即チ人性ノ本態ニシテ、堯舜ノ行爲ハ人性ヲ矯メタル虛偽ニ過キズト曰ヘリ、是ニ由リテ之

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一篇主意。在此二段。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應莫不有規。矩言必稱先王。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史記要在於不可易也。李斯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史記始十四年丞相斯味死言臣請天下敢有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見非十二子篇。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性惡篇。見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

ヲ觀レバ荀卿ノ人ト爲
 リヤ、必ズヤ剛復(剛
 情ニシテ人ニモトリテ
 カラフコト)不遜(謙
 遜ナラザルコト)ニシ
 テ自ヲ許スコト太ダ過
 ギ、而シテ李斯ハ又特
 ニ甚シキ者ノミ。
 今夫小一今夫小人
 ノ不善ヲ爲スモノアル
 モ、猶ホ顧忌スル所ア
 ル、是ノ故ニ夏殷ノ滅
 亡、桀紂ノ暴虐ナルモ
 先王ノ法律制度禮樂刑
 政ハ廢滅シテ考フベカ
 ラザルニ至ラズ、即チ
 桀紂ノ暴ト雖モ、幾分
 カ之ヲ保存シテ其ノ全
 部ヲ廢スルニ至ラザル
 ナリ、然ルニ李斯ニ至
 リテハ獨リ奮然トシテ
 顧慮セズ、孔子ノ六經
 (詩、書、易、禮、春秋、樂ノ
 諸經)ヲ焚燒シ、夏殷周
 三代ヨリ繼承セシ諸侯
 ナニ殺殺シ、若シクハ亡
 滅セシメ、周公ノ遺法
 ダル井田(九百畝ノ田
 ナル九分シ、中央ヲ公田
 トシ、殘餘ヲ私田トシ、
 八家各々私田ヲ耕作ス
 ルノ制)ヲ破壞シタリ、
 是レ亦其ノ心ニ特ム
 所アリテ流行シタルモ

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
 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
 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
 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
 李斯之罪大。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
 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
 言高論。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
 卿。其子必且行劫。
 吳爲宗。時唯荀卿明於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
 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
 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荀卿喜爲異
 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聖。以自是其愚。李斯學其師。無忌憚。有甚

【補】比 荀卿明王道 漢刑法志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

此三句斷李斯之罪可見

ノナルベシ、李斯ハ其
 ノ師荀卿ガ天下ノ賢人
 ナ一毀滅シテ、自己
 ノ愚ヲ認メテ善ト爲セ
 シヲ見テ、其心ニ以爲
 ラク聖王ノ如キハ毫モ
 法則トスルニ足ラズト
 嗚呼彼ノ荀卿ハ一時放
 言高論シテ自ラ快トセ
 シニ過ギザルニ、其ノ
 驕ハ延イテ此ニ至ルチ
 知ラザルナリ。
 其父殺——其ノ父人チ
 殺シテ仇チ報ズレバ、
 子ハ父ノ殺人ノ行ニ慣
 レ、遂ニ必ズ強盜チ行
 フベシ、荀卿ハ異説チ
 立テテ放言高論セシト
 雖モ、要スルニ王道ヲ
 明ニシ禮樂チ述ベタル
 モノナリ、爾ルニ李斯
 ハ其ノ學説チ奉ジテ天
 下ヲ亂タセリ、是レ其
 ノ高談異論之ヲ激セシ
 ナリ。
 孔子孟子ノ
 説ク所ノ論ハ決シテ異
 常ナル者ニアラズ、而
 カモ天下之ニ及ブモノ
 ナシ、天下有モ之ニ及
 プモノナクンバ何ゾ別
 ニ異説チ立ツルノ要ア
 ランヤ。

於荀卿
上載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三終

此集文一此ノ集ノ文
章ハ道理ヲ本トシテ成
レルモノナレバ、文勢
ニ於テ一種ノ強ミアリ
且ツ公明正大ノ心ヲ以
テ、花ノ旁テタル如ク、
梁斷彫銃ナル氣ヲ發揮
セシモノナレバ、筆鋒敵
ナク、光燄燭天ナリ、
學者之ニ惹セバ、經義ニ
關スル論文ヲ作り、時
務ニ於ケル論策ヲ作ル
ニ於テ、必ズ天下ニ大
名ヲ博セン。
原道 道德ノ本原ヲ
論ジタルナリ。
博愛之 博ク他人ヲ
愛スルヲ仁ト謂ヒ、行
フテ其ノ宜シキニ合フ
ヲ義ト謂ヒ、此ノ仁義
ニヨリテ人世ニ處スル
ヲ道ト謂ヒ、仁義ヲ實
行シテ、毫モ外物ノ力
ヲ恃マザルヲ徳ト謂フ。
仁ト義トハ一定シテ動
カスベカラザル名目ニ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四 [相字集]

小心文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西京賦。光炎燭天庭。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韓文公

陳懋仁續文章緣起曰。原唐韓愈作義始於大易原始要終之訓。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

博愛之謂仁。

五字句。博語愛於人為仁。

行而宜之之謂義。

七字句。表記義者宜也。祭

義者宜此者也。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八字句。行易說卦傳。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足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句法。此文章家巧處。

仁

與義為定名。

仁義在人為一定不可易之名。則見離仁與義而言道者過矣。

道與德為虛位。

上句長兩

シテ、道ト徳トハ、單ニ位アリテ、一定ノ主ナシ、故ニ道ニハ君子ノ道アリ、小人ノ道アリ、徳ニハ凶徳アリ、吉徳アルナリ。
老子之「老子」(周代ノ學者)ノ仁義ヲ小ナルルモノトシテ非難攻撃セルハ、見ル所ノ小ナルガ爲メナリ、譬ヘバ井中ニ坐シテ天ヲ觀テ天ハ小ナル者ナリト曰フハ、天ノ小ナルニアラズ、見ル所ノ小ナレバナリ、彼レ老子ハ、煦煦(呼吸ヲ以テ熱ヲ温ムルコトニシテ、小ナル仁義ヲ指ス)ノ小惡ヲ認メテ以テ仁ト爲シ、子子(獨立ノ親)ナル孤立ヲ認メテ爲セルガ故ニ、我が仁義ヲ小ナリト爲スモ、無理ナラヌコトニシテ、彼レノ所謂道ナル者ハ、老子自己ノ認メテ道トスル者ナ道ト心得タルニ止リ、我が所謂道ニアラズ、彼レノ所謂徳トハ、老子自己ノ認メテ徳トスル者ナ徳ト心得タルニ止リ、我が所謂徳ニハアラザルナリ。

句短便頓 擧成文。故道有君子有小人。也否家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而

徳有凶有吉。此所以謂之虛位。左傳文十八年。老子之小仁義

道廢有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當看。坐井而觀天曰。尸子

曰。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莊子秋水。是直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

爲仁。樂記。賙姬覆育萬物。注氣曰。煦。曰。嫗。老子或响或吹。注响。子子爲

義。漢書功臣表。注。子然。其小之也。則宜。當看老。其所謂道也。莊子。徐無鬼。魯遽曰。是直

其所道。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非吾所謂道也。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

道也。吾示其所謂德。德其所德。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非吾所謂德也。

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史記老子傳。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合仁與義言之。

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莊子駢拇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會史。非吾

所謂誠也。吾所謂誠者。非仁義之謂也。誠於其德而已矣。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一

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三十字句。史記

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秦始皇紀。李斯請

凡吾所——凡ソ我が所
謂道徳トイフ者ハ仁ト
義トチ合シテ言フモノ
ニシテ天下ノ公言ナリ
老子ノ所謂道徳トハ仁
ト義トチ去リテ言フモ
ノニシテ一人ノ私言
ナリ
周道衰——當初仁義ノ
道ハ頗ル隆盛ナ極メタ
リシガ、周ノ政道衰ハ
之ヲ繼グニ孔子没シテ
ヨリ、秦ニ在リテハ李
斯經典ヲ焚棄シ、漢ニ
在リテハ黃老（黃帝老
子ノ學）ノ學アリ、宋、
宋、魏、隋、齊、梁ニ在
リテハ佛教流行シ、其
仁義道徳ヲ言フ者モ稀
ナ鳴（シ人）ニ入ラザ
レバ墨子（名ハ墨、兼
愛主義ヲ唱フ）ニ入り、
墨子ニ入ラザレバ老子
ニ入り、老子ニ入ラザ
レバ佛敎ニ入り、彼ニ
入レバ必ズ此ニ出ヅ、
一方ニ入ルモノハ之ヲ
主トシ餘ビ、一方チ出
ヅル者ハ之ヲ奴トシテ
卑ミ、入ルモノニハ附
キ、出ヅル者チペリレ
タリトスルノ有様トナ
レリ、此ノ如キ狀態ナ

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黃老于漢。
四字句。封演聞見
記曰。道教本自黃帝。至

老君祖述其言。故稱爲黃老之學。戰國之時。國寇蒙莊之徒。著書成以黃老爲宗。師。國寇天
瑞篇引黃帝之言曰。谷神不死。是爲玄牝。此章黃帝之言。而存五千之內。則老氏所書同出
已明矣。其後學道學儒學墨諸家分門。各爲一教。漢武帝進用儒術。黃老由是見廢。後漢桓
帝夢見老子。詔陳相孔壽立廟於苦縣。刻石爲銘。趙彥衛雲。魯漫抄曰。老氏之教。本以清虛
澹泊爲本。五千文不可易。故竇太后漢文帝用之。皆能治國。外又有方士神仙家。祠官太祝
與夫按摩導引書符咒水。史記皆以家名。初未嘗合也。秦皇漢武始好神仙。方士祠祝始有
觀。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通。於
此候神仙。漢武故事。於上林作飛廉觀。高四十丈。長安作桂館益壽館。以候神人。猶未居道
士。元帝被疾。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能忍寒。遂卽昆明觀處。仲都故自後道士所居。曰觀。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

十字。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
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

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
法言君子篇。作出入。淮南也。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
汗之。以聖人之道爲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爲汗。噫。後之人。其欲聞

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本孔子問禮。老聃之言。至如真靈位。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ルヲ以テ、後世ノ人仁義道徳ノ説ヲ聞カント欲スルモ、孰レニ從フテ之ヲ聽クヲ得ンヤ。老者曰、老子ヲ師トスル者ハ曰ク、孔子ハ吾ガ師ノ弟ナリト、吾ガ師ハ曰ク、孔子ハ吾ガ師ノ弟ナリト、一方孔子ヲ學ブ者モ周ノ説ヲ撰レ聞キ、反ツテ其ノ妄誕無稽ノ言ヲ採ミ、自ラ僞造ノ節節ヲ撰小ニシ、其ノ結果、自ラモ亦孔子ハ嘗テ老子ヲ師トセリト云フニ至ル、嘗ニ之ヲ其ノ口ニ上ボスノミナラズ、又之ヲ書物ニ迄テ書キ殘スニ至レリ、嗚呼世ノ人、仁義道徳ノ説ヲ聞カント欲スルモ、孰レニ從ヒテ之ヲ求ムベキヤ、甚ダシイカナ人ノ奇怪ナル事ヲ好ムヤ、其ノ本末ヲ訊ネ求メズシテ、惟ク奇怪ナルコトヲ之レ聞カントストハ豈ニ救ズベキノ至リナラズヤ。古之爲ノ四代ノ民ハ士農工商ノ四種ニ分レタリシガ、今代ノ民ハ老佛ノ二種ヲ加ヘテ六

紀聞曰、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顔子也、緯文瑣語云、陳耀文天中記引唐釋法琳破邪論云、佛造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子爲淨菩薩彼稱、顔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按路史發揮、老子化胡篇注、引造天地經、號孔子爲儒童菩薩、與此同、梁僧祐弘明集、慧通、厥夷夏論、引經稱孔子爲光淨童子、路史化胡篇注、引清靜法行經、作淨光童子、此則孔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願之、稱相亂、要皆誕妄不足道矣。

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有。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好句法論 語、小人窮斯濫。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于人、非佛老可及。爲之君、爲之師。天子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

師。孟子梁惠王篇、善曰。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

種ト爲リ、古代ノ數フ
 ン者ハ備ノ一種ナリシ
 ガ、今ノ數フル者ハ備
 老佛ノ三種ニ分ル、粟
 ナ作ル農家ハ一ニシテ
 粟ヲ食フ者ハ六、工業
 家ハ一ニシテ其ノ器物
 ナ用フル家ハ六、商賈
 ハ一ニシテ之ヲ資用ス
 ル欲ハ六ナリ、生産者
 ハ減少シ需用者ハ増加
 ス、人民奈何ゾ困窮シ
 テ盜チ爲サザランヤ。
 古之弊ニ對スル災害
 テハ八類ニ古タル災害
 極メテ多ク、昔安息ス
 ルコトヲ得ザリシガ、
 聖人奮ヒ起リテ人ニ教
 フルニ相一致シテ生活
 スベク相扶養スベキ道
 チ以テシ、君ト爲リテ
 之ヲ治メ、師ト爲リテ
 之ヲ教ヘ、蟲蛇禽獸ノ
 人ノ害チ爲ス者チ驅逐
 シテ人民チ中土ニ居ラ
 シメ、寒ナルガ故ニ衣
 ナヲ爲リ、饑ウルガ故ニ
 食チヲ爲リ、木棲シテ
 覆シ穴居シテ疾病チ相
 工業チ起シテ百般ノ器
 物チ供給シ、商賈チ始
 メテ有無賃易ノ道チ通
 ジ、醫藥チ爲リテ人ノ

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篇上者爲巢。下者

爲之營窟。莊子盜跖篇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其拾橡栗。昔栖木上。故

命之曰有巢氏之民。禮記禮運篇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

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

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

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

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

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史記賈誼傳獨湮鬱其誰語。漢書作宣鬱。爲

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梗病也。方言梗。猛也。韓愈之問

曰梗。又曰。凡草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梗。廣雅釋詁。梗強也。

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

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

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此一段。連下十七個爲之字。變化九種。句法。

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今其言曰。盜不止。拊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文勢有頓挫。

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

夫死ヲ濟セ、埋葬祭祀ノ道ヲ始メテ、恩愛ノ意ヲ繼續セシメ、禮節ヲ設ケテ、尊卑先後ノ順序ヲ定メ、音樂ヲ爲リテ精神ノ沈鬱セルヲ開カシメ、政治ヲ施設シテ意勤ナル者ヲ勸メシ、刑罰ヲ施シテ頑梗ナルモノヲ誅罰シ、租賦クコトアル故ニ符節(ワリフ)印草、斗斛(ハコ)斗一石ノ秤、權(フラン)ト作リテ信ヲ守ラセ、相爭奪スルアルガ故ニ城郭甲兵ヲ爲リテ之ヲ守ラセ、災害至レバ之ヲ備ヘ、患難至レバ之ヲ防ガシメタリ、今其言ニ然ルニ老子ノ說ニ據レバ聖人アルバコソ大盜ハ止マザルナリ、拊ヲ壞リ術ヲ折り、然ル後民ノ爭論ハ絶ニベシト、嗚呼何ゾ其ノ思ハサルノ甚シキヤ、若シ古代ニ於テ聖人ナル者ナクバ、人類ノ誠盡セルコト久シカアルベシ、何トナレバ人ニハ羽毛鱗介甲鱗アリテ、寒熱ニ堪フベキナリテ、寒熱アリテ食ヲ爭

孟子。人人有貴。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此數句送文暢序同意可併看

於己者。不思而已矣。何也。頤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

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也。義臣行注云。臣行君之

義。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滕文公篇

牲殺器皿。趙注云。通貨財。周禮大宰。六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

由短入長。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第一句。臣不行君之令

此是章法。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第二句。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

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

知而作。箋曰。而猶女也。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

謂清淨寂滅者。孫汝聽曰。清淨謂老寂滅。謂佛也。按老子四十五章曰。清淨

曰復命。三十七章曰。不欲而靜。天下將自正。五十七

章曰。我好靜而民自正。說文。淨作灑。清淨蓋卽清靜。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

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

フベキナケレバナリ。是故若一是ノ故ニ君ナル者ハ、上ニ立テテ政令ヲ出シ、臣ノ者ハ君ノ命令ヲ受ケテ之ヲ民ニ達シ、民ハ粟米麻絲ヲ作り器皿ヲ製シ、貨財ヲ流通シテ君上ニ奉ヘ、此ノ三種ノ者各々其ノ職分ヲ盡クシテ國家ハ以テ治平ナルベシ、之ニ反シテ君ハ政令ヲ出サズバ、君タル職分ヲ失ヒ、臣ハ君ノ命令ヲ行ヒテ之ヲ人民ニ傳達ズバ、臣タル所以ノ職分ヲ失ヒ、民ハ器用ヲ生産セザレバ則チ詭罰セラレバ、今其法一老佛ノ法タルヤ、汝ノ君臣ヲ棄テ去リ、相生養スルノ道ヲ禁絶シ、以テ我が藩藩(老)穰(佛)ナル者ヲ求メヨト曰、嗚呼、幸ニシテ夏殷周三代ノ後ニ出テテ禹湯文武周公孔子ニ翻ケラザルコトナシ、又不幸ニシテ三代ノ前ニ出テズシテ禹湯文武周公孔子ニ正サレザルコトナシ、帝之與一帝ト王ト下トハ

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白虎通號篇德合天地者稱帝。殷梁莊三年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呂氏春秋下賈篇王也者天下之往也。春秋繁露王道通篇三畫而述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如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者。大學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爲。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却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詩權輿。今也。每也。則亡。孟子梁惠王。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見天常注云。天常五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

稱織珠ナリト雖モ、聖人タル所以ノ實ハ一ナリ、夏ハ葛衣ヲ縫ヒ冬ハ皮衣ヲ著、湖スレバ飲ミ、饑ウレバ食フ、其ノ事殊ナリト雖モ、智タル所以ハ一ナリ、然ルニ今老子ノ説ク所ニ據レバ、何ゾ太古ノ如キ無事ヲ爲サザルヤト曰ヘリ、是レ冬ノ皮衣ヲ著テ寒ヲ防グ者ヲ責メテ、何ゾ葛衣ヲ纏フノ輕便ナルコトヲ爲サザルヤトイヒ、饑エテ食スル者ヲ責メテ、何ゾ水ヲ飲ムノ簡單ナルコトヲ爲サザルヤトイフニ殊ナランヤ、
傳曰古一傳(遺教ノ著書)チイフ、コモノテハ大學チイフ、ニ曰ク古ノ王者ノ君德ヲ天下ニ昭明ニセント欲スル者ハ、先ヅ其ノ國チ治メ、其國チ治メント欲スル者ハ、先ヅ一家チ齊フ、其ノ家チ齊ヘント欲スル者ハ、先ヅ其ノ身チ修メ、其ノ身チ修メント欲スル者ハ、先ヅ其心チ正シウ、欲スル者ハ先ヅ其意チ誠ニス、ト

不事其事。

極言佛老之禍天下。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好句法。梁文九年傳。楚

左氏傳二十七年傳。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使荻來聘。楚無大夫。其曰。荻何也。以其來我喪之也。

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

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魯頌閟宮篇文。傳云。膺當也。箋曰。懲。文也。信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

及羣。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背而

爲夷也。好句法。義。齊相也。言率率相引。而徧得罪。公蓋以晉爲相率之義也。夫所謂先

王之教者。何也。此一轉妙。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

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

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

昆弟夫婦。此一句長。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菓魚

肉。此一句又長。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爲一句。連下

章爲之字相應。此是章法。言人倫日用之常。不必棄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道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

禮記

然ラバ古ノ所謂心ヲ正シウシ蓋チ誠ニセシト欲スルハ決シテ故ナキニアラズ、將ニ大ニ爲ス所アラント欲スレバナリ、今ヤ其心ヲ治マント欲シテ天下國家ヲ陳外シ、天常(仁義禮智)信ヲ遠却シ、子トシテ其ノ父子父トセズ、臣トシテ其ノ君ヲ君トセズ、民トシテ其ノ事ト事トセザルニ至リテハ、老佛ノ害實ニ意料ノ外ニ在リ。孔子之ヲ孔子ノ春秋テ作リシヤ、諸侯ニシテ夷狄ノ禮ヲ用フル者アレバ之ヲ貶シテ其ノ諸侯ヲ夷狄ニシ、夷狄ニシテ中國ノ禮ヲ執レバ之ヲ進メテ中國ニセリ、經(禮記)ニ曰ク、夷狄ハ野蠻未開ノ國タルガ故ニ、縱令ヒ君主アリテ之ヲ統率スルモ諸夏(中國)ノ君ナクシテ獲亂スルニ若カズト又詩經ニ曰ク、或狄ハ之ヲ射チ朔(德國)ノ本號(舒)楚(近キ國)ハ之ヲ懲ラスト、鄭(魯)今ハ夷狄ノ法ヲ學ブ用キテ之ヲ古先王ノ教ノ

禮運篇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是謂大順又曰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簞籩籩豆鋼羹祝以孝告緘以慈告是謂大祥公所謂順而祥蓋本諸此又按書伊訓作善降之百祥賈子大政篇祥者福之榮也然則祥之一字蓋隱然見不必崇信釋氏求福田利益之意

愛而公。 禮運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言不必待清淨寂滅之教也。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上三句一様句法第四句便變化十三字

一句此章法也。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禮運篇故禮義也者人大端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字法禮運篇故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詩烈祖篇來假來享書益稷祖考來格後漢書章帝紀作祖考來假詩抑篇神之格思傳云格至也。日斯道也何道也。有攸攸拾。日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自史遷孟子傳始而班固馬融趙岐並皆以孔孟並稱蓋漢人相受其言如此公讀荀子亦曰孔子之徒沒尊軻之聖人者孟氏而已矣可見漢經師之說唐時仍守而弗失矣說見孟子補證。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兩句絕妙○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陵巖如輕舟下長瀾若無一句攔截便不成文章。荀與揚也。讀荀

禮運篇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是謂大順又曰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簞籩籩豆鋼羹祝以孝告緘以慈告是謂大祥公所謂順而祥蓋本諸此又按書伊訓作善降之百祥賈子大政篇祥者福之榮也然則祥之一字蓋隱然見不必崇信釋氏求福田利益之意

愛而公。 禮運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言不必待清淨寂滅之教也。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上三句一様句法第四句便變化十三字

一句此章法也。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禮運篇故禮義也者人大端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字法禮運篇故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詩烈祖篇來假來享書益稷祖考來格後漢書章帝紀作祖考來假詩抑篇神之格思傳云格至也。日斯道也何道也。有攸攸拾。日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自史遷孟子傳始而班固馬融趙岐並皆以孔孟並稱蓋漢人相受其言如此公讀荀子亦曰孔子之徒沒尊軻之聖人者孟氏而已矣可見漢經師之說唐時仍守而弗失矣說見孟子補證。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兩句絕妙○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陵巖如輕舟下長瀾若無一句攔截便不成文章。荀與揚也。讀荀

上ニ加フ、如何ゾ相率キテ爽狄ト爲ラザランヤ。

夫所謂一所謂先王ノ教トハ何ゾヤ、傳ク愛スルチ仁ト謂ヒ、行フテ宜クスルチ義ト謂ヒ、是ニ由リテ之クテ道ト謂ヒ、己レニ足リテ外ニ待ツナキチ徳ト謂フ、其ノ記載セラレタル文ハ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ニシテ、其ノ法ハ禮義、音樂、刑罰、政治、其ノ民ハ士農工商、尊卑ノ位ハ君臣、父子、師友、賓主、兄弟、夫婦、其ノ服ハ麻ト絹絲トノ二種、其ノ居室ハ宮室、其ノ食ハ粟米蔬菜魚肉ニシテ、其ノ道タルヤ明ニシ易ク、其ノ教タルヤ行ヒ易シ。

子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亦此意。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文有頓挫。由周公而

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

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

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此幹轉、如何收拾結得。孟子梁惠王篇、如之何則可、又曰、如之何則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之說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

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是繆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

篇於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周禮小司徒。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注云、廢疾謂癩病也。其亦庶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論

結得似軟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黃氏震曰、抄曰、嗚呼、自昔聖帝明王、所以措生民於理、使其得自別於夷狄禽獸

者、備於原道之書矣。孔孟沒、異端熾、千有餘年、而後得原道之書、辭而闕之、昭如矣。素

何溺於異端之士、吹毛求蠶、竊附程錄、尙欲陰爲異端報仇耶。此程門高弟尹和靖力

排語錄之非歟。程錄嘗謂愛主情而言、蓋辨折精微之極也。仁者愛人、此正吾夫子之

言、豈可因以博愛爲仁、非原道哉。彼以煦煦爲仁、而此以博愛爲仁、正將以吾道之大

擴其所見之小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雖嘗以虛位之說爲非、此決非程氏之言也。夫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此正孟子之言、豈可反以道德虛位非原道哉。仁與義爲道德、去

仁與義、亦自以爲道德、故特指其位爲虛、而未嘗以道德爲虛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

仁與義亦自以爲道德、故特指其位爲虛、而未嘗以道德爲虛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

シ、是ノ故ニ人ノ生存中ハ人情ヲ盡クシテ遺徳ナキヲ得、死後スレバ盡クベキ道ヲ盡クシテ候滿ナキヲ得、然レト至ニ苗郊ニテ祭ルベコト、ニ祭ル所アレバ神モ來リ格リ、廟(祠)先チ祀ル廟、ニ祀ル所アレバ祖考モ之ヲ祭ク日斯道、曰ク斯ノ道ハ如何ナル道ゾ、曰ク斯レ吾ガ所謂道ニシテ向キノ老ト佛トノ道ニアラザルナリ、猶ハ之ヲ舜ニ傳ヘ、舜ハ之ヲ禹ニ傳ヘ、禹ハ之ヲ湯ニ傳ヘ、湯ハ之ヲ文王武王周公ニ傳ヘ、文王武王周公ハ之ヲ孔子ニ傳ヘ、孔子ハ之ヲ孟子ニ傳フ、孟子後シテヨリハ傳ハラズ、初メハ(況)ト揚(名)性トハ儒教ヲ撰ンデ之ヲ泰ジタリシモ、學問漸チナラズ、言フ所未ダ聖教ノ詳細ヲ盡サズ、周公ヨリ以前ノ禹湯文武ハ人君タリ、故ニ其言フ事天下ニ行ハレ、周公ヨリ以下ハ人臣タリ、故ニ説ク所長ク詳悉ナラザルヲ得ズ。

又載昌黎言治國平天下止及正心而不及致知格物此殆程子一時偶然之言也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孟子言篤恭而天下平皆不過舉其要而言蓋必盡及致知格物之條目而後可以為自脩而願乃以此非原道哉異端言心而外其天下國家者故昌黎言治國平天下而特推其本於正心耳原道不可非也非之之說三皆不過為異端報仇譽之之說一又不過為異端借影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也所謂道者即原道之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以至絲麻宮室粟米蔬果魚肉皆道之實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為治也故他日論異端又曰果孰為而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者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云爾非他有面相授受之密傳也託附程錄者乃發為異說稱譽原道以為此必有所見若無所見所謂傳者傳个甚麼嗚呼異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備見於原道一書豈復他有險怪後語陰幽不可名言如異端所謂不立文字單傳心印之傳者哉或者此類多出於上蔡謝氏之門歟蓋不以愛為仁而以覺為仁必欲掃除乍見赤子入井之心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謂有不二法門而言道無精粗彼此之分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載僧人總老之言謂默而識之是識箇甚麼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麼者亦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凡今所議原道三說往往類此愚故意其為上蔡謝氏之門依倣而託於程錄也學者無以其語出於程錄而遽非原道必以孔孟之說而稽之則於讀原道幾矣。

與孟尚書書

韓文公

此書多有巧心妙手批不盡須是面說。舊唐書孟簡傳孟簡字幾道平昌人簡明於內典元和六年詔與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

徐明如一然ラベテ
如何セバ老佛ヲ驅逐ス
老佛ノ道ヲ塞ギ止メズ
ンバ聖教ノ流行セズ
老佛ノ道ヲ禁止セズ
老佛ノ道ヲ行ハレズ
者佛ヲ驅逐セシメ
其書ヲ燒棄シテ
寺觀ヲ廢シテ民居ト爲
シテ之ヲ毀壞シ
シテ之ヲ數尋シ
シテ之ヲ數尋シ
シテ之ヲ數尋シ
シテ之ヲ數尋シ
シテ之ヲ數尋シ

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
素愁憑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唐書藝文志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
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封氏聞見記目錄後
記云並目錄與跋共計六十四番番枚也數番猶言數枚也韻會舉要番數也
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
坐眠食手不釋卷
伏惟萬福來示云
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
魏書釋老志佛者本號釋迦文者
此傳
之者妄也潮州
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如不及刑
部侍郎韓愈上疏極諫其弊奏已貶愈為潮州刺史韓愈傳曰元和十四年正月令中使
杜英奇押宮入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憲宗怒甚問一日出
疏以示宰臣蔣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
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乃貶為潮州刺史
時有一
老僧號大顛
東坡志林曰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爾非信佛法
也世乃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
孫汝聽曰元和十五年貶
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
得吾兄二
十四日手書數番
許彥周詩語曰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賦序曰手
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報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
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
素愁憑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唐書藝文志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
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封氏聞見記目錄後
記云並目錄與跋共計六十四番番枚也數番猶言數枚也韻會舉要番數也
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
坐眠食手不釋卷
伏惟萬福來示云
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
魏書釋老志佛者本號釋迦文者
此傳
之者妄也潮州
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如不及刑
部侍郎韓愈上疏極諫其弊奏已貶愈為潮州刺史韓愈傳曰元和十四年正月令中使
杜英奇押宮入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憲宗怒甚問一日出
疏以示宰臣蔣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
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乃貶為潮州刺史
時有一
老僧號大顛
東坡志林曰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爾非信佛法
也世乃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

澄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簡最擅其理樊汝霖曰孟簡最嗜佛嘗與劉
伯芻歸登齋餽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
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
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
孫汝聽曰元和十五年貶
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
得吾兄二

十四日手書數番
許彥周詩語曰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賦序曰手
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報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

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
素愁憑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唐書藝文志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
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封氏聞見記目錄後
記云並目錄與跋共計六十四番番枚也數番猶言數枚也韻會舉要番數也
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
坐眠食手不釋卷
伏惟萬福來示云
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
魏書釋老志佛者本號釋迦文者
此傳
之者妄也潮州
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如不及刑
部侍郎韓愈上疏極諫其弊奏已貶愈為潮州刺史韓愈傳曰元和十四年正月令中使
杜英奇押宮入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憲宗怒甚問一日出
疏以示宰臣蔣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
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乃貶為潮州刺史
時有一
老僧號大顛
東坡志林曰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爾非信佛法
也世乃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

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
魏書釋老志佛者本號釋迦文者
此傳

之者妄也潮州
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如不及刑
部侍郎韓愈上疏極諫其弊奏已貶愈為潮州刺史韓愈傳曰元和十四年正月令中使
杜英奇押宮入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憲宗怒甚問一日出
疏以示宰臣蔣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
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乃貶為潮州刺史
時有一
老僧號大顛
東坡志林曰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爾非信佛法
也世乃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

老僧號大顛
東坡志林曰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爾非信佛法
也世乃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

老僧號大顛
東坡志林曰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爾非信佛法
也世乃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

ト傳フルアリト、此ノチ傳フル者ノ妄ナリ
 潮州(倉時ニ潮州ニ貶セラル)ノ時ニ一老僧
 ノ大願ナル者アリ、頗
 ル聰明ニシテ道理ヲ識
 レリ、京師ト隔絶シ與
 ニ語ルベキナゾ、故
 ニ山中ヨリ此ノ僧ヲ招
 致シ、十餘日間之ヲ城
 內ニ留メタリ、贊ニ佛
 禮ノ利益ヲ解説シ、佛
 理ヲ以テ自ラ處理シ
 事物ノ爲ニ其心ヲ亂サ
 ズ、之ト語ルニ能ハ
 僕ノ説ヲ理解スル能ハ
 ザルモ、要スルニ彼ノ
 胸中ニハ滯礙スル所ナ
 シ、以爲ラク得ガタキ
 ノ人ナリト、因リテ與
 ニ來往セリ、後ニ潮州
 ノ神ヲ祭リテ海邊ニ至
 ルニ及ンデ、遂ニ其ノ
 寺ニ造リ、後ニ袁州ノ
 刺史ニ轉ズルニ及ンデ
 衣服ヲ贈リテ別ニ爲セ
 列ニ其ノ法ヲ崇信シテ
 福田利益(舊ホ功德ト
 イフゴトシ)ヲホムル
 爲ニアラザルナリ
 孔子云「孔子云」ヘル
 アリ近(孔子ノ名)平日
 天命ヲ敬シテ原ト藤ル

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卷二楊用修曰韓文公與大願書蘇東坡力言其爲僞朱晦庵則力辨以爲真未有折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大願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爲真愚平生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不同蘇公學佛猶辨其爲僞而先生闢佛反指以爲真所不可曉況據韓文韓公所與韓文至海上曾與大願語今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爲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習熟而少變其說尙近人情今未之會見而先欲聞其道充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子之徒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度使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從字刑缺今以意補事代制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作詩以美之遂造其廬及來袁州舊唐書韓愈傳曰愈至潮陽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鏞惡愈猶真恐其復用華先對曰愈終大狂疎且可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田利益也。此以下文有氣力有光燄。孔子云。述而篇文。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謂子產其行己也恭。立身。立身行道。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

文章軌範卷四 與孟尚書書

所ナキモ、若シ詩ヲ以テ言ヘバ丘ノ心ニ歸ルヤ久シト、凡ソ君子已チ行ヒ身チ立ツヤ法度アリテ具ニ方冊(書冊)ニ載セラレたり、以テ效フベク、以テ節トスベシ、果シテ之ヲ節法セバ仰イデ天ニ愧ゾルナカルベク、俯シテ地ニ愧ゾルナカルベク、内ハ心ニ愧ゾルナカルベシ、善ヲ積メバ幸福アリテ、各、其ノ類チ以テ至ルモノナリ、何ゾ殊更ニ聖賢ノ道チ去リ先王ノ法チ去リ、夷狄ノ教ニ從ヒ以テ功德ヲ求ムルアランヤ。

詩不云一詩經ニ云ヘルアリ、豈第(和)キ榮シムコト)ノ君子ハ邪辟ナル行爲チ爲シテ福ヲ求メズト、傳(左傳)ニ云ヘルアリ、成力ニ懼レズ、利益ニ臨ンデ狄シキトアルベカラズト、從命ヒ魯氏能ク人ニ勸福チ與フルモ、道チ守ル君子ノ懼ルル所ニアラズ、況ンヤ萬萬此ノ如キ理ナキニ於テチヤ。

在方冊中庸文武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孟子

不愧於天衛不內不愧心論語顏淵篇子曰積善積惡易坤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

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

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左氏哀十六年傳楚白公勝曰

尼曰君子不爲利疚於回昭三十一一年傳君子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福非守道君

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

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莊子天地神

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

哉尚書洪範惟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此一段說

加禍守道之人理強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

辭直有氣力有光燄

備必不能

且彼師ノ且ツ彼ノ佛
ナル者ハ果シテ何人ノ
ヤ、其ノ行事君子ニ類
スルカ、小人ニ類スル
カ、若シ君子ナラバ必
ズ妾リニ禍ヲ遭チ守ル
人ニ加ヘズ、若シ小人
ナラバ其ノ身已ニ死シ
其靈モ決シテ人ニ禍崇
チ與アルニ足ラズ、天
神地祇昭昭トシテ悉列
コト)セリ、之ヲ誣ヒル
欺クコトアルベキニア
ラズ、且ツ此ノ神祇ハ
釋氏ノ靈魂ヲシテ其ノ
胸中包蔵スル所チ隨處
ニ實行シ、威懾チ其ノ
間ニ控ニセシムルコト
アラフヤ、進ンデ信ズ
ルモ退イテ信ゼザルモ
均シク據ル所ナシ、而
シテ之ヲ信奉スルハ恣
ヘルノ甚シキ者ナリ、
且意不_レ且ツ意ノ釋
氏ヲ助ケズシテ之ヲ排
斥スル所以ノ者ハ、亦
説アルナリ、孟子云ヘ
ルアリ、當今天下ノ人
楊朱ニ從ハザレバ墨翟
ニ從フト、此ノ如ク楊
墨交ニ世ヲ亂シテ聖賢
ノ道明ナラザルニ至ル、
苟クモ聖賢ノ道ニシテ

【圖】滕文 公篇文。 今天下不_レ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

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圖】自虎通三綱六紀篇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

淪沒。而九法斲。【圖】書洪範。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禮樂崩。【圖】史記

厲微而禮樂壞。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圖】儒林傳。禮

後世甚大。故曰。【圖】孟子滕 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

曰。【圖】法言吾子篇文。引孟子及楊子之言。證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闢之。廓如也。【圖】禮記檀弓。祥而廓然。釋文。 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

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圖】史記

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 天下遂大亂。及秦

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

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圖】稍求亡

缺十亡二三。史記儒林傳。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又曰。孝文帝時。欲

求能治尙書者。聞伏生壁藏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使朝錯往受之。亡數十篇。漢

明ナレバ三綱(君臣、父子、夫婦)ノ道ニ比倫シ、九法(書經洪範ニ見ユル所)ノ天下ヲ治ムル大道五種(敬順、禮義、音樂、刑、勇)ヲ行ス、其ノ貪取ヲザルモノ、幾何カアル、故ニ孟子又云ヘルニ、能ク言論シテ楊墨ヲ阻絶スル者ハ聖人ノ徒ナリト、揚子雲(名ハ雄、漢代ノ人)ハ云ヘラク、古ハ楊墨ノ說大道ヲ塞グ、孟子之ヲ辯論シテ切リ開キ、爲ニ聖道ハ際即(カラリト)スルコト)ナリト。

夫楊墨一夫、楊墨行レテ正道廢シ、時ニ數百年ナラントシテ秦ニ至リ、卒ニ先王ノ法制ヲ滅シ、經書ヲ燒棄シ、學者ヲ坑殺シ、其ノ極天下火ニ獻ル、秦滅ビ漢興ルニ至リテ、始テ百年トナラントセシガ尙ホ未ダ先王ノ道ヲ修明スルニ至ラズ、後漢帝ノ時ニ及ンデ始メテ、決書ノ律、秦代舊籍ヲ廢スル者アレバ、嚴律ニ處スノ制アリ、ナ除キ、稍稽放逸セル書ナ

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建。嚴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詔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

故學士多老死。

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故。以所見爲守。

分離乖隔。不合不公。

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一二帝三王。羣聖

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

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

此四句似抑而貶之。史記自序傳子曰我欲裁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尊王賤霸而已。

此二句似大經大法。中庸經論天下之大經。左氏昭十五年傳禮王之大經也。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

收。探則壞亂而不脩。所謂存十一於千百。文選陸士衡歎逝賦得十一於千百。安

在其能廓如也。此四句又抑而貶之。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此一。句又揚而張之。只此一。句發明孟子之功。何必多言文勢。如力動九鼎。亦從論語孔子說管仲變化來。論語憲問篇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後漢書南蠻

求メ、學者ヲ招致セリ、是ヲ以テ經書ハ少シク、蒐集スルコトヲ得シメ、尙ホ錢映シテ十中二三ヲ亡失シ、之ニ加フルニ故老ノ學者ハ多ク老死シ、新タニ研究セントスル者ハ完全ナル啓テ見ル能ハズ、故チ以テ盡ク先王ノ事ヲ知ル能ハズ、各自皆已レノ所見ヲ以テ其ノ見解ヲ固守シ、其ノ說彼我分離乖隔シテ、一致セズ公平ナラズ、讒弊ニ帝禹湯文王ノ三王及ビ群賢ノ道、是ニ於テ大ニ破壞シ、後世ノ學者之ヲ究メテ悉ク送フ所ナク、以テ今日ニ至リ混濁トシテ將ニ溷穢セントセリ、蓋シ其ノ根原ヲ除ケルニ楊墨ノ說橫行シテ之ヲ禁ズルナキニヨリテナリ。

孟子述一孟子ハ樂賢ナリト雖モ、位下ヲ有セザルガ故ニ、言フ所ハ要スルニ容言ニシテ實施スルヲ得ズ、是ノ故ニ言フ所ハ適切ナリト雖モ、稱補スル所ナシ、然レドモ其ノ言ニシテ今日ノ學者ハ尙ホ

傳衣裳班闕、語言侏離。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此一段發明孟子開揚墨之功有抑揚有翁張。漢氏以來。此以下說此時有釋老之害。羣儒區區修補

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漢書枚乘傳夫以一

正諫同列子仲尼篇髮引千鈞。綿綿延延。逸周書和寤解綿綿不絕。蔓蔓

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

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

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

亦不量其力。左氏隱十一年傳量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

以死也。韓文公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爲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

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

在上實之在傍。詩大明篇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中庸洋洋乎

一摧折。貶潮州。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

張

皇甫混皆 公門人。 不知果能^ラ不^レ叛^キ去^ラ否^ナ辱^ク吾^レ兄^ノ眷^ヲ厚^ク而不^レ獲^キ承^ル命^ヲ惟^テ增^ス

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聖賢立言與庸衆人異。貶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貶之。其辱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孔子褒管仲只四句。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褒百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于天下。其傳於後世。不賢而能如是乎。韓文公學孔孟者也。褒孟子初只二句。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尊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歐陽公作蘇老泉墓誌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公父子一日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褒獎法。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孔氏^ヲ尊信^シ仁義^ヲ尊崇^シ王者^ヲ尊^ビ朝者^ヲ尊^シム^ヲ知^ルル^ノ先王^ノ大經^ヲ大法^ヲ皆^レ破^レ亡^シテ救^ハレズ^ニ腐爛^シテ敗^メラ^レズ^ニ千中^ノ百^ヲ存^シ百中^ノ十^ヲ存^スル^ニ過^キズ^ニ揚雄^ノ言^フ所^ノ際^ヲ如^クタル如^キハ果^シテ安^クニ在^ルヤ[、]然^レドモ往^時若^シ孟子^ヲクン^バ人^皆夷狄^シ左^衽ノ服^ヲ服^スシ^テ化^シ言^語明^瞭ナ^ラズ^ニノ言^ヲ弄^スル^ニ至^リシ^ナラン[、]故^ニ愈^ハ嘗^テ孟子^ヲ推^尊シ^テ其^ノ功^ヲ萬^ノ比^シハ[、]決^シテ優^ガ爲^メナ^リ漢^代以^リ來[、]儒^道ハ[、]儒^道ノ^破綻^ヲ修^補セ^シモ[、]修^ムレ^バ亂^レ補^レヘ^バ失^シ其^ノ危^キキ^{コト}一^髮チ^テ千^鈞ニ^等シ[、]重^キチ^テ引^リガ^如ク[、]綿^綿ニ^微細^ナル^{コト}ト^シテ[、]微^カニ^綴キ^テ綻^クト^シテ[、]絶^セント^ス、是^ノ時^ニ當^リテ[、]老^佛ノ^教ヲ[、]兼^テ問^ニ唱^シシ[、]天^下ノ^衆才^並録^シテ[、]從^ハシ^ム、

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宋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爲第一關宋史本紀高宗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封事建武宣帝紀地百餘並上封事無有隱諱舊唐書職官志補闕拾遺之職掌供奉諷諭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于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能政齊漫錄曰杜子美詩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春宿左省接漢置八儀密奏陰陽息罷封板故曰封事又魏相傳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劄領尚書者先發副封○胡澹菴宋史列傳胡詮字邦衡廬陵人紹興八年宰臣秦檜決策去和按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去尊號奉其正朔比於藩臣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囚至豫廢和議乃決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洵洵銓抗疏言曰云云書既

嗚呼亦不仁極リ、釋老ノ害ハ甚甚ニ過キ、韓愈ノ賢ハ孟子ニ及バズ、孟子ハ之ヲ未ダ亡ビザルノ前ニ救フ能ハズ、而ルニ愈ハ之ヲ既ニ壞ルノ後ニ全クセんとス、洵ニ自己ノ力チ盡ラザルノ處ニシテ且ツ其ノ身モ危殆ノ位地ニ在リ、到底之ヲ救フ能ハズシテ死スルチ免レザルナリ。

雖然使一然リト雖モ愈ニ由リテ、愈チシテ其ノ道チ後世ニ傳フコトヲ得セシメバ、縱令ヒ死滅スト雖モ幸モ遺燼チシ、天神地祇昭昭トシテ上ニアリ、正邪チ昭々チテ傍ニ在リ安ソ潮州ニ貶セラレシ如キ小程折ニ懲リ、自ラ其ノ道チ捨テテ邪道ニ從フニトチ爲サンヤ。

箕子罪一嚴爵、臯雷深(俱ニ愈ノ門人)ガ輩ニ向ツテハ屢ニ指教スト雖モ、果シテ能ク吾ガ道チ改キ去ラズヤ否ヤヲ知ラズ、實見ノ愛類チ辱ウシナガラ、佛造チ信仰スベキノ命

上捨以銓狂妄凶悖鼓衆。

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

謹按。王倫

宋史列傳。王倫字正道。莘縣人。文正公且弟最玄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

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已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建炎元年。選能專對者。使金問兩宮起居。還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紹興八年秋。以鞫明殿學士。再使金國。知閤門事。藍公佐爲之副。

本一狎邪小人。庭鶴傳極言處

筠狹邪醜。郭茂樂府詩集三十五。市井。孟子萬章下。在國曰市。井之臣。僕。禮語處。商就市。井。漢書貨殖傳。商旅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

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爲市。其義非也。後漢書循吏劉寵傳。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注。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人至市有鬻賣者。常于井上洗濯令香潔

然後到市。此說非也。古者井田。因井爲市。故稱市井也。留青日札。市井蓋言市中之道。回遠如井。故無賴。此八字之當。王倫出身本末。見王倫賣國之由。史記高祖紀。大人

狡猾爲無賴。漢書張釋之傳。尉無賴。張晏曰。材無可恃也。季冶古今。註曰。孟子云。富歲子弟多賴。賴者有所恃而爲善者之稱也。漢高祖自言。始大人常以臣無賴。張釋之傳。言文帝謂

上林尉亡賴。乃不善之稱。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

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

爲江南詔諭。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

使僭倫來。

好句法。左氏宣

十二年傳。鄒伯肉袒

才奉ズルヲ得ス、惟、
 懼懼ヲ楛スノミ。
 敬按玉一王命ハ本來
 御邪ハ狹邪ニ同ジ花柳
 ノ巷チイ、ノ小人ハ
 シテ市井(市中)ノ無類
 漢タルニ過キズ、頃幸
 相奏格ヲ以テキニ附
 込ミ、遂ニ自ラ推戴シ
 テ處(金國チイフ)ニ使
 ヒセシガ、惟、妄誕ナ
 ノミ事トシテ天聽ヲ欺
 罔シ送ニ養育ヲ得タリ
 天下ノ人士皆切齒シテ
 痛罵シ、其ノ面ニ唾セ
 シコトチ思ハザルナシ
 殊ニ今ハ故ナクシテ詔
 ナ以テ江南一帯ヲ處ス
 ナ以テ名義ト爲シ、金
 ノ使者ヲ誘引シテ來レ
 リ、是レ宋朝チバ臣妾
 ナ以テ還セント欲スル
 ナリ、彼ノ劉豫チ以テ
 還セント欲スルナリ。
 劉豫臣一彼ノ劉豫チ
 ナ者ハ醜勝ナル金ニ臣
 事シ、南面シテ玉璽チ
 稱シ、自ラ以テ爲ラクチ
 子孫孫ニ至ルマデ萬世
 不拔ノ玉業チ成セリト
 然ルニ豺狼ニ比スベキ
 金國ハ一朝其ノ慮チ改
 メ頭髮チツカカンデチ
 縛シ、父子同一ニ處ト

曰其窮以賜諸侯 是欲劉豫我也 好句法。左氏定十
 年傳曰爾欲吳王我乎。 劉豫臣事

醜虜南面稱王。宋史本傳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也世業農至豫始舉進
 士宣和六年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建炎四年

七月金人遣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助册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九月豫即僞位
 赦境內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建炎七年十一月廢豫爲蜀王豫僭號凡八年廢。○醜虜詩

常武篇仍 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書曰始臯自以爲閭中之
 執醜虜。左氏閔元年傳晉敬

固金城千里子孫 一旦豺狼改慮。仲曰我狄豺狼不可厭也 掉而縛之
 帝王萬世之業也。漢書金口碑傳掉胡

不遠。詩大雅蕩篇股 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
 傳注生獲曰虜 商鑑

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
 犬戎之天下。宋史犬戎

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
 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陸

書康誥 盡爲左袵。論語憲問篇微管
 篇如保赤子。仲吾其被髮左袵矣。朝廷宰執盡爲陪臣。論語

季氏篇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宋史韓
 世忠傳世忠上疏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 天下士大夫

世忠傳世忠上疏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

世忠傳世忠上疏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

世忠傳世忠上疏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

ナレリ、商鑑（殷鑑ニ同ジ、殷ノ紂王ノ手本ハ遠キニアラズ近ク夏后氏ノ桀王ニアリトイフコト）ハ遠カラズ、現ニ劉豫ハ其ノ適例ナルニ倫ハ又陛下ノ之ニ效ハンコトヲ欲スルハ無法モ亦甚シト謂フベシ、夫レ朱朝ノ天下ナリ陛下ノ祖宗ノ天下ナリ陛下ノ居ル所ノ位ハ陛下ノ祖宗ノ位ナリ、奈何ゾ胤宗ノ天下ヲ以テ犬狄ノ天下ト爲シ、胤宗ノ位ヲ以テ犬狄藩臣ノ位ト爲スベケンヤ、陛下著シ一タビ陛下ノ胤宗ノ宗廟社稷ハ盡ク夷狄ニ浮サレ、胤宗數百年ノ赤子（人民）ハ盡ク左衽ノ風ニ化シ朝廷ノ宰相執政ハ盡ク陪臣ト爲リ、天下ノ士大夫ハ皆冠ヲ裂キ裾ヲ築リ變シテ戎狄ノ服ト爲レベシ、他日劉豫服クナキノ要求ハ我が宋朝ニ對シテ無禮ナ加フアルコト劉豫ト一般ナラザルヲ知ランヤ、大三尺ノ夫レ三尺ノ童子（七八歳ノ童子ナリ）ハ至ッテ無智ナル。

皆當裂冠毀冕。左氏昭九年傳。伯父若裂冠毀冕。披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左氏閔元年傳。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昭十四年傳。楚令尹子旗與養氏比。而求無厭。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孟子滕文公篇。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禮記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梓棺二。漢書霍光傳。光薨。賜梓宮。注。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爲之。親身之棺也。爲天子制。故亦稱梓宮。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後漢書明帝紀。司徒詵奉安梓宮。注。梓宮。以梓木爲棺。風俗通曰。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死因以爲名。太后可復。漢書霍光傳。太后崩。金奪其柩也。淵聖可歸。欽宗此謂徽宗崩五國城。金奪其柩也。

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漢書高祖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謂以食啗耳。今言以啗誘之。取食爲譬。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左氏宣十五年。擧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

含垢忍恥。左氏宣十五年。擧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

モノナルガ、若シ之ヲシテ大家ヲ拜セシメバ必ズヤ柳然怒ル也トシテ怒ラン、今醜虜ハ要スルニ大家ニ異ナラズ、而ルニ堂堂タル大宋肉ノ朝廷ハ百官ヲ擧ルテ相率キテ之ヲ拜スルハ彼ノ輩猶ダモ猶ホ恥辱トスル所ナリニ、陛下ハ恬然耶ヲ忍ンデ之ヲ爲サントスルカ。偷之議一王倫ノ議ニハ我方宋朝一タビ隣チ屈セバ梓宮(アツサノ木ノ棺ヲ送ルベキ材料ナリ)徽宗帝五園城ニ崩シ、金其ノ棺ヲ奪ヘリ)還セシテ、太后(徽宗ノ皇后ニシテ、高宗ノ太后)復ルベク、淵聖(徽宗ノ尊號)歸ルベク、中原恢復スベシト嗚呼、事變事故ニ出来セシヨリ以來、和議ヲ主張スル者誰人モ皆此ヲ以テ陛下ニ唱ハセザルナシ、而モ結局一ノ效驗ナシ、是レ陛下ノ心ノ偽ナリチ知ルベシ、陛下尚ホ登惜セズ、人民ノ膏血ヲ斂リテ志屈ヘズ、國ノ大體ヲ忘レテ報ゼズ、垢チ含ミ

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成帝紀。帝王之道。日以陵夷。師古曰。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頽替若丘陵之漸平也。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大息也。賈誼治安策。今之事勢。可痛向者陛下問關海道。關至漸臺。注云。問關猶言崎嶇展轉也。後漢書鄧騭傳。使者問關。諸關注云。問關猶言崎嶇也。馬援傳。問關險難。觸冒萬死。注同。苟或傳論曰。苟君乃越河冀。問關以從曹氏。注同。關猶展轉也。宋史高宗紀。建炎三年十一月壬午。定議航海避兵。己丑。帝乘樓船。次定海。四年正月甲辰。朔。御舟碇海中。己未。金人陷明州。乘勝破定海。以舟師來襲。御舟張公裕以大船擊退之。甲子。泊溫州港口。危如纍卵。而破碎也。說苑正諫篇曰。枚乘爲書諫梁孝王。辭曰。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莊子逍遙篇。狸狌東西跳梁。馬蹄篇。趨足而陸。釋文引司馬云。陸跳也。又曰。字書作陸。驪馬健也。文選甘泉賦。飛蒙茸而走陸梁。偽豫入寇。史劉豫傳。建炎四年九月。豫即僞位。奉金正朔。紹興元年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九月。豫下僞詔。遣子麟入寇。及誘金人宗輔。撻辣兀朮分道南侵。固營

取ヲ忍ビテ天下ヲ舉ゲテ金國ニ臣事シテ満足セラル、縱令ヒ命ヲシテ果シテ和スベキコト盡ク檢ノ意見ノ如クナラシムルモ、天下後世ノ人士ハ陛下下指シテ何如ナル主ト謂フベキヤ、況ンヤ醜跡ハ詐誕百出シ、而シテ倫ハ又奸邪ヲ以テ之ヲ虚置スルニ於テテヤ、裨官決シテ還ルベカラズ、太后決シテ復ルベカラズ、中原決シテ恢復スベカラズ、而シテ此ノ際ニ及ビ屈セバ復タ仲ブベカラズ、國勢陵夷(衰微スルコト)シテ復タ振起スベカラズ、至ラソ、痛哭シテ泣涕シ、長大息ヲ發スベキナリ。

敗_レ之_レ于_レ襄陽。 宋史劉豫傳。紹興四年五月。舒辦等州制置使岳飛復襄陽。岳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非。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兵。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阜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 敗_レ之_レ于_レ淮上。 宋史劉豫傳。紹興六年正月。豫聚兵淮陰。韓世忠引兵急圍之。賊守將連舉六降。元虜與劉猗合兵來援。皆爲世忠所敗。 敗_レ之_レ於_レ渦口。 說文。渦水受淮陽。扶溝浪蕩。渠車入淮。 敗_レ之_レ於_レ淮陰。較_レ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_レ不得_レ已而遂_レ至於_レ用兵。則我豈遽_レ出虜人下哉。今無_レ故而反_レ臣之。欲_レ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 漢書。匈奴傳。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揚雄傳。長楊賦。破穹廬。注。穹廬。氈帳也。蘇武傳。賜武馬。畜服。廬。穹廬。注。孟康曰。穹廬。旃帳也。西域烏孫傳。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遠託異國。今烏孫王。穹廬爲室。穹旃爲牆。文選。石崇王明君辭。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五代史。晉世家。劉知遠進百頭。穹廬。注云。穹廬。夷狄之用也。 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 史記魯仲連傳曰。魯仲連者。齊人也。適游趙。會秦圍趙。魏使新垣衍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爲帝。秦必喜。罷兵。魯連見衍曰。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 非惜_レ夫帝秦之虛名。惜_レ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

ク、現ニ頃者ハ徵兵陸
梁ト屬事ナルコトトシ
僞豫（劉豫）ヲイフ、豫
ハ主タル資格ナキニ、玉
麟ヲ稱セルガ故ニイフ
入寇セシ時スラ之ヲ襲
陽、淮上、泗口、淮陰
等ノ各地ニ敗レリ、則
チ前日陸下海上ニ蒙塵
セラレシ時ノ危險ニ比
セバ、其ノ優劣ノ相違
セルコト萬萬ナリ、故
ニ萬一兵ヲ用フルニ至
リテモ、豈ニ容易ニ彼
ノ下ニ出デナンヤ、然ル
ニ今何ノ理由モナクシ
テ之ガ位トナリテ萬乘
ノ尊ヲ以テ穹廬（テン
ト）張リノ家、縉族ノ家
屋（ナイフ）ノ下ニ余處
ノ首長ヲ拜セントハ、
洵ニ痛恨ノ至ニ堪ヘザ
ルナリ、三軍ノ士之ヲ
開カベ戰ハザルニ勇氣
モ沮喪セシ、此ノ遺理
ナルガ故ニ、古昔尊理
運ハ趨ノ案ヲ尊ビテ帝
ト爲サント欲スルニ極
セシナリ、蓋シ秦ナ帝
トスルノ虛名ヲ惜ミテ
然ルニアラス、天下ノ
大勢ニ於テ斷ジテ不可
ナル所アルヲ以テナリ、

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楚辭。逢紛。風來之。洶洶。注云。洶洶。聲也。 陸

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

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詩。鬼。貫。綱。綱。武。夫。公。侯。

復心。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

導陛下如石晉。五代史。晉本紀。晉高祖。敬。塘。姓。石。氏。爲。契。丹。所。立。約。爲。父。子。

位于樞前。開運三年十二月。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契丹滅晉。景延廣傳

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使者具以延廣語

告契丹。益怒。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張彥澤傳。耶律德光犯關。遣彥澤先入京師。彥

澤夜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兵發。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傳。近者禮部侍

住兒入傳。或王宣講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明日。遷帝於開封府。近者禮部侍

郎曾開等。宋史。曾開傳。開字天游。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

爵厚祿。弗願也。願開所以事敵之禮。檜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公

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曰。傳郎

知故事。檜獨不知。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

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

内ニシテハ百官、外ニシテハ軍士監民、皆一様、俗ノ内ナ食ハント欲シ、攻撃非難ノ聲ハ洶トシテ耳ニ響シ、陛下ハ未ダ此事ヲ聞知シ玉ハザルガ、一朝事變發生モ、其ノ禍ハ蓋シ測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ラントス、故ニ臣ハ切實ニ上言ス、主君ヲ斬ラズンバ國家ノ存亡ハ未ダ知ルベカラズト、雖然僞ノ給レドモ、倚ハ未ダ道フニ足ラズ、秦桎ハ機務ニ參與スル大臣ニシテ、陛下和議ヲ主張セリ、陛下ハ莖莠ニ比スベキ資質アリナガラ、捨ハ之ヲ導キテ唐虞ノ聖世ト爲ス能ハズ、反ツテ陛下ヲ導キテ、石管ハ後言ノ高祖石敬瑭ハ契丹ニ仕ヘ其ノ力ヲ借リテ後唐ヲ滅セリ、ノ如クテ後唐シメント欲セリ、前日嚴部省ノ侍郎(次官)官開ハ古流(昔ノ官)ノ遺ナ引キテ捨テ折キシニ、桎ハ聲ヲ聞シテ曰ク、侍郎ハ故事ヲ知レドモ、我レ獨リ知ラズト、此言ヲ以テ之ヲ親レドモ

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左氏宣十二年

傳分謗生民。不可乎乎。成二年傳曰。吾以分謗也。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左氏文十三

謂秦無人吾諫適不用也。吁可惜哉。孔子曰。語憲問篇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宋史冠作髮

梁莊廿七年傳曰。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

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

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舊唐書盧懷慎

傳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爲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

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

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淮南說山篇國有賢君折

衝萬里。詩大雅。縣篇。予曰。有。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

禦侮。傳武臣折衝曰。禦侮。

槍ノ非チ送テテ恨復
 (爾指ニテ人ニシカラ
 フ)ナラコト既ニ知ラ
 ルベシ、而ルニ建官シ
 テ御史察、陳議官及ビ
 他ヲ從臣ナシテ可否チ
 論議セシム、是レ天下
 ノ譎誇ノ一身ニ集ルチ
 畏レ、多數ノ人ナシテ
 俱ニ其ノ攻撃チ分擔セ
 シメントスルニ外ナラ
 ズ、讒者ハ皆以テ朝廷
 ニ人ナキチ欺セリ、吁
 惜ムベキカナ。

孔子曰——孔子曰ク、
 管仲ハ齊ノ桓公ニ相ト
 シ王室ヲ尊ビ戎狄ヲ攘
 ヘリ、其ノ功偉ナリト
 謂フベシ、當時若シ此
 ノ人ナカレセバ吾等ハ
 髮ヲ被リ左衽ノ服ヲ纏
 ヘルナラント、夫レ管
 仲ハ霸者ノ輔佐タルニ
 過ギズ、尙ホ能ク左衽
 ノ區域ヲ改メテ衣冠ノ
 社會ト爲セリ、秦捨ハ
 堂堂タル大國ノ宰相タ
 ルニ反ツテ衣冠ノ俗ヲ
 驅リテ左衽ノ郷ニ爲サ
 ントス、然ラバ則チ槍
 タル者ハ唯、陛下ノ御
 入タルノミナラズ、實
 ニ管仲ノ罪人ナリ。
 孫近附——孫近モマタ

屬義不與槍等共戴天。
之誓弗與共戴天。禮記曲禮父
 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

竿之藁街。
漢書陳湯傳曰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藁街蠻夷邸問以示
 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藁街街

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郅支今鴻臚客館也。焦氏筆乘曰。按三輔黃圖藁街在長安城南門內。
 舊有蠻夷邸故宋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正以虜使在彼故欲斷槍

首懸之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耳。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

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

朝廷求活耶。

宋史本傳曰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鈹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施
 閔章矩齊雜記胡忠簡請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王倫秦檜孫近也。初吳師古鈹公此疏
 金人募之千金。陳剛中以啓送之甚爲稱譽。王廷珪亦以詩贈。或告檜槍怒師古流袁
 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安遠縣死焉。○又云胡銓文集楊萬里作序言先生上書力爭
 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人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秦皇
 太后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年。比於魯仲連之不肯帝秦三軍日得之。君臣失色。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金府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
 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槍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哉。○又
 曰胡澹菴乞斬秦檜得貶。盧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送之云癡兒不了公家事勇
 子要爲天下奇亦貶辰陽。大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
 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
 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徇方之劍不迨故去聊乘下澤之

袴ノ議ニ雷同シ遂ニ參
軍政事(宰相ニ副シ機
務ニ參與スルヲ掌ル)
ヲ得タリ、天下一般治
平ト望ムコト僞者ノ食
ニ於ケル如ク、湯者ノ
飲ニ於ケル如ク、而ル
ニ近ハ中書省ニ伴食シ
漫然トシテ別ニ事ヲ可
否セズ、檢金ト稱スベシ
ト云フ、嗚呼國家ノ大
政ニ參贊シテ能ラニ其
ノ位地ヲ守ルノミニテ
ハ、異日僞兵長驅シテ
深ク内地ニ侵入スルア
ラバ、敵ノ銳鋒ノ衝チ
耐キ其修葺ヲ察コト
ナ得ベキヤ、故ニ臣等
ニ以テラク秦裕祿近ノ
二人モ亦并セテ之ヲ斬
ルベキナリト。
臣備員一臣ハ、樞密院
ニ所屬スル以上ハ、審議
シテ檢事ト共ニ天下ヲ
クコトヲ欲セズ、區區
(小ナル心)ノ心願ハク
ハ三人ノ首ヲ斬リ彼ノ
藥街(外人ノ居留地)ニ
竹竿ヲ以テ之ヲ貫キ懸
ラシ、然ル後、金ノ使

車亦貶安遠宰、盧溪晚年孝宗召起、闕除直祕閣一子扶掖上殿、亦子官壽臨九十寺
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爲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吉水縣江濱有石村、廬隱
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而一夕夢神告曰、連行虜至矣、太后驚寤、卽命發舟至、章貢廟
果斷其後、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佞人來、左氏傳、侯人來矣、正謂逐客事、見六一
集、海市爲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又曰、湖濱
菴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子湖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時、一醉傍有梨、煩生微
渴、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湖却有情、世
上無如入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
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啖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
而況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潛菴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
也、○庭立紀聞曰、湖濱菴乞斬秦檜一疏、字挾風霜、千載下讀之、猶增長人志氣、惟疏
中檜實管仲之罪人、一語似未合、管仲豈易及哉、直是稱美奸檜矣、曰、疏中、王倫狎
邪小人、亦似太過、偷真力勤苦、出使不辱、執節而死、小人能如是乎、魏伯子史論欲飲
管仲二字、作莽操、且擬刪去孔子曰以下六十八字、謂此蓋宋儒羞稱五霸習氣、楊士
奇跋胡忠簡封事、葉云、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瑤、瑤文所爲、將奏之、以
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卽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李
日華紫桃軒雜綴亦有此說、恐不足信、崔秋谷再航清課云、近見宋豐城志載瑤欲與
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質德意之、胡之遂又贖、其行未嘗言此、書范所爲、不知
文安何自而云然、又潛菴遺表、臣莫瞻九隍、行卽三泉、相如草封禪、以貢諛、竊所不取
張巡爲厲鬼、以
殺賊死亦不忘、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有光彩。

匹夫而為百世師。

孟子盡心篇。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一言而為天下法。

起句健。章子厚猶以為褻。文公太過。似孔孟廟記。禮記中庸篇。君子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

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

化。中庸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

關盛衰之運。

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

有所為矣。

起得健。接亦不弱。

故申呂自嶽降。

詩嵩高篇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毛傳曰。嶽四嶽也。堯之時。姜

氏為四伯。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

傳說為列星。

莊子太宗師篇曰。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亦

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晉義司馬云。傳說殷相也。武丁殷王高宗也。東維箕尾之間也。崔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津之東維也。星經曰。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崔云。傳說死其精神乘

東維。託龍尾。乃列宿。今尾上有傳說星。淮南覽冥訓曰。此傳說之所以騎箕尾也。注。傳說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

古今所傳不可誣也。

也。孟子曰。

見孟子公孫丑篇。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

勳之養勇也。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晉楚失其富。

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良平失其智。賈育失其勇。

孫丑篇北宮。孟子公孫丑篇。賈育。史記

袁盎傳。賈育。史記

者子羈衛(ツナギトメル)シ、以テ無禮ノ罪トメ正シ、徐ロニ四罪ノ罪トメテ、三軍ノ士氣ハ倍スルナラン、然ラズシテ臣ノ言ヲ採用セラシルナクンバ、臣ノ後ノ為仲連ト同ジク東海ニ赴キテ死スルアラソ、安ソ此小朝廷ニ度リテ活テ求ムルコトヲ爲サシヤ。

事ハ古今ノ傳説ナレド
 ヲ、蓋シ証言ニアラザ
 ルベシ。
 孟子曰、孟子曰ク我
 レハ善ク我ガ浩然ノ浩
 然ノ氣トハ天地間ノ正
 氣ニシテ、生ズニ誠モ
 不形ナク色ナク、而モ
 盛大ニ活動スル所ノ氣
 ナリ、ノ氣ヲ養フト、
 人若シ善ク此ノ氣ヲ養
 成セバ、僅僅齊ハ尺ニ、管
 (一丈六尺)ノ形體ノ間
 ニ、穴スト雖モ、廣大ニ
 シテ天地ノ間ニ充滿ス
 故ニ此ノ氣ヲ養フ人ニ
 酒ハベ、王公モ其ノ敬
 貴ヲ失フベク、齊楚ノ大
 國モ其ノ富國タルコ
 トヲ失フベク、良人ハ漢
 ノ廉儀陸平ナリ、モ其
 ノ智ヲ失フベク、貧者
 (孟賁ト夏首ト二人、
 俱ニ古ノ勇者也)モ其
 ノ勇ヲ失フベク、饑寒
 失フベシ、是レ果シテ
 何物ガ之ヲシテ然ラシ
 ムルヤ、則チ其氣タル
 ヤ、人ノ形體ニ依リ添
 ヒテ立ツモノニアラス
 物ノ力ニヨリテ立ツモノ
 ニモアラズ、人ノ生
 存スルガ故ニ存在スル

賁育之勇不及陛下注。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
 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兇。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
 儀秦失其辯。
 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
 莊子太宗師曰。夫道無爲無形。
 未有一天地。自古以固存。長於上古。

而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
 好。故在
 天爲星辰。
 莊子太宗師曰。維斗得之。
 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

樂記。幽而有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確論。自東漢
 以來。道喪文弊。
 經語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念所爲文務。反近體粹
 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

輔以房杜姚宋。
 杖策謁於軍門。既遇。知己。聲竭心力。知無不爲。既任。百司。廢崇
 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
 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斂無隔。卑賤論者。稱爲良相。焉杜如晦。字克明。少
 聰悟。好談文史。隋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梁之用。太
 宗嘗賜房玄齡黃銀帶。顧謂玄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輸陝。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法然流
 涕。史臣曰。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以致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
 矣。然萊成之見用。文昭之所舉也。世傳太宗嘗與文昭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
 至焉。竟從玄齡之策也。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神譚草創。東里潤色。相
 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牙矣。姚

モラガ故ニ滅スルモノニモアラズ、死亡スルガ故ニ滅スルモノニモアラズ、是ノ故ニ天ニ在リテハ列星トナリ、地ニ在リテハ河嶽(黄河、五嶽)ト爲リ、幽冥ニシテハ鬼神ト爲リ、明白ニシテハ人ト爲ルナリ、是レ皆一定ノ理ニシテ別ニ恠シムベキニアラザルナリ。自東漢一東漢ヨリ以來、聖道衰微シ、文章衰弊シ、異端邪說並起リ、降リテ唐ノ貞觀太宗ノ年、魏周六玄宗ノ年號、ノ朝チ歷テ房玄齡、杜如晦(以上太宗ノ臣)、魏徵、宋璟、玄宗ノ臣、チ以テスラ之ヲ教フ能ハザリシニ、獨韓文公ハ一ノ布衣ヨリ起リテ談笑ノ間ニ異端ヲ排シテ天下ノ障然(ナビクコト)トシテ公ニ從ヒ、遂ニ正道ニ復歸スルヲ得、以テ今日ニ至ルマデ蓋シ三百有餘年トナレリ。文章ハ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ノ衰微(當時ノ文章ハ多ク對偶ニ偏セリ)スル者ヲ救正シ、天下ノ

崇陝州狹爲人。宋璟刑州南和人。史臣曰。履艱危則易見良臣。處平定則難彰賢相。故房杜預創業之功。不可磨。匹而姚宋經武韋二后。政亂刑淫。頗涉屐於中。克全聲跡。抑無幾焉。而不能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而獨韓文公起布衣。奮傳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辟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教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鏡意。仰欲自振。談笑。孟子談笑而道之。古詩談笑未及竟。杜詩談笑偶然同。而靡之。門牖則應之。天下

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 褒文公出此幾句。唐憲宗至宋元祐五年。祇二百二十餘年。文起八代之衰。 新史愈傳贊曰。貞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道。以六經之文爲諸儒之倡。其有補斯世。論者謂功不在孟子下。 倡黃震曰。世更八代。異端肆行。昌黎始出。而斥異端。明聖道。如帶。愈獨喟然引。 忠犯人之怒。 舊唐書韓愈傳。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聖爭四海之謫。 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憲宗怒甚。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天促。何言之平刺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因威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 而勇奪三軍之帥。 舊唐書韓愈傳。元和十五年。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 而勇奪三軍之帥。 徵爲國子祭酒。韓愈傳。元和十五年。州殺田弘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鎮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 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

漢老佛ノ流行ヲ指ス
 ヲ齊シ、忠ハ入主ノ怒
 (蓋宗佛骨ヲ迎ヘテ之
 ヲ宮中ニ入レシメテ
 シシテ陳メ、其ノ怒ニ
 觸レテ湖州ニ貶謫セラ
 レタリ) 才短シ、勇ハ
 三軍ノ帥(盛徳軍)ノ宣
 使ト爲リ王延俊ヲ叱
 セリ) 志ヲ奪ヒテ
 是レ皆所謂澆然ノ氣ノ
 作用ニシテ天地ノ化育
 ニ參與シ世ノ盛衰ニ關
 セル者ニシテ、其ノ氣
 ノ獨リ公ノ一身ニ有ス
 ル者ニアラズヤ
 蓋嘗論一蓋シ管テ天
 ト人トノ區別ヲ論ジテ
 以爲ラク、人ハ如何様
 ニ不善ヲ爲シテ如何様
 ルナキモ、惟ハ天ノミハ
 爲リナシ、惟ハ王公ノ
 尊ヲ欺クベキモ、無智
 ナル豚ヤ魚ニハ及ブ
 カラズ、力ハ以テ天下
 ノ大ヲ得ベキモ、以テ
 匹夫匹婦ノ心ヲ得ベカ
 ラズ、是ノ能ク僞ヲ
 識テルヲ能ク僞ヲ
 チ聞クモ、愈微ニ調
 セシ時、天氣旣冥ナリ
 シカバ時ヲ作りテ之ヲ
 誇リシニ、須臾ニシテ
 天晴レタリト云フ) 意

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易中孚。豚魚吉。象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王注云。魚者愚之潛隱者。

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中信之道。淳著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也。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論語子罕篇。匹夫不可奪志也。

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洪氏年譜。曰。貞元廿一年。順宗即位。公以今年春。遷敕自郴州至衡。有岳衡岳廟詩。蔡汝聽曰。爾雅。霍山爲南嶽。一名衡山。樊汝霖曰。永貞元年。公自陽山徙掾江陵。管有委舟湘流。往觀南嶽之語。詩當是此時作。時年三十八。按公詩曰。噴雲泄霧藏牛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所云能開衡嶽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

謂此也。而不能回憲宗之惑。漢書。鄒陽上書。夫精變天。地而信不驗。兩主豈不哀哉。能馴鱷魚之暴。舊史。愈傳曰。初。愈至潮陽。旣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投之。湫水咒之。咒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抱一豚一羊。無鱷多秀水間居。錄曰。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鬚鱗。尾長數尺。未大如箕。芒刺皮鈎。仍自膠黏。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徐氏筆精曰。人但知韓文公能馴鱷魚。遠徙而不知宋陳文惠堯佐詔縣吏操網捕鱷。而烹之。唐有鱷。旣徙。宋猶出食人。文惠一戮之後。不聞鱷再爲患。然則文惠之功。在昌黎上矣。文惠有自撰戮鱷文。吳貴方嶺南雜記曰。鱷溪一名惡溪。又名遠溪。唐宋時有鱷魚爲患。其物似龍。無角而黃色。口森鋸齒。四足修尾。尾有三鈎。極利。遇人畜。以尾擊而食之。鱷之鬚尾。猶象之鬚鼻也。生卵甚衆。或云。鱷龍之屬。今溪中絕無此。潮人亦無有見之者。人但知文公爲文馴鱷魚。盡徙其族。不知宋時其害未息。咸平間。通判陳堯佐捕而烹之。有戮鱷魚文。堯佐字希元。閩州人。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新史。

文章軌範卷四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宗信佛ノ惑ヲ回ヘス能ハズ、能ク鱸魚ノ暴ヲ馴ラスモ、(潮州ノ海上ニ鱸魚アリテ民ノ害ナリセシテ、愈文ヲ作りテ之ヲホニ投ジタリシニ、是レヨリ其ノ害ナシ) 皇甫鏗(愈潮州ニ使セラレシ時、鏗表ヲ上リシカバ、憲宗復テ之ヲ用キント欲ス、皇甫鏗之ヲ忌ミテ奏スル所アリ、乃チ改メテ袁州刺史ト爲セリ) 李逢吉(宰相李逢吉李紳ヲ惡ミ之ヲ逐ハント欲シ、愈ヲ以テ京兆ノ尹兼御史大夫ト爲セリ、紳果シテ愈ヲ劾奏ス、逢吉察府ノ協ハザルヲ名トシ、愈ヲ罷メ紳ヲ外ニ出トシ、愈ハズ、能ク里海ノ潮ト能ハズ、能ク里海ノ潮州ノ民ニ信ゼラレ百世ノ後マデ廟ニ奉祀セラルルモ、其ノ身祀セテ一日モ朝廷ノ上ニ安シ公ノ能クスル所ハ天ニ屬シ、其能クセザル所ハ人ニ屬スレバナリ、始潮人ニ始メ潮人ハ蒙昧ニシテ學ヲ知ラザリシガ、公ハ進士趙德

愈傳曰。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特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鏗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又曰。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召不羣。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愈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愈後漢梁竦傳。竦歎息言曰。大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公潮州刺史。州講置鄉校。牒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間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行推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揚雄羽獵賦曰。雖願割其三垂以贖齊民。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並曰。七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語陽貨篇。見論語。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之廟非淫祠也。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難。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

以テ即ト爲シテ之ヲ敬
 湖ノ人士皆文學有狀
 二篇ク延イテ庶民ニ及
 比、今日ニ至ルマデ尙
 ホ治メ易シト號セリ、
 信ナルカチ孔子ノ言
 ヤ、曰ク、君子遊子學
 ベバ人ヲ愛シ、小人遊
 テ學ベバ使ヒ易シト
 湖人之ノ湖ノ公ノ
 靈ニ事フルヤ至ラザル
 必ズ祭リ、水旱、疾病
 授撰(授撰)ハ論ナク、
 凡ソ求ムル所アレバ必
 ズ禱ルヲ以テ例規ト爲
 セリ、阿ルニ廟ハ刺史
 ノ公堂(公堂)ノ後ニア
 リテ人民ノ出入ニ便ナ
 ラズ、前ノ太守朝廷ニ
 欲シ新廟ヲ作ラント
 欲セシガ之ヲ果サザリ
 キ、元祐五年朝散郎王
 諱是邦ニ太守トナリ
 テ、凡ソ人ヲ養成シ民
 ナ治ムル方法一ニ公ナ
 以テ模範トセザルナク
 民モマダ心服スルニ至
 レリ、期チ命ヲ出シテ
 曰ク、公ノ廟ヲ新ニセ
 ント欲スルモノアラバ
 之ヲ許サント、民歡喜
 シテ之ニ趨キ、地ヲ州

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
 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懼趨之。卜地於州城之
 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
 而歸。洪譜曰。公以元和十四年正月。貶潮州刺史。以三月至潮。州十月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此所云不能一歲而歸也。沒而有知
 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
 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應塞乎天地之間。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
 至。煮蒿悽愴。禮記祭義篇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煮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鄭注云。煮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蒿或爲薦。若或見之。中庸。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
 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李翔集韓公行狀曰。公昌黎某人也。史曰。昌黎人。宋神宗元豐七年。敕封昌黎伯。敕曰。魏晉以還。學者浸陋。不足以名家。而韓愈晚出於唐。慨然以羽翼六經自任。其文章議論。後世儒者頗宗焉。宜有追褒。仍躋從祀。厥惟光顯。以觀將來。宜特封昌黎伯。故
 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
 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城ノ南七里ノ所ニトシテ新築ニ從事シ、一歲ニシテ落成セリ、或人曰ク、公ハ故國チ去ルコト一萬餘里ノ潮州ニ歸セラレ、一歲ナラズシテ歸レリ、縱令ヒ夜シテ後湖靈知ルアラバ、其ノ潮州チ登陸セラザルコト明ケズ、軌ノ曰ク然ラズ、公ノ神ノ天下ニ在ルハ、公ノ水ノ地中ニ在ルガ如ク、往ク所トシテ在ラザルナキナリ、而シテ潮人獨リ之チ信ズルノ深キ思フコトノ厚キ結果、葦蒿(葦ハ香ノ臭、蒿ハ氣ノ蒸シ田グル貌)悽愴(鬼魂ノ彷彿トシテ前ニ至ル如ク、何トナク氣分ノ引キ粉ルコト)トシテ公チ彷彿ノ間ニ見ルナリ、宛モ井ノ堀リテ水ハ單ニ此處ニノミアリトイフハ豈ニ理ナランヤ、何トナレバ之チ信ズル深ケレバ、剛ハ地チ擇バズシテ亦降スルモノナレバナリ、

元豐元年一十元豐元年(宋ノ神宗ノ年號昭シテ公チ昌黎(余ノ故郷)

公昔騎龍白雲鄉。

莊子天地篇乘彼白雲游于帝鄉。

手扶雲漢分天章。

史記天官書牽牛其北織女

樓篇俾彼雲漢爲章于天。傳曰雲漢天河也。

天孫爲織雲錦裳。

織女天女孫也索隱曰荊州占云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太上飛行羽經曰七色夜光雲錦裳。詩小雅大東篇維

天有漢監亦有光。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雲從且至莫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

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與乎扶桑。王逸注云咸池日所浴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日出於陽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注云拂猶過。一曰至。太平御覽有

之名。略字蓋本此。廣雅釋詁略行也。後漢書吳漢傳注。略猶過也。昭回光。被雲漢昭回于天。追逐李

杜參朝翔。容齋四筆曰。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歐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僊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

羣公謝名譽。遠追甫自感。至誠。馬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因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太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六用之。

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

倒景。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曰。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流浦。集解。漢

倒在下也。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郊祀志曰。世

有德人服食不終之藥。遂與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日月二字依文

ノ伯ニ封セラル、故ニ
 榜立礼ヲ建テテ書シ
 日昌黎伯韓文公之廟ト
 曰ヘリ、潮人其事悉チ
 石ニ刻セシト欲シ、來
 リテ余ニ請ヘリ、乃チ
 爲ニ詩ヲ作リテ之ニ紀
 ヘ、之ヲ歌フテ公ニ與
 テシム、其ノ歌ニ曰ク
 公嘗騎ニ公ノ前テハ
 天界ノ神仙ニシテ龍ニ
 騎リテ雲中ニ往來シ、
 手ツカラ雲漢(銀河)ヲ
 挾リ開キテ天ノ文章ヲ
 分チ取レリ(愈ノ文章
 ハ天生ナルナク)、其
 ノ時天孫(織女)ハ公ノ
 爲ニ雲錦袋ヲ織リテ贈
 リタリシカバ公之ヲ著
 テ天帝ノ旁ヨリ飄然ト
 シテ下界ニ降リヌ(其
 ノ文彩ノ美一層加ハル
 ナク)、
 下與湖——公天ヨリ降
 リテ湖世ノ爲ニ彼ノ批
 (シ)ノ糖(ヌカ)ノ如
 キ老佛ノ形説テ持シ、
 西ハ咸池(日ノ没スル
 處)ヨリ扶桑(日ノ出
 ヲル處)ニ至ルマデ神
 木ノ微ト雖モ、公ノ道
 徳ノ昭同(太陽)ノ天ニ
 際ツテ轉ズ(トコト)ノ
 尤チ被テザラナシ。

選甘泉賦呂向注引補返從下照故其景倒在下在下二字亦依文選注引補文選獨
 子雲甘泉賦曰歷倒景而絕飛梁兮呂向曰倒景上照也沈約游沈道土館詩一舉凌
 倒景無事適華嵩坡公蓋本諸郊祀志登遐倒景言公道高而隔遠在上不易得而企
 焉又按文選遊天台山賦或倒景於重溟李善注云山臨水而影倒故曰倒景也昔盧
 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流光返照則衆山倒影此亦一義也山海經長留之山其神白
 帝主司返景注云日西入則返景東照梁元帝纂要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返景杜
 詩估客怨隨返照來王維詩返景入
 深林謂夕日之景也亦一例之語云
 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王 史愈傳
 曰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骨王公大人奔走傳路
 愈惡之乃上表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等力救解之乃貶潮州刺史

南海窺衡湘 按衡湘當從一本作沉湘爲是離騷篇曰濟沉湘以南征兮
 就重華而陳辭呂向曰沉湘江水名王逸曰舜葬於九疑山在於
 沉湘之南湘君篇
 曰令沉湘兮無波 歷舜九疑 山名舜所葬也司馬相如大人賦過虞舜於九
 疑漢書注張揖曰海外經曰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師古曰疑似也山有九
 峰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山海經曰蒼梧之山其中有九疑山漢武巡狩祀舜於此海外
 經曰九疑山在 弔英皇 列女傳曰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
 零陵營道縣 女英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陟方死
 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楚辭湘君篇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君謂湘
 君也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反道死於沉湘之中因爲湘夫人也湘夫人曰
 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子謂堯女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濱
 因爲湘夫人日知錄曰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
 二妃王逸章句始以湘君爲水神湘夫人爲二妃禮記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
 妃未之從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

要觀
 史愈傳
 裴度崔羣等力救解之乃貶潮州刺史

遠送李一李白、杜甫
 既死シテ神トナレ
 ル者ヲ追ヒカゲテ三人
 相與ニ翱翔(鳥ノ飛ビ
 マハロー)シ、張籍、
 皇甫湜ノ輩ニ至リテハ
 公ニ從ヒテ學ビタリシ
 ガ及バザルコト遠キテ
 愧テ汗ヲ流シ奔走シテ
 僅レタリキ(文章ノ高
 キニ辟易シタルチイフ)
 誠哀倒一誠没(先鋒
 ノ目ヲ眩スルホド稱敬
 スルコト)セル倒冥人
 日月ノ上ニ在レバ、光
 輝ハ下ヨリ上チ照ラス
 之チ倒景トイフ)ノ如
 ク、聖マント欲シテ聖
 ムコトヲ得ズト、賢フ
 ハ道德ノ高ナル到底
 階シテ升ルベカザル
 ノ意。

列仙傳江妃。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遂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湘江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湖之有夫人。猶河雒之有虞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並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死不從。葬且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繇。繇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遠遊之文。上曰。二女御。遠遊曰。使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為二。即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會其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黃氏集釋曰。梁氏曰。堯妻舜二女。明載堯典。檀弓何以有三妃。歷攷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凡所稱引。皆作二妃。周禮天官。目錄。九嬪。疏。史。五帝紀。集解。之類。並引禮記作二妃。則知三妃乃別本之譌。而康成說。文立義。謂之三夫人。孔疏引皇甫謐。世記。以實之。不可信。

祝 融 韓愈南海神廟碑曰。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師尚父曰。南海神曰祝融。世人或謂。退之。因祝融為火正。遂以為南海神。而不知。自有所據也。按祝融為顓頊氏火正。見左氏昭九年傳。及鄭語。

先驅海 若藏 莊子秋水篇。河伯行。至於北海。眩洋向若。而歎北海若曰。井。盡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司馬云。若海神。楚辭。遠遊篇。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注云。名也。

約束鮫鱷如驅羊 鈞天 樂帝之所居。呂覽有始篇。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高誘注云。鈞。平也。為四

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

ニ醫ヒシガ、其ノ崩ズ
 死シ神トナレリ。ノ靈
 ヲモ弗セトス。
 神光一其ノ時南海
 ノ神ナル祝儀ハ公ノ先
 驅トナリテ之ヲ護衛セ
 シテ以テ、海若(海神
 ナリ)ハ怪物ヲ半キテ
 送ケ隠レタリ。
 約東鯨一公書ヲ作リ
 テ鯨魚ヲ祭リテヨリ其
 ノ害潮州ニ絶セリ、其
 ノ之ヲ約束シテ退治セ
 シコト、宛モ柔順ナル
 羊ヲ驅ルヨリモ容易ナ
 リキ。
 韓天無一公久シク下
 界ニ在リテ鈞天(中央
 ノ天ナイフ)ニハ人物
 ナク、天帝深ク之ヲ傷
 惡セケレ巫陽(ミコ)ヲ
 降シテ誦吟(歌ヲ歌フ)
 シテ天上ニ召還セシム。
 獲麟(一)公既ニ昇天
 シテヨリ獲麟ノ恩茲ハ
 愈ト切ニ懽性(ニケニ
 一)ヲ以テ之ヲ祭リ、
 靈骨ヲ以テトシ酒醴ヲ
 ノスルヲ以テテトシ表ス。
 於餐荔(一)嗚呼荔子ノ
 丹手ヤ芭蕉ノ實ナル實
 ヲ供ス、願ハクハ之ヲ
 餐ケケ、公ノ世ニ在ルヤ

楚辭招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乃下招曰魂

今來歸去君之恒幹何爲兮四方些王逸曰女曰巫陽其名也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

招屈原之魂也山海經海內西經開 曝牲 爾雅釋畜牛屬曝牛郭注云即犛

明東有巫彭巫陽注云皆神醫也 牛也領上肉曝吠起高二尺許狀如犬案

馳肉較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 雞卜 漢書郊祀志下昔

縣出此牛玉篇曝步角切犛牛也犛甫容切野牛也 羞我觴於餐荔丹與

歲後世世媿故衰耗迺命粵巫立粵祝祠安室無壇亦 羞我觴於餐荔丹與

祠天神百鬼而以雞卜注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 羞我觴於餐荔丹與

焦黃 經傳釋詞曰詩文王傳曰於歎詞也一言則曰於加一言則曰於乎或

食爲祭詩緇衣篇還予授子之祭今傳曰祭祭也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曰荔

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孫汝聽曰蕉芭蕉也味如蒲萄子長數寸 公不

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髮下大荒 韓愈雜詩曰翩然下大荒被髮

生篇孔子見一丈夫被髮行歌而游 騎驢驢孫汝聽曰謂復仙去莊子遂

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 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

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容齋隨筆曰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贊劉之語

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牛鬣風一鳴輞轡革香手持文柄高視寰海

權衡低昂隨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剛劍

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嵐竝武同股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

文又云公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後

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爲法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公扶經之

潮ニ留マルコト久シカ
ラズ、潮人ハ思慕ノ情
ニ堪ヘズシテ涙潑沍
（ボタボタト涙ノ落ル
コト）タリ、公若シ知
ルアラバ契チテラシテ
斷然（ヒラヒラ）トシテ
大空ヨリ下リテ吾若ノ
此ノ祭義ヲ享ケラレシ
コトナリ。

心。執聖之權。向友作者。距邪。既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滯滯。踴躍。吞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又云。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修其文。焯焯。烈烈。爲唐之章。又云。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漑激。或爽。於用。此論。似爲不知公者。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風躍。鏘然。而雷。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謂推高。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踳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履齋。示兒。編曰。爲文有三難。命意上也。破題次也。遣辭又其次也。不善遣辭。則莫能敷暢其意。不善涵蓄。題意破題。何自而道盡哉。則是破題尤難者也。嘗卽是而觀。古文第一句。便道盡題意。而盡善盡美者。我國朝得三人焉。歐陽文忠公。縱因論曰。信義行於君子。刑戮施於小人。則一句道盡太宗求名之意矣。其後韓文公。廟碑。蘇文忠公。有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又一句道盡昌黎之道義矣。百有餘年。至周益公。必大。三忠堂碑。其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謂文忠。歐陽公。以文鳴。忠襄。楊公。忠簡。胡公。俱以忠義鳴。故首句已道盡三公平生事實。○朱子語類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黃氏日抄曰。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詞絢雲錦。氣壺霄漢。振古一奇絕也。然一言以蔽之。不過謂其間氣所生。不爲死生禍福奪。此殆坡公胸中所自得因之而發歟。若文公之所以爲文者。則似未暇盡及也。蓋自孟子沒。而異端作。中國之不爲夷狄者。幾希。公始出而排斥之。天地之所以位。人之所以扶植。綱常者。公一人而已。孟子沒。而一條析明盡。而世始昭若發蒙。孔孟而後。所以扶植綱常者。公一人而已。孟子沒。而那說熾。性理之不蕩於空虛者。尤希。公始出而指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以爲情。指仁義禮智信五者。以爲性。又獨於五者之要。指仁與義二者。謂由是而之焉。則爲道且謂舍是而言道者。非吾之所謂道。孔孟而後。所以辨析義理者。文公一人而已。夫惟綱常非徒禮樂刑政之可扶也。我朝是以復極其根於性命之源。性非徒三品之可盡也。我

朝是以復折其微於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之別。功有相因。理日以明。譬之事業。文公則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我朝諸儒。則於反正之後。究極治要。制禮作樂。躋世太平者也。文公之所以爲文者。其大如此。豈曰文起八代之衰。止於文字之文而已哉。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東都事略曰。田況字元均。爲人寬厚明敏。與人若無不可。而非義不可干也。樞密容齋三筆曰。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爲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爲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爲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爲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子家藏此帖。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爲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爲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爲甚。又曰。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爲使。則其貳爲副使。其長爲知院。則其貳爲同知院。四筆曰。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爲之。與它使均稱內諸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案實錄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國忌行香。惟樞密使副依內諸司例。不起。恐有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廷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天之所以與我者

孟子告子篇。心之官。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

天之所一 天ノ才能チ
者ハ決シテ偶然ニアラ
ザルナリ、堯舜ノ聖
ルモ之ヲ其ノ子丹朱商
均ニ與フルヲ得ズ、堯
舜ノ頑陋ナル親モ之ヲ
其ノ子舜ヨリ奪ヒ取ル
能ハザルナリ、蓋シオ
ナル者ハ先ヅ其ノ心ニ
起リ次ニ其ノ言ニ發シ
最後ニ其ノ行爲ニ見ハ
レ、確然トシテ易フベ
カラザル者ナリ、故ニ
聖人モ之ヲ人ニ與フル
ヲ得ズ、父モ之ヲ子ヨ
リ奪フヲ得ザルナリ、
此ニ於テ天ノ我ニ賦與
スル所以ノ者ハ偶然ナ
ラザルヲ知ルナリ、
夫其所一 夫レテ天ノ我
ニ與フル所以ノ者ハ果
シテ何ノ爲メゾヤ、必
ズ以テ我レヲ用キント
欲ヘルガ爲メナリ、我
レハ特ニ天ヨリ我レニ
賦與セラレタルヲ知リ
ナガラ、之ヲ行フコト
ヲ得ズ、且ツ人ニモ皆
ガザレバ、天ハ欲シニ我
レヲ用キント欲シナガ
ラ我レハ之ヲ棄テ置ク
モノニシテ之ヲ名ヅ
ケテ天ヲ棄トイヒ、

豈偶然哉。

一篇之骨在此一句說天之所以與我者占
得地步高亦從論語中夫子言語變化來

堯不得以與

丹朱。

與字是眼目。書堯典曰胤子朱益稷曰丹朱傲漢
書律歷志曰堯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丹淵爲諸侯。

舜不得以與商

均。

商均舜子見國語楚語孟子及史記五帝紀。
其封于商見竹書紀年及韋昭國語注故曰商均。

而瞽瞍不得奪諸

舜。

第三句如此
變化始有力。

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

易也。

易乾文言確乎
其不可拔者潛龍也。

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

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

應音

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

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

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

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棄天我之罪也

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

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

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

自ラ卑屈シテ其ノ言ノ
 用キラレシコトヲ求メ
 シテ其ノ道ヲ行ハル
 ニシテ其ノ抱負ヲ小ニ
 ナシムルハ、天ノ我レ
 ニ與フル所以ノ本意ニ
 反キテ此ノ如キノ卑屈
 ナル事ヲ爲スモノナレ
 バ、之ヲ名ツケテ天ニ
 責ルトイフ、天ヲ索ツ
 ルハ我ノ罪ナリ、天ニ
 責ルルモ我レノ罪ナリ
 棄テズ責レザルニ人我
 レヲ用キザルハ、我レ
 ナ用キザル者ノ罪ナリ
 之ヲ名ツケテ天ニ遊ブ
 トイフ、然ラバ天ヲ索
 テ天ニ責ルルハ其ノ責
 任我ニ在リ、天ニ遊ブ
 者ハ其ノ責任人ニ在リ
 責任ノ我レニ在ルヲ責
 吾レ將ニ吾ガ力ヲ盡シ
 テ天ノ我レニ賦ケシ
 主意ニ答ヘ、以テ天下
 後世ノ譏ヲ免ルルコト
 ナラメザルベカラズ、
 人ニ在ルノ責任ハ吾レ
 ノ闕知スル所ニアラズ
 吾レハ惟々一身ノ責任
 ナク全ク世ノコトヲ求ム
 ルニ暇アテザルニ、豈
 人ノ爲ニ憂フルニ暇
 アランヤ。
 孔子五十一孔子孟子ハ

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
 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
 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
 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
 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
 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
 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
 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沈而爲淵流
 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
 不能自處其身也此一段有力 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說韓文公
 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
 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

終生世ニ用キララズレテ四方ニ流寓スルノ間ニ老
 年トナリ果テタレドモ、
 耆モ樞ムコトヲ爲サズ、
 恒ルコトヲ爲サズ、作
 ズルコトヲ爲サズ、沮
 ムコトヲ爲サザリシハ、
 道ノ自己ニ在ルチ知ル
 シ故ニ敢テ其ノ責任ヲ
 曠シクセザリシナリ、
 衛ノ靈公(魯ノ哀公)(二
 君政ヲ孔子ニ問ヘリ)二
 齊ノ宣王(梁ノ惠王)二
 君政ヲ孟子ニ問ヘリ)二
 等ハ到底爲スアルニ足
 ラザルノ君タルヤ我レ
 之ヲ知レリ、然ルニ尙
 ホ天心ヲ棄テザルハ吾
 ガ心ヲ盡スノミ、吾ニ
 シテ吾ガ心ヲ盡サズン
 バ、天下後世ノ君子ハ
 夫ノ靈公、哀公、宣王、
 惠王等ヲ責メズシテ彼
 (魯、哀等)レモ亦其
 ノ責任ヲ辭スルコトヲ
 得ルガ故ナリ、果シテ
 然ラバ孔孟ハ死シテ地
 下ニ匿目スルヲ得ザラントス。

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
 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
 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
 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
 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
 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今洵用
 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
 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
 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

夫聖人、夫レ聖賢ノ心ヲ用フル、上ニ逃ベタル如シ、此ノ如クニシテ生命アレバ生存シ、此ノ如クニシテ命數盡クレバ死没シ、此ノ如クニシテ用キララズバ貧
 賤トナリ、此ノ如クニシテ登庸サルレバ富貴トナリ、立身スレバ天上ノ高キニ昇リ、沈淪スレバ深キナリ、道行ハルレバ川ノ流ルルガ如ク、廢弛サルレ
 巴山ノ崩カザルガ如ク、吾ハ唯、吾ガ事ヲ盡スノミ、彼レ果シテ吾ガ事ニ無關係ナルモ、是レハ彼レノ責任ヲ盡サズシテ道天ノ責ヲ担シタルモノニシテ、毫モ吾
 ガ知ル所ニアラザルナリ、
 切極夫一切ニ怪ムヲク、後世ノ學者ハ自ら其ノ身ヲ處置スル能ハズシテ儼然困窮ニ遭遇セバ、之レニ堪フル能ハズシテ即チ人ニ向ツテ懇泣哀訴スルコトヲ、嗚
 呼、吾チシテ實ニ儼然困窮ノ爲ニ死セシメバ、天下後世ノ攻撃ハ將ニ彼ノ天ニ遊フ者ニ歸セントス、彼ノ責任アル人ニシテ自ら任ジテ以テ深ト爲サザルニ、吾レ
 之ヲ吾ガ身ニ引受ケテ幸勞スルハ亦過ダズヤ。

今海之令、海ノ列
 官ナル到底至實、不
 ベキ資格ナキハ萬萬ナ
 レドモ、其ノ心ニ於テ
 未ダ一概ニ具セズ、
 何トナレバ、天下ノ學
 者孰レカ一躍シテ聖人
 ノ域ニ至ルチ欲セザル
 モノアラザヤ、然レド
 モ其ノ學ノ未ダ成ラザ
 ルヤ、縱令ヒ一言タリ
 トモ道ニ幾キ言チ求ム
 ルモ得ベカラズ、千金
 ナ果タルノ富豪、其ノ
 力能ク人チ貧シクスベ
 ク、能ク人チ富マスベ
 キモ、天ハ此ノ人ニ道
 チ賦與セザル限リハ縱
 令ヒ一言タリトモ道ニ
 幾キ言チ求ムルモ得ベ
 カラズ、天子ノ宰相ハ
 其ノ權ヲ以テ人チ生カ
 スベク、以テ人チ殺ス
 ベキモ、天ハ此ノ人ニ
 道チ賦與セザレバ縱令
 ヒ一言タリトモ道ニ幾
 キ言チ求ムルモ得ベカ
 ラザルナリ。
 今海州、今海ノ力ナ
 聖賢ノ學ニ用アルコト
 久シ、其ノ言語文章ハ
 果シテ當世ニ有用ニシ
 テ、必ズ後世ニ傳ハル
 ベキヤ否ヤナ知ラズト

一言之幾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
 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
 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
者舊續開曰。四聲分韻。始於沈約。至唐以來。乃以聲律取士。則今之律賦是也。凡表啓
之類。近代聲律尤嚴。或乖平仄。則謂謂之失黏。然文人出奇。時有不拘此格者。東都事略穆
修傳。方是時。學者從事聲律。
 未知爲古文。修首爲之倡云。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
 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澗。得以大肆其力於
 文章。歐陽公撰墓志曰。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
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
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得其粹精
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騁。必造
於深微。
 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澗。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
 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
 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
 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

講毛、能々怪シムベキ
 八言語文章ヲ得ルニモ
 勞七ズ、思慮スル時
 ニ方リテヤ、何人カ力
 心ヲ啓發スル者ノ如
 ク、一旦心ニ得テ之ヲ
 紙ニ書スルニ方リテハ、
 亦何人カ力ヲ相ククル
 アルガ如シ、夫レ此ノ
 如シ、故ニ其ノ間一言
 ノ遺ニ幾キ者必ズ無シ
 トモ斷言スルヲ得ズ、
 彼ノ富家、若シクハ
 宰相ダモ尙ホ求メテ得
 ザル所ノ者ヲバ洵ハ一
 朝已ノ身ニ備ヘタルガ
 故ニ、心中窮ニ自得ス
 ル無キヲ得ズ、或ハ儘
 シクハ天ハ特ニ我ニ賦
 與スル者ナカラナキヤ。
 曩者見一前年益州ニ
 於テ執事ニ見エタリキ、
 當時ノ文章ハ文思淺薄
 ニシテ、識見狹隘ニ、笑フベキノ至リナリシガ、コレハ饑寒困窮ニ心ヲ亂サレ、聲律ノ法則ナリ、唐ヨリ以來、聲律ノ文ヲ誤シテ士ヲ取ル、固則古書ヲ讀ムシ
 テ世ノ中ト疎遠ナルヲ本分トシテ、専ラ力ヲ文章ニ肆ニスルコトヲ得タリ。其ノ後、數年來、退キテ山林田野ノ間ニ居リ、自ラ永ク世間ニ棄テラシ
 詩人之一詩經三百篇ノ優柔(溫雅和柔ナルコトナル、駁人(屈原テイフ)ノ文思淺新ニ、意味深遠ナル、孟、韓(孟子、韓愈)ノ濃厚醇靜ナル、遠固(司馬遷、班固)
 ノ雅剛ナル筆法、孫吳(孫臏、吳起)ノ簡切(簡單切實)ナル句法等ヲ學ビテ、心ニ投ジテ作ラント欲スル所ノ文章ハ、意ノ如クナラザルナキニ至レリ、昔テ試ミニ以テテ
 カ道生(名ハ仲舒)ノ學ハ聖人ノ經(常道)ヲ得タルドモ、其レ惟ト流レテ迂濶ト爲、程鑄ノ學ハ聖人ノ權(權道)ヲ得タルドモ、其ノ失ヤ流レテ離散ト爲リ、二人
 ノ才アリテ遺失ナキ者ハ、其レ惟ト流レテ離散ナルカ、惜イカテ今世ニアリテ未ダ此ノ如キ人アルヲ見ザルナリ、(蓋シ洵自ラ賢道ニ比セシナリ)。
 作策二一策論二通ヲ作り名ヅケテ養勢、養敵ト曰ヒ、書十篇ヲ作り名ヅケテ經書ト曰フ、洵ノ家一頃(百畝)ノ山田アリ、四年ニシテ以上ハ饑饉ニ當シメテ
 ルルコトナシ、力メテ耕シ費用ヲ節セバ、老年ヲ送ルニ足ルベシ、是ヲ以テ仕官シテ際チ家ムルノ必要ハナキモ、天ノ我ニ賦與シテ所ノ者ハ之ヲ棄ツルニ忍ビズ、
 且ツ自ら卓爾ナル行爲ヲ以テ天子を慕フコトヲ爲サズ、要ハ人ノ用フルト用非ザルトニ任カスノミ。

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
 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
 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有敢捨
 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
 篇。見老泉集。所謂心術法制攻守強弱用間高祖項籍子貢孫武六國凡十篇是
 也。馬永卿癩真子卷五眉山蘇氏文集著權書衡論衡論世皆知出處獨權書人少
 知之漢哀帝時欲辭匈奴使不來朝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高皇后嘗怒匈奴羣臣庭議樊
 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於是大臣權書遠之注曰以權道爲書顧
 以答之權書之名蓋出於此衡取其平權
 取其變衡爲一定之論權乃變通之書 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
 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

見老泉集所謂心術法制攻守強弱用間高祖項籍子貢孫武六國凡十篇是也。馬永卿癩真子卷五眉山蘇氏文集著權書衡論衡論世皆知出處獨權書人少知之漢哀帝時欲辭匈奴使不來朝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高皇后嘗怒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於是大臣權書遠之注曰以權道爲書顧以答之權書之名蓋出於此衡取其平權取其變衡爲一定之論權乃變通之書 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

執事之「執事ノ名ハ天下ニ高シ、天下ノ士ニシテ之ヲ用フルト用キザルトハ皆執事ニ在リ、故ニ彼ノ策論ニ篇羅筆十篇ナリ、平生作ル所ノ文章ニ多敷ク造詣スルガ爲ニ多數ニ送致スルヲ得ズ、洪範論、史論等十篇ハ之ヲ内翰（翰林學士）歐陽公（名ハ修）ニ獻ゼリ、執事ハ公ト相俱ニ天下ノ事務ヲ論議セラレバ、自然此ノ文ハ公ヨリ執事ニ示サル事アランカ、若シ夫レ言ノ用フベキト、洵ノ身ノ用キラレテ然ル後登賞ナルト否トハ、是レ皆執事ノ事ナリ、洵ノ關スル所ニアラザルナリ。月日具一、月日具官（某日某日某案ノ官ト書スベキチ省略シテ文稿ニ載セタルヲ其ノ儘此ノ篇ニ掲ゲタルナリ）再拜シテ進言（官名）ニ上ル。前月中、進奏吏（官職）進言等テ頒布スル官職ノ云々（ル報旨ヲ得タルニ云々）アリ、執事ハ陳州ヨリ

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責字有照。應有關鎖。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當與韓文公爭臣論並觀。范司諫。歐陽集文正范公神道碑曰。公諱仲淹字希文。少有大節。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許章獻太后旨。通判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文獻通考職官考曰。元豐新官制。左右司諫。掌規諫諷諭。官志同。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宋史職官志。進奏院。隸給事中。掌受詔敕。及三省樞密院宣簡。六曹寺監百司符牒。頒于諸路。凡章奏至。則具事目。上門下省。若案牘及申稟文書。則分納諸官司。凡奏牋。違戾法令者。貼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西河雜箋。淮陰侯傳。漢王欲召信。爲王拜信。江上監國軍。拜鎮東將軍。爲大將。設壇備儀。注時。閉部督帥。張公國維代監國。拜近搬演矣。古命將出師。原有推轂授律之禮。特爾時不然。魏傳云。信拜禮畢。則信自爲拜。豈拜信乎。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勿卒。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遊毋勿勿。

石サレテ門(公門)ニ至リ司諫ノ官ニ拜セラレタリト、即刻一書ヲ認メテ視覽セント欲セシガ、多事勿卒(多忙)ノ爲メ未ダ其ノ意ヲ得ズ送ニ今日ニ至レリ。司諫一ノ司諫ノ官ハ七品ニ過キズ、執事ハ之ヲ得ルモ別ニ喜悅セザルベシ、而ルニ瑛リ區區(小ナル心)之ヲ賀ニ司諫ノ天下ノ得失及ビ一時ノ公議ニ關係スル重大ナル職務ナルヲ以テナリ。

今世之——今世ノ官タルヤ、内ハ九卿(各省ノ大臣ナリ)百執事(百官)ヨリ、外ハ一郡一縣ノ吏ニ至ルモ道官貴ク職重クシテ其ノ道ヲ行フベキモノナキニアラズ、然レドモ縣ハ其ノ封疆内)ヲ越エ如何ナル境ヲ踰ニレバ如何ナル賢知縣長太守アリト雖モ、管轄以外ノ地ニ向ツテハ其ノ政治ヲ行フテ得ズ、何トナレバ各々職分ニ區域アルヲ以テナリ。是ノ故ニ吏部(文武官)ノ任免

顏氏家訓勉學篇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案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息遯者稱爲勿勿法帖刊誤第二王世將二十四帖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中有云頓之勿勿案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趣民事故息遯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緣帖平引勿字不重字中斜益一點讀爲息字爾失眞矣按祭義云勿勿諸其欲嚶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懲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未能也立冒司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實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是也。唐太宗詔每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

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

舊唐書職官志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宋史職官志吏部掌文武官吏選試擬注資任遷敘蔭補考課之政令封爵策勳賞罰殿最之法尚書掌文武二選之法而奉行其制命凡序位有品寓祿有階階有等賜勳

有給分任有職選官有格考其功過計其歲月辨其位秩而以序進之不得理兵

部。官志兵部掌兵衛儀仗鹵簿武舉民兵廂軍上軍蕃軍四夷官封承襲之事與馬器

禮部(軍務)ノ事務ヲ治ムルコトヲ得ズ、鴻臚(外務)ノ長官、光祿(祭禮)ノ事務ヲ處理スルコトヲ得ズ、其ノ司ル所ニ於テ一定ノ職分アルヲ以テナリ、若シ夫レ天下ノ得失、人民ノ利不利、社稷(國家)ノ大計ヲ見聞スル所ニヨリテ、職掌ニ拘ハラズ處理スルヲ得ルハ、獨リ宰相ノミ之ヲ行フヲ得ベク、陳官ノミ之ヲ言フヲ得ベキノミ、是ノ故ニ士ノ古ノ道ヲ學ビ其ノ得ル所ヲ實行セント欲スル者ニシテ、官ニ任ラズベキハ宰相ニアラズ、陳官ト爲ルナリ、何トナレバ陳官ハ位階等級ニ於テ卑シト雖モ職責ニ重テ大ナルコト殆ド宰相ト等シケレバナリ。

絨之政。天下地土之圖。尙書掌兵衛武選車鞞甲械廐牧之政。令以天下郡縣之圖而周知其地域。凡陳鹵簿。設仗衛。飭官吏。整肅蕃夷。除授奉行其制命。凡軍兵以名籍統練者。聞習按試。選募。選補。及武舉。校試之事。皆總之。鴻臚之卿。宋史職官志。鴻臚寺卿掌之。侍郎爲之。武郎中員外郎參掌之。及國之凶儀。中都祠廟。道釋。齋。帳。除。附之禁令。少卿爲之。武丞參領之。凡四夷君長使節朝見。辨其等位。以賓禮待之。授以館舍。而頒其見辭。賜予宴設之式。史記。孝景紀。索隱曰。贖府也。以言其掌四夷賓客。若皮膚之在外。附於身也。叔孫通傳。集解。漢書。香義曰。傳從上下爲贖。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下爲贖。下傳。語告上。爲句。贖猶行者矣。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爲贖。音。閩。漢書。百官表。不得理光祿。酒醴膳羞之事。秦曰。郎中令。漢曰。光祿。法應劭曰。鴻臚。贖傳之也。不得理光祿。酒醴膳羞之事。秦曰。郎中令。漢曰。光祿。動。掌宮殿門戶。漢書。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更名。光祿。勳。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大夫。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注。應劭曰。光者。明也。祿者。爵也。勳。功也。如淳曰。胡公曰。勳之言。閩也。閩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師。古曰。應。說。是也。後。漢。書。百官志。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易曰。爲。關。寺。宦。寺。主。殿。宮。門。戶。之。職。按。古。關。勳。通。說。見。惠。士。奇。禮。說。漢。置。十。二。卿。加。寺。字。除。勳。字。曰。光。祿。卿。掌。膳。食。後。因。之。宋。史。職。官。志。光。祿。寺。卿。掌。祭。祀。朝。會。宴。饗。酒。醴。膳。羞。之。事。脩。其。儲。備。而。謹。其。出。納。之。政。少。卿。爲。之。武。丞。參。領。之。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任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

ル者ハ諫官ナリ、宰相ハ尊キ地位ヲ以テ其ノ道ヲ行ヒ、諫官ハ卑キ地位ニ居テ其ノ言ヲ行フ、要スルニ言ハルレバ道モ亦行ハルナリ、九卿、百司、郡縣ノ吏ニシテ一職ヲ守ル者ハ一職ノ責ニ任ジテ可シレドモ、宰相諫官ハ天下全體ノ事ニ關係スル者ナレバ、自然天下ノ責任ニ任ゼザルナラズ、然レドモ宰相九卿以下ノ吏ニシテ職務ニ失策アルカ、有司(役人)ヨリ其ノ咎ヲ受クルノミナルガ、諫官ニシテ失職セバ、攻撃チ世ノ君子ニ受クルモノナルガ故ニ、其ノ責洵ニ重大ナリト謂ハザルチ得ズ、有司ノ咎メハ一時ニ止レドモ、君子ノ攻撃ハ之ヲ簡冊(官簿)ニ書キ記シテ昭明ニ之ヲ百世ノ後ニ傳ヘテ流傳セザルガ故ニ甚ダ懼ルベシ、

夫七品彼ノ七品ノ官即チ陳官ハ天下ノ重任ヲ負担ス、且ツ天下ノ後世ノ攻撃ヲ懼レザルニ至リテハ、其ノ任務

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宋史司諫臣至百司。事有違失。皆得諫正。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宋史職官志。御史臺掌糾察官邪。蕭正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互見韓氏送石處士序注。必爲諫官。及命下果

大實ニ重大ナリト謂ハ
 ザルヲ得ズ、材能アリ
 且ツ之ニ加フルニ賢人
 ナラザレバ之ニ當ルコ
 ト能ハザルナリ。
 近執事一近ゴロ執事
 ノ始メテ陳州ヨリ召サ
 レシ時洛陽京師ノ士
 大夫相與ニ語リテ曰ク
 我レハ范君ヲ識レリ、
 其ノ材能ヲモ知レリ、
 今回召サレテ上京スレ
 バ、御史タラザレバ必
 ズ陳官ニ拜セラレベシ
 ト、致命ノ下ルニ及
 デ果シテ然リ、是ニ於
 テ又相與ニ語リテ曰ヘ
 ルニ、我レ范君ヲ識レ
 リ其賢ナルヲモ知レリ
 今ヨリ後天子ノ殿陛ノ
 下ニ立チテ辭テ節ヲズ
 顏色ヲ正シ、面前
 ニテ是非ヲ爭ヒ、朝廷
 ニテ論議スル者、他人
 ニアラズシテ必ズ范君
 ナラント、命ヲ拜セラ
 レテヨリ以來、首ヲ翹
 ケ尼チ企テ陳官セテ
 ルコトヲ待ツ、今
 日ニ至ルマデ未ダ何ノ
 聞ク事モナシ、心中勃
 然ニ之ヲ惑ヘリ、豈ニ京
 師ノ士大夫等能ク執事
 ノ未ダ來ラザル以前

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
 下、直辭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
 企足、跂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
 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
 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
 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
 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
 相。
 李齊運、韋陽、城、傳、德宗在位、多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以因緣用事。於是裴延齡
 者、城乃伏閣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裴延齡、費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議、將加戮
 罪時、順宗在東宮、爲城獨開解之。城賴之獲免。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
 取白麻壞之。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歸崇敬傳、子登字帥之、自美原尉拜右拾遺、時裴延
 齡以姦倖有恩、欲爲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
 旨。
 欲裂其麻。又曰、上元三年閏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旣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
 蟲蠹、自今已後、尙書省、頒下諸司、及州下縣、宜並用黃紙、魏志、劉放孫資勸明帝、召司馬宣
 王、帝納其言、卽以黃紙、令放作詔、雲仙散錄曰、貞觀中、太宗詔用麻紙寫敕、詔高宗、以白紙

ニハ推測シ、而シテ既ニ來ラルル後ニハ推測ヲ誤レルカ、或ハ執事ハ言フベキノ機會ヲ待テ未ダ一言モ發セラレザルカ。

昔韓退之、昔、韓退之ハ平臣論ヲ作りテ、陽城ノ極ヲ諫言セザルヲ諷リシニ、後、城ハ卒ニ諫争ヲ以テ世ニ顯ハルニ至レリ、人皆謂ハラク城ノ諫メザリシニ、機會ヲ待テシガ爲ニシテ退之ハ城ノ深意ノ在ル所ヲ識ラズシテ安リニ諫レリト、修ハ以爲ラク然ラズ、彼ノ退之ノ争臣論ヲ作りシ時ニ當リテヤ、城ハ諫議大夫タリシト、已ニ五年ヲ經過セリ、後又二年ヲ經過シテ始メテ陸贄(裴延齡陸贄ヲ諱セシ時、陽城諸諫官ヲ率キテ延齡ノ姦佞ヲ論ジタル)ヲ罪ニ抵スナ論ジタルト、裴延齡ノ宰相ト爲ルコトヲ止メ、其ノ廢

多蟲蛙。尙書省願下州縣並用黃紙。文獻通考職官考曰。故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爲命重輕之辨。其白麻者在北院。非國之重事拜授。及德音赦宥。則不得由於斯矣。翰林志曰。唐中書用黃白二麻爲命。其後翰林專掌白麻。中書獨用黃麻。舊唐書憲宗紀曰。元和八年九月壬申。以前朔方靈監節度使王伉爲右衛將相。出入翰林草制。謂之白麻。至僖宗罷中書草制。因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爲例也。

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

(麻紙トテ詔執事書クニ用フルモノ、延齡ノ相ニ拜セラルルノ敷書)ヲ裁カント欲セシノ二事ニ過ギズ、德宗ノ時ニ當リテハ、天下多事ナリト謂フベシ、宣宗ノ受宣シキテ得ザリキモノ、宜シキテ得ズ、叛將強臣(藩將ノ叛セルモノ、昭宗ナル詔臣に到ル處ニ相並ビ、帝又猜忌深クシテ小人ヲ進任セリ、此ノ時ニ當リテ然ル者豈ニ一事ノ論議スベキモノナク七年ノ長キ歲月ヲ待ツコトアラシヤ、當時ノ急務ハ豈ニ延齡ヲ沮ミ止メ、陸贄ヲ論ズルノ二事ニ止マランヤ、思フニ朝ニ官ニ拜セラルルバタニ上奏セラルルチ至當トナスナリ。

幸而城一當時ハ幸ニシテ七年ノ久シキナ過キテ適々延齡陸陸ノ事アリ、之ヲ謀メテ官ヲ免セラレ以テ其ノ貴ヲ塞グコトヲ得タレドモ、尚キ、正五年六年ニシテ朝業（大學教授ノ如キ官、陽城ハ延齡ヲ諫メシカバ朝業ニ過サレタリ）ニ遷リシナラバ、是レ一言モ言フ所ナクシテ去ルナリ、謀管トシテ何ノ取ルアノヤ、殊ニ今日ニ在リテハ大抵三年ニシテ、或ハ二年、甚シキ者ハ半年ニシテ轉官ス、到底七年ノ久シキナ待ツベキニアラザルナリ、
 今日天子一令天子ハ庶政ヲ親裁シ、教化清ク政理明カニシテ國內事ナシト雖モ、然レドモ千里ノ遠キヨリ謂フ執事ニトシテ諫議ノ官ニ拜セラルル所以ノ由ハ、執事ノ正義ヲ聞ク諫官（諫官）ヲ開カント欲スル爲ニアラズヤ、然レドモ執事ハ何職ノ一職ニシテ諫議ノ官ニ任ズルヲ知シムル者ハ、
 言ヲ納ルルノ美アルコトナ彩ハセルヲ聞カザルナリ、夫レ布衣韋帶（布衣服、皮ノ帶、俱ニ賤者ノ服ナリ）ノ士草茅ノ中ニ窮居シ、坐シテ書翰ヲ讀ムモノ、平素當ニ用キラレザルヲ恨ム、然ルニ一旦用キラルルヤ、彼ノ事ハ我が職務ニアラザレバ、吾ハ之ヲ言ハズト曰ヒ、又ハ我が位極メテ卑クシテ言フヲ得ズト曰ヒ、既ニ用キラルルヤ、又我レハ授會ヲ待ツト曰フ、是ノ結果一人ノ言フモノナキナリ、豈ニ借シカラスヤ、伏惟執一伏シテ惟ルニ執事タルモノ天子執事ヲ用キラルル所以ノ意ヲ熟思シ、併セテ百世ノ後マデ君子ヨリ政弊ヲ受クルヲ懼レ、一たび善言ヲ陳述シテ人ヨリ重キ望ヲ受ケタルノ實ヲ察キ、且ツ京師ノ士大夫ノ疑惡ヲ解カ

不^レ欲^レ聞^ニ正議^ヲ而樂^ニ讜言^ヲ乎。

孟子公孫丑篇趙注。尙書曰。禹拜讜言。書益稷釋文引聲類讜言善言也。漢書班固敘傳。吾久

不見^レ班生。今日復聞^ニ讜言^ヲ。今未聞^レ有所言說^ヲ使^レ天下知^レ朝廷有^ニ正士^ヲ而彰^レ吾

君有^ニ納諫之明^ヲ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レ書史。常

恨^レ不見^レ用^ヲ及^レ用^レ也。又曰。彼非^レ我職。不敢^レ言^ヲ。或曰。我位猶卑。不

得^レ言^ヲ得^レ言^ヲ矣。又曰。我有^ニ待^レ是終無^レ一人言^ヲ也。可不^レ惜^レ哉。

此一。段。合人情。

范公見^レ之。必感動。伏惟^レ執事思^レ天子所以見^レ用^レ之意。懼^レ君子百世之讖

一陳昌言。書阜陶謨篇禹拜昌言曰。兪益稷。以塞^レ重望。且解^レ洛士

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歐陽公文章。爲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錫韜光沈。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采。獨上范司諫書。朋黨論。春秋論。縱囚論。氣力健光。餘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ハ幸甚ナリ。

文章軌範卷四 上范司諫書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四終

五二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五 [有字集]

小心文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遲者不如拙速。孫子作戰篇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文選張景陽雜詩曰。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論策結尾略用此法。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漢書公孫弘傳贊。異人間出。

師說

韓文公

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業者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胸中有疑惑而未開明也。陳賡文則大抵文士題命篇章。悉有所本。自孔子為易說卦文遂有說。柳宗元天說之類。

此集皆——此ノ集ノ文體ハ皆謹嚴ニシテ簡潔ナルモノノミ也、凡ソ試験場中ニハ日晷(猶ホ時間トイフ如シ)限リアルコトナレバ巧速ナル文ヲ作りテ多ク時間ヲ費サンヨリ、寧ロ拙劣ナルモ迅速ナルニ若カズ、受檢者ハ論策ノ結末ノ處ニ苦心ヲ要スルモノナルガ、其ノ時ハ略々此ノ篇ニ載セタル作法ヲ學ベバ、試験ノ主者モ必ズ異人ヲ以テ其ノ人ヲ待遇スベキナ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第一段先立傳道授業解惑三大綱。人非生而知之者。論語述而篇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第二段說解。惑不可無師。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

キチ免レズ、疑惑ヲ懐
 キテ師ニ從ハザレバ、
 其ノ疑惑タルヤ幸ニ解
 タベキ機會ハ、ナキナ
 リ。

生吾前——吾ヨリ以前
 二生レテ道ヲ聞クコト
 吾ヨリ先ナラバ、吾レ從
 ヒテ之ニ師事セン、吾
 ヨリ以後ニ生レタレド
 モ、道ヲ聞クコト亦從
 ヲ先ナラバ、吾レ亦從ヒ
 テ之ニ師事セン、吾レ
 ハ道ヲ師トスルモノニ
 シテ、庸ソフ其ノ生年
 ノ吾レヨリ前後スルヲ
 問フテ要センヤ、是ノ
 故ニ貴賤少長トナク、
 道ノ存在スル所ハ師ノ
 存在スル所ナリ。

嗟呼師——嗟、後世師
 道ノ懸滅スルヤ久シ、
 人ノ疑惑ナキチ欲スル
 モ難シト謂フベシ。

古之聖——古ノ聖人ハ
 遠方ニ人類ニ傑出シ、
 モノナルガ、猶々且ツ
 師ニ從ヒテ道ヲ聞クハ
 二、今ノ衆人ハ、遠方ノ聖
 人ノ域ヲ隔テタルニ、
 猶ホ師ニ從ヒテ學ブ
 トチ難ク、是ノ故ニ聖
 人益々、衆人トナリ、愚
 人益々、愚人トナリ、聖
 人益々、聖人ト聖人ト聖

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
 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賤道存則尊道在則是。潘安仁
 閑居賦。教無常師。道在則是。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
 也難矣。第四段概嘆後世師道
 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
 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
 聖益聖。人益愚。
 今之人。史衰盡傳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
 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聖人
 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
 第五段。說古之聖
 猶且從師。故聖者益聖。今之衆人。其不及聖人也遠矣。而恥學於師。故愚者益愚。聖
 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係乎從師不從師。此是雙關文法。要看他巧處。愛其
 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
 書而習其句讀。
 文心雕龍章句篇。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證詩。關。唯。疏。
 句者。局也。聯字分。所以。局言也。何休公羊傳序。援引他經。失其
 句讀。釋文不音。考異云。公所用正本。何休文選。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注。說文曰。逗止也。
 投與逗。古字通。投句之所止也。孫奕示兒編曰。句讀字自漢有之。周禮宮正。春秋以木鐸。審

ナル所以、愚人ノ惑タル所以ノ原因、皆此レヨリ出ヅルナリ。愛其子、夫レ人ハ其ノ子ヲ愛スルノ結果、師ヲ擇ンデ之ニ教フルニ、願フテ其身ヲ視ルハ他人ノ師事スルヲ聴ク者比皆然リ、惑ズルノ甚シキモノト謂フベシ、彼ノ童子ノ師ノ如キハ、之ニ讀書ヲ授ケ句讀ヲ習ハスニ過ギズ、吾ガ所謂聖賢ノ道ヲ傳ヘ、疑惑ヲ解クモノニアラズ、童子ノ句讀ヲ知ラザルト、疑惑ノ解ケザルトハ、人ヲ擇ンテ之ヲ師トスルニ、其ノ身ニ於テハ、師事スルヲ恥ゼ、小ナル者ニハ、學ハセ大ナル者ニハ、之ヲ遠ル、吾レ未ダ其ノ明ナルヲ知ラザルナリ。

巫醫樂師百工ノ人等ハ彼我相師トスルヲ耻ズ、其ノ由、獨リ士大夫ノ族ニシテ師トイヘ、弟子トイヘ、多數ノ人相習フテ之ヲ笑フ、其ノ理由ヲ問ハバ、則チ曰ク、彼ハ彼ト年齢相等シ、得ル

火禁、凡邦之事、蹕、鄭司農讀、火絕之、鄭康成注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句絕釋文讀戚如字、徐音豆、師說習其句讀、洪曰、讀音豆、唯馬融笛賦、察度於句、投注曰、投徒園切、句投猶章句也、此五臣張銑語、其音訓同、而字畫異、吳曾能改齋漫錄曰、前輩言韓退之書沈潛乎訓義、反覆平句讀、讀不音、獨徒園反、殊不知山谷次韻黃冕仲木字韻詩云、變名調甲乙、際寫失句讀、止作獨音也、然馬融笛賦云、觀法于節奏、察度于句投、投音徒園反、注言句猶章句之句、然則豈兩字既異而義亦別耶、何休公羊傳序亦云、失其句讀、無音韻、舉要曰、句讀凡經書成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今祕省校書式、凡句絕則點於字之旁、讀分則點於字之中、間通作投、梁同書曰、貫齋塗說句讀法、華經作句、迨長笛賦、察度於句、投音如、迨亦如、句度、唐撫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言、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是雙關文法。要看他巧處。或師焉或不焉。此是於其身也。一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惑之不解、或不焉、與大選相貫、此是文公弄巧作文。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第六段說今人愛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至於其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巫醫。論語子路篇、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第七段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從師、士大夫之族、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以弟子從之、則爲人所笑、問其所笑者何事、則曰弟子

所ノ道モ略ノ相似タルノミト、又弟子ハ位高ク、師タル人ノ位地卑グレバ以テ羞ヅベシト爲シ、弟子官ナク師ノ位高クレバ謙ニ近シト爲ス、此ノ如クンバ師道ノ古ニ復セザル知レバシ、夫ニ弘醫樂師百工ノ人ハ君子之ヲ師シムモノナルニ今其智ハ反シテ之ニ及バザルハ洵ニ怪ムベキナリ。

聖人無一聖人孔子ニハ常ノ師ナク、音樂ノ禮儀ノ事ハ之ヲ老聃ニ問ヒ、官名ハ之ヲ鄭子ニ問ヘリ、此等ノ人ハ其ノ賢孔子ニ及バザルハ萬萬ナルニ、孔子ハ荷モ一業ノ專ナルモノニ遇ハバ、皆之ヲ師トセリ、孔子曰ヘルニ、三人事ヲ行ハバ、我レノ師事スベキモノ、必ズ其ノ中ニ在リト、是レ故ニ弟子ハ必ズシテ師ニ劣ラズ、師ハ必ズシテモ弟子ニ賢ラズ、惟、道ヲ聞クニ先後アリ、學業ニ專攻アル後アリ、之ヲ師トスルニ止ルノ

與師年相若。道相似。或曰弟子位高。師位卑。則足羞。弟子無官。師官盛。則近諛。此四句。應無長無少。無貴無賤八字。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第八段。慨歎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夫之族。智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矣。聖人無常師。論語子張篇。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本或此句下有孔子師鄭子五字。據下文注。先學於弘。次師襄。次老聃。次鄭子。有本或此句下有孔子師鄭子五字。據下文注。先學於弘。次師襄。次老聃。次鄭子。則謝氏本無此五字。明矣。長弘師襄老聃。見禮記。曾子問。坊本引家語。家語僞書。不足據矣。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語述而篇。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賢於仲尼。憲問子貢方人。子曰。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第九段。說孔子無賜也賢乎哉。問禮於老聃。問琴子師襄。問官名于鄭子。道有事之精者。即問之。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之事。可觀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問道。在吾前。術業有專攻者。雖聖人亦師之。不以爲恥。況衆人乎。李氏子蟠。韓仲韶

進士。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皇疏。求學種五穀之術也。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第十段。收歸弟子李氏子從學之意。作師說之由。貽卽遺也。

第十段。收歸弟子李氏子從學之意。作師說之由。貽卽遺也。

李氏之——李氏ノ子
 麟、年甫メテ十七、古
 文ヲ好ミ、六藝六經ナリ、
 即チ易、禮樂、詩、
 書、春秋ノ經(經文)傳
 (注釋)等皆之ヲ習得シ、
 現代ノ浮薄ナル惡
 風ニ染マズ、余ニ從ヒ
 學バンコトヲ請フ、心
 ン其ノ古道ヲ行フ、心
 チ嘉ミシ、爲ニ此ノ篇
 ヲ作リ之レニ贈ル
 麟之爲——麒麟ノ靈物
 ヌルヤ甚ダ分明ナリ
 春秋ニ書シ歷代ノ史傳
 及ヒ諸子百家ノ書ニモ
 數見シ、婦人小子ト雖
 モ皆其ノ物ノ祥瑞タル
 チ知レリ、然レドモ麟
 ハ人家ニ飼養セラレザ
 ルモノニシテ、且ツ平
 常天下ニ有ル者ニアラ
 ズ、形狀モ普通ノ獸類
 ト相似ズ、馬牛、犬、豕
 豺狼、麋(鹿ノ屬)鹿
 等ノ如キ尋常一般ノ野
 獸ノ比ニアラザルチ以
 テ、縱令ヒ麟ナル者ア
 リト雖モ、誰レカ其ノ
 麟タルチ知ル者アラン
 ヤ。
 角者吾——角アレバ吾
 レ其ノ牛タルチ知リ、
 鬣アレバ吾レ其ノ馬ダ

獲麟解

韓文公

麟仁獸、屬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不食生物、不踐生草、王者有道則麟出、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爲四靈之一、禮記正義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文則曰、自有經解、王言解之類、文途有解、韓愈進學解之類。

麟之爲靈昭昭也。

言麟之爲靈物甚分明、禮記正義禮運篇、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公羊哀十四年傳、麟者仁獸也、注云、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周書王會篇、麟者仁獸也、說文、麒麟仁獸也、左傳哀十四年注、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

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歷代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雖婦人小子不出戶庭、無高見遠識、亦知麟出爲王者之祥瑞。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然麟之爲物、不可畜養人、不常有於天下、麟爲四靈之一、王者之嘉瑞、王者有道則麟出、不常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如六畜之形、與尋常山澤之獸不相類、左傳莊公八年曰、非君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有馬牛犬豕野獸之有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雖有麟出、雖有麟出、山澤間常見其形、易辨認、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不可知其爲麟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牛有角、可辨認、角類鬣者吾知其爲馬、馬有鬣、可辨認、鬣

於牛者吾知其爲牛、於牛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鬣者吾知其爲馬。

ルチ知り、其ノ他犬、
 豕、豺、狼、麋、鹿、ハ、皆、
 吾、知、ル、物、ナ、ル、チ、知、ル、
 權、ハ、麟、ナ、ル、者、ニ、至、リ、テ、
 ハ、之、レ、チ、知、ル、チ、得、ザ、
 レ、リ、之、チ、知、ル、チ、得、ザ、
 レ、バ、不、祥、ノ、物、ト、謂、フ、
 モ、不、可、ナ、キ、ニ、近、シ、然、
 レ、ド、モ、麟、ノ、出、ヅ、ル、ヤ、必、
 ズ、聖、人、ア、リ、之、ニ、伴、フ、テ、
 出、ヅ、ル、モ、ニ、シ、テ、要、
 ス、ル、ニ、麟、ハ、聖、人、ノ、爲、ニ、
 ア、ラ、ザ、ル、チ、知、ル、ベ、シ、
 又、曰、麟、一、又、曰、ケ、麟、
 ノ、麟、タル、ハ、靈、也、アル、ガ、
 爲、メ、ニ、シ、テ、形、狀、ノ、如、
 何、ニ、ア、ラ、ズ、若、シ、麟、ノ、
 出、ヅ、ル、ニ、聖、人、位、ニ、在、ル、
 ノ、時、チ、待、タ、ズ、バ、人、
 能、ク、之、チ、知、ル、者、ナ、シ、
 然、ラ、バ、則、チ、之、チ、不、祥、ノ、
 物、ト、謂、フ、モ、可、ナ、ラ、ン

豎類於馬者。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

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

形狀皆可辨認。出於世間。惟麟也。不可知。惟麟不常出於天下。吾亦不知其爲

吾皆知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惟麟不常出於天下。吾亦不知其爲

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則不可知。韓文公正是學史記老子傳句

法以蹈襲前言。剽竊陳編爲恥。變化句法。史成新奇。嗚呼。賢人君子世多不知也。

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有麟而人不可知其爲麟。則雖然麟之

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雖然五帝三王太平之時。麒麟在郊。蓋麟之出必有五帝

爲聖人出也。雖然五帝三王太平之時。麒麟在郊。蓋麟之出必有五帝

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西狩於大

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聖人如孔子者。必能知麟。有聖人知之。可見麟之果不爲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此一段更高。麟乃仁獸。爲四靈之一。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其有德。不必論其

言以德不以形。以見所謂麟者。直指賢人。非獸類也。陳陶曰。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罟。亦與公此意發。

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孔子必無人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議論不究。第一轉說麟爲靈物。雖婦人

小子皆知其爲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知其爲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吾皆

龍嘘氣一龍ノ嘘ク氣ヲ吹クヤ其ノ氣ハ雲トナルモノナリ(賢君ニ嘘フ)雲ハ周ヨリ龍ヨリ嘘ナルモノニアラザルナリ(賢臣ニ嘘)然レドモ龍ハ此ノ雲ニ乗シテ汪洋(廣際限ナキコト)トシテ玄間(大空)ノ果テ迄チモ窮メ日月ニモ達シ、日月ノ光夜(日月ノ光)チ照ケシ、雷電チ感動サセ、其ノ結果神變不思議ノ作用ヲナシテ、或ル時ハ下界ニ雨ヲ降ラセ

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麟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聖人知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其為仁獸為靈物不必論其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人謂之不祥亦宜人能熟讀此等文字筆便圓活便能生議論

雜說上

韓文公

此篇主意謂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無聖君聖賢相逢精聚神會斯能成天下之大功釋韓非傾勢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麒麟同矣則失其所乘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列龍興而致雲後漢書郎顛傳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皆韓公此篇所本

龍嘘氣釋說文嘘吹也莊子天運孰嘘吸是徐無鬼仰天而嘘聲類出氣急曰吹緩曰嘘成雲釋成賢臣事業

弗靈於龍也釋噲賢臣○此謂聖君以官爵祿位與賢臣然後賢然龍乘是氣聖君任釋臣可以立事業賢臣之賢豈能及聖君之聖哉然龍乘是氣

汪洋窮乎玄間釋考工記畫績之事天謂之玄釋名天又謂之玄間猶言天間薄日月釋廣雅釋詁伏

伏光景釋藏也玉篇伏匿也感震電神變化釋廣雅釋詁伏

水下土釋商頌長發洪水芒芒禹敷下土下土字本此禹貢下土墳塘與此異義汨陵谷釋玉篇汨古沒切汨沒又

以立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變而通神而明有許多勳業釋玉篇汨古沒切汨沒又為筆切水流也廣韻汨古忽切汨沒在沒韻于筆切水流也在質韻二義自別此當從古沒

或時ハ水、陸谷チ汨
 タスニ至ルハ賢君賢臣
 ニ任テ天動地ノ大業
 ナ成ヌチイフ、然ラバ
 則チ靈モ亦靈怪ナルモ
 ノト謂フベキナリ、賢
 臣ノ功業モ亦非常ナル
 チイフ、
 靈怪ノ一、蓋シ靈ハ龍
 能ク之ヲシテ靈怪ナラ
 シムルモノナレドモ、
 龍ノ靈怪ノ如キハ靈龍
 カ之ヲシテ然ラシムル
 モノニアラザルナリ、
 然レドモ龍ハ靈ヲ得ザ
 ルハ其靈怪ナル技能ヲ
 神變ニスル能ハズ、是
 ニ由リテ之ヲ冠レバ龍
 若シ其靈リ類ム所ノ靈
 ナ失ハバ如何トモスル
 能ハザルニ似タリ、(賢
 臣ハ聖君ニ遇フテ始メ
 テ功業ヲ成スモノナレ
 ドモ、聖君ノ靈ハ賢臣
 ノ力ヲ以テ之ヲシテ聖
 タラシムル能ハズ、然
 レドモ賢臣ヲ得ザレバ
 決シテ大業ヲ建ツル能
 ハザルチイフ、
 異也哉、異ナル哉龍
 ノ靈リ類ム所ハ乃チ自
 己ノ吹キ出セシ氣ニ外
 ナラザル事チ、易ニモ
 靈ハ龍ニ從フトアリ、
 既ニ龍トイヘバ靈ハ必

切爲是舊說 雲亦靈怪矣哉。賢臣之功業亦非常。○此謂賢臣之才固亦奇
 越筆切非是。雲特矣。靈雲能使龍靈則雲之爲靈尤見也。雲

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賢臣遇聖君之任用而後成功業。○此
 謂賢臣因聖君能用之而後見其爲賢。若龍之靈

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此謂若聖君之聖則非人 然龍弗得雲

無以神其靈矣。聖君不得賢臣亦無以成治功。○此謂然而聖君弗得賢臣無以
 轉賢於聖德雖有聖人之天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大功其聖德

不光 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此謂爲人君而無賢臣如人無股肱無耳目失
 明也。其所憑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自乘字來韓

非曰失 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此謂異哉聖君之所憑依者
 賢臣賢臣所爲之事業即聖

君之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此謂賢臣 既曰龍雲從之矣。既曰聖
 君起而輔佐之。○此謂既有聖君在上賢臣必起

而從之矣。一篇主意歸重於龍借世無聖君

雜說下

韓文公

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
 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材斯可以展布

世有伯樂。知人者。○伯樂秦穆公時人。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
 異名伯樂在天廐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然後有千

里馬。異材。○此謂有賢宰相然後有英雄豪傑爲之用。呂覽知士篇曰今有千里
 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賢之若袍之與鼓

之ニ附隨スルモノナ
 リハ聖者賢相俟ツテ其
 大業ヲ成スヲイフ。世
 有伯一。世ニ善ク馬
 才相スル伯樂ナル者ア
 リテ、然ル後千里ヲ走
 ル駿馬アリ。蓋シ千里
 ノ駿馬ハ平常之レナキ
 ニシモアラザレドモ、
 之ヲ相スルノ伯樂其ノ
 人アラズンバ、千里ノ
 馬ハ世ニ知ラレズ、是
 ノ故ニ縱令ヒ名馬アリ
 ト雖モ、厩ニ奴隸ノ者
 ニ辱メラレテ、槽(馬
 チ膏ヲノ食器)ノ屬ノ
 シキイダ)ノ間ニ首ヲ
 懸ベテ死シ、卒ニ千里
 ノ能ヲ以テ世ニ稱セラ
 レズ。言フハ賢相アリ
 テ後賢才アリ、賢相ナ
 キが故ニ、賢士ハ志ヲ
 得ズンテ下僚ニ窮死ス
 ト。

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分職篇曰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
 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文選曹子建表選千里之任李善注孫卿子
 曰夫驥一日千里馬常有材而伯樂不常有知人者○此謂英雄豪傑常
 而千里也。千里馬常有材而伯樂不常有。有而賢宰相知人者不常有
故雖有名馬。材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 駢頭而
 也高材居下位。駢者併也言與凡馬俱死也。說文槽畜獸之食器方言枥養馬器。漢
 書梅福傳伏歷千駟世說王敦每酒後輒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不以千里稱也。 不知其爲異材○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於昏君庸
 相之朝沈滯於小官終身不得行其志不以英雄豪傑稱也。馬
 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材之異乎人者當尊位重祿以任使之○此謂
 斯可以**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必得尊位重祿
 展布。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爲異材而
 不知其能辦大事成大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位不尊。力
 而不足以尊位重祿養之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位不尊。力
不足。 二句三字。才美不外見。三句五字。此章法○**且欲與常馬等**
不可得。 祿位不足以展。雖異材亦難展布也。安得見其爲異材○此謂英
 之才無尊位無厚祿無重權其才知不可展布其欲
 與常衆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辦大事成大功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
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 文選曹子建表表驥驥長鳴伯樂昭
 其能李善注戰國策楚國謂春申君曰昔驥驥

スレドモ、ソレストラ能
ハズ、安ソシ材能ヲ盡
スチ得ザレバ其ノ能力
ヲ振フ能ハザルチ言
フ。之ノ不_レ然_ルニ之
飼畜スル者ハ鞭撻亂打
シ、之ヲ食マスニ材能
ヲ盡ス能ハザルノ少量
ノ食ヲ以テス、馬ハ腹
餓ニ堪ヘズシテ悲鳴ス
ル能ハズ、是ノ時ニ當
リテ飼畜スル者策ヲ執
リテ馬ニ臨ミ天下ニ良
馬ナシト歎ズ、嗚呼真
ニ馬ナシカハ、隨シガハ
或ハ馬ヲ識ラザレカ、
賢士ヲ遇スルニ際位
ヲ以テセズ、爲ニ賢士
ハ其能力ヲ盡カス能ハ
ズ、上ニ在ルノ人之ヲ
見テ天下ニ賢士ナシト
歎ズ、賢士ナシカ、之
ヲ識ルノ人ナシカ、
河東薛_一河東ノ薛存
義將_ニ其ノ在地永州ノ朝
審陵ヲ發シテ京師ニ朝
類セリトス、柳子肉チ
類_ニ食テ盛ル_ル器_ニ遊_ルニ
酒ヲ賜_ニ滿テ_テ江ノ游_ル
道_ニ往キ送別ノ宴ヲ張
リテ告ゲテ曰ク、凡ソ
地方ノ吏タルニハ汝其

駕車吳坂遷延負轡而不能進。遭
伯樂仰而長鳴。今知伯樂知己也。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
見詩：鄒干旄韓非外儲。嗚呼！其真無馬邪？
說列子：說符淮南原道。嗚呼！其真無馬邪？
其志爲宰相者，操用其權不能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嗚呼！天下其真無英雄豪傑耶？
英雄豪傑耶？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鎖緊，謹嚴優柔，理長而味
永。韓醇曰：存義令永州之零陵，其去也公序而送之。

河東薛存義將行，
緊切。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
爵子序，端階階上。
北面再拜崇酒。
追而送之，江之湄。
飲食之。

且告曰：凡吏於土者，
心好之，曷飲食之。
若知。

其職乎？蓋民之役。
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
子用衆，篇曰：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荀子大略：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
立君以爲民也，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篇天立王以爲民也。

非以役
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
下之中正也。大戴王言：昔者明

公羊宣十一年，什一者天

儀禮鄉飲

酒禮主人坐奠

儀禮鄉飲

儀禮鄉飲

ノ職分ヲ知レリヤ、蓋シ民ニ吏タル者ハ要スルニ民ニ使役セルルモノニシテ、民ヲ使役スル者ニアラザルナリ。凡民之——凡ソ民ノ耕作ニ從事スル者ハ其收入ノ十分ノ一ヲ出シ、其ノ租稅ヲ以テ官吏ヲ雇ヒ、之ヲシテ國家ヲ安寧ヲ維持セシムルモノナリ、然ルニ吏タル者其ノ俸ヲ民ニ受ケナカラ當ニ盡スベキノ義務ヲ怠ル者天下到處皆然ラザルナシ、豈ニ種、之ヲ怠ルノミナラシキ行爲ヲ敢テスルモノアリ。

向使傭——之ヲ傭フニ一夫之家ニ雇ハシ、其給料ヲ受ケナガラ、其執ルベキ事務ヲ怠リ且汝ノ貨物器財ヲ盜マバ如何、汝ハ必ズ怒リテ之ヲ誣ケ或ハ罰セン。以今天——予思フニ天下ノ官吏頗ル此ノ類多キニ、民ハ敢テ怒リ若シクハ、罰罰セザル者ハ何ゾヤ、貨賂ノ勢ニ不問アリト雖モ、道理ニ於テハ毫モ異ナルコト

王稅十取一。穀梁莊二十八年。古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者稅什一。孟子滕文公。國中什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雞漢何不還他價直也。是物價日直也。以吏比備作得錢。怠其事者。天下皆

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

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

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應有關鎖。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續三考黜陟幽明。於其往也。故賞之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董邵南序

韓文公

補注 樊汝霖曰。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爲邵南作也。

文章軌範卷五 送董邵南序

一

一

一

一

一

ナシ、民ノ困苦ナリ如何
 シメントスルキ、有リ
 モ道理ヲ辨知スル者ア
 ラバ、恐レ畏レテ楨マ
 ザルベカラザルナリ、ニ
 存義假一存義假リニ
 零陵ニ今タルコト二年
 ナリシガ、夙ク起キテ
 事務ヲ執リ、夜半マテ
 考案スズシテ施政ノ事
 ナ考慮シ、力ヲ竭クシ、
 心ヲ勞シテ處理セシテ
 テ、訴訟ハ公平ニ賦
 税ハ均等ニ、老者幼者
 モ誅ヲ挾ミ亂暴憤懣ス
 ルモノナキニ至レリ、
 今ノ官吏ノ處シテ俸祿
 ナ受ケテ實效ヲ立テザ
 ルト相同シカラザルヤ
 的アキラカナリ、則
 チ恐レ畏レテ懼シメル
 コト知ルベシ。
 吾感且一吾レハ身分
 賤シク且少脚ヲ獲テ今
 此地ニ請セラレタル者
 ナレバ、彼ノ考績(官吏
 ノ功績)考査ス。幽明
 (功勞アリチ明トイフ)
 功勞ナキチ幽トイフ)
 ノ事ニ列シ人ノ勤勞ヲ
 考ヘ之ヲ賞陞スル事ヲ
 得ズ、故ニ去ルニ臨
 シテ聊カ之ヲ賞スルニ
 酒食ヲ以テシ、併セテ
 送別ノ辭ヲ呈ス。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指樂毅荆軻秦舞陽高漸離之徒。董生舉進士連

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漢書韓信傳又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史記灌夫傳鬱鬱不

得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豪傑也。燕趙之士意氣投合。董生勉乎哉。一本作行乎哉。夫以

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

性者哉。董生豪傑不遇時。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

於古所云邪。又恐今日之燕趙非昔日之燕趙。恐今日燕趙不必如古所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聊以吾子之行

卜之也。有豪傑。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

君之墓。史記樂毅傳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諸也。而觀於其市。馬遷。復有昔時屠狗者乎。此亦感慨悲歌之意。史記刺客傳荆

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軻嗜酒日與屠狗飲。爲我謝曰。漢陳餘傳原

於燕市。酒酣以往。歌於市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爲我謝曰。養卒謝其舍。晉灼

告曰謝。明天子在上。史記太史公自序傳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可以出而仕矣。

結句蕭酒慷慨

藝道古一藝道地方ノ士風ハ古者歐國時代ヨリ以來感概其志ヲ當世ニ得ズ、不平ノ氣ヲ誰歎ニ託シテ放浪スルノ人、士多シト稱セラル、今、董生ハ進士ニ舉ゲテテヨリ、比年當路ノ有司ニ在ウセラレズ、是ヲ以テ才智ヲ燭キナガテ、體體（志ヲ得ザル貌）トシテ此地方ニ出發セラ、吾レ必ズ此ノ地ノ人士ト重氣投合スルヲ知ナリ、董生勉メヨキ、夫以子、夫レ君ノ時世ニ遇ハズニテ、穂柯淪落セルヲ以テ、荷毛義ヲ臺ヒ仁道ヲ顯ムノ人ハ皆之ヲ惜マザルナキニ、況ンヤ燕趙ノ士ハ家傳的ノ資質ニ富メル者ナルニ於テヤ、吾レ必然其ノ投合スベキヲ知ルナリ、然レドモ吾レ嘗テ之ヲ聞クニ、風俗ハ教化ノ何ニヨリテ變化ナド、果シテ然ラバ今ノ氣風ハ古來稱スル所ノ氣風ト相異スルヲモ知ルベカラズ、吾レハ吾ヲ今日ノ行チ以テ尙ホ嘗テノ遺風ヲ

送王含秀才序

韓文公

王含之祖王嶺字無功嘗作醉鄉記此序以醉鄉記三字生一篇議論下字影狀可見其巧此序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議論此文公最巧處凡作論可以爲法樊汝霖
曰含元和八年進士

吾少時讀醉鄉記樊汝霖曰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私怪隱居

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誦阮籍孫汝

詩八十餘首陶潛詩二公皆嗜酒好醉乃知彼雖偃蹇左氏哀六年傳彼皆偃蹇

傳綯繆偃蹇索隱張揖曰偃蹇卻距也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

堪其不遇者也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從

鄉引得陶阮二人嗜酒者作證若顏氏子操瓢與箠論語雍也篇

簞食一瓢曾參歌聲若出金石莊子讓王篇曰曾子與縱彼得聖

人而師之汲汲莊子盜跖篇狂狂汲汲漢書揚雄傳不汲汲於富每若

不可及論語泰伯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世說任誕

篇學如不及

存スルヤ否ヤヲト知セ
ント欲スルナリ 輩生
勉メヨヤ
吾因于 吾恩ル所ア
行ニ因リテ感ズル所ア
ハダハ望諸君(燕)ノ將
ナリ 趙ニ仕ヘテ望諸
君ニ對セラルルノ莖チ
弟シテ樂殺ハ死ニ至ル
マテ其故國ヲ忘レザリ
シ人ナルヲ以テ 輩生
モ當ニ故國ヲ志ルベカ
ラザルヲ言ヒ 忘ルベ
カラザルヲ此ノ行ノ非
ナルヲ諷セシナリ)且
少其ノ市中ヲ觀ヨ 復
々昔時ノ屠狗者(犬殺
シ)ノコト 戰國時代ニ
燕ノ市中ニ於テ日夕酹
飲ス 其後朝ハ燕ノ太
子ノ爲ニ秦王ヲ刺ラン
トシテ秦ニ入り 成ラン
ズシテ殺サレタリ)高
漸離ノ如キモアラシ
カ 若シ此ノ流ノ人ニ
遇ハバ 幸ニ吾ガ爲ニ
僥倖セヨ 今ハ明天子
上ニ在リテ化理清明ナ
リ 復々藩鎮諸將等ノ
跋扈スベキ時ニ非ズ
昔出デテ歸順仕首スベ
キナリト 鏡將等ニ婦
順出仕テ勳ムルハ諸鎮

好飲酒 誓書與親舊 今年田得七百斛 米不了 麴蘗事
公贈崔立之評事詩 高士例須憐麴蘗 丈夫終莫生畦畛
破醉 吾又以爲悲 醉鄉之徒不遇也
之 今案顏子之徒 雖不遇而得聖人而師之 則猶足以相
樂矣 醉鄉之徒 則不然 此其不遇 尤足悲也 孫說未得
位 十五年正月 天子宗德嗣位 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續
元明皇時 河南同官記云 建中初 天子始紀年 更元 命官
司 擊貞觀開元之烈 羣臣惕慄 奉職命才 登良 不敢私違
此時 醉鄉之後世 又以直廢 吾既悲 醉鄉之文辭 而又嘉良
臣之烈 思識其子孫 今子之來 見我也 無所挾 吾猶將張之
張者 張大 誇耀之意 況文與行 不失其世守此活用孟子字 呼應醉鄉之後世 渾然端且厚
惜乎 吾力不能振之 而其言不見 信于世也 於其行 姑與之
飲酒 不脫醉鄉字

答李秀才書

韓文公

孫汝聽曰 師錫蘇州 吳人 或曰李師錫字圖南

ノ不臣ナリトテ諷シ、且ツ輩生必スシモ往カザルヲ諷セシメノトス
 吾少時一昔ノ少時管
 テ王城ノ陪末ノ儒者ナ
 リ合ハ其子孫ナリ
 一醉鄉記ヲ讀ミ心中
 二怪ムコトアリ、夫レ
 一旦隱居シテ山野ニ棲
 隱スル者ハ世事ニ其ノ
 心ヲ累サルル所ナカ
 ルベキニ、猶ホ是ノ旨
 ナ旨シトスルカ。
 及通阮一阮籍(晉ノ
 人、字ハ嗣源、竹林七
 賢ノ一、陳曠晉ノ人、
 字淵明)等ノ詩ヲ讀ム
 等ニ入ハ僊癡(麴傲ナ
 ル貌)ニシテ世人ト接
 スルコトチ好マズト雖
 モ、然レドモ猶ホ未ダ
 心中ニ不平ナキ能ハズ
 或ハ事物ニ接シ見聞ニ
 觸レテ、感發シ、抑ヘ
 ント欲シテ抑フル能ハ
 ズ、是ヲ酒ニ託シテ世
 ナ適レ愛テ忘ルナルコ
 トナシ
 若顏氏一彼ノ顏氏ノ
 子(顏回)一狐ノ欲ト
 一蟹ノ飯ヲ盛ル(竹筴ト
 食トテ採リ、蟹ヲ孔門
 ノ高足)ハ古詩ヲ感ア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

四庫全書提要載李元賓文編二卷外編二卷稱觀
 與韓愈歐陽詹爲同年並以古文相砥礪其後愈文雖視
 百世而二人之集寥寥僅存論者以元賓蚤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獨擅其名顧
 當瑪章繪句之時方競以駢偶圖工巧而觀乃從事古文以與愈相左右雖所造不及愈固
 非餘子所及韓醇曰李觀卒於正元十
 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
 禮記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呂
 覽遇舍舍故人之家注故人之故人曰原壤呂
 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

稱引。句法。孫汝聽曰稱引稱誦也按爾雅釋言稱舉也又
 曰傅舉也釋文又作稱廣雅傅舉也爾雅釋詁引陳也元賓行峻潔清

其中狹隘。潔清狹隘。孟子萬章篇伯夷
 聖之清者也公孫丑篇伯夷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

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論語
 視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字

荀子脩
 身庸衆而野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

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晉書載記王凌遺石勒靈犀
 勸僞不敢執應之于壁朝夕拜之

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

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章
 法讀其文

辭見元賓之知人。應盛
 有所稱引交道之不汚。應不能包
 容於尋常人甚矣子

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文明惜思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書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孫汝璣曰深於是者謂好其道焉者也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言既以樂道相許況文辭乎或爲指他文失之矣愈頓首。

送許鄧州序

韓文公

于頔乃一貪酷吏其爲觀察也賦斂苛急見唐書本傳韓公送許鄧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辭可以參觀于頔爲觀察使性貪而政苛取財賦于州縣者甚急刺史縣令不可爲韓文公作此序以諷諫于頔文有權衡有針艾韓仲韶曰志雍安陸人正元九年登第十八年刺鄧州時于頔節制山南鄧爲屬邑頔斂民方急故韓公因志雍行序以規之韓集點勘云按以韓文公送鄧州序參證蓋從水部郎田守文舉其字曰叔載則仲與乃名也又世系表仲與作仲容鄧州作鄧州誤至或作志雍之注亦非志雍乃鄧州子見世系表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漢書陳威傳大要數威諸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論語雍也篇則道德彰而名

ニ其ノ聲期期トシテ金
石ヨリ出ヅルガ如キナ
リシト云フガ如キ、彼
等ハ聖人孔子ヲ得テ之
ヲ師トシ、汲汲トシテメ
勵ムコトトシテ及ブ
ベカラザルヲ憂ヒシガ
故ニ、其外ノ事物ニ於
テハ之ヲ察ス察ナカリ
シナリ、安ソシテ魯酒
ノコト、二託シテ魯酒
ノ醉スルコトニ送
リ、是ニ於テ吾レハ一
層醉糶ニ老ニルノ士ノ
不遇ヲ悲シマズンバア
ラザルナリ。

建中初、建中ノ初、
德宗皇帝位ヲ崩キ、彼
ノ貞觀ノ唐ノ太宗ノ朝、
開元ノ玄宗ノ朝ノ不統
ノ偉大ナル政變ヲ履カ
ントスルノ意アリ、是
ニ於テ在任ノ臣僚皆爭
フテ意見ヲ陳ス、是ノ
時齊魯記ノ作者ノ子孫
王含ハ獨リ直言ヲ以テ
帝ノ怒ニ觸レ、遂ニ官ヲ
廢セラルタリ、吾レ既
ニ醉糶記ヲ讀ミテ其ノ
意ヲ悲シミ、又其子孫
ノ直言ヲ以テ官ヲ罷メ
ラレタルヲ慕ミシ、其
ノ人ヲ識ランコトヲ思
ヒシコト久シカリキ。

今子之——然ソ何ノ幸ゾ子ハ來リテ吾レヲ訪ヘリ、才ニ接スレトモ其ノ才智世ヲ人所ナキモ、吾ハ猶ホ其才智ヲ參據セント欲ス、況ン其ノ文章ト品行トハ王氏世ノ操守ヲ失ハズ、渾然トシテ圓滿ニ文章ヲ指ス且ソ温厚ニ品行ヲ指スナルニ於テチヤ、故ニ將レ之ヲ稱揚セント欲スレドモ、借ムラクハ吾ガ方之ヲ振フ能ハズ、且ソ言フ所世ニ借ゼラレザルチ以テ、已ムチ得ズ其ノ出發ニ際シテ始ラク相與ニ酒ヲ飲ムナリ

愈自故——故友李觀字ハ元資十年前愈ニ示スニ、吳中ノ故人ニ別ルルノ詩、六篇ヲ以テモリ、其ノ首篇ヲ以テ吾子ノ家ヲ言ヒシモノニシテ、元資ハ實ニ盛ニ稱揚スル所アリ

元資行——彼ノ元資ハ品行峻潔ナルガ爲メ自然其心中モ狹隘ナルチ包容シテ交際スル能ハズ、論議スルモ決シテ苟且ニセズ、必ズ其根

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

元板無喜字陳少章云喜一作若爲是謝靈山文章軌範

中無此一字。覺句法尤健。按詩載馳。女子善懷。左氏襄二十八年。慶子之馬善驚。荀子解蔽。愚而善畏。注善猶喜也。漢書溝洫志。岸善崩。顏師古曰。善崩言喜崩也。是善喜同義。猶言屢不相遇也。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

蘇代遺燕王書稱屢下戰國時人主之稱說別

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

書大禹謨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荀子富國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漢書伍被傳下之應上猶影響

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

子道齊宣王易牛事。是心足以王矣。一段得進諫之道。愈雖不敢私其大

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

孟子公孫丑篇爲王誦之注誦言也

情已至

而事不從。小人

左氏隱元年傳。穎考叔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吳枋宜齋野乘。小人之語。若自稱小生。則始於唐韓退之與孟東野寄孟幾道聯句云。小生何足道。

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

舊唐書職官志上州刺史一員。從三品。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抵子窮メザレバ已マザ
 ルノ人ナリ。元資ノ性
 行其レ此ノ如シ。然ル
 此ニ至ル。然ラバ則チ
 吾子ノ凡庸人ニアラザ
 ルチ知ルベシ。時ニ吾
 子吳中ニ在リ。愈ハ出
 テテ外ニ在リ。シテ以テ
 相違フニ由ナカリキ。
 元資既ニ死
 シ其ノ文章愈々貴重ス
 ヘキニ至レリ。元資チ
 思ヘドモ得ザルガ故ニ
 其ノ交誼アリシ人チ見
 マ。猶ホ元資チ見ルガ
 コトキナリ。

今存存。然ルニ今存
 ナク書及ビ文章チ寄セ
 ラル。足下ノ姓名チ寄セ
 レバ元資ノ聲音容貌ハ
 恍惚トシテ眼前ニ現出
 シ殆ド相面接スルノ思
 ヒアリ。既ニシテ其ノ
 文辭チ讀ムニシテ其ノ
 元資ノ人チ知り交遊ノ
 甚シイカナ足下ノ言ガ
 友元資ニ似メルヤ。
 子之言ノ文中ニ
 愈々爲ル文章ハ孔子ノ
 道ニ違ハス。徒ラニ字
 句チ離承スルチ以テ工
 ト爲サズ深ク自己ノ主
 義ニ一致スルガ故ニ、

郡置守都尉各一人。仍以御史一人監郡。漢廢監郡御史。丞相遣掾史分察諸郡。漢武元封
 五年分天下置十三州。分統諸郡。每州遣使者一人督察官吏清濁。謂之十三州刺史。後漢
 遂以名臣爲刺史。專州郡之政。仍置別駕治中諸曹掾屬。號曰外臺。魏晉已後。因之不改。而
 郡置太守丞尉諸曹。隋初罷郡。並爲州。煬帝罷州。州置刺史。初漢代秦。武德改郡爲州。州置刺史。
 天寶改州爲郡。置太守。乾元元年改郡爲州。州置刺史。初漢代秦。武德改郡爲州。州置刺史。
 皆持節。至魏晉。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後魏北齊。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
 諸軍事。以此爲常。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刺史之名存。而職廢。而於刺史太守官位中。
 不落持節之名。至今不改。有名無實也。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大將爲刺史者兼治軍旅。遂依
 天寶邊將故事。加節度使之號。連制數郡。奉辭之日。賜雙旌雙節。如後魏北齊故事。名曰雖
 殊。得古刺史督郡之制也。長孫無忌傳。貞觀十一年。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詔曰。但今刺史
 即古之諸侯。雖立
 名不同。監統一也。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
 異。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采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爲觀察使。後改爲
 有戎旅之地。卽置節度使。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
 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
 領州。而虐視支郡。元結爲道州刺史。作春陵行。以爲諸使誅求符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所
 官吏一篇。以爲忍若哀。欽陽城守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詣責。又遣判官督賦。城自因於
 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韓愈送許鄆州序云。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
 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信孚乎州。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韓卓爲浙西觀察
 使。封杖決安吉令孫。溺至死。一時所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隨之耳。今之州郡。控制
 按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毀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黃震日抄曰。
 刺史漢監司之名。在唐則爲州。猶今太守之稱。蓋守郡者也。觀察使唐監司之名。本朝始去
 其權。僅存虛號。在唐則專有一道之兵財。權重於今之監司者也。觀察使院既專有兵財。其

將ニ此ニ從ヒテ急ハ
トストノ意アリ。愈ハ
決シテ吾ガ道ヲ愛借シ
又敢テ辭讓スルヲ以テ
體面ヲ飾ルコトキト
ヲ爲サンヤ、然レドモ
愈ハ古學ニ志スナ
ニ其文辭ヲ好ムノミ
ラズ、其道ヲ好ムノミ
今足下ノ書ヲ讀ンテ
足下ノ心ヲ用フル所
知ルヲ得タリ。然ラバ
則チ足下ノ學ハントス
ルモノモ、獨リ文章ノ
ミナラス、將ニ是レヨ
リ深遠ナル者アラント
ス、願ハクハ足下ト之
ヲ樂メン、況ンテ其外
ナル文章ニ於テナヤ。
愈嘗以 愈昔テ書ヲ
于襄陽ニ寄ヒテ數百言
ノ意見ヲ陳述セリ。其
ノ大意ハ先進ノ士ハ後
進ノ士ノ然ルベキ者ヲ
得テ之レト事ヲ與ニス
レバ、先進ノ道徳ハ世
ニ彰レ名聲ハ流布シ、
後進ノ士先進ノ士ヲ得
テ之レト事ヲ與ニス
レバ後進ノ士ノ事業ハ顯
ルベク、地位モ自然進ラ
ス。其ノ才能ニ於テ先
進ノ士爵位ニ於テ後進
ノ士此ノ二者ハ相與ニ求

征取於支郡之刺史。猶今州郡促縣道財賦之類也。征取之欲無厭。生民之出有限。公謂府
常急於財可謂州常私於民不可。府既急於財而州又不私於民。則竭下奉上。忠將安極。此
事豈可使州與府同耶。鄧爲襄陽支郡而爲襄陽者于頓。公主人也。故勉鄧州以應襄陽之
需。殆非公論否。則公客於于。見觀察使督賦支郡之難而未見支郡督賦百姓之難。尤可念
耶。不以實應乎府。謂孫曰。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
信乎州。雖是以刺史觀察對說。作句下字。皆有權度。一私于
其民。一急于其賦。可見爲刺史賢爲觀察者不賢。 繇是刺史不安

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
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
於其賦。同之 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
惠獨厚見 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
刺史之仁。 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
斂獨急見 觀 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 此序本意欲觀
察之不仁。 察使于頓斂賦甚
急。刺史不能堪。乃借刺史於觀察對說。辭意輕重。不待較
量。而知若獨說觀察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之妙。 其前之言者。于公既

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
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

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末又勸許公寬其繇其議論始公平辭意始圓備。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愈於使君非燕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鄴州序同意此序尤含蓄只民賦窮而欲愈急小民苦之使于公聞之皆勸于公寬賦斂以安州縣以安百姓。隸山南東道公送許鄴州及此崔復州二序皆言及于公于公名頴字允元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嚴云上于襄陽書在貞元十八年則送許鄴州崔復州序皆在此時也。

有地數百里趨走

列子周穆王篇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

之吏自長史司馬

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孫汝聽曰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孫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注同漢書高帝紀罪三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說並不同今此見仁恩之循則當從如說為是。及其朋友故舊。序伐木燕朋友故也。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

ムルアルモ、終ニ相選
フテ盛業ヲ成ス能ハザル
ルベシト曰ヒテニ、于
公ハ愈ノ言ヲ以テ不可
ナリト爲サズ、返書シ
テ足下ノ言ヲ所書メテ
是ナリト曰ヘリ、
于公身一夫レ于公ハ
身方伯、(首卷ノ首篇ニ
見ユ)ノ聲ニ居リ、且
シ不世出ノ材器ヲ有シ
ナガヲ、敢テ其ノ聲ニ
誇ラズ、愈ノ如キ位地
ノ卑陋ニシテ、識見ノ庸
陋ナル者ニ向ツテ懸影
セラルルコト、猶ホ影
ノ形ニ添ヒ、響ノ物ニ
應ズル如ク、君ニ忠ニ
シテ善道ヲ樂ミ、國家
ノ務ヲ以テ己ノ任ト爲
セル者ニアラズ、
ンゾ此ノ如キヲ得
ヤ、愈ハ敢テ于公ノ大
恩ヲ私セズト雖モ、亦
得ズ、恒ニ矜リテ之ヲ
言ヘリ、蓋シ其情胸中
ニ鬱積スルニ拘ラズ、
抑ヘテ行爲ニアラハ
サザルハ愈ノ爲スニ、
シトセザル所ナリ、故
ニ使君(刺史ノ稱)ノ此
行ニ於テ刺史(州郡ノ
長)ノ職務ヲ陳述シ、以
テ于公ニ贈ラントス。

凡天下ノ一凡ソ天下ノ一
 事ハ自ラ同シクシテ上
 下一致スレバ成功シ上
 自ラ異ニシテ上下乖離
 スレバ失敗スルモノナリ
 ノ刺史タル者常ニ其
 ノ配下ノ人民ト私シテ
 州内ノ事實ヲ觀察府
 官ヲ觀察使トシテ其ノ長
 官ヲ觀察使トシテ其ノ
 上申セズ、觀察使タル
 者ハ恒ニ其賦稅ヲ苛酷
 ニシテ愛情ヲ以テ下ヲ
 治メザルカ故ニ、州内
 ニ信セラズ、是ニ由
 リテ刺史ハ其ノ官職ニ
 安ンズルチ得ズ、觀察
 使ハ其ノ政事ヲ處理ス
 ルチ得ズ、民ノ財ハ沽
 渴スレドモ收斂(取リ
 立テ)ハ奪ノ如ク、人
 已ニ窮シテ賦稅愈々急
 溢チ爲サザルハ亦幸ナ
 リト謂フベシ。
 賦使刺一誠ニ刺史チ
 シテ其ノ民ニ私セズ、
 觀察使チシテ其ノ賦稅
 チ苛酷ニセザラズ、
 刺史ハ吾ガ管理スル州
 内ノ民モ、亦天下ノ民
 ナリ、獨リ恩惠チ厚ク
 スベカラズトイヒ、觀
 察使モ亦某州ノ民モ天
 下ノ民ナリ、獨リ收斂

城邑郡邑也。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孫汝聽曰：鄉里之吏，謂里行之屬。陳少章曰：詩碩鼠小序曰：刺重斂也。其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此序專爲于頓重斂而作。與詩人所刺同發端。先言小民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蓋即用詩語而反之。

鮮矣。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此一段非知田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言。○深之庭二字句便不凡。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刺史之難。小民有所不宣。謂不得自宣達也。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孫汝聽曰：不期不可期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孫汝聽曰：禮記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按唐節度使似周時連帥。故借用之也。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孟子梁惠王篇書曰：後我后。后来其蘇。今見仲德之辭。上言仁。則蘇字尤有力。陳少章云：民窮斂急。惟仁人至。庶有來蘇之望。曰：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痛乎其言之矣。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觀察使賦斂苛急。則爲刺史者。見其難而不見其榮。觀察使賦斂寬緩。則爲刺史者。見其榮而不見其難。以此諷諫于公。最切。

讀李翱文

歐陽公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也。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爲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事作尚俠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迺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補註感二鳥賦。見韓集第一卷。其序略曰。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澄園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嘆。行見籠白鳥白鷗。鶴而西去者。號於道曰。某土之守臣某官。使使者進於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洪慶善年譜曰。公以大歷三年生。至今二十八歲。曾不得名於薦書。齒下士於朝。故爲賦以自悼。

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補註二鳥一飽賦曰。余生

予益ニスベカラズトイ
ヒ是ノ如クニシテ政治
均シカラズ。命令行ハ
ラザル者ハ未ダ之テ公
ニ上申セシ言ハ既ニ倍
シテ之ヲ實行セラル
即チ今ノ言モ其レ倍セ
ザルコトアラランヤ
縣之於一縣ノ州ニ於
ケルハ猶ホ州ノ府ニ於
ケルゴトク。皆同一ノ
關係アル者ナリ。縣ハ
州ハ情ヲ以テ下。縣ニ
臨ミ。上下心ヲ同ジク
スレバ成功シ。之ニ反
セバ失敗ス。使君ノ如
キ賢明ナル人ニアラズ
ンバ誰レカ愈フ言ヲ信
ズベキモノゾ
愈於使一愈ノ使君ト
ノ交證ハ酒器ノ席上ニ
於テ單ニ一夕ノ交際ア
ルトイフゴトキ誠キモ
ノニアラズ。故ニ其ノ
出發ニ際シテ稱譽ノ辭
ヲ以テセズシテ。規言
ヲ以テ贈ルトイフ。
有地數。數百里ノ管
轄地ヲ有シ。下ニハ趨
走(命ヲ奉ジテ奔走ス
ル)吏ノ吏タル長史
(刺史)ノ下ニ屬シテ兵
(刺史)ノ下ニ屬シテ兵

子事婆ル官ヨリ以下
 數十人アリ、律孫ノ裕
 ナルハ以テ三族(父ノ
 族、母ノ族、妻ノ族)
 ヨリ朋友故舊ニ至ル迄
 モ塞テ施スコトヲ得
 ベク、其ノ心樂ム所ア
 レバ一獄ノ人皆喜ビ、
 其ノ心怒ル所アレバ境
 内ノ人皆懼ル、人生レ
 テ官刺史ニ至レバ亦幸
 榮ト謂フベシ。
 然レドモ僻
 遠ノ小民ニ至テ足跡未
 ダ郡足ニモ至ラザル者
 ハ州縣ノ政廳ノ處置ニ
 就キテ心ニ安ズル所
 ナ得ザル者アルモ、能
 ク自ら糶里ノ吏ニ就キ
 テ之ヲ直スモノアル鮮
 シ、況ンヤ能ク自ら縣
 ノ吏ニ就キテ自己ノ主
 張ヲ吐露スルモノアラ
 ンヤ、又況ンヤ能ク自
 ラ刺史ノ庭ニ出テテ辯
 論スルモノアラシヤ、
 是ノ故ニ刺史ハ下民ノ
 筒子聞知セズ、小民ハ
 枉屈ヲ宣ア能ハズ、賦
 税ハ一定シテ動かザル
 ニ、且少水旱溝洫ノ豫
 知スベカラザルモノノ
 於テ重六ナル關係アル

命之漚阨、曾二鳥之不_レ如_レ辱、
 飽食其有_レ數、況策名於薦書、

推是心、使_レ光榮而飽、則不_レ復云矣。若_レ翺

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

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
唐高祖禪位太宗、故廟號神堯。堯皇帝賦曰、何神堯之郡縣兮、

一旅取_レ天下、
哀元年左傳、少康逃奔有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

掃寇而後、世子孫不能以_レ天下取_レ河北、
謂穆宗二年、再失河朔。

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

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_レ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

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_レ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

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

世之言、不以_レ為_レ狂人、則以為_レ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

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モノナルニ、縣令ハ事
實ナ州ニ言ハズ、連帥
（觀察使）ハ州ノ事實ヲ
信セズ、爲ニ民ハ日ニ
困窮ニ赴ケドモ賦歛ハ
愈、愈トナルナリ、是
ノ如クンバ府ト縣トハ
中間ニ在ル州ノ刺史ハ
其ノ職務非常ニ困難ナ
ルヲ知ルナリ、
崔君爲一崔君ハ復州
ノ刺史ト爲リシガ、其
連帥ハ則チ子公タリ、
崔君ノ仁惠ナル人民チ
蘇息スルニ足リ、子公
ノ賢明ナルハ崔君テ廉
フルニ足ル、刺史ノ光
榮アリテ爲シ難キ者ナ
キハ獨リ此ノ崔君ノ刺
史タルニ在ラントス、
愈嘗尊一愈ハ嘗テ子
公ノ知遇ヲ辱リシ、往
時又崔君ト交リアリ、
復州ノ人ハ是ニ喜リ、
休澤（休ハ美、澤ハ恩
澤）ヲ深ルチ慶ビ、是
ニ於テカ之ヲ言フ、是
子始讀一子レ始メ三
編ヲ作ル所ノ復性書三
篇ヲ讀ミテ以テ爲ラシク
レ中庸（魯名）ノ義疏
（注釋）ノミ、習者ハ其
ノ本性ヲ識ルガ故ニ、
當然工夫シテ中庸ノ道
ニ反ヘルバケ、恐者ハ

東坡志林卷五。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
曰。狄狄是鷹。荆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也。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

威王曰。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又曰。夫爲入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蓋指秦爲虎狼。本諸左氏閔元年傳。管敬仲所謂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取其彊暴可畏。若虎豹連言一在曷曰。大人虎變。君子豹變。一在論語。曰。虎豹之鞞。皆取其文。則於義無當。唯管子形勢解。虎豹獸之猛者也。偏取其剛猛。則可以證此篇虎豹之義。要之王氏蓋欲去陳言而未免稍有語弊已。嗟乎。

孟嘗君特雞鳴狗吠。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狗吠。取之本傳也。此本作狗吠。莊子則陽篇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改狗爲狗吠。蓋亦本此。漢書叔孫通傳曰。此特羣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彼以狗盜對鼠竊。則此以狗吠對雞鳴。似爲允協。

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

按古天子諸侯皆稱南面。卿大夫亦稱南面。義蓋謂使其得賢士。則宜居君相之位。安坐以制秦也。唯其不得士。是以至於拘囚受辱也。尙何取雞鳴狗吠之力哉。夫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此一轉筆力健。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然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

此ヲ讀ムト雖モ諒解スル能ハザルベシ此ノ如キノ文章ハ作ラザルモ可ナリト又讀與一又釋待耶愈ニ與ヘテ賢者ヲ推薦スル書ヲ讀ミテ以爲ラケ、翻ハ當時特ニ困窮セシカ人ノ已チ推薦スル者ナカリシヲ以テ、此ノ言フ所ノ丁寧ナル志ヲ得セシメバ、決シテ斯ク造ニハアラザルベシ、翻ハ蓋シ秦漢ノ間ノ季ヲ好ミ義ヲ行フ豪傑ニシテ且ツ善ク人ヲ論ズル者ナリト。最後讀一函價ノ賦ヲ讀ミ、是ニ於テ感歎シテ已マズ、之レヲ再讀シテ自ラ休ム能ハザルニ至レリ、恨ムラケハ翻ノ時代ニ生レ、相與ニ議論テ上下スルコトヲ得ザルヲ、況ンヤ翻ト同時ノ人ニシテ古道ヲ知り且ツ文章ヲ能クスル者ハ、韓愈ニ若クハ、ナシ、然ルニ愈ハ、贊テ賦ヲ作りテ二島ノ光榮(當時ニ遇ハズシテ京師ヲ去ラントスル時、途ニ二島ヲ天子ニ獻ズル者アリ、通行スル者

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于劍鋒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五終

皆路ヲ避ケテ敢テ正視スル者ナシ、因ツテ賦ヲ作り自己ノ窮乏ハ二島ノ光榮ニダモ及バザルヲ歎シタリヲ諷ミ、一回ノ飽食モ其ノ時ナキヲ歎セシニアラズヤ、

是ノ心ヲ推スニ若シ愈テシテ光榮ナル位地ニ居リテ飽食スルヲ得セシメバ、必ズ更ニ何事ヲモ言ハザルベシ。

若爾獨——然ルニ朝ノ若キハ獨リ然ラズ、其賦中ニ言ヘルアリ、曰ク、衆人ハ驚愕トシテ難處シ昔年ノ老イタルヲ歎シ、位ノ卑キヲ嗟クノミナルニ、予ガ心ハ獨

リ然ラズ、古道ヲ行フコトノ未ダ十分ナラザルヲ慮ルノミト、又神樂(唐ノ高祖ノ廟號)ハ一旅(五百人)ノ卒ヲ以テ天下ヲ取りシヲ、其ノ後世子孫ハ天下ノ廣キ

ヲ以テスラ、僅僅河北(黄河以北)ノ地、當時滹(河)北ニ歎息セリ)ノ地ヲ取ル能ハザルハ何ゾトテ、深ク之ヲ憤慨セリ。

嗚呼快——當時ノ君子ヲシテ皆衰老ヲ歎シ、卑賤ヲ嗟クノ心ヲ以テ能ク朝ガ憂フル所ノ心ト爲サシメバ、則チ唐ノ天下ハ豈ニ亂亡スルアランヤ。

然爾幸——朝幸ニ今代ニ生レテ今事ヲ見ザルガ故ニ、其ノ憂ハ此ノ如キニ止ル、若シ現今ニ在ラシメバ、其ノ憂タル更ニ其ダシキモノアラン、此ノ如キノ大事、

眼前ニ在ラズ今人ハ之ヲ憂ヘザルニ至リテハ實ニ怪訝ニ堪ヘザル所ナリ。

余行天——余レ天下ヲ周遊シテ人ニ接スルコト多キガ、若シ一人タリトモ朝ノ憂ヲ以テ憂ト爲スモノアラバ、亦同シク疏外セラレテ當ニ朝ト異ナル無カルベシ、

其ノ餘ノ光榮ナル位地ヲ占メ、飽食暖衣スル者等ニシテ一たび世ヲ憂フルノ言ヲ聞カバ、狂人ト爲サズンバ癡癡子(馬鹿者)ト爲シ、怒罵セザレバ之ヲ嘲笑セン。

嗚呼在——嗚呼、要路ニ在リテ天下ヲ憂フベキ責任ヲ有シナガラ、毫毛之ヲ顧慮セズ、又、他人ヲ禁シテ憂フルコトヲ得ザラシム、歎ズベキノ至リナラズヤ。

世皆稱——世皆稱スラク孟嘗君ハ能ク士ノ心ヲ得、故ニ以テ士ノ來リ歸スル者三千人ノ多キニ及ビ、滹(局)其ノ力ニヨリテ虎豹ノ如キ殘暴無比ナル秦ヨリ脱シ歸

ルコトヲ得タリト。

嗟乎孟——嗟乎、孟嘗君ハ特ニ鷄鳴(鷄ノ鳴ク真似)ノ上手ナル者(狗吠(小犬)ノ頭目ニ過キザルノミ、豈ニ士ヲ得タリト言フヲ得ンヤ。

不燃掘——然ラズシテ若シ能ク善士ヲ得タルナラバ、身ハ齊國ノ富強ヲ掌握スルガ故ニ、縱令ヒ一士ヲ得ルモ猶ホ南面シテ秦ヲ制禦スルヲ得ベシ、安シク鷄鳴

狗吠ノ士ノ力ヲ借ルヲ用キンヤ。

夫鷄鳴——夫レ鷄鳴狗吠ノ其ノ門下ヨリ出デシヲ見レバ、眞ノ士ノ至ラザリシヲ知ルベキナリ。

此集材一此ノ集ニ蒐
メタル文章ハ材能ト學
問ト識見トノ三ツノ學
ノ高クシテ、議論スル
所ハ世ノ教育ニモ關係
ナシトモスモノナリ、古
人立言不朽ト言ヘル
モ、是等ノ作ヲ指セシ
ナラン、葉水心(名ハ適、
字ハ正則、水心ハ其ノ
號、南宋ノ人)ノ曰ヘル
ニ、文章ハ世ノ教育ニ
關係ナクンバ工妙ナリ
ト雖モ何等ノ集ナシ
ト、人能ク此ノ集ヲ熟
讀セバ學問モ進歩シ、
識見モ進歩シ、才智モ
亦進歩スベシ。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六 (種字集)

小心文

此集材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
左氏襄二十四年傳、穆叔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如是夫、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臣亮言。元本無此三字。文還有。先帝創業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未半而中

道。論語：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表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崩殂。今天下三分。三分：吳、魏、蜀。益州疲弊。

呂向曰：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

李善曰：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延濟曰：內宮中也。

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呂延濟曰：忘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蓋追先帝之殊

蜀郡ハ爲ニ國勢衰弱シ、疲弊スルコト殊ニ甚シク洵ニ危急ナル場合ト爲ス、然レトモ君側ニ侍衛スルノ臣ハ忠勤ヲ宮中ニ勵ミ、國難ニ出征スル士ハ身ヲ忘レテ干戈ニ従事スル所以ハ、實ニ先帝ノ特殊ナル恩遇ヲ永久ニ不忘セズ、陛下ニ對シテ之ヲ報セント欲スレバナリ、是ノ故ニ陛下モ宜シク耳ヲ開キテ善言ヲ察納シ、先帝ノ遺德ヲ光大ニシ、志士ノ氣象ヲ廣メ弘クスベシ、決シテ其ノ德ヲ覆クシ、淺薄ナル嘘ヲ引用シテ道理ヲ蔽外シ、忠臣ノ諫言ヲ塞ギ止ムベカラザルナリ。

遇レ也。史記豫讓曰。遇謂以恩相接。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恢弘志士之氣。

劉良曰。恢大也。不宜妄自菲薄。李善曰。方言曰。非引喻失義。以塞忠

諫之路也。宮中府中。李周翰曰。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俱爲一體。陟罰臧否。

李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不宜異同。吳志孫皓傳。注。蕩異

公羊傳。注曰。否不也。李周翰曰。臧否善惡也。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又曰。愛憎憎也。得失也。利害害也。緩

急急也。成敗敗也。同異異也。靡縮縮也。古人之詞。寬緩不迫。又如鵬。禍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潛圖密已構。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

成此禍福。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偏私謂執情不均。侍中侍郎。後漢書百官志曰。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願

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中。引王就坐。獻帝紀。註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往來殿中。故謂之侍中。

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李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則攸之與禕。俱爲侍中也。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接蜀志。董允傳。註。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也。此皆良實。志慮忠純。

呂向

陛下公平明白ナル治道ヲ昭ニセラルベシ、
 決シテ偏私曲ニ流レテ内ノ宮中、外ハ朝廷トノ間ニ於テ其ノ法ヲ區別スベカラズ。
 侍中待^一侍中^ノ帝ノ左右ニ侍シ衆事ヲ贊導シ内侍^ハ帝左右ニ侍シ内外ノ取次ヲドスル侍^ハ郭俊之^ノ費^ハ二^ノ人皆侍中タリ、並ニ侍^ハシテ其志忠義純一ナルモノナリ、是ヲ以テ先帝ハ衆人中ヨリ簡拔シテ陛下ニ遣サレタルモノナリ、臣以爲ラク宮中ノ事ハ大小ヲ論ゼズ一切此ノ三人ニ諮詢シテ實行サレレバ、必^ニ裨益スル所アラ^ニラン。
 將軍向^ハ將軍向寵ハ性質善良ニ品行公平ニ深ク軍務ヲ知曉スル者ニシテ積年試用セラレ先帝モ之ヲ稱賛シテ能者トイヘリ、是ヲ以テ奏議ニヨリ寵ヲ擢^シテ^シ選^シト爲^シシメ臣以爲ラク軍中ノ事ハ大小トナク一切寵ニ諮詢サルンバ必^ニ陣中

曰良善也實不虚浮也純美也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益也漏猶缺落也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與元年爲中都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爾雅釋詁淑善也詩節南山篤毛傳均平也曉暢軍事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

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爾雅釋詁穆敬也書大傳穆者敬之劉良以爲士卒和美失之優

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

息痛恨於桓靈也靈用閹豎敗也桓侍中尙書陳震長史參軍蔣琬

李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尙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張鈞曰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按蜀志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入蜀爲蜀郡北部都尉建興二年入拜尙書遷尙書令又云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建興八年代張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又曰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我共贊主

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琰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

臣以爲ラク軍中ノ事ハ大小トナク一切寵ニ諮詢サルンバ必^ニ陣中

ノ士卒チンテ和睦一致
シ極者劣者各其ノ所
ヲ得セシメ、偏頗ナル
處置ナカルベシ。
親賢臣一賢臣チ前漢
ノ隆盛トナリシ所以
ニシテ、小人チ親ミ用
ニシテ臣チ疏シタルハ後
漢ノ滅亡セシ所以ナリ
リ先帝世ニ在リシ時
臣ト此ノ事ナ論ズル毎
ニ未嘗嘗テ後漢ノ桓
靈二帝ノ官官チ用キテ
竟ニ天下チ失ヒシチテ
嘆息痛恨セザルハアラ
ズ、侍中尚書ノ陳登、
長史參軍ノ蔣瓌等ハ皆
真正忠亮ニシテ節義ノ
爲ニハ生命チ惜マザ
ルノ人ナリ、願ハクハ
陛下之ヲ親ミ之ヲ信セ
バ、則チ漢室ノ興隆セ
ンコト、日チ數ヘテ待ツ
臣本布一臣ハ本來布
衣微賤ノ身ニシテ、躬
ヲ南陽ニ耕作シ、性命
ヲ亂世ノ中ニ余リシチ
名聞利達チ時ノ諸侯ニ
求メザリシニ、先帝ハ
臣ノ微賤ナル者チも顧
ミサセテ、引ズ明リニ尊
貴ノ身チ屈シテ三回迄
モ臣チ草廬ノ中ニ顧ミ

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帝以驅馳後值傾覆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

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

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呂向曰布衣庶人服也按戰國魏策唐且曰大王嘗
開布衣之怒乎說苑奉使篇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李善所引與今本
少異又呂覽下賢篇亦曰躬耕於南陽李善曰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
堯天子也善繼布衣也躬耕於南陽之鄧縣荆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
有諸葛亮宅是
劉備三顧處
必聞又孔子
曰在邦必達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
蜀志曰亮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劉備以亮有殊量乃
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李善曰劉歆七略詩曰結
構野草
起室廬
諸臣以當世之事
呂向曰當世
事謂陳匡復之義
由是感激遂許先
帝以驅馳後值傾覆
呂延濟曰遂傾覆者曹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
瑜等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按日知錄曰敗軍乃
當陽長坂之敗其言奉命則求救於江
東也通鑑注以爲文帝黃初四年事非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
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裴松之曰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
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
備始與亮相遇在敗
軍之前二年時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事謂討
賊與復事李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
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

給ヒ、當ニ施スベキ當
今ノ急務ヲ諮詢アリタ
リキ、是ニ由リテ深ク
心ニ感奮激勵シ、遂ニ
先帝ノ爲ニ馳驟奔走セ
ンコトヲ許シタリキ、
其ノ後常陽ノ長坂ノ敗
戰ニ值ヒ、大任ヲ擔ジ、
際ニ受ケ、救援ヲ異
國ニ求ムルノ命ヲ奉ジ
テ、危難ノ間ニ奔走セ
シガ、指チ摸ムルハ既
ニ廿五年ヲ經過セリ、
然ルニ先帝ハ臣ノ謹愼
モテ事ニ當ルチ知ラレ
尉御ニ方リテ臣ニ委託
モラルニ討賊興復ノ
一大事ヲ以テセラレタ
リキ、
受命以ヨリ此ノ大命ヲ
受ケテヨリ以來、夙夜
（朝ハ早ク起キ、夜ハホ
ソク寐ルコト）不遑シ、
委託サレシ事ノ實績ヲ
顯ハスチ得ズシテ先帝
ノ聰明ヲ傷ランコトヲ
恐レ、是ニ由リテ建安
十九年五月自ラ兵ヲ率
キテ南方邁水ヲ渡リ、
深ク五穀登ラザルノ地
ニ迄入リタリシガ、
今ハ南方既ニ平定シ、甲
兵（ヨロヒ）ハモ、モ
其備セシテ以テ、此ヨ
リ當ニ三軍（諸侯ノ軍

貞之節繼
之以死也。受命以來。命謂顧託之命。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

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九年劉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註云。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

朱提至犍道入江。在今雋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深入不毛。羊宜十

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今南方已定。甲

兵已足。當師獎三軍。李善曰。獎勸也。北定中原。中原謂魏也。庶竭駑

鈍。攘除姦凶。李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劉良曰。駑鈍馬。亮自此也。姦凶謂曹不也。興復漢

室。還於舊都。漢所都。相則謀存社稷。將則開拓境土。而亮兼之。故云職分也。此

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語音艾

修之。而後王斟酌焉。註斟酌。酌行也。論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

語爲政篇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也。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

靈。若無興德之言。則元本無此七字。文選有楊升庵曰。孔明出師表今世

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李善曰。劉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

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誤矣。孫志祖云。然則三國志有此六字。而文選本

チイフテ獎(軍隊ヲ勳
メ勵マスコト)ト幸キ
テ北ノ方中原(魏)ヲ謂
フテ平定スベキナリ
願ハクハ魯勢才ヲ盡
シ彼ノ疲困ナル實不
謀仗ヲ再ニ漢室ト興
テ舊都ノ長安ニ還サ
コトナリ此レ則チ臣ノ
先帝ニ對シテ極力ノ萬
一ヲ報イ、陛下ニ對シ
テハ忠義ナル所ノ職分
至於此一善道ヲ斟酌
シテ害ヲ損シ利ヲ益ス
又ハ進ンテ忠言ヲ盡ス
ニ至リテハ、朝仗之、賈
稷、董允等ノ任ナリ、願
クハ陛下ハ臣ニ託スル
ニ賊ヲ討ズルノ事ヲ以
テセヨ、若シ其効ナク
ンバ臣子適當ノ罪ニ處
分シ先帝ノ神靈ニ告ガ
ラシヨ、若シ德ヲ興ス
ベキ善言ヲ進メズンバ
仗之、維允等ヲ責メテ
職務ニ疏慢ナル罪ヲ彰
ハサシヨ、陛下モ亦宜
シク自ラ勤考シ善道ヲ
香取(ハカリトフ)シ雅
言(正シキ言)ヲ聞キ入
レ深ク先帝ノ遺詔ヲ追
ヒ之ヲ實行セラシメ
トナシ、臣ハ鴻恩ヲ受ケ
テ感激ノ至リニ堪ヘズ

缺也。今文選本有此六字者。後人所加。升庵乃以爲文選有。而他本缺乎。又案蜀志武侯傳亦無此六字董允傳有之。
黃攸之、禕、允等之

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
載周愛咨諏毛長曰訪

問於善爲 察納雅言。語曰子所雅言 深追先帝遺詔。都賦曰奉先帝

而追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

不勝受恩之重內感於懷今當 遠別悲傷失次故不知所云。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墨之是非天運曰天下大駭儒墨皆起知北遊曰若儒

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此皆以儒墨對言公蓋本此借墨以表佛攸唐封演聞見記其後學

道學儒學墨諸家分門各爲一教秦黃校註云此所云墨師指佛氏言指佛爲墨與此一列

亦足以相證焉四庫全書總目曰墨子十五卷舊本題宋墨翟撰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

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行儒名以佛爲墨蓋得其真

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長楊賦註引國語賈註校考也。可以與之

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文暢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

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揚子法言修身篇或問人有倚孔子之黜黜鄭衛

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貊則引之倚門

今遂ク陸下キ庭ナルニ當リ、此表文字草スルベキ所ヲ知ラザル也。人固有セシ世ノ優者ノ名義ヲ標榜シテ優者ノ行ヲ爲スモノアリ、其ノ名義ハ善シト雖モ、其ノ行ニ至リテハ大ニ非ナリ、士君子ノシテ是ノ如キ徒ト交遊シテ可ナルカ、又標榜ノ名義ヲ標榜シテ優者ノ行ヲ爲スモノアリ、其ノ名義ハ非ナリト雖モ、其ノ行ニ至リテハ嘉ニスベシ、士君子ノシテ是ノ如キ徒ト交遊シテ可ナルカ、昔揚雄ハ曰ヘラク、孔子ノ門牆ニ在リテ是ノ如キコトヲ爲ス者ハ之ヲ斥ケ、夷狄ノ者ナレバ之ヲ進メテ教フト、吾ニ至論ト謂フベシ、吾レハ之ヲ取リテ法則ト爲スナリ。

浮屠師一浮屠師二僧ノ文暢ナル者文章ヲ喜ミ其天下ニ周遊スルハ必ズ緇紳一貴顯二先生三詠セシコトヲ以テス、貞元十九年ノ春、將ニ東南ノ方ニ起カントス

牆則塵之。註吳秘曰。門謂孔子之門。宗成曰。塵去也。在門牆則塵之。驗儒名者。在夷狄則進之。驗墨名者。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文公取文暢止以其人言文章。其周遊天下。莊子天下篇。凡有行必請於緇紳先生。禮樂者鄒魯之士。緇紳先生。多以此周行天下。能明以以求詠歌其所志。詩序。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請公爲之序也。請字句。與結末余既重柳請相呼應。解其裝。裝。裝也。史記陸賈傳。囊中裝。得所敍詩累百餘篇。敍。敍詩謂敍及詩也。本集所下有得字。詞義最明。此本無得字。或曰。所猶可也。後漢書竇憲傳。燕然山銘。茲所謂一勞而久逸。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詩。羔民爲民之秉彝。故好此懿。德文物。左傳。桓二年。傳。文物記之。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

柳宗元之レガ爲ニ予ニ
 請フニ序文ヲ以テセリ
 予乃チ其ノ行季チ
 解キ從來獲ル所ノ者チ
 驗スルニ敬文詩歌百
 有餘篇チ得タリ爲ク
 文辭チ好ム者ニアラズ
 ンバ何ゾ能クヤ唯ノ如キ
 コトチ得ンヤ唯ノ惜
 ムラクハ篇中ノ詩文チ
 驗スルニ迄モ聖人ノ大
 道チ之ニ告グ者ナクシ
 テ皆佛家ノ說チ擧ゲテ
 之レニ贈ルコトチ
 夫文暢一夫レ文暢ハ
 僧ナリ故ニ若シ佛者
 ノ說チ聞カント欲セバ
 宜シク其節ニ就イテ之
 チ問フベシ何ガ故ニ
 儒教チ奉ズル者ニ就イ
 テ好ンテ教チ請フコト
 チ爲サンヤ彼レ必ズ
 吾ガ儒教ノ君臣父子
 ノ美ナル關係ノ文物制
 度禮樂等ノ盛ナルヲ見
 テ其心中深ク之ヲ慕フ
 アルモ佛教ノ戒法極
 メテ嚴ナルガ爲メ儒
 道ニ入ル能ハズ已ム
 チ得ズシテ其ノ說チ聞
 カナシミ吾ガ徒ニア
 ラザルチキチ請フニ
 是ノ故ニ吾ガ徒タル者
 ハ宜シク堯舜二帝ノ禹

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日月星辰之行

鬼神之所以幽。莊子天運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禮記樂記幽則有鬼神。

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此一段最高。韓文公送文暢師序

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與僧當爲予言。予不當爲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易蒙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民之初

生。陸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

宮居。禮記禮運後聖有作。然後爲臺榭宮室廡戶。而粒食。書益稷烝民乃粒。鄭註

尊尊。禮記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養養。而死者藏。孟子養生喪死禮

也。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樂刑政其極一也。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學記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

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

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

此一段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卽是原道

運文武ノ道日月星辰ノ
 運行及ビ天地ノ新ノ如
 グ顯著ナル所以、鬼神
 ノ幽冥ナル所以、人物
 ノ蕃育所以、江河ノ流
 ルル所以ヲ以テ之ニ告
 グベシ、佛教ノ説テ以
 テ之ニ告グベカラザル
 ナリ。
 民之初ノ人類ノ初メ
 テ生ズルニ方リテ、
 固ヨリ禽獸或欲ト異
 ルナシ、聖人ナル者立
 テテ天下ヲ治メ、然ル
 後宮室ニ住シ、米穀ヲ
 食シ、親ヲ親トシテ之
 レニ事ヘ、尊ヲ尊トシ
 テ之ヲ敬シ、生者ハ養
 育シ、死者ハ埋葬スル
 ナ知ルニ至レリ、是ノ
 故ニ道トシテハ仁義ヨ
 リ大ナルハナク、教ト
 シテハ禮樂刑政ヨリ正
 シキハナシ、此ノ道ヲ
 以テ天下ニ極セバ萬物
 皆其ノ宜シキヲ得、之
 レヲ以テ一身ニ備フレ
 バ身輕安穩ニシテ意氣
 和平ナリ。
 竊以是レ一説ハ是ノ道
 ヲ以テ舜ニ傳ヘ、舜ハ
 是ノ道ヲ以テ禹ニ傳
 ヘ、禹ハ湯ニ、湯ハ文
 王武王ニ、文王武王ハ
 周公孔子ニ傳ヘタリ、

中議論。無一語相似。此
 韓文之所以爲奇特也。夫鳥俛而啄。莊子養生主澤雉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仰而四顧。夫

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莊子山木。夫豐狐文豹棲於山 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畏居。戒也。

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

以生死。史記孔子世家。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按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

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

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教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此一段尤

切近人情。 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無聖人之道。則人之類滅久矣。與禽獸何異。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

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

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節是 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見得文公所以與文暢者。只

柳子厚墓誌銘

韓文公

韓諱曰。公元和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始自袁州召還。此誌作於袁州。公之
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祭子厚文曰。退之承命。收宜陽勳石。垂
後。屬于伊人。其後序其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
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

之不善焉ニ違フテ中國ノ人皆世世遵守シ敬テ失墜セズ然ルニ後ノ浮屠ノ教ナルモノハ何人方之ヲ創メ何人方之ヲ傳ヘタルヤ即チ釋迦ノ教義ニシテ西土ヨリ傳來セシモノノ外ナラズ固ヨリ我ガ聖人ノ道ト異ナラナリ夫鳥俄一豎ゾ彼ノ鳥ヲ見ザルヤ俯シテ啄ムニ方リテモ俯シテ啄チ舉ゲテ四方ヲ顧ミ默類ノ深ク穴居シテ時ヲ見テ簡出(時時外ニ出ヅルコト)スルハ何ゾヤ外物ノ已レテ害スルヲ懼ルレバナリ夫レ是ノ如ク意ヲ用フルモ猶亦且ツ害ヲ免ブルコトヲ得ズ要スルニ窮者ノ肉ハ強者ノ食タルバナリ今吾レト文息トハ此ノ天地間ニ悠悠トシテ喫飯シ、優遊ハ自得スル一ニ生死ハ、彼ノ貪欲ト異ナラズ、畢竟何故ナルヤ其ノ由リ來ル所ヲ思ハザルベカラズ、是レ豈ニ聖人ノ教ヲ垂レタル結果ニ外ナラザルナ

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爲然凡子厚之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夢得與子厚俱以文推及誌其冀夢得則屬于公而不取當公之文在當時爲儕輩所服如此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魏書高祖孝文帝紀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

爲氏舊史柳宗元傳柳宗元字子厚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舊史

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傳曰曾伯祖奭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

高祖朝宰相皇考之稱至明英宗時始著爲禁令公此稱本諸禮經李翱集中亦有皇祖實錄

一篇歐陽公隴岡阡表亦曰惟我皇考崇公皆有所依據而言非可以僭越論也諱鎮

以事母棄太常博士博士鎮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從之求爲

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左衛率府兵曹佐郭子儀湖方府三選殿

中侍御史以事劾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

資參貶夔州司馬樊汝霖曰宗元作先友記鎮所厚者六十六子厚少

與游皆當世名人人且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

夫不知一夫レ知ラザルハ既ニ知リテ罪ニアラズ、既ニ知リテ甚シキ者ナリ、從來學テ所ノ故道ヲ悦ビテ新ナナル聖人ノ道ニ即ク能ハザル者ハ其ノ志ノ薄弱ナルナリ、又聖人ノ大道ヲ知リテ人ニ告グザルハ不仁ニシテ、告グザルハ不眞實ノ事ヲ以テセザルハ不信ナリ、余既重シ余レ柳子厚ノ請求ヲ重シ、又文編ノ文辭ヲ嘉シ、是ニ於テ方之ヲ言フ、子厚諱一子厚諱ハ宗元、七世ノ祖陸ハ拓跋氏ノ後魏ノ侍中トナリ、濟陰公ニ封セラル、曾祖交ノ兄爽ハ唐朝ノ宰相トナリ、祖陸長韓、環等ト俱ニ罪チ則天武后ニ得テ高宗ノ時代ニ死セリ、是考公ノ鎮ハ性至孝ニシテ母ニ孝養セシガ爲メニ太常博士ニ遷テ母ノ居ル所ノ江南ニ縣令ト爲ルチ求メタリ、子厚威權アル貴人ニ語スル能ハザルチ以テ御史ノ官ヲ奪ハシツガ、其ノ後貴人死シテ、乃チ復々侍御史

字

舊史曰宗元少聰慧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爲侔、精裁密緻、藻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孫汝聽曰、貞元十四年中、此科以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樊汝霖曰、貞元九年登第、年二十一、德宗問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資參者邪、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博學宏辭、唐書選舉志曰、選未滿而試文三篇曰宏辭、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

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事者得罪、例出爲

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王叔文章執誼、用事、尤奇特、宗元與監察呂溫密

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尙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爲召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通鑑、德宗貞元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嬖侍太子、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宗元時爲監察御史、順宗永貞元年八月、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憲宗卽位、貶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爲邵州刺史、朝議謂王叔文之黨、外郎出爲刺史、死之、居閑益自刻苦、莊子刻司馬云、刻削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也、峻其意也、

ニ拜セラレ、固毅正直
 評ヲ取レリ、俱ニ交
 際セシ所ノ人ハ皆當代
 ノ名流ノミナリキ。
 子厚少シテ厚ハ少年
 ノ時ヨリ精敏敏慧ニシ
 テ事物ニ通達セザルナ
 グ、其ノ父ノ生時ハ猶
 ホ少年ナリシト雖モ、
 已ニ成人ノ狀アリテ能
 ノ進士ニ及第シ、嶺南
 (山ノ尖リテ説キ銀ト
 シテ頭角(カシラ)ヲ衆
 人中ニ見ハセリ、衆皆
 謂フ柳氏ハ良子ヲ得タ
 リト。
 其後以テ一試ノ科ヲ博
 學宏辭(其ノ後子博
 學宏辭)試論ノ科目ノ
 名ニ合格シ、集賢殿ノ
 正字ヲ授ケラレタリ、
 性後傑ニシテ靡靡(カ
 ドアリテ勇氣ノスグレ
 タルコト)ニシテ人ト
 議論スル毎ニ、古今ノ
 事實ヲ證據トシ、經書歴
 史及ビ百家ノ書ヲ引用
 シ、辯論ノ決リナクハ
 不宛モ疾風ヲ發スル如
 シ、故チ以テ多クハ常
 ニ座中ノ人ヲ屈服セシ
 メタリキ、名聲爲ニ大
 ヒニ振ヒ、一時ノ人皆
 慕フテ之レト交際シ、
 公卿及ビ要人(權要ノ
 地ニ在ル人)爭フテ自

於山水間。謂永州諸記。舊史曰：既罹竄逐，涉履巖嶮，崎嶇垣厄，蘊騷人之鬱悒，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爲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爲之悽側。新史曰：宗元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垣厄感鬱。

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謂舊史曰：元和十年，例移爲柳州刺史。通鑑曰：元和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誅，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乙酉，皆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

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謂舊史曰：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

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

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止餘並節去。此再敘前事，遞禹錫

言泉貨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廓，遂買本錢一千，加子七百。

謂舊史曰：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

謂舊史曰：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

己ノ門下ヨリ推薦セシ
トシ、口ヲ交ヘテ薦察
シテ措カザレキ。
貞元十一年、貞元十九年
ニ差テ入リ、貞元十九年
ヨリ轉シテ監察御史ニ
拜セラレ、順宗位ニ即
クヤ、禮部省ノ員外郎
ニ拜セラレシガ、之ヲ
推薦セシ王叔文等ノ罪
ヲ得シガ爲メ目セラル
ニ同類ヲ以テシ、召州
ノ刺史ト爲リ、赴任ノ
途ニ於テ又永州ノ司馬
ニ改セラレタリ、既ニ
閑散ノ身ト爲リ、テヨリ
益々刻苦勉勵シ、書籍
ノ記誦博覧ヲ是レ事ト
シ、文章ヲ作爲スルニ
學問ノ廣キコト猶ホノ
汎濫(ホノハヒホコルホ
ト)シテ四方ニ横溢シ、
又ハ水滸ヲナシテ俾蓋
(水ノ深クタマルコト)
スルゴトク、其ノ深博
ナル殆ド涯涘(ホノハ
テ)ナシ、而シテ暇ア
レバ山ニ登リ水ニ臨ミ
テ其ノ情ヲ肆ニセリ。
元和甲子、元和甲管テ
例ニヨリテ召サレテ京
師ニ至リ、又倍ニ出サ
レテ刺史トナリ、子厚
ハ柳州ノ刺史ト爲ルコ

本 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

舊史曰。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

郡蠻方西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吾於禹錫爲執友。胡忍

見其若是。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喪。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

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范滂將就誅。與母

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履齋示兒編曰。母可稱大人。前漢淮陽王欽傳。舅張博云。王遇大人益憐是也。又范滂稱母爲大人。且萬無母子

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

以夢得事白上者。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

不悅。復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劉禹錫有母年八十餘。今播州西南極遠。

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則與此子爲死別。臣恐傷陛下孝

治之風。乃改授連州刺史。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詩曰。時危見

臣節。世亂識忠良。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

大言也。玉篇。詡。大語也。廣雅。釋詁。詡。大也。漢書。張敞傳。詡。孟康曰。北方人謂媚好爲詡。

强咲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

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

ト子得ルコト得マ
 リ、既ニ任地ニ至ルヤ
 嘆シテ曰ク、是ノ地ト
 雖モ、政チ爲スニ足ル
 ト、乃チ其ノ地ノ風俗
 習慣ニ從ヒテ教育禁
 チ設ケタリシニ州人皆
 之レニ順ヒ且ツ信賴
 ヲリ、此ノ州ノ俗ニ男女
 チ抵當トシテ錢チ借ル
 コトアリ、其ノ初メ借
 束スラカ期限ニ至リ借
 財チ返還セズ本(子
 ハ利息本、元金)同額
 ニ達スル時ハ之ヲ没收
 シテ男ハ奴トシ女ハ婢
 トスト、子厚爲ニ方計
 チ設ケ一切其ノ負債チ
 辨償シテ家ニ歸ラシ
 メ、其ノ資ニシテ資力
 ノ如何トモスル能ハザ
 ル者ノ爲メニハ、其者
 ノ勞働ノ日備チ糶簿ニ
 記載セシメ、日備チ實
 金ト借財ト同額ナル
 其ノ實物、即チ男女ノ
 抵當チ返還セシムル
 トトナセリ、親家使モ
 其ノ法チ他州ニ施行セ
 シニ一歲チ經過シテ頃
 免レテ家ニ歸リシ者殆
 ド千人ノ多キニ達セリ
 ト云フ、以上ハ政務ニ
 達セルコトヲ見ハ政務ニ
 リ、衡山湘水以南ノ士

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反目、不畜。若不相識落陷罪不一引

手救反擠之莊子人間世其君因其修以擠之說文擠排也一日推也。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

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

亦可以少愧矣子厚案前時少年勇於爲人陳少章云爲當讀子僞反鄭康成詩

箋云爲猶助也史言王叔文密結柳劉諸人定爲死交勇於爲人即言子厚黨助叔文而微其辭也按論語述而夫子爲衛君乎鄭註云爲猶助也不自貴重

顧藉陳少章云顧藉之義與顧惜同公上留守相公啓云無一个顧藉心是也或以二字屬下非沈德潛云顧藉句安溪相公會辨之公又嘗上鄭相公啓云無一

个顧藉心可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子厚黨附王休王叔文得罪貶永州司馬既退

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陳少章云八司馬初貶有永不量移之命後八人中惟程异以大臣李巽力薦

復得進用位登宰輔可謂有鉅力推挽矣然物望素輕爰於相位旋即身名俱滅視子厚之

以文章傳世百世不磨者所得孰多耶异先子厚卒當韓誌柳墓時正兩人蓋棺論定之日

故誌中云云似專爲异而發也太史公有言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記惟偶儻非常之人稱焉韓子之軒輊柳程猶斯志也故卒死於窮裔

子厚終于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楊萬里揮塵錄唐高宗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

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

ニシテ進士ノ試ニ應ゼ
 ント欲スル者ハ試ニ應
 ニ師事シ、子厚ノ口講
 (口ツカヲ講説スルコ
 ト)指畫(指ひ)チ得テ
 文詞ヲ爲ル者皆法度ノ
 整然トシテ觀ルベキモ
 ノアリ。以上ハ教授ノ
 巧ナルヲ見ハスナリ。
 其名至一元和年中召サ
 レテ京師ニ至リ復テ出
 サレテ柳州ノ刺史トナ
 ルヤ、中山ノ人劉夢得
 字ハ萬錫モ既諱ノ一人
 ナリ、夢得ハ柳州ノ刺
 吏タルベカリシガ、子
 厚ハ之ヲ聞イテ流涕シ
 テ曰ク、播州ノ地タル
 僻遠ニシテ氣候不良ナル
 地タリ、普通人ノ居
 ラルベキ所ニアラズ、
 而ルニ夢得ノ老母ハ今
 尙ホ健康ニシテ家ニ在
 リ、吾ハ夢得ノ此ノ窮
 蹙ニ處シテ、其ノ大人
 (此處ニテハ母親ヲ指
 ス)ニ事實ヲ言明スル
 ナリ得ザルノ困チ見ル
 ニ忍ビズ、且少萬萬者
 親チ奉ジテ任地ニ赴ク
 チ得ベキ道運ナシ、吾
 レ將ニ朝廷ニ上書シ自
 己ノ任地ヲ以テ播州ニ
 易ヘンコトヲ願フナント
 ス、若シ天子ノ怒ハナ

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關應無和 知有氣力且必復用不窮
 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
 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此三節議論有斷制有回斡有馳驟意氣 激昂光彩燦爛一節高一節文章之妙如
 此寧幾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
 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
 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
 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
 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舊史曰觀察使 裴行立爲營護其喪
 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議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舊史曰觀察使 裴行立爲營護其喪 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
 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
 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舊史曰能改齋漫錄 江西人以能幹運

レ、更ニ重誼ヲ得ル
 モ、友誼ノ爲メニハ容
 毛根ハ所ニアラズト、
 其ノ後ヲ得得ノ事ヲ以
 テ帝ニ哀訴セシモノア
 リテ、夢得ハ故メテ進
 州ノ刺史タルコトヲ得
 嗚呼士——嗚呼士ハ困
 窮シテ乃チ節義ヲ見ル
 コトヲ得ルモノナリ、
 今夫レ平生村里、巷市
 ノ間ニ於テ相與ニ慕ヒ
 相敬シ酒食遊戯スル時ニ
 相敬シ(吹ヒ寄ク)逐(出
 向ク)シ、誦詠トシテ頌
 ビ好シシテ無理ニモ笑
 ヒ語リ、互ニ歡ヲ取リ
 テ舉下、手ヲ握リテ
 膝摩肝感マテモ吐露シ
 テ打解クテ示シ合ヒ、
 太陽ヲ指シテ誓フテ立
 テ、生モ死モ決シテ相
 俱ニ背カザルヲ約束ス
 ルナド、異ニ信トベキ
 モノノ如クナルモ、一
 朝些少ノ利害ニシテ出
 ニモ變ノ如キモノニ出
 遇ヘバ、急ニ眼ヲ反シ
 合ヒテ、容モ交際ナキ者
 ノ如ク、縱令ヒ其人ノ
 陷罪(落シ)ニ落ツル
 アルモ、一度モ手ヲ引
 キテ之ヲ救助セザルノ
 ミナラズ、反ツテ又一

者爲作經紀唐已有此語藤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藤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陶宗儀輟耕錄今人以善能營生者爲經紀亦引藤王元嬰及柳子厚墓誌爲證云自庶幾有始終者銘曰唐已有此言

是惟子厚之室詩葛生篇歸于宮夾我墓漢書劉向奏王氏墳在濟南者樹皆交柯連葉上高出屋既固既安里子言後世當有天子之以利其嗣人

宮夾我墓漢書劉向奏王氏墳在濟南者樹皆交柯連葉上高出屋有立石起柳之象袁安傳及三國志管輅之言皆言風水之始也

熊朋來經說吉甫於崧高用申伯字凡十四於蒸民用仲山甫字凡十二韓退之柳子厚銘用子厚字凡十九北山詩十二或字所以南山詩五十二或字皆以經爲例四庫全書提要卷一百九十六載明王行墓銘舉例曰墓誌之興或云宋顏延之或云晉王戎或云魏繆襲或云漢杜子夏其源不可詳考由齊梁以至隋唐諸家文集傳者頗多然其詞皆駢偶不爲典要惟韓愈始以史法作之後之文士率祖其體故是編所述以愈爲始按謝氏所輯主議論體如墓誌一類固爲其所闕如雖然其僅錄韓愈文一篇餘子不與其意亦猶是歟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四庫全書總目曰次山集十二卷唐元結撰結性不諧俗頗近於古之狂然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文章憂愛自異變俳偶綺靡之習晁公武謂其文如古鐘馨不諧俗耳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蓋唐文在韓愈以前毅然自爲者自結始亦可謂耿介拔俗之姿矣又曰毘陵集二十卷唐獨孤及撰考唐自貞觀以後文士皆沿六朝之體經開元天寶詩格大變而文格猶舊規元結與及始奮起掃除肅頌士季華左右之其後韓柳繼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極盛斷靡爲撰數子實居首功

層の子穴ノ中ニ推シ入
 如キ果斷ヲ爲サザルハ
 ナシ、此ノ如キ行爲ハ
 奮闘若シクハ野蠻狀
 ノ人ナリトモ猶ホ爲ス
 人忍ビザル所ナルニ
 其ノ人等ハ自ら善良ノ
 方法ヲ行ヘリト爲シ、
 得得タルナリ、子厚ノ
 高義ヲ聞カバ、少シク愧
 デテ可ナルベシ。
 子厚前ノ子厚ハ少年
 ノ時義氣ニ富ミテ人ノ
 爲メニスルニ勇、自
 ニ才重シ、又ハ愛惜
 セズ、功名事業ハ立テ
 ドコロニ成就スベシト
 思ヘリ、故ニ王叔文等
 ニ連坐シテ廢退セラレ
 たり、既ニ退ケラレシ
 トモ、又相知ノ人ニシ
 テ氣鬱鬱力アリテ位地
 アル者ノ推挽（推ハ後
 ヲリ推ス、挽ハ前ヨリ
 ヒク）スル者ナシ、是
 チ以テ卒ニ歸還ノ地ニ
 客死シ、材能モ世ノ用
 トナラズ、得ル所ノ道
 ノ當時ニ行フコトヲ得
 ギリシナリ、若シ子厚
 チテテ御史臺、禮部省
 ニ在ル時ヨリ身ヲ持ツ
 コト彼ノ永州ノ司馬、
 柳州ノ刺史ノ時ノ如ク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

史稱本姓唐母阿氏德、子於軋犖山、因名軋犖山、母再

適安氏故冒其姓、舊史稱突厥

呼聞戰爲軋犖山、遂以名之。

陷洛陽。

新史玄宗紀天寶十四載
 冬祿山反十二月丁酉陷東京明年陷

長安

玄宗紀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

天子幸蜀

唐明皇

太子卽位於靈武

命于父而自立與篡位同、玄宗紀十五載六月庚辰次蜀郡八月癸巳皇太子卽皇帝

位于靈武以聞肅宗紀十五載玄宗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玄宗許之遣

壽王瑁及內侍高力士諭太子太子乃還七月辛酉至于靈武

王戌裴冕等請皇太子卽皇帝位甲子卽皇帝位于靈武

翔 太子立則稱皇帝、肅宗紀肅宗卽位改元至德、二

紀至德二載李光弼及安慶緒之衆戰于太原敗之九月癸卯復京師慶緒奔于陝郡十月

壬子復東京慶緒奔于河北代宗紀至德二載率大軍以東安慶緒遣其將嚴莊拒于陝州

代宗及子儀嗣業戰陝西大敗

上皇還京師 皇帝曰上皇天帝大赦十月癸亥遣

太子太師韋見素迎上皇天帝于蜀郡十二月丙午上皇天帝至自蜀郡日知錄曰秦始皇

本紀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號猶曰太王也漢則以爲生號而後代並因

之於戲前代帝王有德有盛德大業刻之金石者必見於歌頌

文章軌範卷六 大唐中興頌序

ナラシメバ、自然付退セラルルコトナカレバ、
引キ擧グルアレバ、必然再々用キラレテ窮困ハセザルベキニ、然レドモ更ニ一方ヨリ之ヲ言ヘバ子厚付退セラルルコト久シカラズ、困窮スルコト極點ニ達セズンバ、其ノ天性ハ人ニ卓絶スルアリトモ、學問文章等ニ尚ツテハ必ズ勉勵シテ後世ニ迄モ傳ハルテ保護サルル程トナリシヤ否ヤ疑ナキ能ハザルナリ、故ニ子厚ノ希望通り其ノ生在中一時大將トナリ宰相トナリテ、世ニ顯榮ナルヲ得ルモ、彼ノ高位高官ヲ以テ此ノ永久マテノ盛名ニ易フハ孰レカ利益ナシヤ、苟クモ不利益ナシヤ、苟クモ道理ヲ解スル者ハ必ず之ヲ辨知スベキナリ、子厚以テ子厚ハ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ヲ以テ卒セリ、年四十七、翌年七月柳州ヨリ兩年ノ墓側ニ歸葬セリ、子厚ニハ男子二人アリ

補註 肅宗紀贊曰。天寶之亂。大盜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時。肅宗以皇太子。治兵討賊。與得其職矣。然以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紀綱未壞。孰與天寶之際。而僖宗在蜀。諸鎮之兵。亂合戮力。遂破黃巢。而復京師。由是言之。肅宗雖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賊矣。○容齋五筆曰。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還居。與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快快而終。其不孝之惡。上通於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云。武王勝殷。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獄。既言重。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鵑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顏魯公請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以為彼知肅宗有愧。於是也。黃魯直題磨崖碑。尤為深切。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局眷還京師。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瑤詞。所以揭表肅宗之罪極矣。

書箕子廟碑陰

柳柳州

補註 本集作箕子碑。此篇元本係節錄。今從全文釋之。○箕子。史記宋世家。箕子紂之親戚也。按馬鄭王說。并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是也。服虔以為紂之諸兄。蓋誤。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以蒙大難。文王以之。箕子文王其事相似。故此因而用之。二曰法授聖。作洪範。三曰化及民。化朝饒。殷有仁人。故此因而用之。一曰箕子。補註 論語。微子篇。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補註 孟子。盡心。未聞君子之大道。悖。

長子周六ト曰ヒ始メテ
 四歲ヲテ周七ト曰フ
 子厚死シテ後生レタ
 リ、女子ハ二人アリ皆
 幼少ナリ、其ノ歸葬ノ
 費用ハ一切親族徒費行
 立ヨリ立テタリ、行立
 ハ簡樸氣概アツルニ立
 テ然語分ク許スコトハ
 子董ゾ、子厚ト深厚
 アリ、子厚モ亦此ノ厚
 ノ爲ニハ盡ス所アリ、
 此ノ關係ヨリシテ其ノ
 カニテ歸葬ヲ得タルナ
 リ、子厚ヲ萬年歸ニ歸
 葬セシハ妻ノ兄弟等ノ慮
 違ナル者ニシテ、違ハ
 深耶ノ人ナリ、其ノ性
 質ハ謹儼ニシテ學ヲ好
 シテ倦マズ、子厚ノ斥
 ケラレシヨリ後、違モ
 亦之レニ從ヒテ家ヲ構
 ヘ、死スル迄モ去ラザ
 リキ、既ニ萬年歸ニ起
 キテ子厚ヲ葬リ、又引
 還シテ其ノ家ヲ、始メ
 (室ヲ)モントス、始メ
 アリ終リアル人ト謂フ
 ベシ、銘ニ曰ク、
 是惟子厚ノ墓ナリ、
 厚ノ室ナリ、此ノ如ク
 堅牢ニ築造シタルレバ、
 其ノ安全ナルハ言フ迄
 モナシ、子厚ノ在時ハ
 志ヲ當世ニ得ザリシト

亂天威之動。德多方。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不能戒。聖人之言。無

所用。比于。進死以併命。誠仁矣。韓汝霖曰。謂比于。無益吾祀。故不

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韓汝霖曰。謂微子。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三

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明且哲以保其身。與之俯仰。

淮南原道。與道浮沈。晦是謨範。辱於囚奴。孫汝聽曰。書。囚奴。正士。正士。即謂箕子也。昏

而無邪。隕而不息。謂明不息。易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

鄭玄曰。夷傷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

乃出大法。是謨範。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洪範夫乃錫禹洪範九疇

所敘。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

朝鮮。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史記宋世家。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推道訓

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漢書地理志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粳豆可貴。哉。仁賢之化也。惟德無陋。一句謂箕子。言既推道訓俗。故其德。陋以見其始之辱於囚奴。不足道也。惟人無遠。一句

降モ、庶幾ハケハ後世
 子孫ニ列スルアラン
 天寶十一年、唐ノ玄宗ノ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叛
 シテ洛陽ヲ陷レ、翌年長
 安ヲ陥レルガ故ニ、字
 宗ハ對ニ出奔シ、太子
 ハ靈武ノ地ニ於テ即位
 セリ、(是レテ肅宗ト爲
 ス)其ノ翌年肅宗ハ軍
 チ鳳翔ニ移シ、同年洛
 陽長安ノ二京ヲ回復シ、
 上皇(玄宗)モ京師ニ還
 ルコトヲ得タリ、嗚呼
 前代ノ帝王ニシテ苟ク
 モ盛徳大業ヲ建ツル者
 ハ必ズ歎頌ニ見ハル者
 ナルガ、今日此大業ヲ
 歎頌シテ之ヲ金石ニ刻
 シ千古ニ傳アル若キハ
 文學ニ達スル者ニアラ
 ズ、誰方之ヲ爲ルチ
 得ンヤ、聊方信ズル所
 アリテ此頌ヲ作レリ、
 凡大人ノ
 爲スベキ道ニ三アリ、
 一ニ曰ク正道ヲ以テ大
 經ヲ冒シ進ム、二ニ曰
 ク治國ノ大法ヲ編ミテ
 後ノ聖人ニ授ケ、三ニ
 曰ク教化ヲ人民ニ及ボ
 スコト、此レナリ、
 殷有仁、肯、殷ニ仁
 者アリ其ノ名ヲ箕子ト

謂民言無以遠而不化也。化及民也。率是大道。

謂大道承大人之道有三。率者漢書宣帝紀率常在下杜注云率者總計之言也

此則率總同義言總是三大道聚之一身也。又攷詩思文篇常命率育傳曰率用也率是大道用是大道也最覺直截。

聚于厥躬。天地變化。

謂此謂殷周變革時承大道悖亂句

易坤文言。天地變化。草木蕃。與此異義。

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序。當

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

謂左氏昭十八年傳是昆吾稔之日也。註云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

而自斃。武庚念國以圖存國

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

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

謂孫汝聽曰汲郡今衛州。紂故鄉也。

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

謂應用廣殷祀後漢書東夷傳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後四十餘世

至朝鮮侯。夷民其蘇。

謂蘇字本君來其蘇

憲憲大人。顯晦不渝。

謂禮記檀弓篇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

以身之顯晦。不渝其德也。

應天地變化。我得其正。

聖人之仁。道合隆污。

謂應維

失道道隆則從而污。

明哲在躬。不陋爲奴。

謂德無陋

行讓居禮。

謂老子

具備シテ世ニ立チシ人ナリキ、故ニ孔子ハ六經ノ趣旨ヲ論述セラハルニ方リテ、尤モ殷勳ニ其ノ事ヲ説明セラレタリキ。
 當對之——對ノ時代ニ當リテ大道ハ壞レ亂レ上天ノ勢職モ其暴虐ヲ戒ム能ハズ、是ノ時比干、微子、箕子ノ三人アリテ之ヲ苦諫セシモ毫モ之ヲ用キズ、是ニ於テ彼ノ比干ハ以爲ヘラク擊口死ストモ國家ノ命運ト共ニセント、飽マテ諫言シテ遂ニ諫殺セラレタリ、其行爲ヲ誠ニ仁也ト謂フベシ、微子ニ至リテハ殷ノ祀リチ存スル上ニ其ノ意ヲ致シ、敢テ身ヲ殺スコトヲ爲サズ、祭器ヲ抱キテ身ヲ他國ニ委ダシ、以テ殷ノ祀リチ存シタリ、其ノ行爲ヲ亦仁ト謂フベシ、箕子ハ以爲ヘラク此ノ身ノ存スル以上ノ國家ヲ維持コソスレ、其ノ滅亡ニ關係セシ如ク見ラルルハ忍ビザル所ナリト、是ヲ以テ前者ノ三遺チ身ニ行ヒ、明哲(明哲)

大滿若沖、沖或作行、非魏郡賦。不盈稱孤。謂南面稱孤而不自滿。假也。此與不陋爲奴對文。高帝德沖矣。註字書曰：沖虛也。而無危。高而不危。卑不可踰。可險君子之終也。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誦而伸。卒爲世模。說文：模法也。漢鄭因碑作世模式。易象是列。文王爲徒。易明夷象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呂覽：報更與天下之賢者爲徒。註：徒黨也。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唐始立廟祀之。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惟杜牧詩一首似之。題：項羽烏江廟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嚴先生祠堂記
 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關世教。非徒文也。容齋隨筆曰：子陵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爲嚴。故史家追書以爲嚴光。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後漢書：逸民傳：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相尙以道。及帝握赤符。東都賦：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呂延濟文選註：握持也。乾符赤伏符也。史記高祖紀：白帝子化爲蛇。爲赤帝子。斬之。應劭曰：赤帝堯後。謂漢也。乘六龍以御天。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好句法。左氏宣十二年傳：其臣妾之亦唯命。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曰：帝復引。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ノ道ヲ以テ身子保全シテ世ト浮沈シ、此ノ大法ヲ保持シテガテ取テテ外ニ現ハサズ、伴リテ狂人ノ身ト爲リ、囚奴ノ辱ヲ受ケテ陽ニハ昏迷ナル如クニシテ、面方モ一點ノ邪ナリ、積(積ニ同シ)品行ノ墮落スルコト、ナルガ如クニシテ而カモ道ヲ守リテ息マズ、故ニ易經中ニモ曰ヘルアリ、箕子ハ明夷トハ明夷卦ハ坤上ナリ、此ノ卦ハ日ヲ下ニシ土チ上ニス、君德ノ荒廢シタル象トス、此ノ際ニアリテハ士タル者箕子ノ身ヲ持スル如クスルバ其難ヲ免ルルコトヲ得ベシト)是レ所謂正道ヲ以テ大難ヲ冒シ進及天命一殷既ニ亡ビ天命周ニ歸シ民人慈息スルニ及ンデ、箕子ハ乃チ此ノ洪範ノ大法ヲ出シ以テ武王ノ師トナリ、周民是ニ由リテ五倫、五常ヲ次第シテ以テ大法興テ立ツルコトヲ得タリ、故ニ書經ニモ、武王ハ箕子ヲ伴フ

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假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本傳

曰。帝思其賢。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豚鬻。太官朝夕進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在

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

功于名教也。中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復者漢法免租賦科役也。漢書高帝紀。復勿租稅二歲。註。復者除其賦役也。也。又曰。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註。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役也。

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范文正公作此記。李泰伯在坐。問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泰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

テ歸リ、以テ此ノ洪範
ヲ作ルト、是レ所謂大
法ヲ以テ聖人ニ授ケタ
ルモノニアラズヤ、
及封朝、其ノ後、箕
子ハ朝辭ニ封セラル
ニ及シテ、衆道ヲ推シ
廣メテ聖夷ノ風俗ヲ矯
正セリ、其ノ徳ハ純美
ニシテ遠近ニヨリテ民
ノ區別ヲ立テズ、皆慈
愛ヲ以テ之レシテ化レ
リ、是ノ如クニシテ殷
ノ祀リヲ朝辭ニ存シ夷
狄ノ風ヲ變ジテ華夏中
國ノ俗ヲラシメシハ、
所謂教化人民ニ及ブモ
ニアラズヤ。
率は大ニ夫レ箕子ハ
此ノ三ノ道ヲ以テ一身
ニ業メ有シ、縱令ヒ天
地ハ變化スルアルモ
我レ獨其ノ正ヲ得テ渝
ラザルハ、之レチ大人
ト稱スルモ決シテ誣言
ニアラザルナリ。
於唐時代ハ未ダ來ラズ、
統時代ハ未ダ絶エザル
殷ノ祀ハ未ダ絶エザル
時ニ當リテ、比干ハ已
ニ諫メテ死シ、微子ハ
祭器ヲ抱キテ去リ、
當時紂ノ惡チシテ未ダ
然ヒズシテ死シ、其ノ
于武庚國家ヲ念ヒテ殷

字、遂思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此風字也。容齋五筆曰：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
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爲記，用屯之初九，盤之上九，極論漢光武之大，先生之高，財二百字，
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旣成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歎
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將名世，某妄意輒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翌然握手扣之，答曰：
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薄，而德字承之，乃
似越越擬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領首殆欲下拜。

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
之詩曰：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
爽快，實未然，余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
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爲帝
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導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嘗必有成謀
矣。異時披圖與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飭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
其間，天下旣定，從容訪帝，共攝之臥，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
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俯首爲三公，宜其不屑就也。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
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貞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
與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潛龍雲雨志，了知
切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盤雪叢說曰：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若釣臺者，七里灘亦皆以嚴命名，無非
乃習之訛，而莫知其非也。如范曄操東漢史筆，初不究其姓氏之由，遂曰：嚴光而傳之，無
乃以田千秋爲車千秋乎。余是以寄意絕句於釣臺之上，有曰：千古
英風想子陵，釣臺綠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辛稼軒

存續ヲ圖ララシメ
バ、國ニ良臣ナク將
誰レト與ニ政ヲ爲ス
キヤ、是ノ事タル固
リ人事上必ズ無シト斷
定スベカラザルモノナ
リ、然ラバ則チ箕子ノ
隱忍、忍ビ忍ビテ外面
ニ見ハサヌコトハ、或
ハ保狂シ、或ハ奴ト
ナリ、種々ノ艱難苦楚
ヲ蒙メ盡クシテ以テ此
ノ事ヲ爲セシム、其ノ
意儘シカハ斯ノ邊ニア
リシナランカ。遂ニア
唐ノ某年、唐ノ某年箕
子ノ廟ヲ汲郡ノ約ノ故
都ニ作り、歲時ニ之ヲ
奉祀セリ、余三仁中箕
子ノ獨リ易ノ象ニ列セ
ルヲ嘉シシ、是ニ於テ
此ノ領ヲ作ルト云フ。
葉羅以、大雉ヲ冒シ
テ送ミ能ク正逆ヲ以テ
シテ履セズ、聖人武王
ヲ以テモリ、彼ノ殿ノ
祭祀ハ經ニズ、朝鮮ノ
夷民モ其ノ教化ニヨリ
テ蘇息セリ。
憲憲大、憲憲タル明
德ヲ顯ハシタル此大人
ハ、頭位ニ登ルモ故國
亡滅前後ニ踏シテ時
毛、終始其節ヲ變ヘズ、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矣。

袁州學記

李太伯 盱江

宋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善誦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儀。超然不羣。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求心有云。爲文不足。闕世教。雖工無益也。可與知者道。東都事略。儒學傳。李觀字泰伯。盱江人也。以文章知名。通經術。四方從學者常數百人。素不喜孟子。以爲孔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爲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註疏也。擲筆而出。人爲檢視。果然終不中策。泰伯有富國強兵之學。著禮論。易論。明堂書。行于世。以海門簿。召赴太學說書。以卒。其所爲文十七卷。號退居類藁。嘗自述曰。天將壽我。與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時以其言爲然。

皇帝二十有二年制詔

史秦始皇紀正義曰。制詔三代無文。秦始有之。漢書高帝紀。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曰制。

書。謂爲制度之命也。獨斷曰。天子之言曰制。帝者制度之命也。詔誥也。劉勰曰。古者王言同稱。爲命。秦并天下。改命曰制。今日詔。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經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漢宣帝紀。計簿具文而已。師古曰。雖

彈慮祗順德意。

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

簿具文而已師古曰。雖

聖人ノ仁ヲ具ヘテ道ハ能ク世ノ塵塵ト汚濁トニ適合ス。明哲ヲ具有シテ四奴ト爲ルヲ厭フモズ、辭讓シテ禮ニ居リ、孤(王)ノ自(尊)ヲシテ敬テ盈テリト爲ラズ、是ノ故ニ高位ニ在ルモ危カラズ、卑感ニ居ルモ道ニ違ハズ、比干ノ死ニ效ハズ、微子ノ去ルニ效ハズ、時ニハ故都ヲ懷フテ涕泣セシコトアリ。時節而一、一時ハ屈シテ奴ト爲リシモ、卒ニ伸ビテ國王ト爲レリ、其ノ極世ノ模範ト爲リ、易ノ象ニ列シ、彼ノ周ノ文王(文王モ亦同ジク易象中ニ載セラル)ト儔與ト爲ルニ至レリ。

大明堂一明徳ハ光リ輝キ、終ニ唐代ニ及ンテハ信ヲ以テ之ヲ崇ビ、祀ルニ至レリ、是ノ如キ大徳ニシテ、古來頌辭ヲ聞キタルハ洵ニ缺點ニ屬ス、之ヲ繼グハ後儒ノ責メナリ、是ヲ以テ此ノ頌ヲ作ル。先王光一先生殿光(字ハ子陸、後漢ノ光武)

有其文而實不副也。此與下文弄筆墨呼應。或連數城亡誦弦聲。不言州而言城。下語本於武城絃歌。倡而

不和。教屺不行。法。三十有三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

進諸生知學官闕狀。法。大懼人材放失。法。儒教闕疎亡以

稱上意旨通判。法。文獻通考職官考曰藝祖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下湖南

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通簽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脩廢得刺舉以聞却掃緇曰祖

宗時凡宦僕射及使相以上領州府則稱判隨園隨筆曰宋太祖去藩鎮乃設通判以監諸

州刺史刺史惡其捉搦故云願有甥繼而無通判處然其結銜皆云通判某州軍州事無單

名通判兩字者直云其處通判亦自明始矣小知錄曰趙抃言通判古監郡之職一州利害

全賴。穎川陳君侁聞而是之。法。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愜隘

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法。洛諸攻位于洛

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聖丹漆。法。說文黝微青黑色釋器黑謂之黝孫

侯黝聖。廣雅黝聖塗也。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

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

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

帝ト少年ノ時ノ友人ナリハ光武帝ノ友人ナリ、少時同シク學ビ道ヲ以テ相尚ベリ、帝ノ赤符(赤符ハ他日天子ト爲ルベキ未來記ノト)ヲ握リ六觀(帝也)ニ乗ジ、聖人ノ時代ト得テ億兆ノ人民ヲ臣妾トスルニ及ンデヤ、其尊貴誰レカ之ニ及ベキ、然ルニ惟モ先生ハ節操ヲ以テ之ニ高アリ、其ノ極ニ星(天文ヲイフ)光武ノ帝ト爲ルヤ、子陵ハ身ヲ山中ニ隱セシガ、帝百方搜索シテ之ヲ聘シ、相與ニ寮ホシニ、子陵是ヲ以テ帝ノ腹ニ加ヘテ以テ日天文孫矣スラク客星、帝座ヲ犯セリト、帝笑ツテ曰ク朕ハ故人殿ヲ陵ト共樂シノト)ヲ動かシタリキ、帝陵シテ謀議大夫ト爲セシモ、辭シテ江湖(魯門)ニ歸レリ、聖人ノ潔清(聖)ヲ裁クベキ官衙ヲ殆ド下流塗ノ如クニ見做セシ、其ノ高潔ハ天下誰レカ能ク之ニ及ベキヤ、而シテ光武モマダ能ク尊貴ノ身ヲ志ラレテ

西序。般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鄭註云。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考諸經可見已。作學記不
 說虞夏商周自是欠事。今只。秦以山西廩六國。漢書霍去病傳合短兵歷阜關下註。歷謂苦擊而多
 以一句道破筆力益見高古。殺。欲帝萬世。皇紀始皇本紀朕爲始 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
 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
 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
 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易雖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功烈震主
 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
 人心如此。一句結。有筆力。 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句。法。俾爾由庠序。
 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漢書鄒陽傳陽上書曰。聖王制取天下。亦猶陶人轉鈞。董仲舒傳。陶冶而成之。師古曰。陶以煖造瓦。冶以煖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此等文章。關係世教。萬世不磨滅也。 一
 有不。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
 人有。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微

子愛奉祀ス、是ニ於テ其子孫ノ四家ノ組織一切ヲ免除シ奉祀ノ事ヲ撤去セシメ、又從テ歌ヲ作りテ曰ク、雲山ハ青ク茂リテ蒼蒼ナリ、江水ハ深ク廣クシテ深淡ナリ、先生ノ高風ハ山ノ高キガ如ク水ノ長キガ如ク、魏晉南來高宗ノ親征セント欲シ此ノ詔ヲ草テシテ、俄ニシテ和議ヲ結ベリ。
使此詔一此詔ヲシテ紹興以前ニ見ハシメバ彼ノ國家ノ仇讎タシ金ニ臣奉スルノ大恥毎ハナカレバ、此詔ヲシテ隆興金宗ノ年號、當時ニ復仇ノ志アリ、以後ニ實行サルヲ以テ稱世ノ大功ヲ建テシタルベキニ、今此ノ詔ト此ノ金トハ、依然トシテ猶ホ存スルハ豈ニ惡シムベキノ至リナラザヤ。
 皇帝ニ一宋ノ仁宗ノ二十有三年、州縣ニ詔（制）ト詔ト俱ニ詔ノ義）シテ學校ヲ立テシム、然レニ當時ノ太守縣令ニハ賢明ナルア

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詩四月篇亂離。疾矣。傳云離憂也。繼以五季之酷。五季謂五代季世。後梁二主十七年。後唐四主十四年。後晉二主十一年。後漢二主四年。後周三主十年。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華山廟碑。寢用邱墟。禮記檀弓註。墟毀滅無後之地。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有此文章。方可傳。不然。虛辭浮語。誰工何可傳。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爲之。東都事略。載文。作放乎一己之私自爲。覺句法最健。放乎猶言肆乎也。謂縱然。厭己也。公羊僖廿八年傳。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乎也。謂縱然。厭己也。而忘天下之治忽。史記。忽作滑。淮南精神篇。國語。周語。註。并云。滑亂也。說評。尙書。漢註。攷。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漢書。鄒陽傳。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

り愚昧ナルアリ、其ノ
 賢明ノ者ハ精力ノ有ラ
 シ限リテ盡クシ、愚虛
 ノ出来得ルガケテ盡ク
 シテ盡ンテ天子盛徳ノ
 意ニ答フ者アリ、其ノ
 盛業ノ者ハ學官ノ名義
 ノミナ假リ、教授ノ人
 名ノミナ備ヘ、形式ノ
 ミニ縹薄ヲ備ヘテ實ヲ
 案ク者アリ、或ハ數城
 チ連ネテ詭秘ノ總取ノ
 コト、即チ護書ノ登ト
 イフニ同シノ登ナク、
 上教育ノ必要ヲ唱フレ
 Dモ下之ニ應和セズ、
 爲ニ教育事業ノ阻滯シ
 テ行ハレザルモノアリ
 キ。

三十有仁宗即位ノ
 三十三年、范陽ノ人祖
 君無擇此ノ袁州ノ知軍
 下ナリ始メテ在地ニ至
 ルヤ學生ヲ召見シテ學
 官ノ缺點ヲ知リ、深ク
 人材ノ散失シ且ソ僅教
 ノ救ハ爾疎トナリ、皇
 帝ノ盛徳ナル恩旨ニ預
 クテ權ノ賜ハ州ノ本
 務官ノ官ヲ額用ノ
 人陳休ニ試リシニ、マ
 タ之ニ同意シ、マ
 ヒタルヲ以テ學校ヲ建
 築スルコトニ決セシ
 ガ、從前ノ孔子廟ハ其

餘連從兵之據、以
 叩函谷、咸陽遂危。是已。

岳陽樓記

唐書岳州巴陵郡屬江南西道岳州在天岳山之陽故名岳陽風土記岳陽
 樓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濶孟浩然詩波城岳陽城杜詩昔聞洞庭水今
 上岳陽樓。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仲淹稱其才乃以秦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當塗郡武二縣遷殿中丞御
 使梁堅劾奏諒前在涇州費公錢十六萬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稽責諸部
 屬羌又聞以饋遺遊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衆因焚其籍以滅姓名仲淹時
 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號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不已復徙岳州。

越明年

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

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

望洞庭秋巴陵即禹

貢之東陵又名巴丘山水經注勝狀在洞庭

居左有彭蠡之隄右有洞庭之水史

湘水北至巴丘山入江是也。五帝紀正義曰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西南一里水經注洞庭湖廣五百里日月若出沒
 其中楚辭洞庭波兮木葉落靈史曰吳松江有洞庭山韋蘇州詩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近
 時子美詩曰空澤魚肥人賸玉洞庭橘熟客分金皆在吳江矣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卽
 鄴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隄乃湘水非江水蓋付此湖耳此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記於

位置狹隘ニシテ再建ニ
過セズ乃チ浩(蘇軾)ノ
東ニ造營セリ、土地ハ
乾燥シテ土質硬メテ固
ク、位置ハ南ニ面シ、
材木ハ皆良好ニ、聖殿、
堂宇、門、廡(ヒサシ)勤
(青黒)色ノカベ又ハ
朱メリ等一切寮法故制
ニ則リ、學生教師ノ宅
又ハ庖(養)厨(廩)米色
モ皆庖序次第アリ、百
般ノ器物モ具備シ、百
工手ヲ置ベテ造營ニ取
掛リシガ、工人ハ善良
ニ、監督ノ吏ハ勤勉シ
早朝ヨリ夜分ニ至ルマ
テ各々精力ヲ出ダシテ
築造セシヲ以テ、翌年
ニハ既ニ落成シ、金粟
ノ孔子、祭也、モ近日ニ
近レリ。

岳陽樓、如蘇州皮陸子美之屬。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
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也。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
浩滔天。夏侯湛江上泛歌，江水兮浩浩，長流兮萬里。橫無際涯。
詩大雅江漢。江漢湯湯，漢湯湯。河湯湯兮激潑潑。湖汙萬里無涯。

朝暉夕陰，氣象萬千。
詩晉日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此則岳陽樓之

大觀也。
易觀象。大觀在上。騁冠子，遠人大觀兮物無不可。前人之述備矣。然則

北通巫峽。
見其符實。騁鳥賦，遠人大觀兮物無不可。南極瀟湘。庭張樂地瀟湘，帝子

遊李善曰：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
於江淵。澧沅風交，瀟湘之川，呂向曰：瀟湘江之別名。遷客騷人。
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

陰風怒號。
北來。莊子齊物論：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

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

摧。
文楫舟楫也。玉篇：行舟具，檣，楫也。薄暮。情薄迫也。謂日迫晚。冥冥。楚辭

雷填填兮雨冥冥，杜

虎嘯。
元命苞曰：猛虎嘯谷風起。

猿啼。
之荆州記古歌曰

元命苞曰：猛虎嘯谷風起。

か、劉邦義兵ヲ擧ゲテ
 秦ヲ攻メシニ、要害堅
 固ト稱シタル後、函谷
 關ヲ力ヲ勢ヒズテ陷
 落シ、武夫猛將モ先テ
 爭フテ降ヲ請ヒタルハ
 何ノ故ゾヤ、詩書百家
 ノ書ハ焚燒セラレ、聖
 人ノ道ハ廢棄セラレ、
 人皆私利ニ著眼シテ後
 道運ヲ開カザルノ積
 累ナリ。
 孝武帝——前漢ノ孝武
 ハ前代景帝文帝ノ豐富
 ナル餘澤ヲ受ケ、後漢
 ノ世祖光武帝ハ或行
 (軍陣行伍ノ)コトヨリ
 出テテ皆學術ニ學シ汲
 汲シ、或ハ學校ヲ興シ
 或ハ節義ヲ勵ムナルコ
 俗教化ノ敦厚ナルコト
 後漢ノ末代靈帝獻帝ノ
 時迄モ延キ及ビ、草莽
 ノ士ニシテ命ヲ惜マズ
 稱政ヲ極言シ、爲ニ首
 ヲ折ガルルモ敢テ又功
 偉イザル者アリ、又功
 業赫赫トシテ人主ヲモ
 愛ヒ恐レシメシ豪傑モ
 天子ノ命トアリテハ皆
 兵ヲ釋イテ服從スル者
 アリ、其ノ他ノ群雄モ
 相立ニ陣見シナガラ巨
 位ヲ去リテ帝位ニ即カ
 ザルモノ尙ホ數十年ノ

巴東三峡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梁元
 帝詩。寒夜猿聲徹，江總詩。哀猿數處愁。
 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
 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顏延年詩。去國還故里。
 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
 頃。後漢黃憲傳。郭林宗曰。叔度汪汪若千頃陂。世說
 品藻篇。作汪如萬頃之陂。杜詩。波濤萬頃堆琉璃。沙鷗水翔集，錦鱗
 游泳，岸芷，魏之根是爲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梁高
 允生詩。飄飄乘長煙老。
 杜義鵬行。翻身入長煙。
 穆似。靜影沈璧。漁歌。楚辭。漁父鼓棹而歌。江賦。歎漁父之權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
 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寵辱若驚。老子。把酒臨風，其喜洋
 洋者矣。人情所感。不過二端。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
 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困學紀聞。云。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修之廟堂之
 上，而銷未形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九歎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
 注。言人君爲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皆謂人君。今以爲宰相誤矣。閻若璩云。按淮南主
 術訓在卿相。人君擲策於廟堂之上，亦象君相言之。今按呂氏召類篇。孔子曰。夫脩
 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廟堂二字，蓋始見此。則

久シキニ及ベリ、是ニ由リテ之ヲ觀レバ、教育道徳ノ人ノ心ヲ固結セシムルコト、實ニ此ノ如キ者アリ。今代遺ニ今代仁宗皇帝ノ代ニ至リテハ、上ニ聖君ノアルアリ、下ニ袁州ニハ賢太守爾君アリ、君臣一致シテ爾等ヲシテ庠序（學校）ニ入り古人ノ道ヲ踐ムコトヲ得セシメ、天下泰平ノ時ハ禮義音樂等ヲ談シテ國家ノ不祥事ニ避遇セバ、臣トシテハ忠義ニ死シ、子トシテハ孝行ニ死シ、人民ヲシテ此道徳ニ依賴スル所アリ且ツ法則トスル所アラシムベシ、是レ則チ朝廷ノ教育學問ヲ獎勵スルノ本旨ナリ、若シ諸生ニシテ徒ラニ文筆ヲ弄ビ、利（利益）達（出也）ヲ求ムルノミニ著眼スルアレバ、豈ニ徒ニ諸子ノ恥辱ナルヲミナランヤ、廷イテハ國家ヲ治ムル者ノ憂慮スル所ト爲ス。洛陽處一洛陽ノ地タル天下ノ中央ニ居リ、崑崙山ノ中調ニ居リ、

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呂覽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是

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蓬窓日錄曰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管子立事篇語大戴禮所載則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按本集此下有時六年九月十五日字此則是記之作在修樓之明年也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六終

素ト瀧トノ襟映(ノイカビノコト)ニ當リ、道々號キテ集集(翠壁)ニ面シ湖ト安地ト爲ス、故ニ攻戰アル毎ニ四方ヨリ知ゾ此ノ地ヲ攻寄セザルナシ、故ニ太平ノ時ハ可ナルモ、一旦事アルニ當リテテ洛陽ハ必ズ先ヅ兵ヲ受ケルナリ、余故ニ曰ク、洛陽ノ盛衰ハ天下ノ治亂ノ兆候ヲ推測スルニ足レルト。

方唐貞一唐太宗ノ貞觀、玄宗ノ開元年間ニ方リテ、三公九卿及ビ貴族貴人ノ一族ノ東都洛陽ニ高館ヲ開キ邸第ヲ列スル者千有餘ト稱セラシメ、唐ノ亂ルルニ及ンデ未ダ幾クナラズシテ五代ノ酷烈ナル極點アリ、爲ニ其ノ池塹塹竹木ハ皆兵車ニ蹂躪セラレ、苑ノ果テテ丘墟ト爲リ、高臺大榭高樓大苑ハ烟火ニ焚燒セラレ、變化シテ灰燼トナリ、唐ノ滅亡ト共ニ一切廢滅シテ剩ス處ナキニ至リ、余故ニ曰ク、國圍(圍ハ動物ヲ飼育スル處)ノ興廢ハ洛陽ノ盛衰ノ兆候ヲ推測スルニ足レルト。

且天下ノ夫、天下ノ治亂ハ洛陽ノ盛衰ニ兆候シテ知リ、洛陽ノ盛衰ハ國圍ノ興廢ニ兆候シテ知ルヲ得、然ラバ余ガ此ノ名國記ヲ作りシモ決シテ偶然ニアラザルナリ。

嗚呼公一嗚呼三公九卿士大夫等ノ朝ニ仕フルニ方リテヤ、自己ノ私心ヲ肆ニシテ此ノ如キ邸第園圍ヲ作り、反ツテ天下ノ治亂ヲ志レタリ、故ニ大亂ハ發生シテ復タ收ムベカラザルニ至リ、退イテ此ノ樂ヲ享ケント欲スルモ竟ニ得ベカラザルニ至ル、唐ノ末路ノ狀況ハ乃チ然リ、戒メザルベケンヤ。

廢曆四一宋ノ仁宗ノ廢曆四年ノ春、滕子京(名ハ諱暉セラレテ岳州ノ巴陵郡ノ太守トナリ、越エテ明年ニ至リテ郡ノ政事ハ境内ニ行キ届キ、人民和睦ノ有般ノ廢セラレタル式典モ皆再興セラルルニ至リ、是ニ於テ岳陽樓ヲ修繕シ、苻來ノ制法ヨリモ増加シ、唐代ノ賢人及ビ今世ノ人ノ詩賦ヲ其上ニ朝シ、余ニ文ヲ作りテ之ヲ記セラルルコトヲ囑セラレタリ。

予親夫一余夫ノ巴陵郡ノ勝景ヲ見ルニ全ケ湖庭湖上ニ在リ、其ノ湖タルヤ、遠山チ口ニ銜ミタル如ク、長江ハ揚子江ノ一口ニ吞ミタル如ク、水ノ廣大ニシテ浩浩タル、波ノ激ニシテ湯湯タル、橫嶺北チイリニ際限ナシ、朝日ノ暉キ夕日ノ陰リ、一日ノ中氣候千萬ニ變化ス、是レチ岳陽樓上ノ大觀ト爲ス、其ノ風光ノ鮮麗ニ至リテハ唐賢令人皆之ヲ其ノ詩賦中ニ稱述セリ、更ニ之ヲ記クノ要ナカラルベシ。

然則北一夫レ洞庭ノ雄大ナル光景ハ既ニ此ノ如ク、北ハ巫峽ノ山ニ連ナリ、南ハ瀟湘ノ水ニモ通ズルナレバ、遷調セラルルノ人、或ハ遷怒アルノ士モ自然此ノ地ニ集ルナレバ、樓上ニテ展臺スルノ感情ハ異ナル所アルルチ免レザルナリ。

若夫落一若シ霪雨(長ガ雨ノコト)霏霏雨(フルコト)トシテ降り續キ一二ケ月モ閉塞セズ、陰風ハ怒號シ瀟湘ハ空ヲ排セン計リニ湧キ、日月星辰ハ皆其ノ光ヲ隠ケシ、山岳モ形ヲ濛メ商旅ノ人モ通行セズ、楫ハ傾キ機(カサ)ハ摧ケテ、窈窕タル光景トナリ、殊ニ濛濛トナリテハ、滿目蒼條トシテ感慨極リナク、覺ニズクナドスルニ屆リテハ、是ノ樓ニ至ル者ハ故國ヲ去リテ望郷ノ病起リ、讒言ハ逐フベク讒言ハ畏ルベキヲ思フト同時、滿目蒼條トシテ感慨極リナク、覺ニズ泣キ悲シム者アリ。

至若春一之ニ反シテ春光長開ガニ、景色明媚ニ、波瀾起ラズテ天ト湖ト同一ノ瑤瑤色トナリ、萬頃(頃ハ田百畝)ノ深碧ヲ湛ニ岸ノホトトギス沙鷗(ガカモ)翔リ集リ、錦色ノ魚ハ游泳シ、岸ニハ香氣アル草ノ莖アリ、水際ニハ蘭アリテ各々都都トシテ香氣高く靑靑トシテ繁茂シ、夜ハ一掛ノ烟ハ淡ク湖上チ籠メ、俯俯タル明月ハ其ノ光ヲ照ラシ、波ニ映ズル光(浮光)ハ黃金ヲ耀ラス如ク、靜ニ水ニ印スル月影(靜影)ハ夜光ノ塵チ沈メタル如ク、何方トモ知ラズ遠水ハ五ニ歌ヲ唱フルチ聞クガ如キアラバ、其ノ樂ハ殆ド際限ナカルベシ、斯ノ樓ニ登リテハ心神廣ク且ツ愉快ニシテ、名聲モ聆辱モ一切忘レ果テ、瀟湘ヲ把リテ風泉ヲ賞シ、其ノ喜ビハ華等トシテ盛ナル者アリ。

嗟夫予一嗟夫(余ガ名)古ノ仁者ノ心ヲ推測スルニ、彼ノ遷客騷人等ノ悲喜スル者ト其ノ趣キチ異ニスルヲ何故ゾヤ、物ニヨリテ喜バズ、已レソ身ニ就イテ悲マズ、唯、蘭堂(朝廷)ノ高キニ居リテハ其ノ民ノコトヲ憂ヒ、江湖ノ遠キニ居リテハ其ノ君ノコトヲ憂フルモノトス、然ラバ進ンテ朝廷ニ在ルモ、退キテ民間ニ在ルモ、皆憂フルコトヲ免レズ、何ノ時ニ至リテ果シテ之ヲ樂シムヲ得ベキヤ、此ノ間ニ對シテ古ノ仁人ハ必ズ曰ハン、天下ノ人ノ憂ニ先ヅテ憂ヒ、

文章軌範卷六

天下ノ人ノ樂ミニ後レテ樂マント、嗚、斯ノ如キノ仁人チケンバ吾レハ謹クニ從ツテ與ニ事ヲ成スベキヤ。

祭田横——田横ハ周代
齊王ノ弟ナリシガ、漢
ノ高祖ノ位ニ即クニ及
ンテ其ノ徒五百人ト海
島中ニ居レリ。高祖之
チ召致ス、横已ムテ得
ズ召ニ應ジ、未ダ洛陽
ニ至テザル三十里ニシ
テ自刎ス、其ノ徒五百
人モ亦自殺セリ。

貞元十一年 貞元十一年
九月、兪東都洛陽ニ赴
キ、道、故ノ齊ノ田横
ノ墓下ニ出ヅ、横ガ義
高クシテ能ク士ノ心ヲ
得タルニ感ジ、因ツテ
酒ヲ酌ンデ之ヲ祭リ、
文字作りテ吊ス、其ノ
辭ニ曰ク。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七 〔乎字集〕

小心文

韓文公蘇東坡二公之文皆自莊子覺悟。此集可與莊子
竝驅爭先。〔圖〕詩還篇並驅從兩肩兮。史記屈
原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祭田横墓文

韓文公

〔圖〕晁无咎曰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爲汴州穩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
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斐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
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
焉。陳景雲曰晁說非也。首句明云貞元十九年蓋作於未入汴幕之先。公既抑於
宏詞試光範上書復不見省錄薄游鳳翔亦無所遇故發憤太息於橫激於
時貴之不能得士耳。至從斐相平淮西乃此後二十餘年事尤不足置辨。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橫義高。能得
士。〔圖〕史記田儂傳儂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強能得人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
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橫遂自剄高帝聞之適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使使召之至
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適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太史公
曰田横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横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
因取酒以祭爲

事有曠一凡ソ事、百世ヲ經過スレドモ命ホ相感ズル者アリ、余自ラ其ノ何ノ心ニテ然ルヤチ知ラズ、蓋シ今代希レニ親ル所ノ者ニアラズンバ、孰レカ余チシテ歎歎(ススリ泣キ)シテ禁ズルコトヲ得ザラシメテ、余博ク天下ノ士ヲ覽ルニ、未ダ夫子ノ爲ス所ニ近キ者アラズ、死スル者ハ復タ去リテ誰ニ從ヒテ事ヲ爲スベキヤ。當秦氏ノ彼ノ秦ノ二世皇帝ノ鹿(鹿ハ帝位ナリ)チ失フニ當リテヤ、一人ノ賢士ヲ得ルモ猶ホ天下ニ王タルベキニ、何ゾ擾擾(亂ルコト)タル五百人ノ部下ノ士アリテ、夫子チ劍鉞(劍ノキツサキ)ヨリ脱ヒシムルコト能ハザリマヤ、豈ニ寶トスル所ノ士ハ賢士ニアラズシテ、天命ノ定ルアリテ然リシニヤ、昔、闕里(孔子ノ宅ニアリシ處、袁州曲阜縣ニ在リ)ノ孔聖ハ門下ノ士極メテ多カリシニ、而カモ孔子ハ終生遺遠

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

漢書賈山傳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廣雅遠也。

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

孟子心哉。王篇是誠何心哉。

非今世之所。

稀孰爲使。余歎歎。

離騷云。曾歎歎余鬱邑兮。注歎歎哀泣之聲。枚乘七發云。嗚嗚煩醒。嗚嗚歎歎。說文。歎歎也。歎歎也。方言。嗚嗚也。增歎。史記留侯世家。嗚嗚流涕。此則合言之。曰歎歎也。衆經音義卷五。引蒼頡篇云。歎歎泣餘聲。

死而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失鹿。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

易屯。卽鹿无虞。惟入于林。

百人之間擾。脫夫子於劍鉞。

說文。擾。煩也。廣韻。亂也。莊子。天道然則膠膠。釋文。擾。擾動亂之貌。廣雅。釋訓。擾。擾亂也。玉篇。鉞。刃端。左思。吳都賦。雄戟耀。

抑所寶之非。

賢。天命之有常。昔闕里。

禮記大學篇。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儒行篇。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國語。楚語。王孫圉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文。又有左史倚相。左氏昭二十七年傳。天命不猶久矣。猶。慢也。天命不猶。謂天命有常也。此一義也。書康誥。惟命不于常。詩大雅。文王。天命靡常。此亦有常也。此一義也。書康誥。惟命不于常。詩大雅。文王。天命靡常。此亦有常也。此一義也。史記孔子世家。正義曰。與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括地志云。袁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

一義。昔闕里。

史記孔子世家正義曰。與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括地志云。袁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

(カウロウロスルコト)ト
シテ空虚スルテ得ザリ
キ、荷モ余ガ行ニシテ
正道ニ反セズバ、縱
令七顛沛(僱介スルコ
ト)ストモ何ノ傷ムコ
トアラシヤ、古ヨリ死
スル者ハ一人ニアラザ
ルモ、獨、夫子ハ今日
ニ至ルマデ耿光(光輝
アルコト)アリ、跪キ
テ此ノ用辭ヲ陳ベテ酒
ヲ奠ム、願ハクハ夫子
ノ魂髣髴(ボンヤリト
シテ明ナラザル貌)ト
シテ此ノ祭義ヲ享ケテ
レヨ。

上梅直——梅堯臣字
聖俞、宋ノ宣城ノ人ナ
リ、直講ハ官名ナリ。
某官執——執ハ詩經テ
讀シテ讀(詩經ノ篇
ノ名、周公ノ作ル所成
王ハ周公ノ志ナル所
ヲ知ラザリシカバ、此
詩ヲ作リテ王ニ讀リタ
ルモノナリ)ノ篇ニ至
リ、書經テ讀シテ君爽
(書經ノ篇名ナリ、周公

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鄉面、謂即此
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
亦曰孔聖見績
漢書律歷志
記檀弓、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疏云、皇皇猶栖栖也。
又曰、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疏云、皇皇猶彷徨也。
其何傷。
以傾覆建業則亦顛沛。
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
耿光。
觀文王之耿光。
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之多士。
篇云、爾般多士。
孔聖
孔子

亦云其違違。
楚辭離世、征夫皇皇、其孰依兮、注皇皇、遠貌也。
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
其何傷。
以傾覆建業則亦顛沛。
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
耿光。
觀文王之耿光。
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之多士。
篇云、爾般多士。
孔聖
孔子

其何傷。
以傾覆建業則亦顛沛。
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
耿光。
觀文王之耿光。
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之多士。
篇云、爾般多士。
孔聖
孔子

其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也。
蘇東坡
蘇東坡

上海直講書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
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讀書至君爽。
燕世家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荀子儒教淮南記論訓馬融書注、淡

書王莽傳、孫寶傳、後漢中屠剛傳、徐幹中論、智行篇並有。
此說蓋漢儒舊說、以君爽為召公疑周公之作、坡公從之。
常竊悲周公之不

成王ニ相相マリシガ、召公之ヲ説バザリシヲ以テ此ノ篇ヲ作レリ。ノ篇ニ至ルコトニ、常ニ周公ノ不遇ノ地位ニ在リシヲ悲シ、又孔子ノ天下ヲ周游シテ陳ト蔡トノ間ニ於テ厄難ニ遭遇シナガレ、絃歌ノ聲ハ一日モ絶エザルノミナラズ、顔回、子路等ハ平然トシテ相答問スルヲ見ルニ、誠ニ樂シクナル模様ナリ、孔子ノ曰ヘルニ、我ハ兎子ノ虎ニモアラザルニ、何ガ故ニ此ノ曠野(曠野原)ニ於テ此ノ憂苦ヲ受クルヤ、吾ガ道ハ非ナル爲メカ、然ラズンバ當ニ此ノ如キアランヤト、顔淵答ヘテ曰ク、夫子ノ道ハ至ツテ大ナリ、故ニ天下廣シト雖モ之ヲ容ルル能ハザルナリ、然レドモ容レランザルチ憂フシ要ナシ、容レラズシテ反ツテ君子タルチ知油然(喜ブ貌)トシテ笑ツテ曰ク、何、若シ爾チシテ資産多カラシメバ吾レハ爾ノ家宰ト

遇^{コト}及^シ觀^ル史^ヲ見^ル孔子厄^シ於^リ陳蔡之間^ニ。
關註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陳蔡之間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

歌^ヲ不^レ衰^ス而^{シテ}絃歌之聲不^レ絶^ス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ス夫子曰^ク。

關註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曰。吾道非耶。又何爲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
關註史記作欣然。油然喜貌。大子也。注。由由悅也。孟子萬章由由然不忍去也。韓詩外傳作愉愉然不去也。

吾道非耶。又何爲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

戴文王官人篇喜色由然以生。注云。由當作油。管子小問。由由乎茲。免何其君。而笑。

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

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

夫子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

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

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

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

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

爲ラント。夫天下夫天下到
 處、己テ受容セザル
 ニ、其ノ徒ト相悦樂ス
 ルコト此クノ如シ、彼
 ノ周公ノ身ハ天子ノ輔
 相トナリ富貴榮華ト極
 メタリト雖モ、到底孔
 子ノ貧賤ナルニハ及
 罷ハズ、夫レ召公(周
 公ノ弟)ノ賢ト管叔蔡
 叔(俱ニ武王ノ弟)ノ
 親トテ以テスラ周公ノ
 心ヲ知ル能ハズ周公ノ
 周公タル者誰レト與ニ
 其ノ富貴ヲ樂ムコトヲ
 得ベキヤ、而シテ一方
 孔子ト貧賤ヲ共ニセシ
 所ノモノハ皆天下有數
 ノ賢才ナルガ故ニ、孔
 子ハ此ヲ樂ムコトヲ得
 タルナリ。
 賦七八一 賦ハ七八歳
 ノ時、始メテ書ヲ讀ム
 コトヲ知リシガ、今世
 ニ歐陽公ナル人アリ、
 其ノ人ト爲リヤ古ノ孟
 軻韓愈ノ徒ノ如ク、又
 梅公ナル者アリ、歐陽
 公ト交游シ相與ニ議論
 テ上下ノ間ケリ、其
 ノ後壯年ニ及ンテ始メ
 テ二公ノ文章ヲ讀ミ、
 其ノ人ト爲リヤテ想像
 シ、以爲ヘラク頑強ト

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
 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
 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
 下之士羣聚于禮部。
 元中。以員外望輕。迺改歸禮部。其曰省試。以在尙書省
 故。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_レ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
 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
 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
 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
 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
 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
 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
 也。傳曰。憲問簞文。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史記貨殖傳

論語

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憲問簞文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シテ世俗一般ノ樂ミテ
 脱出シ、自ラ古人ノ道
 ナ樂ム人ナリト。
 方學爲一對偶(四六
 駢體ノ文チイフ、每句
 相對屬スルモノ)ノ文、
 祭作(詩チイフ)ノ詩
 チ學ビ試験ノ準備チ爲
 シ、以テ斗升ノ儲チ求
 メントスルニ方リテ
 ヤ、自ラ以爲ヘラク諸
 公ニ進見チ得ラルベキ
 者ニアラズト、是ノ故
 ニ京師ニ來リテヨリ一
 年チ經過セシモ、足跡
 未ダ嘗テ其ノ邸ニ至ラ
 ザリキ。
 今年春、今春受験ノ
 士、禮部ノ試験場ニ群
 リ至リシガ、執事ト歐
 陽公トハ實ニ其ノ試験
 官ニシテ、紙ノ意外ニ
 モ第二位チ以テ及第ス
 ルコトチ得タリ、其ノ
 後、人ノ言フ所ニ據ル
 パ、執事ハ深ク所ニ文
 チ愛シ、以テ孟軻ノ風
 マリト爲シ、歐陽公モ
 ママ軻ノ文ハ世俗ノ文
 草ト同シカラザル點チ
 以テ取ラレ、是ノ故ニ
 今日此ノ地位ニ登ルコ
 トチ得タリト、紙ノ爲
 メニハ執事ノ左右ノ人
 ノレガ先容(前前ヨリ

【圖】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左氏襄二十一年傳叔向曰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杜注云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淮南本經與一世而優游注優游猶委從也 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

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三槐堂銘

蘇東坡

學史 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圖】孟子離婁篇 惟仁者宜在高位。仁者不必壽。【圖】論語雍也

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一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圖】見史記伍子胥傳詩正月篇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釋訓夢夢

亂也元倉子政道篇引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接申包胥自稱吾聞之知亦有所本也。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

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圖】文選歎逝賦何視天之茫茫李善注世世遠魏 猶夢夢也魏都賦世世終古李善注世世遠魏

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圖】謂壽者不必仁史記伯夷傳盜跖 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

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

ノ紹介)チ爲セシニア
 ヲズ、親戚故舊ノ請願
 囑託ヲ爲セシモアラ
 ブシテ、數十年以前ヨ
 リ、唯、其ノ名ノミテ聞
 ケテ面識チ得ザリシ
 者、一朝ニシテ知ニト
 爲ルチ得タルハテ知ニ
 外ノ幸ト謂フベシ。
 退而思、退イテ之チ
 思フニ、ハ理由ナク
 シテ當實ナルベカラ
 ズ、亦理由ナクシテ貧
 賤ナルベカラズ、只、
 大賈人チ得テ其ノ人ノ
 徒ト爲リ、之レト日々
 相追隨スルチ得バ以テ
 心ニ持ム所アルベシ。
 荷モ一時ノ幸福チ僥倖
 シ車騎ノ從者數十人チ
 俱シテ、園卷(村里
 園卷)ノ小民ニ群衆シ
 テ餐歎セララルモ、何
 テ以テカ前者ノ樂ニ
 易ヘンヤ、傳(論語)
 二曰ヘルヤ、天チ怨ミ
 ズ人チ尤メズト、蓋シ
 運游(自適スル貌)一
 生ヲ終フベキナリ。
 執事名一執事ノ姓名
 ハ天下ニ運カ、而カモ
 其ノ位ハ五品ニ過ラザ
 ルニ、其ノ容貌顏色ハ
 溫和ニシテ怒ラズ、其
 ノ文章ハ寬厚(ユツタ

千人橫行天
 下竟以壽終
 孔顏之厄
謂聖賢不必貴仁者不必壽
 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

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

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則其定也

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

德之臣謂王祐詩下武篇世德作求箋云世世積德庶爲終成其大功也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

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謂伏魏國文正公相眞宗史記外戚世家繼體守文之

君索隱曰守文者猶法也謂非受命謂宋史祐事太祖太宗爲名臣晉諡社重成使無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爲之主耳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祐顯於漢

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謂宋史祐事太祖太宗爲名臣晉諡社重成使無世多稱

其陰德謂宋史祐事太祖太宗爲名臣晉諡社重成使無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

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行軍司馬華州安置謂宋史祐事太祖太宗爲名臣晉諡社重成使無蓋聞管手植

三槐于庭謂宋史祐事太祖太宗爲名臣晉諡社重成使無親資送于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漕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且也

祐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宋史此下有此其所以志也語已而

日トスルコト)ニシテ
 敦朴(實朴ナルコト)
 ニ、一毫モ怨メル言
 ノ道ヲ樂ム所アリテ然
 ルナラン、誠願ハクハ
 之ヲ聞クヲ得ン。
 天可必_レ天ハ必ズ信
 ズベキモ、ナルカ、賢
 者ハ必ズシモ貴カラ
 ズ、仁者ハ必ズシモ壽
 ナラザルナリ、故ニ天
 ハ必ズ信ズベカラザル
 カ、仁者ニハ必ズ子孫
 繁榮スルアリ、然ラバ
 此ノ二者安ニカ折衷シ
 テ可ナルヤ。
 吾聞之_レ吾ノ子申
 包胥(周代楚ノ人)ナ
 ル者ニ聞ク、人衆キ時
 ハ天道ニモ勝ソコトハ
 卒ニ人ニ勝ソモノナリ
 ト、至論ト謂フベシ、
 然ルニ世ノ天子論ズル
 者ハ皆天ノ定ルヲ待タ
 ズシテ天ノ應報ヲ待タ
 る故ニ、天ヲ認メテ注
 法タルモノト爲シ、結
 局善キ者ハ意リテ惡キ
 者ハ其ノ志ヲ肆ニスル
 ニ至ル、夫ノ大盜ノ跡
 ノ天譴ヲ全クシテ死
 シ、孔子顔子ノ終生困
 厄ニル如キモノハ、此

果然天下謂之
三槐王氏云。 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

公。且。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 守文 太平 朝廷清明。 詩大

明篇肆伐大 商會朝清明。 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

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

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 爾雅 老子七十九章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 交手

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

敏公。 素 宋史傳曰。王素字仲儀。太尉。且季子也。 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

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

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

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

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爾雅 詩庭燎篇夜未

艾。傳云。 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

艾刈也。

ル畢竟天ノ未ダ定ラザ
ルモノナリ、之ヲ松柏
ノ山林ニ生ズルニ匹ヘ
ンニ、其ノ始マキ蓬蒿
(ヨモギ)ノ藜草ニ若メ
ラレ、牛羊ニ蹂躪セラ
ルレモ、而カモ其ノ末
ニ至リテハ、春夏秋冬
變遷亭亨トシテ千載チ
經ルモ其ノ色チ改メザ
ルガ如シ、是レ乃チ天
ノ定マレルナリ、是ノ
故ニ善惡ノ應報ハ其ノ
身ニ來ラズンバ必ズ子
孫ニ至リテ確定スルモ
ノトス、吾ガ見聞スル
所チ以テモ、天ノ其ノ
應報アルヤ確實ナリ、
國之將、國ノ將ニ與
ラントスルヤ必ズ世世
徳チ積ム、臣アルアリ
チ、厚ク其ノ功業チ施
シテ報チ求メズ、是チ
以テ其ノ子孫ニ至リテ
能ク先王ノ法度チ守ル
(守之)所ノ太平ノ君主
ト天下ノ幸福チ共ニス
ルコトチ得ルナリ、
故兵部、故ノ兵部侍
郎晉國公王禕ハ舊ク五
代ノ漢周ノ際ヨリ奮ハ
レ、我が宋朝ノ太祖太
宗ニ歷事シ、文武兩道
ヲ兼ヌルニ君ニ忠ニ親
ニ孝ナルチ以テス、天

爲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德之報。施及子孫。既相眞宗。四方砥平。

貢賦平均也。如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

曰。吾儕小人之所謂取。朝不及夕。

皇恤厥徳。庶幾僥倖。不種而穫。

二。不耕穫。象曰。不。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

符。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節。嗚呼休哉。

表忠觀碑

學史記

蘇東坡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

下皆其ノ宰相ト爲ラン
コトヲ希望セシガ、惜
イカナ、公ハ卒ニ直諫
シ以テ當時ニ容レラレ
ザリキ。
蓋書聞——嘗テ之ヲ聞
ク公手ツカラ三柵ノ槐
(エン)シニチ庭前ニ植
エテ曰ク、吾ガ子孫必
ズ三公ト爲ルモノアラ
ントスト(周ノ時、朝
廷ニ三柵ノ槐ヲ植エ
三公ハ之ニ面シテ坐ス
ルノ制アリ、是レヨリ
三槐ヲ以テ三公ノ稱ト
ナス)已ニシテ其ノ子
孫國文正公ハ萬宗皇
帝ニ景徳祥符ノ間天下
無事ノ時ニ相トナリ、
三公ノ福祿榮名ヲ享ケ
シモノ蓋シト有八年ナ
リキ。
今夫寓——今夫レ物チ
人ニ寄託シテ翌日之チ
取戻サントスルニ、返
還ヲ得ルコトアリ、得
ザルコトアリ、而ルニ
王祐ハ徳チ身ニ積ミ、
其ノ報ハ之チ天ニ貴
メ、數十年ノ後ニ向ツ
テ天ノ必然ナル應報ヲ
求メシコト貸金ノ證文
(契ハ)手形ノコト、左右
兩券アリテ右券チ借主
ニ交付シ、左券ハ貸主

臣抃 趙抃、字杓道、衢州西安人。 言故吳越國王錢氏 五代史吳越世

家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 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

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 五代史吳越世家唐乾符

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軍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

黃巢唐僖宗時賊曹州冤句人本以販鹽爲事乾符中仍歲凶荒人飢爲盜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尙君長聚盜起於濮陽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鄆州巢與此應爲亂僭位國號大齊見舊唐書黃巢傳 名聞江淮復以八都

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 後以八都兵

家都統高駉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圍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四年僖宗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政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海鹽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稽鏐乃奏

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唐書僖宗紀光 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

啓二年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奔于台州 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

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

吳越世家乾寧二年越州董昌反自稱皇帝鏐遣顧全武攻昌全武執昌歸杭州昌投

承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

之ヲ保管シ以テ他日ノ
 證ト爲ス。ナ持シテ貨
 金ヲ請取ルガ如シ。吾
 レ之ヲ觀テ天ノ應報ノ
 確實ナルヲ知レリ。
 吾不及一吾レハ魏公
 王且子見ルニ及バズシ
 テ其ノ子懿敏公王素ヲ
 識ル。直諫ヲ以テ仁宗
 皇帝ニ奉ヘ。入りテ侍
 從トナリ。出テテ將帥
 トナルコト前後三十餘
 年。其ノ位ハ未ダ其德
 ニ滿タズ。懿シクハ或
 ハ天將ニ復タ王氏ヲ興
 隆セントスルカ。何ゾ其
 ノ子孫ニ賢才多キヤ。
 世有以一世ニ王計ナ
 以テ李極(字ハ貞一、
 御史大夫アリ。唐ノ肅
 宗ノ時ノ人)ニ比スル
 者アリ。其ノ雄才剛直
 ノ氣ハ殆ド相比スル
 モ。其ノ子青甫。其ノ
 孫德裕ノ功名富貴ハ略
 カモ越義ノ同情ハ恐
 仁慈敦行ニ至リテハ到
 底。王且父子ニ及バザ
 ルナリ。此ニ由リテ之
 子親レバ王氏ノ受クベ
 キ幸福ハ蓋シ未ダ盡キ
 デルナリ。
 蓋敏公——王素ノ子素
 ハ晋ト交遊アリ。亦

塘號越州。盡有浙東西之地。
關註五代史職方攷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蘇湖温台明處衢婺睦秀諸州吳越世家昭宗天復二年封繆越王梁太祖即位封繆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唐莊宗入洛賜繆玉冊金印繆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稹自稱吳越國王。

傳其子文穆王元瓘。
關註吳越世家長興三年繆卒年八十一諡曰武肅子元瓘立卒年五十五諡曰文穆。

至其孫忠獻王仁佐。
關註吳越世家佐字祐佐立卒年二十諡曰忠獻。

景兵取福州。
關註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功名景通昇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瑑吳毅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督軍號令齊整大敗景兵俘馘萬計遂取福州而還。

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

吳越世家佐卒弟俶立俶字文德世宗征淮南詔俶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中兵以待景周師渡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至于道州以會期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蒙施牛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

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

罔有子遺。
關註詩雲漢篇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而吳越地

徳ナ好ミ且少ク文學アリ、祖先以來ノ美風ヲ傳承シテ敢テ失墜セズ、是ヲ以テ之レガ銘ヲ作りテ曰ク、嗚呼、休(美)イカナ、魏公ノ功業ヲ、槐樹ト共ニ發芽シ、土ヲ封ト(土ヲモカク)シテ植栽セシメシ勤苦ハ、他日ニ至リテ其ノ功果ヲ奏シ、世代ヲ重ヌルニ從ヒ、徳ト木ト俱ニ生成セリ、既相眞ニ是ノ故ニ其ノ子王巨ハ眞宗皇帝ニ相トナリ、四方ヲシテ(トイシ)ノ如ク平ナラシメ、家ニ歸リテ其ノ父手植ノ槐樹ヲ視レバ、樹陰ハ庭ニ滿テス。吾儕小ハ貧困ニシテ朝ハ食スレドモ夕ニハ及バザルノ狀況ナレバ、時々泣キテ利益ヲ射ルニ汲汲シ、何ノ暇アリテ厥ノ徳ヲ庶幾ニシテ得ンヤ。庶幾スルモ、種エズシテ收穫スルコトナドベキニアラズ。

不有君一世ニ君子ナク、不有國家ハ成立スベキニアラズ、王城ノ東

方千里。帶甲十萬。

國戰國韓策蘇秦說韓王曰韓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史記蘇秦傳蘇秦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鑄山煮海。

又曰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文選吳都賦煮海爲鹽採山鑄錢

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

史記

封禪書。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老子八十章。鄰國相望。戰國韓策。韓告急於秦冠蓋相望。

是以其民至於老死。

老子

死不相往來。

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舞之聲相聞。

老子

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

以次削平。西蜀

國五代後蜀世家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莊宗建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鎮

蜀莊宗崩明宗入立知祥兼據兩川長興三年知祥始遣其將朱泚來朝四年明宗崩五年知祥乃即皇帝位國號蜀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卒昶立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

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宋興太祖皇帝詔伐蜀臨泝水爲治第一區以待昶昶遣王昭遠趙彥韜等拒命王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劍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

敗走皆見擒蜀兵所在奔潰乃命李吳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

江南 國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昇字正倫徐州人也昇少孤流寓濠泗間移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以乞徐溫冒姓徐氏後復姓李氏自言唐建王四世孫改國號曰唐昇卒子璟立璟卒煜嗣立乾德七年太祖遣使召煜起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

水ノ東西一帯ノ地ヲ領有シテ其ノ子文
 頌王元禮ニ傳ヘテ
 孫思賢王仁佐ニ傳
 孫五世南唐ノ主李
 兵ヲ破リ福州ヲ取
 ノ仁佐ノ弟思賢王
 ハ又大兵ヲ出シテ
 ナ政ヲ迎ヘテ後周
 世宗ヲ迎ヘテ後周
 國ヲ代ト爲シテ天
 觀ハ武節王ヨリ思
 二至ルマテ二七世
 實五代後梁後唐
 相總始セリ後周
 天下大ニ度末ヨリ
 代ノ間ハ天下大ニ
 察徳者處ニ峰起ス
 王號ヲ鳴フル者殆
 フルニ楚ハカカラズ
 一族ヲ覆シテ其ノ
 テ人民ニ及ビ復テ
 至レリ而ルニナキ
 方ノ即チ而ルニ吳
 土地千里四方アリ
 金匱ヲ採取スベク
 其ノ他象ヲ取ルベ
 珠玉ノ産出スルベ
 天下ニ冠アリ然ル
 臣トシテ其ノ備テ
 實物賦納ノ品ハ道

未居道士元帝被疾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能忍寒遂即昆明觀處仲都故自後道
 士所居曰觀大朝多曰館亦武帝故事宋史徽宗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號改寺爲宮院
 爲觀七修類稿曰觀之名有三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日游觀處謝玄暉賦屬玉觀是
 也一日高可望黃帝內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本高觀始然亦非專於老
 也至宋徽宗尊尚老氏宣和元年因降 使錢氏之孫爲道士 關困學紀聞
 手詔盡改天下之寺曰宮改院曰觀 曰新序介子推
 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觀
 本周庚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爲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爲尹軌又謂平王
 東選落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管置九天
 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何焯校注云後漢書有史道人姜宸英濶園
 札記云南朝釋子皆稱道人黃冠則稱道士顧歡傳張翻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遙極無二吾
 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又紀僧真傳宋時道人楊法持昇明中以爲僧
 正夷墨傳宋世名僧有道生道人慧嚴慧義道人是也然晉書呂先戲鳩摩羅什曰道士之
 操不驗先父則僧亦間稱道士矣錢大昕養新錄曰六朝以道人爲沙門之稱不通於羽士
 南齊書顧歡傳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南史陶貞白傳道人道士並在門
 中道人左道士右是道人道士較然有別矣南史宋室傳前稱慧琳道人後稱沙門慧琳是
 道人即 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
 沙門 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
 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
 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
 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

關困學紀聞論語堯曰巍巍曰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苞

舍)チ去ルガゴトシ、
 朝廷ニ功アルコト大ナ
 背賢論フベキナリ。後
 武ノ帝位ニ即ケリ。光
 武ノ後漢ニ歸ス。帝若扶
 鳳(強ノ故里)ニ詔シテ
 其交祖ノ墳墓ヲ修
 メ、太宰(牛)ヲ以テ
 之ヲ紀ラシム。今
 錢氏ノ德ハ下ニ過
 キタルニ、未ダ百年ニ
 ハ定慶シ、道行クハ
 人嗟嘆ス。至ルノ蓋
 シ思田ヲ獎勵シ人臣
 恐ム所以ニアラザルナ
 臣願以テ一巨額ハクハ
 龍山ニ在ル(道教ノ
 寺院)ト爲シ、錢氏ノ
 孫自餘ナル者ヲシテ之
 ニ居ラシメ、墳墓ノ錢
 幣ニ付シテ守ラセ、之
 安ニ在ルモノハ吳縣ノ
 淨土寺ノ僧ニシテ道微
 ト曰フ者ニ付シテ之ヲ
 守ラセ、每歲其徒弟一
 人ヲ得度シ代供シメ、
 其地ノ歲入ヲ記帳シテ
 之ヲ祠宇ニ修繕致スト
 シ、又樹木ヲ栽植シ、
 上ニ於テ周シテ管理
 モノアル時ハ該令者
 グハ丞簿之ヲ調査シ、
 甚シキモノアル時ハ其

老。 關西 吳越世家。鑿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開平四年。鑿游衣錦軍。作
 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半斗無幸人無欺。吳越一王
 驕馬。 關西 吳越世家。太祖嘗問吳越進名馬。太
 歸。 關西 吳越世家。太祖嘗問吳越進名馬。太
 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
 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
 王。小心 關西 吳越世家。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宋興。荆
 翼。 關西 吳越世家。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宋興。荆
 厥筐相望。 關西 吳越世家。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宋興。荆
 楚諸國相次歸命。檄勢盛。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

大貝南金。 關西 書顧命篇。大貝。鼓。傳曰。大貝如車渠。詩。泂水篇。
 大略。南金。傳曰。南。謂荆揚也。箋曰。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五朝
 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

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 關西
 春秋。論大覽。夏書曰。乃神乃
 武。乃文。僞書。大禹謨。取之。
 子孫千億。 關西 詩。假樂篇。千
 祿百福。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

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 關西
 昆裔。注云。
 昆後也。
 龍山之陽。歸焉。 關西 文選。魯靈光殿賦。靈光巋然獨存。注云。
 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張。鏡注云。巋
 釋言。昆後也。晉語。使寡君之紹。

斯宮。 關西 斯又作新。穀梁成三年傳。新宮者。禘
 宮也。詩。閟宮篇。新廟奕奕。箋曰。修舊曰新。 匪私于錢。惟

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不知七毛、其、是、ハ、木道、延、鏡、式、ハ、且、少、朝、延、ノ、鏡、式、ハ、後、過、ス、ル、意、シ、得、上、聞、ス、ト、巨、井、張、死、シ、得、ト、ハ、名、ニ、於、テ、其、ノ、妙、音、院、ハ、名、ニ、曰、ク、可、ナ、リ、天、目、之、水、頂、地、々、山、勢、ハ、龍、ノ、飛、風、ノ、舞、ガ、如、ク、ニ、シ、テ、曉、安、方、ニ、集、ル、並、ニ、鏡、氏、ノ、如、キ、集、ル、チ、生、シ、鏡、氏、ノ、如、群、ナ、リ、蒼、然、一、呼、ル、シ、ハ、從、フ、者、ハ、雲、ノ、霞、シ、ラ、如、シ、ト、也、
御、天、尊、ノ、劉、漢、宏、ノ、來、リ、攻、ム、キ、劉、漢、師、チ、幸、キ、テ、之、ヲ、禦、ケ、時、二、月、開、登、ノ、如、ク、ニ、シ、テ、波、リ、カ、ラ、ズ、雲、天、ヲ、俄、ニ、シ、テ、江、ニ、登、ヒ、シ、俄、ニ、咫、尺、ヲ、辨、セ、四、面、ニ、起、リ、又、杭州、ハ、連、越、越、海、岸、チ、打、テ、人、皆、之、レ、ヲ、驚、テ、シ、射、シ、ニ、是、ヨリ、其、地、陸、ニ、化、セ、リ、
魏、宏、談、一、劉、漢、宏、ヲ、殺、シ、董、昌、ヲ、誅、シ、テ、吳、越、ヲ、奪、有、(オホヒトモツ)シ、
金、券、五、冊、ヲ、後、唐、ノ、莊、宗、ヨリ、賜、リ、後、唐、ノ、龍、節、(虎、符、龍、符)俱、ニ、虎、符、節、ニ、シ、テ、龍、虎、ノ、標、
符、

大凡、
日命正義曰總包萬物故曰大凡、
物不得其平則鳴、
學紀聞

管子真曰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荆公置座側至東坡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嘆譽不已公咲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脚子虛大人洎論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滄易論語未見其敘事典禮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
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關清波雜志曰王荆公得表忠觀碑顧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馬遷自又曰似遷何等文自又曰漢與諸侯王年表也邵清公濟云遷死景帝武帝二紀禮樂等書三王世家乃元成間褚先生補作非遷之書也○學齋估舉曰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為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銘其格甚新乃做柳柳州所作壽州安縣縣丞門銘蓋以忠比孝至用其體制且柳宗元孝門銘史臣既全載於唐孝友傳文書典雅盡軾表忠觀碑視柳有加宜乎金陵王氏以太史公所作文年表許之二文旨意其允合於史法矣○文章精義曰子瞻表忠觀碑終篇述趙獻公奏
不增損一字是學漢書王介甫以為諸侯王年表則非也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此篇凡六百二十七字。嗚字三十九。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嶂。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怠慢無一字靡。埃念讀愈可愛。舊唐書孟郊傳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穆處士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於留守鄭餘慶。辟為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為忘形之契。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餘慶饋與之又奏為從事。辟書下而卒。除慶給錢數萬。葬送。贈給其妻子者累年。
祭法。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
日命正義曰總包萬物故曰大凡、
物不得其平則鳴、

風難ニシテ奪ハズシキ至レリヲ將タ天ハ此等ノ人ノ才徳ノ薄キヲ觀ルリトシテ然ラズ願ミルナリキカ、然ラズンパルカ故ニ其ノ善ク鳴ル者ヲシテ鳴カシメザリシヤ。
 唐ノ有リ。唐ノ天下チハ伯玉。蘇頌(字ハ弱六)元結(大唐中興)頌序ノ作者(李白)字ハ太白。詩者(杜甫)字ハ子美。昔其ノ猫ハ元賓。皆其ノ猫特ノ長技ヲ以テ鳴レリ。而シテ今ニ至ルマデ生存シテ下位ニ屈ニスル者ハ孟郊字ハ東野ニシテ始メテ詩ヲ能クスルチ以テ鳴レリ。其ノ調ノ高キコト魏晉以上ニ在リ。若シト魏晉以後。遠ク古人ニモ及バシ。然ラザルニモ漢代ニ浸淫(ホ)シ。其ノヨムコトシテ。其ノヨム者ニ李朝。張籍ノ二人最モ其ノ傑出タル者ナリ。此ノ三人ハ信ニ善ク鳴ル者ナルガ。天或ハ彼等ノ聲ヲ和ラゲテ國家今日ノ盛世ヲ鳴ラシメントスルモノナルカ。將タ其ノ身ヲ困窮殘廢ニ陷レ。

身。思。愁。其。心。腸。

孟子告子篇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而使。自。鳴。

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

下也。奚以悲。

此二句 占地步。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憚然者。

莊氏齊物論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脗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

前赤壁賦

蘇東坡

此賦學莊騷無一句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也。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荆州記曰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昔周瑜破曹操處方與勝覽曰赤壁在蒲圻縣西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東坡志林卷九曰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鶴巢其上有一二蛟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崎深遠耳徐氏筆清曰東坡赤壁賦古今傳誦卽婦孺亦知之然一篇大旨誤以黃州赤壁山認爲周瑜破曹操處後人不甚指摘之寔爲盛名所憚耳若今人有此紕繆得無卒起唾之乎事不在盤古地不在荒外信筆而書不暇考覈安足傳信耶堅瓠集曰曹操入荆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操軍大敗蓋謂鄂州蒲圻縣赤壁也黃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坡賦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蓋亦疑之故作長短

文章軌範卷七 前赤壁賦

其心腸ニ憂苦ヲ與ヘハ
テ自ラ其不平ヲ嗔ラサ
シメントスルカ然レ
下モ三人ノ命ハ天ニ在
喜バン上位ニ在ルモ
何ゾ悲マシヤ要スル
天ニ委カセシムルニ
東野ニ東野ノ江
ニ赴任スルニ方リテ
ヤ其ノ心中釋然(ウ
ザトゲタルコト)タ
人ノ命ハ天ニ在リテ
ハザル所以チ言ヒテ能
テ解ケ

壬戌之秋
宋ノ元豐五年ノ秋七月既望(望ハ十五日)既望ハ十六日ニ蘇子ノ客ト舟ヲ泛ベテ赤壁ノ下ニ遊リ、清風ハ靜カニ吹キ波リ、水ノ波ハ少シモ輿ラズ、是ニ於テ酒ヲ酌ミテ客ニ進メ、明月

句云、人道是周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必知其非矣。韓子蒼知黃州曰、聞賊起旁那、作詩云、齊安城畔山危立、赤壁磯頭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瞞走、小偷何敢下蘆洲、是直以齊安赤壁爲周瑜所戰之地、豈非因東坡之語耶。山西霍州亦有赤壁、管城頌記曰、杜牧齊安晚秋詩、可憐赤壁爭雄渡、郝注、赤壁屬黃州、按、張來續明道雜志曰、周瑜破曹公於赤壁、云、陳於江北而黃州江、東西流、無江北至漢陽江西北流、復有赤壁山、疑漢陽是瑜戰處、東坡賦、以孟德之困於周郎、爲在黃州、誤也。又按、三國志、曹操與周瑜遇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後有烏林之敗、元和志、赤壁山在鄂州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卽周瑜焚曹操船處、牧又有詩云、烏林芳草合、赤壁健帆開、是也、郝注、赤壁在黃州、隋黃州本南齊齊安郡、而牧齊安晚秋詩、有赤壁爭雄渡之句、誤始於牧坡賦、又以牧誤也、寄園寄所寄卷三、引顧起元赤壁考曰、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西南八十里、大江濱北岸、烏林南岸、乃吳破曹之赤壁也、唐屬蒲圻、故之去縣西百四十里、今屬嘉魚、宋謝枋得猶于石崖見赤壁二字、蘇子瞻所遊、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硯土人誤爲赤鼻、非故地也、隨園隨筆曰、今江漢間稱赤壁者有五、漢陽也、漢川也、黃州也、嘉魚也、江夏也、東坡指黃州赤鼻山爲赤壁、按、劉備居樊口、迎操軍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者、五、周瑜破曹操處、惟江夏近是、黃州、嘉魚、江夏、漢陽、汝川、江漢、間言赤壁者、五、周瑜破曹操處、惟江夏近是、黃州、嘉魚、江夏、漢陽、汝川、

壬戌之秋

年庚申來黃、至是恰三年矣、蘇頌演撰公墓誌銘曰、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隨其語以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吏必欲置之死、鑿錄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宋史本傳曰、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樞其表語、並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鑿錄久之不決、

ノ詩(詩經)風月出ノ
篇(詩)子誦シ、鑄樂ノ章
(詩經)關雎ノ德ヲ歌ヒ
テ月ノ出ヅルヲ待テタ
リキ。

少露月一暫時ニシテ
月ハ東山ノ上ヨリ出テ
北斗牽牛二星ノ間ヲサ
マヨヘリ、白露ノ凝結
セシ如キ淡キ露ハ楊子
江一帶ヲ籠メ、水ハ天
下同一色トナリ、殆下
其ノ區別ヲ知ルヲ得
ズ、我が乘ル一葦(小
舟)ノ小舟ハ水ノ流ル
ルヲマカセテ、
萬頃(田百畝)一頃ト
ナス)モアラント思ハ
ルル茫然(廣ク果シナ
キコト)タル中テ渡ル
ニ、心氣清澄トシテ宛
モ空中テ飛行シ風ヲ御
シテ如ク飄飄(ヒラ
ルガ如ク、飄飄)ヒラ
リトシテ世ノ一切チ
志レ、羽根ヲ生ジテ仙
人トナリ天上ニ登ルガ
如シ。
於是飲一是ニ於テ酒
ヲ飲シ樂シムコト甚

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圍練副使安置寓居臨泉亭。七月遊赤壁。有前赤壁賦。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

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

詩穆如清風。周語。火見而清風戒寒。

徐來。水波不興。舉

酒

儀禮鄉飲酒禮。主人獻衆賓畢。一人洗升舉。釀于賓注。云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此一人舉釀爲旅。酬始也。

屬客誦明月

之詩。歌窈窕之章。

此伏望美人。今天一方。詩關雎窈窕。淑女史記。李斯逐客書。佳冶窈窕趙女。

少焉

達生篇。少焉果敗而反。

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詩

田子方篇。少焉見曰。

問語曰。張如命云。東坡文字。亦有信筆亂寫處。七月日在鵝尾。望時日月相對。當在飯些。斗牛二星在星紀。相去甚遠。何緣徘徊其間。坡公于象緯未嘗留心。臨文爽快。不復深考耳。

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

謂河廣一葦。杭之。

之所如也。往

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

文選。西京賦。有憑虛公子者。醉注。虛無也。御風。

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

楚辭。仰羽人于丹丘。騶寶。飄神。舉逞所欲。如

遺世獨立

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羽化

王在獄。咏禪詩序。故潔其身也。

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賦其皮也。有仙音羽化之

而登仙

余嘗中秋夜。泛舟大江。

爲一始。知此賦之妙。莊子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

天地爲千歲厭世。去而上僊。

於是一始知此賦之妙。莊子

桂楫(フナバタ)ヲ扣
 イテ歌ヲ歌ヘリ、其ノ
 歌ニ曰ク、
 桂楫蘭——桂樹木蘭ノ
 香水ニテ作りタル楫
 (ササ、檣(カサ)、チ以
 テ、或ハ空明(水中ニ宿
 レル月影)ノ上ニ棹ヲ
 シ、或ハ流光(月ノ波
 ニ映テテラチラスル
 コト)ノ邊ヲ流レ、
 漢詩セラレシ余ハ蘭蕙
 ノ念ニ盡ヘズシテ、遠
 カニ美人(賢人、君子)
 ノ天ノ一方(朝廷)ニ在
 ルチ思ヒ出セリト。
 客有吹一客ニ洞簫
 (笛)ノ底ナキモノ、
 本邦ノ尺八(ゴトシ)
 ナ吹クモノアリ、此ノ
 歌ニ合ハセテ吹クニ、
 其ノ聲鳴嗚然(笛ノ音
 ノ咽ブゴトキノ形容)
 トシテ怨メルガ如ク慕
 フガ如ク、泣クガ如ク、
 訴フルガ如ク、餘音ハ
 彌靡(絶エントシテ絶
 エントシテ絶エザルコト)
 ト猶ホ縷(イトスチ)
 ノ如ク、齒盤ニ縷メル
 蛟龍ハ、之ヲ聞イテ舞
 フベク、孤舟ニ乘レリ
 妾婦(妾婦)ハ之ヲ聞
 イテ覺ニズ、其ノ和ヲ絃

學莊騷文楚辭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桂棹兮蘭槳，馳波兮東海。」

去。乃歌曰：注云、叩船舷也。郭璞江賦、詠探菱以叩舷。桂棹兮蘭槳、注、槳、棹也。棹、船傍板張

同說文、權所以進船也。釋名、在旁撥水曰櫂。楚辭九歌、桂櫂兮蘭枻。注、櫂、棹也。棹、船傍板張

鏡兮。桂蘭取其香也。離騷、朝搴阰之木蘭兮。李周翰曰、木蘭去皮不死。又曰、朝飲木蘭之墜

露兮。王逸注、飲香水之醴醪。別國洞冥記曰、此泉池在五柱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

舟、含烟舟、或以沙棠為之。檣、或曰木蘭文、栢為棹、棹、迹異記曰、木蘭舟在潯陽江中。多木蘭

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七里湖中有魯班刻木蘭為舟。

舟至今在湖中。詩家云、木蘭舟出於此。李白江上吟、木蘭之櫂沙棠舟。

擊空明。戴叔倫會游。兮、流、光。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

望美人兮天一方。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楚辭九歌、望美人兮天一方。搖槳曰擊。逆水而上曰泝。詩、籟兮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逸民賦、思佳人兮雲端。詩、蒹葭篇、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客有吹洞簫。書、元帝紀、贊、元帝多材藝、吹洞簫、如淳曰、洞者通也。按、今本漢書注、無此四字。此依文選洞簫賦題

能吹洞簫初學記、十六引三禮舊圖曰、無底者謂之洞簫。義門讀書記曰、簫之為名、齊矣。獨

以江南之幹、條暢罕節、故得號為洞簫。爾雅、書、元帝紀、如淳曰、簫之無底者、亦失其義。博雅

曰、大者無底、小者有底、亦不以無底得名也。宋書樂志曰、前世有洞簫、其器今亡。蔡邕曰、簫

編竹有底、然則豈時無洞簫、據此、則洞簫之亡、蓋已久矣。坡公所謂洞簫者、同名而異質、亦

可知也。蔣庵閒話曰、洞簫、即今人所吹單竹簫也。古人正名為簫、今所謂簫、則橫吹耳。香研居

詞麈曰、今之簫、非簫、唐尺八也。質源於古之編洞簫、故亦謂尺八為簫也。虞初新志、載傳占

衡洞簫、虛小傳云、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據此、坡公所謂洞簫、蓋即尺八容齋四筆曰、唐盧

肇為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一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望遠漁舟、不洞

尺八有桃嚴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卽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曠此語載於繼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終南岡向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將此付汝主僧進於元宗特取吹之苑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壙亦謂此云尺八之爲樂名今不復有呂才傳云正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王珪魏證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卽召之參詔樂事尺八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不載小知錄曰箇子卽也一尺八仙隱傳按舊唐書音樂志曰簫籥所造也爾雅謂之篴大曰管二曰管修尺四寸一曰尺武帝工丘仲所造也其元出於羌中短笛脩尺有咫此下又別有橫笛則知此非橫吹者謂之尺八有咫則蓋所謂長笛呂才所製尺八殆卽依此創之歟開大和州法隆佛寺所藏有洞簫亦卽者

者 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會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亦壁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卽其人也微匏庵表而出之世昌幾無聞矣芝庵雜記曰東坡次孔毅夫韻云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只兩膝又云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人手清且哀吳則世昌之善吹簫可知客乃楊世昌也匏庵藏帖尚不妄矣世昌綿竹道士字子京矩齋雜記曰楊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亦壁吹洞簫坡賦不載姓名匏庵見石刻爲表出之後賦所謂二客不能從者亦並不載古人作詩文多如此類今人便不堪矣磬記曰東坡亦壁賦客有吹洞簫者請楊世昌也虞虹升天香樓偶得載吳匏庵詩云西飛一鶴記何詳云云按坡集有西蜀道士楊世昌蜜酒歌又次韻孔毅父久早已而盛雨詩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蓋蜀人而游于黃州者故詩又云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惟兩膝何必徵之數行石刻乎世昌字子京綿竹武都山道士按吳壽拜經樓詩話曰宋施德初父子及顯景范注東坡詩甚詳如亦壁賦吹洞簫之客爲綿州武都山道士楊世昌亦見次孔毅父詩注據此諸家所謂吳匏庵始檢出之者殆未之致也又按蒿庵閒語曰蘇東坡與范子豐

書云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菱鵲。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據此書。則赤壁賦所云客有吹洞簫者。即李委也。乃云是楊繼昌。倚歌而和之。漢書張釋之傳。自倚瑟而歌。李奇曰。釋氣依倚瑟也。帥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

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

蒼嫋嫋美也。廣雅釋訓。嫋嫋弱也。楚辭湘夫人。嫋嫋兮秋風。注。嫋嫋秋風搖水貌也。左氏昭十九年傳。已為嫋嫋。注。嫋嫋曰嫋。

孤舟。阿作。眇眇孤舟游。之嫋嫋。蘇子愀然

正襟危坐而問客曰。曰。索隱曰。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管子弟子職曰。危

坐向。何為其然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詩曰。公子客曰。月明星

稀。烏鵲南飛。魏文選。魏武帝短歌行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李善注云。喻客子無所依託也。此非曹

孟德。皇帝姓曹。諱操。字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

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曹操詩見文選。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謾蜀先主之奔走。吳志周瑜傳。建安三年。孫策授建

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十人騎五十四匹。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方其破荊

州。劉琮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漢書武帝紀。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艫紅後特

蘇子愀然。余之聞。正襟危坐。客曰。危。坐向。何為其然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詩曰。公子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李善注云。喻客子無所依託也。此非曹孟德。皇帝姓曹。諱操。字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曹操詩見文選。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謾蜀先主之奔走。吳志周瑜傳。建安三年。孫策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十人騎五十四匹。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方其破荊州。劉琮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漢書武帝紀。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艫紅後特

字ニシテ曹操百萬軍ノ大
 軍ニ敗リシヲ周郎ノ力
 ナリニ因シテ周瑜ノ力
 可ニアラスヤ蓋シテ
 荊州(劉表)ヲ據リシ
 赤壁(劉備)ノ船ヲ赤
 ニ至リシ江陵ヨリ赤
 尾相續シテ千里ノ首
 連續シテ旗幟ハ空ヲ蔽
 テ江水ニ臨ミ酒ヲ酌シ
 ナシテハ一世人ノ豪傑
 ハハハハハハハハハハ
 モ謂フベキモナリシ
 ガ其ノ英雄ハ今日何
 況吾與一夫レ一世ノ
 豪傑スラ猶ホ此ノ如
 シ水ノ際ニ於テ子
 魚ヲ漁シ或ハ木ヲ樵
 於テハ魚ハ所ハ木ハ川
 類ノミ、而シテ此ノ舟
 ハ樽(酒樽)ノ傾ケテ
 獻酬スルノ傾ケテ
 夏秋ニ時多ク水逝ニ
 飛秋ノ朝生レテ死
 スルノ朝生レテ死
 地開ニ保テ小粒ノ粟
 大樽ニ保テ小粒ノ粟
 如ク幾知ナル身
 侍ムニ足ラザル
 下同時ニ一方ニ於テ

旌旗蔽空、醴酒
詩伐木醴酒有奠
注以蜜曰醴以麴曰酒

臨江、橫架賦詩。
舊唐杜甫傳元和中詞人元鎮時論李杜之
優劣曰曹氏父子較馬周爲文往往橫架賦詩

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有感

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
史貨殖傳范蠡乃乘扁舟浮於
江湖注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

扁舟何處爲始予按南史天淵池新製鱸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禮有
 扁舟夜向江頭泊之
爾雅雅野蜉蝣渠略郭注似
蜉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
在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

句唐人則多用之。
 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
莊子秋水篇計中國之
於天地不似稊米之在太倉

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
莊子秋水篇計中國之
於天地不似稊米之在太倉

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
 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
有感慨

哀吾生之須臾。
有感慨

以遨遊。
詩柏舟篇微
我無酒以遨以遊

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
及處有十仙種藥達圓成名飛行仙
有感慨

遺響、
禮記樂記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曹子建
雜詩願得託遺音陸士衡赴洛詩永歎結遺音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
文選陸
士衡苦寒行
論語子罕
篇子在川上曰

禁ズルナク、之ヲ用テ、
テ、要スルニ、造物者ノ
述クル所ナキ、一夫食
ト謂フベシ、而シテ食
レトテトノ、俱ニ心ニ
スル所ノ者ナリト。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
ハ喜ンテ笑ヒ、盞ニ
チ、洗ヒテ改メテ酒ヲ酌
ミ、客トテ杯盞ハ盡
ミ果テテ杯盞ハ盡
ヲ取リ風シテ、東
方ノ既ニ白ク曉色トナ
ルヲ知ラザリキ。

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朱子語類一百三十卷曰、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晉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

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答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史書言食邑、其中食此邑、是這樣食字、今浙間陂塘之民、謂之食利民戶、亦此意也、敬齋古今註曰、東坡亦壁賦、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一本作共樂、當以食為正、賦本韻語、此賦自以月色、竭食籍白為鶴、若作樂字、則是取下客喜而笑、洗盞更酌、為鶴、不特文勢萎弱、而又段落叢雜、東坡大筆、必不應爾、所謂食者、乃自己之真味、受用之正地、非他人之所與知者也、今蘇子有得乎此、則其閒至樂、蓋不可以容聲矣、又何必言樂、而後始為樂哉、素問云、精食氣、形食味、啓元子為之說曰、氣化則精生、味和則形長、又云、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啓元子為之說曰、氣生壯火、故云、壯火食氣、少火滋氣、故云、氣食少火、東坡賦意、正與此同、因樹屋書影、佛經有限、以睡為食、語何元朗見、蘇端明手書、亦壁賦、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適作食、後人以爲出此、不知然否、

肴核既盡、杯盤狼藉

史記滑稽傳、履寫交錯、杯盤狼藉、文選七命、瀾漫狼藉、注說文曰、草編狼藉也、狼所臥處、草皆披靡曰狼

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學齋估畢曰、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莠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此乃樂業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沂者之凶、同莠于野、其時在澤伊穰之利、乃穰之厄、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至如前赤壁賦、尾段一節、自淮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卻只是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

後赤壁賦

蘇東坡

是歲十一月 同年十月十五日別墅ナル雪堂ヨリ歩行シテ臨臬亭ノ東廊ニ歸ラントス、時ニ二客アリテ同伴シ、相俱ニ黃泥坂ニ到リシニ、時ハ既ニ初冬ノ候ナレバ木葉ハ落チ盡クシテ人影地ニ見セリ、仰イテ天上ヲ見レバ明月ノ既ニ出ヅルアリ、相頤ミテ此ノ風景ヲ賞シ、行ク行ク歌ヒ相答ヘタリ。

已而歎曰、已ニシテ歎息シテ曰ク、客ぞアソドモ飲ムベキ酒ナク、酒アソドモ食フベキ肴ナシ、月ハ白ク風清キニ、此ノ良夜ヲ如何セシヤト客ノ曰ク、今日黃昏網ヲ投ジテ魚ヲ捕ヘズリ、口大ニ鱗小ニ其ノ狀ハ松江ノ鱸ノ鱸ノ如シ、有既ニアリ、豈ニ酒ヲ得ル方法ナキカト、乃チ家ニ歸リテ之ヲ烹、東坡ノ妻ニ謀リシニ、婦ノ曰ク、我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

東坡先生年譜曰、元豐四年辛酉、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臬亭、請故營地之東、名之以東坡。考東坡八首序云、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鄉、哀予乏食、於郡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蓋先生庚申來黃、至辛酉爲二年矣。以東坡圖考之、辛酉方營東坡、次年始築雪堂、以贈孔毅甫詩觀之、去年東坡始築雪堂、則雪堂作於壬戌歲明矣。又曰、五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門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間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勝、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以長短句擬斜川序云、元豐壬戌之春、予躬耕東坡、築雪堂以居之、以東坡圖考之、後赤壁賦之十月、既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臬、則壬戌之冬未遷、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雪堂土年餘。由是推之、先生自臨臬遷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明矣。朱或可談曰、蘇子瞻責黃州居州之東坡、作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後人遂目子瞻爲東坡。將歸于臨臬。

臬。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

子行、人影搖動、綠波裏。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

客無酒、有酒無穀、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

罷注云、良猶深也。是也。客曰、今者薄暮

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

術左慈傳、昔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願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異松江鱸魚耳。注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務覺寮雜記曰、後赤壁

レニ一斗ノ酒ヲ藏スル
コト久シ。蓋シ其人暗
乃チ酒ニ備フナリト
時ノ酒ニ魚トチ携ヘテ
復タ赤壁ノ下ニ遊ブ。

江流有—江流ハ聲テ
立テテ流レ、斷岸ハ千
尺モアルカト疑ハル
山ノ高キガ故二月ハ特
小二見ニ、水中ノ石
モ現レ出テタリ、前遊
ハ未ダ二三月ニ過キ
アルニ、江ノ山ハ俄然
其ノ趣チ異ニシ、復タ
其ノ面目ヲ識ルヘカラ
サルニ至レリ、予乃チ
磯巖（舳木ヲ生セザル
巖）手履ミ上リ、突キ
（掌）ノ亂ルル鏡）ヲ推キ
接キ、虎豹ノ狀チ爲モ
ル石ニ躍シ、虬龍（古
木ノ虬龍ニ似タルモ
ノ）ニ攀テ登リ、栖鷗
ノ危巢（鷗ノ窟ノ屬
鷗ノ栖ミタルルケハシキ
葉）ノ在ル所チ攀テ馮
夷（水ノ神）ノ奥深キ馮
宮殿チ俯視セリ、併シ
二客ハ余ニ從フテ登ル
能ハザリキ、劃然（刀

賦。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鱧。多不知爲何等魚。考之乃鱧也。廣韻注。鱧巨
口細鱗。山海經云。鱧巨口細鱗。有斑影。以是知東坡一言一句無所苟也。
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婦曰。我

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也。求。於是攬酒與魚。復

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賦。醉者斷岸。山高。月

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

而上。於是攝衣而起。履巖。履巖。與汝登高山履危石。披蒙茸。踞

虎豹。登蚪龍。攀栖鷗之危巢。俯馮夷。年。維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帝泄

十六年。殷侯微上甲微也。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是河伯者。國居河上。而命之爲

伯。如文王之爲西伯。而馮夷者。其名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爲神。天問

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嬭。王逸章句。以射爲實。以妻爲夢。其解遠遊令辭者。舞馮夷。則曰

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夷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水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無

夷馮夷也。山海經云。水夷。山海經中。一作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惟水夷恒都焉。水夷人而乘
兩龍。郭璞注。水夷馮夷也。即河伯也。郭璞江賦。水夷倚浪以傲睨。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司馬喜注。引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爲水仙。是爲河伯。是以馮
夷死而爲神。其說怪矣。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爲河伯之妻
更怪。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爲兩人。大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
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鄰巫爲河伯娶婦之類耳。淮南子。馮夷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

ナ以テ物チキリ割ケト
トタル聲ヲ發シテ長
ク嘯ケバ、神木ハ震動
マ、山ハ鳴リ響キ、谷
ハ之ニ答ヘ風ハ起リモ
ハ波ヲチダス、余モ
惘然(悲シム貌)トシ
テ悲シミ、蕭然、畏ル
ル貌トシテ恐レ、凜
乎(身ノ毛ノヨダツコ
ト)トシテ永ク留マロ
能ハズ、乃チ舟ニ還リ
其ノ舟チ江ノ中流ニ放
チテ止マルニ任セテ休
メリ。

時夜將一 時二夜半ト
モナリ、回顧スレバ寂
寥チ極ム、是ノ時適、
群ニ離レタル孤鶴アリ、
江チ横ギリテ東ヨリ
キ來レリ、其ノ翅ノ大
キヲ殆ド車輪ノ如ク、
黒キ下衣(玄裳)白キ
上衣ヲ纏フテ斐然、物
チ擊ツ聲)タル聲ヲ發
シテ予ガ舟ヲ掠(スレ
スレニナルコト)メテ
西セリ。
須臾客一 既ニシテ舟
ヲ下リ、家ニ歸リ客モ
亦去リタルバ、余隱ニ
就キシニ、夢ニ一人ノ

道能御陰陽者、按、洪遊辨馮夷諸說不同、以爲不經之傳、容齋四筆、而胡應麟據竹書證河
國名、伯爵馮夷其名、莊岳委談、顧說蓋本此、而梁玉繩又據穆天子傳證其爲夏時諸侯莊
子楚辭借以爲寓言、史記
志疑、其說更詳、宜并攷焉。
之幽宮蓋一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

南述懷云、得喪初雖失、榮枯劃易乖、退之聽穎師彈琴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
軒昂、勇士赴敵場、東坡後赤壁賦、劃然長嘯、草木振動、劃之一字、蓋出于莊子養生主內、庖
丁解牛、善然響然、奏刀騞然、騞然、騞然、雖不同、而古字音聲相近者、皆通用、按莊子音義、司馬云、
善、皮骨相離聲、崔云、騞音近、騞聲大於
善也、玉篇以刀割破物也、集韻裂也。
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

予亦悄然而悲、蕭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

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

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
引始翼羽以騞着

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躑、
選東郡

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

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
釋文李云、謔歎聲也、應帝王篇、噫子之

我知之矣、疇昔之夜、
記檀弓

先生死矣、弗活矣、宋景文筆記、對人見物
驚異、輒曰、噫、噫、噫、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

道士アリ、羽衣ヲ纏ヒ
踊舞、ヒラリヒラリト
シテ、臨皇亭ノ下ニ來
リ余ニ揖シテ曰ク、昨
夜赤壁ヲ遊ハ樂シカリ
シヤト、余姓名ヲ問ヒ
シニ俯シテ答ヘズ、嗚
呼余ハ之ヲ知レリ、昨
夜飛鳴シテ我が舟ヲ掠
メシ者ハ子ニアラズヤ
ト曰ヒシニ、道士顧ミ
テ笑ヘリ、子モ亦驚キ
テ憂悟メ、戶ヲ開キテ
之ヲ視シニ其ノ處ヲ見
ズヤキ。

予疇昔之夜、鄭注云、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左氏宣二年傳、疇昔之羊子為政、丹鉛錄曰、詩云、知而不知、誰昔然矣。陳風、墓門、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也。段氏玉裁曰、誰夕猶今人云不記是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疇誰正同。毛詩小箋、王引之云、爾雅曰、誰昔昔也。郭注曰、誰發語辭。鄭箋用爾雅、邵氏二雲、爾雅正義曰、釋詁云、疇誰也。誰疇一聲之轉。詩言誰昔猶檀弓言疇昔之夜也。故為發語辭。

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

倒失據。聞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危坐。日者傳、舉網得魚、龜笑傳、開戶視之、不見其處、則如神女賦所謂以文為戲者。○趙德麟侯鯖錄、卷八、黃魯直云、爛蒸同州羊羔、沃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抹南京蟹作槐葉冷淘、糝以襄邑熟猪肉、炊共城香稻、用吳人鱸松江之鱸、既飽、以康山谷鹿泉烹會抗園品、少焉臥北窻下、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少快。

阿房宮賦

杜牧之

○淮南兵略篇、二世皇帝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賈也。與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平之賦、注云、阿房地名、秦所築也。○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五年、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于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閣道、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

倉(ニ)在ル米粒ヨリ多ク、瓦甍(瓦ノ組ニ合セ)ノ參差、高低齊シカラザルハ、全身ニ著用セル帛ノ綾ヨリモ多ク、直欄縹緗、タテヨコノ縹緗ハ、
 郡九州(古代ノ支那ハ其ノ本土ニアリテ、九州ト爲セリ)ノ參差、高低齊シカラザルハ、全身ニ著用セル帛ノ綾ヨリモ多ク、直欄縹緗、タテヨコノ縹緗ハ、
 多カラシメシヤ。使天下(一)是ノ故ニ天
 下ノ人ヲシテ法ノ嚴ナ
 ルガ爲ニ日ニハ不平ヲ
 唱フコトヲ得ザラシム
 ルモ、心中怒テ憤カシム
 ヲタルナリ。而モ爾カシ
 ヲシトイフ義、始皇チ指
 (民)心ヲ義、驕リ高平
 ス)ノ心益々驕リ高平
 テ頂國ニ、成卒ノ高平
 勝ハ一タレ、要書トテ
 争ヒ起リ、要書トテ
 ミシ函谷羽モ破レテ、
 楚人ノ項羽ハ一炬(タ
 イマツ)阿房宮ヲ燒キ、
 サシモ去リタリキ。
 ト化シ去リタリキ。
 嗚呼、嗚呼、六國
 ナ滅セシモノハ六國ニ
 マテ、秦ノ之ヲ滅セシ
 ニアラ、秦ノ之ヲ滅セシ
 シ者ハ秦ニシテ、天下
 ノ人之ヲ滅セシモノハ
 ザルナリ。是ノ故ニ六
 國チシテ各、其ノ人強
 ナ變セシメバ、以テ強
 亦六國ノ人チ愛セバ、
 至三、秦ノ三世ノ頃、
 三ニテ滅ブ。三ニテ滅
 通リ、千世ニモ其ノ理
 ナ傳フコトヲ得ベク、
 誰レカ之ヲ滅スルコト
 亡ハ、秦ノ夫、秦ノ
 滅ナクシテ、後人反シ
 後人ノ之ヲシメ、若シ
 亦更ニ其ノ後人チシム
 至後人トス。

李愿爲西平王之子李愿何異說夢、又別一李愿隱士也。蓋本于高跋爲說但語
 焉未詳困學記聞注。粗載其說而亦未悉。据王漁洋居易錄。稱閻氏所著。別有傳
 湖掌錄一書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子。最爲精博。其言曰。按昌黎年譜。貞元
 十七年。公在京師作送李愿歸盤谷序。觀序言。蓋不挂朝藉者。安得如唐書李愿
 傳所載乎。一也。退之有盧郎中送盤谷子詩。和歌云。昔尋李愿向盤谷。當又在貞
 元八年退之未第前。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時西平尚在。愿安得隱此。二也。又和
 歌云。開緘忽暗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賊。則
 知序作于是年冬。蓋愿嘗隱盤谷。茲來遊長安。不得志故序曰。送歸豈得如傳所
 稱勳伐乎。三也。貞元中。濟源令刻此序盤谷石上。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
 愿之賢。故序而送之。此當目擊其事者。僅稱之曰賢。無一語鋪張其人地。回也。李
 愿傳。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問。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考晟傳。廣德初
 擊党項有功。即所謂有功時也。下距貞元己巳。歷官三十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
 耶五也。退之。辛巳冬。尙在京參朝。明年始授四門博士。唐人最重官爵。安得與歷
 官三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耶。六也。愿傳云。遷聲色而政衰。又云。結納權近。官
 貴隨路輒盡。其人如是。安得吐高論俾退之聞而壯之。七也。西平。洮州臨潭。貞元
 七年。辛未。以臨洮未復。請附賞萬年。詔可。是愿當爲長安人。安得于濟源之盤谷
 日歸乎哉。八也。阮葵生茶餘客話載其全文。稻間是書。吳山夫少年時。猶見抄本。
 余尋之二十年。無有知者。以爲全鼎之一。樹阮氏又云。愿非西平子。前人亦曾論
 及而未有如是之核。又節記云。唐裴度作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云。有子曰愿。故
 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則益無隱淪之理。陳景雲曰。
 同時有兩李愿。一隱盤谷。一爲西平王晟子。南未慶元中。建安魏本。此序後附刊
 高從一記。以證所送之非西平子。接高跋。即在季路與朱子書中。所謂家藏盤谷
 碑本。有後語是也。然但以韓序及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歲月考之。則兩李愿事跡
 自明。無俟引高記也。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時爲宿衛將。至和盧詩。則元和

文章軌範卷七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夫行之所行山ノ南
 谷ノ中ニ水アリ此
 甘クシテ且ツ地味肥
 居民至リテ鮮スルモ
 居子得タル所以ハ盤
 名アリテ或ハ曰ヘル
 兩山ノ間ニ環レリ谷
 フトイヒニ之ヲ盤谷
 ニ宅(場)ニハ幽達ニ
 地勢險ニ隱者ノ盤
 旋(徘徊)ニスベキ所
 トイヘリ之ヲ友人李
 實ニ此ノ地ニ隱居セ
 願之ヲ言フ大丈夫ト
 クモ世ノ大丈夫ト知
 レルモ利益ヲ知ラズ
 施シテ名譽ヲ聞クニ
 務キニ入リテ朝野
 任免黜陟ヲ以テ天子

太行之陽有盤谷。孫汝聽曰太行山名在懷州盤谷地名在孟州濟源縣因學紀聞集證曰濟源縣隋置唐末以來依之今屬河南懷慶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注阻屈折也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說文詞大言而怒也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

七年也。西平子方官節度使。皆見唐史。無栖隱事。沈德潛亦云。西平之子。史言其以荒侈敗。結納權近。與篇中所述。正復相反。明非一人矣。應必當時適同名。而樂於高隱者。公又有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方官朝列。詩和於元和七年。西平子正擁盤谷。更非棄官高蹈者可知。蔡尚書聞之。言云。然亦與閣說相發。又因學紀聞集證。引唐宗室表。太祖景皇帝子蔡王房有李愿。不著官階。太宗子紀王房有李愿。官太原府司錄參事。益知李愿非一人。閣說蓋得之尤侗。乃銷昌黎之失言。見送吳太守園次還康山序。特為失考。何焯云。元和御覽詩中有李愿二首。疑即其人。

敢テシテ蓋ブルコト刑
 知ラズ、動モスレバ刑
 時ニ罰レテ誅スルヲ
 レ非分ノ僥倖ヲ萬一
 ニ希シテ、老年ニ至リ
 アリシテ、以上三様ノ人果
 シテ執レテ以テ不肖ト
 スルセト。
 昌黎韓愈、昌黎ノ人韓
 愈其ノ言ヲ聞キテ之ヲ
 壯ナリトシ、酒ヲ與ヘ
 テ之ニ飲マシメ、且ツ
 之ガ爲ニ歌ヲ作りテ曰
 ク。
 盤之中、盤谷ノ中ハ
 子ノ居處タリ、盤谷
 地ハ子ノ耕作地、盤谷
 盤ノ泉ハ洗フベク、又
 之ニ沿フテ徜徉スベ
 シ。
 盤之阻、盤谷ノ險阻
 ナル地ハ誰レカ子ノ居
 處ヲ爭フベク、地勢ハ
 奥深クシテ遙カ、中ハ
 クナドモ其ノ中ハ如
 居宅ヲ構フベク、トシテ
 原心(カヲリ)トシテ
 返リスルガ如シ。
 嗟盤之、嗟盤谷ノ
 樂、盤中ニ住シテヨリ
 君ノ盤中ニ住シテヨリ
 虎豹モ跡ヲ遠ザク、蛟
 龍モ遺レ藏レ、鬼神ハ
 德人ヲ守シ、禁シテ山不
 詳ノ物ヲ禁シ、此ノ泉ヲ飲
 飲且食、此ノ泉ヲ飲
 ミ此ノ穀ヲ食ヒ、壽命
 長クシテ、身體強健

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
孫汝聽曰不詳謂魍魎之屬

飲且食兮壽而康。
詩駟篇傳爾壽而威俾爾耆而艾萬有千

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
詩漢廣言秣其馬傳秣養也後漢書馮衍傳秣

吾馬於穎潁注。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廣雅釋訓徜徉謂食馬以粟。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徜徉而泥觀文選吳都賦徘徊徜徉劉注徜徉猶翔翔風賦然後徜徉中庭注徜徉猶徘徊也。

徜徉而泥觀文選吳都賦徘徊徜徉劉注徜徉猶翔翔風賦然後徜徉中庭注徜徉猶徘徊也。

猶翔翔風賦然後徜徉中庭注徜徉猶徘徊也。

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容齋三筆一韓歐文語條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烈山殺野蔌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殺前陳之句頗簡工夫則有不侔矣。○按此篇立言蓋由莊子刻意篇悟入而使人不知其所本此最公文所以爲不易及

歸去來辭

陶靖節

按本集前有序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餼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請俟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爲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

文章軌範卷七 歸去來辭

ニ、物ニ不足ナケレバ
別ニ他ニ認ム所ナシヨ
著書車一語ヲ願ハク
ハ吾ガ馬ニ秣テカヒ、此
ノ馬車ニ駕シテ往イテ
盤谷ニ至リ、子ニ從游
シテ終生徜徉セシ。

得飢凍離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愀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据宋王質粟里譜。乙巳爲晉安帝義熙元年。君年四十一。晉書以爲義熙三年。亦或作二年。皆非。譜曰。是年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爲酒。少日春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全文載見。輟耕錄。可並致。容齋五筆曰。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爲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東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按陶集載此辭。自有序。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厲。違己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東坡志林卷七。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紀。夫人見大棘。乃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餓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永叔嘗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陶靖節宋書隱逸傳。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庭立記。聞曰。晉書隱逸傳。陶潛字元亮。或云淵明字元亮。南史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元亮。昭明太子所作。傳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名字各不同也。曰。陶公謚中作孟嘉。明及祭陳氏妹。字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極道濟。乃稱潛。吳斗南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及祭陳氏。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是也。顏延之與公並時相善。其作誄。以潯陽陶淵明稱之。亦一證。葉石林謂潛字淵明者。前所行。淵明字元亮者。後所誄。黃山谷詩。晚乃以字行。更始號元亮。豈別有所本歟。按此說。本于張演壽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晉書曰。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

歸去來——歸去來兮
(猶本歸ヲ)カナトイ
フゴトシ、來ノ字ニ意
義ナシ)吾ガ故里ノ田
園ハ將ニ荒蕪ニ就カン
トス、速カニ歸リ去ル

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頽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晉書此下有以字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晉書此下有在縣二字公田悉令吏晉書無吏字種秫稻晉書稻作穀下有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旬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晉書二作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晉書此下有素簡費不私事上官字馬永鄉鄰真子曰淵明之爲縣令蓋爲貧爾非爲酒也聊欲絃歌以爲三逕之資蓋欲得公田之利以爲三逕閑居之資用爾非謂旋創田園也舊本公田之利過足爲潤後人以其好酒遂有公田種秫之說且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此非種秫之時也故凡本傳所載與歸去來辭序不同者當以序爲正卷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晉書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晉記曰所著文章云云南史因之考陶集除桃花源詩序祭程氏妹文二篇外無標晉年號者晉書隱逸傳及梁昭明撰淵明傳皆無此語是也蓋年號之或書或不書隨意所在何足以論陶公集中有祭從弟敬遠文改當義熙之七年奚不稱義熙年號惟云歲在辛亥而已哉沈約李延壽之言不足信矣潛元年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歸去來兮

淵明用來字蓋本此說者或世孔子謂顏淵曰嘗以語我來又云其有以語我來注云來助語也按

淵明用來字蓋本此說者或云來字就南村言恐不然

田園將蕪

燕謂草也按周語曰田疇荒蕪注云燕

ニ若カズ、今日迄ハ心ヲ形體ノ爲メニ使役シ、腰ヲ五斗米ノ爲メニ折リシハ慚愧ノ至リナレドモ、然カモ何リ獨悵自失スル體ソテ獨リ愁ムコトヲ爲メノ要アラナキ、過去ノ事ハ悔ユトモ詮ナシ、將來ノ事ハ猶ホ改ムベキ餘地アリ。實迷途——從來ノ行動ヲ顧ミルニ猶ホ道路ニ行キ迷フタルゴトカナルモ、未ダ遠ク往カザルコトナレバ、今ニ追テ迷夢ノ覺メタルノ寧ロ幸福ト謂フベク、深ク今日ノ是ニシテ昨日マテノ非ナルヲ悟リタリ。

穢也。說文曰。蕪穢也。胡不歸。

式微胡不歸。衛風式微。

既自以心爲形役。

李善曰。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

奚惆悵而獨悲。

李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按說文。惆悵。悵也。悵。望恨也。廣雅。

釋詁。惆悵也。一切經音義。二引廣雅曰。悵。惆悵痛也。

悟已往之不諫。

李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曰。往昔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見微。

子篇。李周翰曰。謂爲官今將歸去是追及也。

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

楚辭曰。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曰。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

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曰。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

覺今是而昨非。

李善注引楚辭。行迷作迷塗。按此語蓋本易之迷復不遠復之義。

南原道篇同。

舟搖搖以輕颺。

本集晉書竝同。宋書作超遙。方言。遙。遠也。梁楚。

遙遠也。

風飄飄而吹衣。

楚辭。山鬼。東風飄飄兮。神靈雨注。飄。風貌。

恨晨光之熹微。

文選。景福殿賦。晨光內照。注。晨光。日景也。李善曰。熹。頰也。熹。亦照字也。照。光明也。按說文。熹。炙也。禮記。樂記。天地訢合。注云。訢。讀爲熹。熹。蒸也。玉篇。熹。熱也。蒸也。正字通。熹。微陽也。引文爲壽。晉書。宋書。竝作希。案文義。作希似。是此句蓋暗比晉室之衰也。

問征夫以前路。

李善曰。毛詩曰。馳驅征夫。皇皇者華篇。

載欣載奔。僮僕

三逕

乃瞻衡宇。

劉良曰。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

三逕

歡迎。

李善曰。周易曰。得僮僕貞。見旅。

三逕

稚子候門。

李善曰。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三逕

ニ日暮ニ近シケルヲ恨ム。
 乃騎衛一水陸悉ナク
 郷里ニ到者ヲ透リニ吾
 カ衛宇(フキギモト
 家)ヲ見テハ喜ビモト堪
 ヘズシテ、覺エズ走リ
 テ家ニ到レリ。
 儂僕歎一奴僕ハ歎ン
 デ出テ迎ヘ稚子小供
 ハ門ニ佇立シテ我が歸
 ルヲ待テリ、門ニ入り
 テ先ヅ見レバ三選(三
 ノノモチ)ハ莊ニシテ
 フモ、松ヤ菊ヤハ依然
 トシテ猶ホ存セリ。
 携幼入一幼兒ノ手ヲ
 引キテ室内ニ入レバ、
 既ニ酒肴ノ用意アリ、
 乃チ酒盃ト酒盃トナ引
 キヨセテ獨酌シ、庭前
 ノ樹ノ枝振リテ見テ自
 然ニ笑顔トナル。
 倚南牕一南窓ニヨリ
 カカリテ世ニ傲ルノ心
 ナ念ニシ、膝ヲ容ル
 ノ小坐ナリト雖モ、心
 ノ安樂ナルニ若カザル
 テ當ニセリ。
 園日涉一樹日園中ヲ
 徘徊シテ樹木ノ手入レ
 チ爲セシメテ、漸次
 其ノ幽趣ヲ添ヘ、門ハ
 設ケタリト雖モ、之ヲ
 鎖セシメテナリ。

就荒。

李善曰。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選。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
 逃者不出。按蔣詡見漢書鮑宣傳。無開三選事。聖賢羣輔錄曰。求仲羊仲右二

擢幼入室。

李善曰。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按淮南
 李善曰。秦王宣父徒鼓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

樽。

李善曰。稽康贈
 秀才詩曰。旨酒盈樽。
 引壺觴以自酌。酌庭柯以怡顏。
 向曰。柯

倚南牕。

李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何焯曰。朱子語錄。張以道曰。酌讀如餽。讀
 作盼者非。此語異。當更考之。秦少游詩。昔同裴博士。酌酒俯庭柯。按此說非是。姑參存之。

園日涉。

李善曰。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呂延濟曰。策杖以
 扶老。弱周流而憩息也。按困學紀聞曰。扶老。藤名。以爲杖也。

關策扶老以流憩。

見蔡順傳注。華陽博議曰。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扈林曰。漢書孔光傳曰。太后賜太師靈
 壽杖。服虔曰。靈壽木名。孟康曰。扶老杖也。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
 有合秋制。不須削治也。山海經曰。龜山多扶老。郭璞曰。扶老也。高節實中。杖也。名之扶老。
 何焯亦此說同。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扶老木。十株。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扶老三株。汝南先
 賢傳曰。蔡順字君仲。至孝。所居井枯。棹歲久欲易之。爲在母生年上。不敢一旦忽生扶老藤。
 繞之。遂堅固。有鳩巢其上。蓋二種木及竹藤皆堪作杖。故咸名扶老耳。按戴凱之竹譜曰。筍
 竹。刻溪俗謂之扶老竹。吳僧贊寧筍譜曰。叩竹。筍出蜀中。臨叩故曰叩竹。羅浮山記曰。叩竹
 本出叩山。鄉老多以爲杖。與扶竹並節者不同。譜別出扶竹。謂即雙竹。與叩竹不同。以郭注

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

今結駟列騎。所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

有酒盈樽。

李善曰。稽康贈
 秀才詩曰。旨酒盈樽。
 引壺觴以自酌。酌庭柯以怡顏。
 向曰。柯

倚南牕。

李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何焯曰。朱子語錄。張以道曰。酌讀如餽。讀
 作盼者非。此語異。當更考之。秦少游詩。昔同裴博士。酌酒俯庭柯。按此說非是。姑參存之。

園日涉。

李善曰。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呂延濟曰。策杖以
 扶老。弱周流而憩息也。按困學紀聞曰。扶老。藤名。以爲杖也。

關策扶老以流憩。

見蔡順傳注。華陽博議曰。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扈林曰。漢書孔光傳曰。太后賜太師靈
 壽杖。服虔曰。靈壽木名。孟康曰。扶老杖也。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
 有合秋制。不須削治也。山海經曰。龜山多扶老。郭璞曰。扶老也。高節實中。杖也。名之扶老。
 何焯亦此說同。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扶老木。十株。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扶老三株。汝南先
 賢傳曰。蔡順字君仲。至孝。所居井枯。棹歲久欲易之。爲在母生年上。不敢一旦忽生扶老藤。
 繞之。遂堅固。有鳩巢其上。蓋二種木及竹藤皆堪作杖。故咸名扶老耳。按戴凱之竹譜曰。筍
 竹。刻溪俗謂之扶老竹。吳僧贊寧筍譜曰。叩竹。筍出蜀中。臨叩故曰叩竹。羅浮山記曰。叩竹
 本出叩山。鄉老多以爲杖。與扶竹並節者不同。譜別出扶竹。謂即雙竹。與叩竹不同。以郭注

筵扶老一ノコ老應ハ杖ニ扶クラレテ園中ヲ歩キマハリテハ休憩シ、時ニハ首ヲ矯ゲテ四方ヲ眺ム見渡スニ、白雲ハ無心ニ山中ノ洞穴ハ、鶴ハヨリ出テ去ルシ、鳥ハ飛ビ疲レタムヲ以テ故林ヲ指シテ還リ去レリ。

采薪窮一太陽ハ醫醫(明カナラザル貌)トス將ニ西山ニ没セントスレドモ、猶ホ此ノ興趣ノ棄テガタキマニ、孤松ヲ撫アテ堅真ナル節操ヲ賞シテ、盤桓(是ノ進ミ難キ貌)シテ容易ニ家ニ入ルコトヲ得ズ。歸去來一嗚呼、既ニ歸リテ此ノ樂ミチ享ケシ以上ハ、願ハクハ今後一切ノ交際ヲ謝絶シ、俗累ヲ一洗セシ、世モ我レヲ忘レ我レモ世ヲ忘レメレバ、更ニ復

爲誤、此亦可以證山海郭注矣。蓋淵明此語本之易林、則李呂二注爲不可見而說者乃指爲竹爲木爲藤殊爲過鑿、今不從矣。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三引春秋說題辭曰酒之言乳也、所以策身扶老也。爾雅、憩息也。宋書作偈、說文、惕息也。時矯首而遐觀。注曰、矯舉也。晉書作翹。雲無

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注曰、此況己之出處任乎自然也。何焯曰、因物起曰山有穴爲岫、魏都賦曰、窮岫泄雲、避暑錄語曰、此陶淵明出處大節、非胸中實有此境、不能爲此言也。前輩論賈島送裴詩云、暖得曲身成、直身蓋雖微事、苟出其情、終與舉寫傲傲、牽率而成者異也。今或內實躁忿、而故爲閑肆之言、內實柔懦、而強作雄健之語、雖用盡力、使人讀之、終無味、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吾嘗三復愛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芳至德大厯之間、天下鼎沸、士固有不幸福、其禍者然、乘間蹈利、竊名取寵、亦不少矣。子美間難、固盡室遠去、及一召用、不得志、卒飢寒轉徙巴峽之間、而不悔、終不肯一引頸而西笑、非有不競、遲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與心會、此固與淵明同一出處之趣也。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注曰、晉書宋書竝以作其、李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晷翳與曠古字通。爾雅曰、盤桓不進也。呂向曰、撫攀也。謂賞其堅貞、故盤桓而戀之。何焯曰、感王室之將微、願守其後凋之節也。容齋三筆曰、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間、亦然歸去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真飲酒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見、獨樹衆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注曰、李善曰、列子曰、公孫程屏親昵、絕交游、見楊朱篇。世與我而相遺。注曰、李善曰、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復駕言兮焉求。

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焉、本集遺作違。

ヤ何ノ求ムル所アラシ
親戚ノ情誼アル談
話ヲ挽ビ、琴ヲ彈シ書
ヲ讀シテ憂ヲ拂ヘリ。

農人告一既ニ春トモ
ナレバ農夫ハ余ニ告ケ
ニ春ノ來レテ以テ
シ、是ヨリ將ニ西方ノ
田畝ニ耕作セントス。

或命中一或ル時ハ巾
車(拂ヒ活メタル巾車ニ
覆フ、或ル時ハ孤舟ニ
棹サシ、舟ニテハ舟窓
タル山路ノ奥深キ處ノ
藍淵ノ水ノ流レニ添
リ、車ニテハ崎嶇タル
險阻ヲ經テ丘陵ヲ涉
ル、樹木ハ賦ニ欣欣イ
キイキスルコト)トシ
テ新芽ヲ伸バシ、潤ン
タル泉モ涓涓(泉ノ流
ルル貌)トシテ流レ始
メナリ。

親戚之情話 李善曰。親戚之情誼アル談話ヲ挽ビ、琴ヲ彈シ書ヲ讀シテ憂ヲ拂ヘリ。
悅親戚之情話 李善曰。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見王泰離篇。
樂琴書以消憂 晉書本傳曰。潛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微絃上聲。采書曰。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李善曰。劉歆述初賦曰。玩琴書以滌暢。
農人告予以春及 農人告一既ニ春トモナレバ農夫ハ余ニ告ケニ春ノ來レテ以テシ、是ヨリ將ニ西方ノ田畝ニ耕作セントス。

西疇 劉良曰。有事謂耕作也。西疇謂酒所居之西也。疇田也。李善曰。賈逵國語注之西當讀爲先。卽農服先疇之吠畝也。西與先古通用。余漸客文選音義亦引何說。四庫全書提要辨之曰。西古音先。非義同先也。西疇正如詩之南畝。偶舉一方言之耳。如是穿鑿。則本詞之東臯何以獨言東邪。案西疇當以
或命巾車 李善曰。孔叢子。孔子歌劉說爲是。提要以南畝例之。亦恐不然矣。

或命巾車 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以爲小車非也。按此說未是。段玉裁曰。巾車天子諸侯官也。命巾車天子諸侯車。山野人乘下澤車。何命巾車之有。豈非不辭乎。既讀江文通雜體詩。擬淵明者曰。日暮巾柴車。路間光已夕。李注引歸去來辭。或巾柴車。然後知江詩祇用陶辭。而今本陶辭謬。本集及文選皆然。不知始何人也。周禮巾車鄭注曰。巾猶衣也。疏云。玉金象革。以衣飾其車。故訓巾猶衣也。按此謂未用之先。以衣籠之。如今鞴罩然。鄭說似未盡。巾飾也。飾卽拂拭字。以巾拂拭而用之也。故左思吳都賦。吳王乃巾玉整正。謂巾之而出獵也。左傳。巾車脂轄。脂轄正與拭車一類事。經韻樓集與張涵齋書。孫志祖亦引江詩注爲證。文選考異。據此柴車與孤舟詞義亦相協。當從

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 晉書本集同。宋書南史尋作窟。何焯曰。窮字佳。李善曰。曹摅贈石翊

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 晉書本集同。宋書南史尋作窟。何焯曰。窮字佳。李善曰。曹摅贈石翊

善萬物一萬物ノ時節
 二蓬フテ生意ヲ復スル
 三嘉ミシ、蘇ツテハ吾
 四ガ生命ノ漸漸死ニ近
 五クテ悲シム。
 已矣乎一嗚呼、百事
 憂愁スルコトナリメン
 カナ、此ノ身ヲ天地間
 ニ寄スル抑、幾時ナル
 二、何が故ニ心ヲ自然
 三、委セテ天命ニ一任セ
 ザルヤ、又何ガ故ニ逸
 達(ワロワロ)トシテ
 何ノ地ニ往カントスル
 ヤ。
 富貴非一富貴ハ吾ガ
 望ム所ニアラズ、帝鄉
 仙人ノ都ハ希望シテ
 及ブニキニアラズ、若
 カズ吉日良辰ヲ樂ンデ
 獨リ往來シ、或ル時ハ
 杖ヲ地上ニヌテテ極野
 中ニ在ル小丘ニ登リ、
 靜ニ嘯フキ、又ハ清流

州詩曰：窮窵山道深。亦崎嶇而經丘。
李周翰曰：壑澗水也。說文：崎險也。玉篇：崎嶇山路不平也。南

都賦曰：山阜猥積而崎嶇。魏
 都賦曰：山阜猥積而崎嶇。魏
 驚篇：旨酒欣欣傳。泉涓涓而始流。
呂向曰：涓涓泉流貌。李善曰：家

曰：欣欣然樂也。泉涓涓而始流。
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塞為江為河。

善萬物之得時。
善曰：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李

之行休。
李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見刻

神訓。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
俗訓曰：四方上

乃休息也。亦皆此語所本。
 紀：包舉宇內。劉良曰：寓寄也。李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

心任去留。
委心謂委附心於自然也。任去留謂從

何之。
本集音書同。宋書：無平字。李善曰：孟子曰：傳云：孔子三

願帝鄉不可期。
李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富

見天。懷安。
 良辰以孤往。
楚辭曰：吉日兮辰良。李善曰：撰良

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按：莊子在宥篇曰：出入
 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列子力命篇曰：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或

ニ臨ンテ詩ヲ賦シ、造
化ノ配合ニ委セテ、命
數ノ盡クナルヲ待チ、天
ノ天命ナル者ヲ樂ンテ
何ノ疑フ所アラント。

植杖而耘耔。

圃李善曰。論語曰。植其杖而耘。見微子篇。毛詩曰。或耘或耔。見小雅甫田篇。按毛詩傳曰。耘。除草也。耔。墾本也。說文。耘。除田間穢。

登東臯以舒嘯。

圃呂向曰。東臯。營田之所也。臯。田也。李善曰。阮藉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萇詩傳曰。舒。緩也。

臨清

流而賦詩。

圃李善曰。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

聊乘化以歸盡。

圃晉書以作而。詩。泉。水。篇。箋。

圃聊。且。略。之。辭。李善曰。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按此語見大戴本命篇。今家語襲之也。莊子曰。生有所乎。死有所乎。歸。見田子方篇。

夫天命復奚疑。

圃李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按。結。以。夫。子。樂。天。之。語。最。見。其。絕。識。

樂

文章軌範補注卷第七終